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振紅 鄔文玲 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一五
· 秋冬卷 ·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簡帛研究

二〇一五
· 秋冬卷 ·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振紅 鄔文玲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15. 秋冬卷 / 楊振紅, 鄔文玲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95-7314-1

I. ①簡… II. ①楊…②鄔… III. ①竹簡—中國—
文集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24489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桂林廣大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臨桂縣秧塘工業園西城大道北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
有限公司創意產業園 郵政編碼: 541100)

開本: 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 20.5 字數: 48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1 200 冊 定價: 10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顧 問

[日] 永田英正 李學勤 林甘泉 裘錫圭 [英] 邁克爾·魯惟一 饒宗頤

編輯委員會主任

李均明 卜憲群

主 編

楊振紅* 鄔文玲*

編輯委員

卜憲群 邢 文 李均明 宋艷萍* 汪桂海 馬 怡

[日] 初山明 侯旭東 莊小霞* 凌文超* 孫 曉

[日] 富谷至 陳松長 梁滿倉 鄔文玲* 曾 磊* 楊 英

楊振紅* 蔡萬進 趙 凱 劉 馳 劉樂賢 戴衛紅*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排列，加“*”者為本輯執行編輯)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的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論著評論；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本刊祇接受首發投稿。已在正式出版物和網絡上刊發者，均不視為首發。

四、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五、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信息。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六、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七、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八、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以便聯繫。

來函請寄：

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
莊小霞 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126.com

目 錄

清華簡《芮良夫毖》補釋	黃 傑/1
《繫年》第七章與城濮之戰史事補證	馬 楠/25
清華簡(叁)斷讀獻疑三則	楊鵬樺/29
談清華簡所見書手字迹和文字修改現象	賈連翔/38
試論清華簡《楚居》中的“比佳”	羅小華/53
由《左傳》“及”的用法談上博簡《平王問鄭壽》的一處斷句	袁金平 李偉偉/57
包山簡 155 號所見楚地喪葬制度	楊 華/61
讀簡帛本《老子》札記四則	李 銳 山翠翠/71
秦代南郡編戶民的秦、楚身份認同問題	[韓]琴載元/78
里耶秦簡所見戍役種類辨析	沈 剛/93
里耶秦簡“出糧券”校讀(五則)	趙 岩/104
肩水金關第 24、31 探方所見典籍殘簡綴聯與考釋	何茂活/112
《肩水金關漢簡(叁)》數術類簡牘初探	程少軒/129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考論	吳方浪/144
孔家坡《日書》研究二題	王 強/155

走馬樓吳簡所見臨湘縣流動人口	于振波/163
對中倉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的復原嘗試	鄧瑋光/182
走馬樓吳簡所見物直與折算比率	黎石生/215
釋長沙吳簡“君教”文書牘中的“掾某如曹”	徐 暢/224

典田掾、勸農掾的職掌與鄉

——對長沙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的分析	[日]安部聰一郎著 劉 峰譯/238
----------------------------	--------------------

評賈麗英《秦漢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簡牘為中心》	王安宇/257
------------------------------	---------

臺灣簡帛研究論著目錄(2007—2013 年)	陳文豪/260
-------------------------------	---------

清華簡《芮良夫毖》補釋*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黃傑

內容提要 《芮良夫毖》簡3“讀”疑讀為“惟”，思量；“由”與“求”義近；“繇”應讀為“陳”；“繇”應釋為“餘(訊)”。簡9“屯”意為皆；“員”應讀為“云”；“由”應讀為“導”；“糝”“均”讀為“告”“訓”可信。簡15“哀志學弱羸 昇脛蜀”應斷讀作“懷慈幼弱、羸寡、犛獨”。簡17“道”應讀為“抽/紬”，與“讀”均指抽繹。簡18“以交罔恐”應讀為“以邀/要無悔”，“邀/要”意為求。簡19“態絺”疑讀為“忒墜”，意為差錯、失墜；“訖訖約結”應讀為“交比約結”。簡20、22“五想”即“五相”。簡22“曰斤罰寺堂斤惠型義利”應讀為“曰：其罰，時尚其德刑義利”。簡24“穀”應讀為“穀”，善。簡25“發幾”應讀為“廢幾”，“幾”指機宜；“美”指喜樂。

關鍵詞 清華簡 芮良夫毖 簡文補釋

2012年12月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中收錄了《芮良夫毖》一篇，^①內容是周厲王時卿大夫芮良夫針對“周邦驟有禍”“厥辟、御事各營其身”“莫卹邦之不寧”的嚴峻形勢對君子所作的訓誡之辭。此篇共二十八支簡，少數殘缺，滿簡書寫三十字左右。整理者趙平安先生已經對其作了很好的整理和注釋，對我們理解此篇的內容非常有幫助，不過由於簡

* 本文是匯集整理以下三項而成：1.筆者：《初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簡帛網，2013年1月6日；2.筆者：《再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簡帛網，2013年1月16日；3.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2013年1月16日-3月27日“暮四郎”的意見。此次發表作了較大刪改增補，收入了筆者所能見到的後來學者的相關意見。

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12-15頁（原大圖版）、69-90頁（放大圖版）、144-155頁（釋文注釋）。

文篇幅較長,而且文辭古奧,還有一些問題尚待探討。筆者在研讀此篇的過程中,對部分簡文的釋讀和解釋有一些淺見,謹呈於此,希望能對此篇的通讀和進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一、本文以具體問題為綱目,先列出簡文,再進行討論。釋文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以下稱“整理報告”)的釋文為底本,其中有些字改從了其他學者的讀法,在注釋或隨後的正文中說明。二、本文要討論的字一般祇出隸定字形、不括注讀為某字,必要時列出原簡圖版。所列圖版遵循如下原則:如果原簡上的字清晰無疑,就直接採用整理報告書末《字形表》中的黑白圖版,以省去處理圖版的麻煩;如果原簡上的字不清晰,一般先列原始圖版,再列《字形表》中的字形以供參考;《字形表》中的字形失真的,則不採用。三、引用整理報告意見兼用直接和間接引用兩種方式;在直接引用時,即便有所概括,也加上引號以示區別;為了行文簡便,文中不一一注明頁碼。

簡 2-4:

敬之𦍋(哉)! 君子! 天猷(猶)畏矣。敬𦍋(哉)! 君子! 莖(薨-寤)敗(敗)改繇(道),^①【2】𦍋(恭)天之畏(威),載聖(聽)民之繇(謠),^②闕(簡)鬲(歷)若(若)否,^③以自

① “繇”,整理報告讀為“繇”,解為道,認為“寤敗改繇”指從失敗中覺悟,改弦更張;李學勤先生讀為“由”(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王瑜楨讀為“道”[王瑜楨《〈清華三·芮良夫𦍋〉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以下簡稱“復旦網”),2012年9月21日;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𦍋〉釋譯》,《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今按:“改繇”“改由”不見於早期文獻。王說似可從,古“繇/繇”與“由”通用,“由”聲、“首”聲字常相通(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714-716、718-719頁)。《晏子春秋·外篇》:“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358頁)《淮南子·道應訓》:“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873頁)另外,王瑜楨《〈清華三·芮良夫𦍋〉札記》文後評論區第7樓2012年9月24日王寧舉出《楚辭·天問》“悟過改更,我又何言?”王逸注“悟,一作寤”,也可參看。

② “繇”整理報告云即“繇”,解為道。聽民之道似不好理解。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讀為“謠”。網友“ee”(單育辰)、“子居”和王坤鵬亦讀為“謠”,舉《漢書·李尋傳》“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顏師古注“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與人之誦”為證(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𦍋〉初讀》下第18樓2013年1月13日“ee”的意見;子居:《清華簡〈芮良夫𦍋〉解析》,Confucius2000網,2013年2月24日;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𦍋〉篇箋釋》,簡帛網,2013年2月26日),可從。

③ 整理報告將“闕鬲”讀為“間隔”,“否”解作塞,沒有進一步解釋。“間隔”一詞出現較晚。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𦍋〉初讀》下第26樓2013年1月31日“海天游踪”(蘇建洲)將“闕鬲”讀為“簡歷”,認為“簡”“歷”均為選擇義,“若否”泛指好與壞,如《詩·大雅·烝民》“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𦍋〉篇箋釋》進一步舉出《禮記·郊特牲》“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此說可從。“鬲”“歷”相通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471頁。

訛讀。^①由求聖人，以繇尔(爾)忖(謀)猷，母(毋)頤辭(下文以 A 代替)，^②戾(度)【3】母(毋)又(有)謬(咎)。

“天猶畏矣”又見簡 15。整理報告引故訓將“猶”訓為可，似是將“天猶畏”理解為天可畏。李學勤先生則將“畏”括注為“威”。^③“子居”認為“猷”當訓“謀”，“天猷威矣”是說上天計劃降威罰於世。^④鄧佩玲認為“天猶畏矣”乃言君子之猶畏天矣。^⑤今按：李說可從。“天猶威矣”與簡 3“恭天之威”呼應。“猶”似當解釋為已。《爾雅·釋詁下》：“猷，已也。”郝懿行《義疏》：“猶、猷，古字通。”^⑥《墨子·節葬下》：“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⑦王念孫《讀書雜誌》：“《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⑧“天猶威矣”即天已威矣。

“訛讀”，整理報告解“訛(訾)”為“口毀”，疑“讀”讀為“毀”，認為“訾讀”表示被動。王坤鵬認為“訾”為思量、考量之意。《國語·齊語》：“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韋昭注：“訾，量也。”《韓非子·亡徵》：“心悵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訾”為思量之意。“讀”為省思之意，《廣韻·隊韻》：“讀，覺悟。”^⑨今按：“訾毀”意為非議詆毀，用在這裏似不符合上下文義。王氏對“訾”的理解可從，但“讀”的覺悟之義僅《廣韻》一見，不見於典籍，恐不足為據。“讀”似當讀為“惟”。《詩·齊風·敝笱》：“其魚唯唯。”《釋文》：“唯唯……《韓詩》作遺遺。”^⑩“遺”“唯”均屬微部喻母，為音近異文；“遺”“讀”均從“貴”聲。“惟”意為思量，^⑪與“訾”的考量之義相近。典籍中不見“訾”“惟”并言之例，但有“思惟”之說，如《漢書·張湯傳》“憂念天下，思惟得失”，^⑫其義為思慮，可與此參看。

“由求聖人”，“由”，整理報告讀為“迪”，解為語氣助詞。“子居”、王坤鵬認為“迪”當訓進、進用。^⑬

① 我曾將“訛”改釋為“訥”、讀為“約”，“讀”讀為“退”，認為“以自約退”即自我約束退讓（筆者：《初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仔細看圖版，此字仍以釋“訛”為宜。

② “𠄎”整理報告徑釋為“𠄎”，這裏依形釋寫。

③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

④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⑤ 鄧佩玲：《談清華簡〈芮良夫毖〉“毖”詩所見之諍諫——與〈詩〉及兩周金文之互證》，“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論壇”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 年 11 月 1-3 日，後刊《清華簡研究》第 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⑥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上又一，北京：中國書店，1982，443 頁。

⑦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189 頁。

⑧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581 頁。

⑨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⑩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354 頁。

⑪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803 頁。

⑫ 《漢書》卷五九《張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2648 頁。

⑬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詩·大雅·桑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其中的“求”“迪”顯然就是此處的“求”和“由”。毛傳：“迪，進也。”鄭箋：“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①《禮記·緇衣》引《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②“由聖”也與此處“由求聖人”有關。鄭玄注：“由，用也。”^③《桑柔》的“迪”和《君陳》的“由”解釋為用、進用，看起來都沒有什麼不妥。但是此處簡文說“由求”，“由”若解為進、用，“由求”就成了進用在先、尋求在後，不合邏輯。

結合《桑柔》“弗求弗迪”及簡文“由求聖人”看，“由”很可能與“求”義近，所以二者的順序可以顛倒。這個看法可以在金文與《詩》《書》類文獻中找到佐證。師鬲鼎（《集成》2830）銘云：“夙（夙）夕尊由先且（祖）刺（烈）德，用臣皇辟。”^④“由”，學者們一般作本字理解，解為跟隨，^⑤或行、遵行，^⑥其實不確。“由”德之說除了師鬲鼎銘外，不見於別的文獻。番生毀蓋（《集成》4326）銘：“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且（祖）考不（丕）忝元德，用鬻（申）鬻（固）大令（命），粵（屏）王立（位），虔夙（夙）夜尊求不替德，用諫四方。”^⑦由其上文可知，“不替德”應當是先祖之德。清華簡《祭公》簡18：“尊（敷）求先王之共（恭）明惠（德），型四方。”^⑧《書·康誥》：“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⑨《詩·大雅·抑》：“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⑩所“敷求”於殷先哲王、先王的，很可能也是“德”。《詩·周頌·時邁》：“我求懿德，肆於時夏。”^⑪可見“求”德為當時習用之說。所以，師鬲鼎銘的“尊由”應當理解為“尊求”。

① 《十三經注疏》，560 頁。

② 郭店《緇衣》簡19此句作“我既見，我弗迪聖”（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8 頁圖版、130 頁釋文），上博一《緇衣》簡11此句作“我既視（見），我弗胄聖”（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5 頁圖版、186 頁釋文。“胄”該書釋作“貴”，不確，“迪”“胄”通“由”。

③ 《十三經注疏》，1649 頁。

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1502-1503 頁。“夕”該書釋作“夜”，不確。“由”（𠂔）有學者釋為“古”（王慎行：《師鬲鼎銘文通釋譯論》，《求是》1982 年第4 期；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5 頁），在字形和文義上都無法成立。“古”西周金文作𠂔，參看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41 頁。

⑤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493 頁。

⑥ 于豪亮：《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號季家族銅器銘文考釋》，《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14 頁；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60 頁注釋[17]。

⑦ “鬻”讀為“固”，參看李學勤《棗莊徐樓村宋公鼎與費國》，《史學月刊》2012 年第1 期。

⑧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107 頁圖版、175 頁釋文。該書原釋作“事，求先王之共（恭）明惠（德）；型（刑），四方……”，將“四方”屬下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復旦網，2011 年1 月5 日）將整理者釋為“事”之字改釋為“尊”、讀為“敷”，與“求先王之恭明德”連讀，並將“型（刑）四方”讀為一句。今按：讀書會的意見，除了“敷求先王之共（恭）明惠（德）”與“型四方”之間的分號應改為逗號，以及“型”應讀為本字、意為“為……之典範”外，其餘皆可從。“共（恭）明”修飾“德”。

⑨ 《十三經注疏》，203 頁。

⑩ 《十三經注疏》，554 頁。

⑪ 《十三經注疏》，589 頁。

那麼，簡文“由求聖人”、《禮記·緇衣》所引《君陳》“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大雅·桑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的“由”“迪”都應當訓作“求”。^①“弗求弗迪”中的“求”“迪”義近而略有區別，類似的例子如《小雅·節南山》“弗躬弗親”、《雨無正》“弗慮弗圖”；^②“由求聖人”中的“由”“求”亦然。故訓中未見到“由”訓作“求”的例子。^③目前所見主要古漢語工具書“由”字下都未列“求”一義。^④此處所論如果不誤，可補辭書之缺。

“繻”，整理報告隸定為“繻”，讀為“申”，解為重。“重”即重複。王坤鵬解為申明。^⑤今依形隸定為“繻”，即“紳”，^⑥讀為“陳”。《說文》“陳”从“申”聲，古文作“𠂔”。^⑦《周禮·秋官·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⑧《大戴禮記·朝事》有相似內容，“夏宗”句作“夏宗以陳天下之謀”。^⑨《中論·亡國》：“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⑩這些都可以佐證“陳爾謀猷”的讀法。

“毋頥 𠂔 A, 𠂔(度)毋有咎”，整理報告釋讀為“毋頥 𠂔(聞)繇，度毋有咎”，認為“頥”通“擾”、意為亂，“繇”同“繇”，意為道、行之道，“度”指法度。《字形表》將 A 收在“繇”字下，作𠂔(225 頁)。有學者認為“頥”應讀為“羞”，上博三《周易》簡 28“不恒其德，或承其𠂔(羞)”，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1“肥從有司之後，一不知民務之焉在，唯子之貽𠂔(羞)”。^⑪“子居”認為“𠂔”當讀為“憂”，“度”意為謀劃，“度毋有咎”意為謀劃不應有過失。^⑫王坤鵬認為“聞繇”即上文簡 3“聽民之繇”，“繇”當釋為“謠”，“毋擾聞謠”應為“聞謠毋擾”。^⑬陳偉武

① 另外，《康誥》“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與“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很相近，“別求聞由”與“往敷求(於)”相當。我們懷疑，“別求聞由”中的“求”和“由”與《大雅·桑柔》“弗求弗迪”及簡文“由求聖人”中的“求”“迪/由”分別是同一個詞，那麼，《康誥》“別求聞由”的“由”也應當解為“求”。

② 《十三經注疏》，441、447 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1480-1481 頁。

④ 《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2104 頁；夏征農主編，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2059-2060 頁；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4616-4617 頁；徐復等編：《古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2020-2021 頁；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739-740 頁；王力等原編，蔣紹愚等增訂：《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第 4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468 頁；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2705-2706 頁。

⑤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⑥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731 頁。

⑦ 《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306 頁。

⑧ 《十三經注疏》，890 頁。

⑨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236 頁。

⑩ [漢]徐幹：《中論》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第 696 冊，499 頁。





⑪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 18 樓 2013 年 1 月 13 日“ee”(單育辰)的意見；單育辰：《清華三詩、書類文獻合考》，“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論壇”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 年 11 月 1-3 日，後刊《清華簡研究》第 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⑫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⑬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先生認為“頥”讀為“羞”，“𨔵”讀為“問”，“繇”讀為“由”訓由從、遵行，“度”屬上讀。“毋羞問由度”意為不要羞於詢問遵行的法度，與“毋有咎”“毋憚貪……”構成排比句式。^① 鄧佩玲認為“頥”當讀為“憂”，“聞”即聞名，“繇”讀為“宥”，“毋憂聞宥”即“毋憂以宥聞”，是勸諫在位者不需擔心因寬宥而聞名於外。“度毋有咎”乃勸告在位者需按一定標準聽取意見，則可無所過失。^②

A 有所殘泐，仔細觀察，這個字與同篇的“繇”字有別，而與清華簡中的“𨔵(訊)”字接近。本篇“繇”字寫作：

 (簡 2,  《字形表》),  (簡 3,  《字形表》)

一個顯著特點是左邊的“肉”旁占據很大一部分位置。楚簡中的其他“繇(繇)”字，也具有同樣的特點。^③ A 左旁祇占據很小的位置，而且不一定是“肉”旁。《字形表》將其左旁補足為“肉”以成“繇”字，恐不可靠。

清華簡“𨔵(訊)”字寫作：

 (《說命上》簡 3),  (《赤髀之集湯之屋》簡 7)^④

A 無論是左旁還是整體結構都與《說命上》簡 3 “𨔵”非常接近，所以 A 應釋為“𨔵(訊)”。“𨔵”當讀為“問”，與“𨔵(訊)”同義連用。《說苑·建本》：“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談叢》：“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⑤ “頥”以讀“羞”為是。“毋頥(羞)𨔵(問)𨔵(訊)，度毋有咎”承前“由求聖人，以陳爾謀猷”(尋求聖人，將你的謀猷陳獻給他們)，意為不要羞於向聖人詢問求教，則謀劃無過失。^⑥

本篇有韻，A 處於句末，有可能入韻，那麼，有必要檢驗 A 釋為“𨔵(訊)”在韻律上有無抵牾。改釋後的簡文為“由求聖人(·真)，以陳爾謀猷(·幽)，毋羞問訊(·真)，度毋有咎(·幽)”，真、幽交韻，可以成立。

① 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論壇”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 年 11 月 1-3 日，後刊《清華簡研究》第 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其文注釋說“頥”讀為“羞”是范常喜先生意見。

② 鄧佩玲：《談清華簡〈芮良夫毖〉“毖”詩所見之諍諫——與〈詩〉及兩周金文之互證》。

③ 參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1074-1075 頁。該書將“𨔵”一類形體也列在“繇”下，不可信，參看郭永秉《釋上博楚簡〈平王問鄭壽〉的“訊”字》，《古文字研究》第 27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490-491 頁。

④ 參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122、123、167、169 頁；郭永秉《釋上博楚簡平王問鄭壽的“訊”字》。

⑤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65、409 頁。

⑥ 將“度毋有咎”解為“謀劃無過失”，似優於解為“法度無過失”。

二

簡 8-9:

隤(兄)弟(弟)慝矣,忒(恐)不和【8】均(順),屯員圓(滿)溢(溢),曰余(予)未均。

“慝”，整理報告解釋為“怨惡”。馮勝君先生讀為“閱”，舉《詩·小雅·常棣》“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國語·周語中》“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①可供參考。“均”整理報告讀為“均”，有學者讀為“順”，舉上博二《子羔》簡 8“采諸畎(畎)畝之中”，《容成氏》簡 14“以三從舜於旬(畎)畝之中”為證，^②可從。《國語·鄭語》“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紂”，^③《史記·楚世家》“紂”作“徇”，^④也是“川”聲、“旬”聲字相通之例。早期典籍少見“和均”，常見“和順”，如《禮記·樂記》“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昏義》“外內和順，國家理治”。^⑤

這裏討論“屯員滿溢”的釋讀。整理報告將“屯”解為盈、滿，“員”讀為“圓”、解為豐滿，認為“屯”“圓”“滿”“溢”近義連用。“子居”認為“屯”意為囤積，“員”當讀為“困”。^⑥今按：“屯”的盈、滿之義在文獻中并不常用，^⑦“圓”的豐滿義與“滿”“溢”的意義有明顯區別，說“屯”“圓”與“滿”“溢”近義連用，似難信從。

“屯”當理解為皆，“員”當讀為“云”。本篇簡 26“屯可與忒，而鮮可與惟”，整理報告根據朱德熙先生的研究將“屯”解釋為總括詞“皆”，^⑧正確可從。此處“屯”也應當如此理解。楚

① 馮勝君：《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紀念何琳儀先生誕辰七十周年暨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合肥：安徽大學，2013 年 8 月 1-3 日，後刊《漢語言文字研究》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其所舉證據為：“閱”从“兒”聲（《說文》段注、朱駿聲《定聲》），典籍中从“兒”聲之字、“尼”聲之字均可與从“尔”聲之字相通，“尼”聲、“匿”聲關係密切，如“暱”異體作“昵”。今按：馮先生所引《常棣》“侮”，今本毛詩作“務”（《十三經注疏》，408 頁）。

②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 25 樓 2013 年 1 月 26 日“海天游踪”（蘇建洲）的意見。《子羔》及《容成氏》簡文分別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106 頁（圖版），192、260 頁（釋文）。

③ 《國語》卷一六《鄭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09 頁。

④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1693 頁。

⑤ 《十三經注疏》，1545、1681 頁。上博二《容成氏》簡 29-30“三年而天下之人亡（無）訟獄者，天下大和均”（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121-122 頁圖版），“和均”亦可讀為“和順”。

⑥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⑦ 參看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630-631 頁“屯”字條。

⑧ 朱先生的研究見朱德熙《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 年第 1 期，收入《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31-53 頁；朱德熙《說“屯（純）、鎮、衡”》，《中國語文》1988 年第 3 期，收入《朱德熙文集》第五卷，173-184 頁。

簡表示“說”的“云”，經常寫作“員”，典型的例子如郭店簡《緇衣》33 個此類的“云”全部寫作“員”。^①“屯云”即皆云、都說。“予”，整理報告解為布施。今按：解為給予、賜予似更準確。“屯云滿溢，曰予未均”承前“兄弟慝矣，恐不和順”，大意是兄弟們都說財物多得滿溢，賜予却不平均。“云”“曰”同義換用，以避免重複。

三

簡 9：

凡百君子，返(及)尔(爾)聿臣，疋(胥)收(糾)疋(胥)由，疋(胥)𣎵(穀)疋(胥)均。

“疋(胥)收疋(胥)由，疋(胥)𣎵疋(胥)均”，整理報告將“收”讀為“糾”，“𣎵”讀為“穀”，“均”讀為“均”，注：“胥，相。糾，糾正。由，助。‘𣎵’，‘穀’之異體，養。均，調和。”王坤鵬認為“收”義同受，“由”讀作迪，意為導。^②

整理者對“胥”“收”的解讀正確可從，說“𣎵”是“穀”字異體也有道理，^③其餘則似可商榷。“由”應當讀為“導”。《戰國策·西周》：“昔智伯欲伐公由。”高誘注：“公由，狄國，或作仇首也。”^④《書·君奭》：“我道惟寧王德延。”《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⑤《書·益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⑥《史記·夏本紀》作“各道有功”。^⑦“導”即引導。

再來看“𣎵(穀)”與“均”。“子居”認為“穀”當訓“善”。^⑧有學者認為，“均”當讀為“訓”；《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鄭玄說“穀”當為“告”聲之誤也，朱駿聲亦有說。此說若可信，則(“胥𣎵胥均”)是“胥告胥訓”，正與《書·無逸》“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相同。^⑨雖然這位學者同時作了一些保留，說“文獻‘穀’讀為‘告’祇此一例，且《芮良夫》本有‘告’字，這都需要再考慮”，我們認為，“均”讀為“訓”、“𣎵”讀為“告”都是可信的。“均”讀為“訓”參看上文關於“和均”之“均”讀為“順”的論述。《禮記·檀弓下》：“齊穀王姬

①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129-131 頁。

②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③ “𣎵”當从“穀”聲，楚簡“𣎵”一般用為“穀”（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441-442 頁），則“𣎵”可分析為从“禾”，“穀(穀)”聲。

④ 《戰國策》卷二《西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0、51 頁。

⑤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48 頁。

⑥ 《十三經注疏》，143 頁。

⑦ 《史記》卷二《夏本紀》，80 頁。

⑧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⑨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 25 樓 2013 年 1 月 26 日“海天游踪”（蘇建洲）的意見。

之喪。”鄭玄注：“穀當爲告，聲之誤也。”^①《左傳》莊公二年《正義》、《穀梁傳》莊公二年范寧注引“穀”作“告”。^②“穀”古音屋部見母，“告”覺部見母。屋、覺二部相近，二部的字在先秦文獻中常有押韻的例子，如《詩·豳風·東山》首章“蠋”（屋）、“宿”（覺）押韻，《小雅·采芣》首章“采芣”（覺）與“綠”“局”“沐”（屋）押韻。^③

“由”讀爲“導”、“斡”讀爲“告”、“均”讀爲“訓”還有文意，以及類似文例的佐證。從文意看，“收”“由”“斡”“均”很有可能是一組近義詞，讀爲“糾”“導”“告”“訓”恰好能够符合這一特點。上古文獻中這四個詞有一些并用之例，如：一、“糾”“導”并言。《周禮·天官·寺人》：“相道（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④二、“糾”“告”并言。《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⑤三、“導”“告”并言。《論語·顏淵》：“忠告而善道（導）之，不可則止。”^⑥《荀子·非十二子》：“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⑦四、“導”“訓”并言。《國語·周語上》：“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⑧五、“告”“訓”并言。《書·盤庚》“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無逸》“古之人猶胥訓告”。^⑨“疋（胥）收（糾）疋（胥）由（導），疋（胥）斡（告）疋（胥）均（訓）”即相互糾正、引導、告諭、訓誡，這種相互督促糾正的建設性關係正是“君子”“聿臣”們彼此之間的理想狀態。

四

簡 11：

恂求又（有）恂（才），聖智恂（勇）力。^⑩

“恂”整理報告讀爲本字，解爲謀。王瑜楨認爲“恂”可讀爲“詢”，意爲訪問探查。^⑪今

① 《十三經注疏》，1300 頁。

② 《十三經注疏》，1763、2380 頁。

③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7、325-326 頁。

④ 《十三經注疏》，687 頁。

⑤ 《後漢書》卷二八《桓譚馮衍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958 頁。

⑥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513 頁。

⑦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100 頁。

⑧ 《國語》卷一《周語上》，23 頁。

⑨ 《十三經注疏》，169、222 頁。“格汝衆，予告汝訓汝”，該書作“格汝衆，予告汝訓，汝”，今依俞樾之說斷讀，參見俞樾《群經平議》卷四，《續修四庫全書》一七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5 頁。

⑩ “恂”，整理報告讀爲“用”。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 1 樓 2013 年 1 月 6 日“魚游春水”（曹方向）指出當讀爲“勇”，《管子·明法解》“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可從。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亦有此意見。

⑪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譯》。

按：“恂”似當讀爲“徇”。清華簡《說命上》簡1“以貨句求敝(說)於邑人”，整理者將“句”讀爲“徇”，^①可從。“徇”亦爲求之意。《史記·伯夷列傳》：“貪夫徇財。”《正義》：“徇，求也。”^②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徇利”注引《蒼頡篇》云：“徇，求也。”^③“徇”“求”義近連用。

五

簡13：

……甬(用)𢇛(協)保，罔又(有)𢇛(怨)誦(痛)。𢇛(亟)靜(爭)獻元(其)力，畏𢇛(變)方戡(讎)，先君以多祉(功)。^④

簡14-15：

以力及𢇛(作)，𢇛(變)戡(仇)𢇛(啓)郟(國)，以武𢇛(及)𢇛(勇)，戡(衛)𢇛(相)社
【14】𢇛(稷)。

整理報告認爲簡13的“𢇛”通“襲”，解“讎”爲讎敵，可從。^⑤不過“畏”當讀爲“威”，意爲威服。簡14的“𢇛仇”，整理報告將“𢇛”解爲和，“仇”解爲名詞仇匹(按即同伴)，似不確。協和同伴，不應當以“力”與“作”。^⑥“𢇛仇”當即簡13的“畏(威)𢇛方讎”，“讎”“仇”古通。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122頁。

② 《史記》卷六一《伯夷列傳》，2127、2128頁。

③ 轉引自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745頁“徇”字條36。

④ “誦”，整理報告讀爲“訟”，解爲“爭”。“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讀如本字，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解作訴訟。馮勝君《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讀爲“痛”，“怨痛”即怨恨、哀痛，《國語·周語上》：“民神怨痛，無所依懷。”可從。“𢇛”及簡1“𢇛爭於富”之“𢇛”，整理報告讀爲“恒”，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26樓2013年1月31日“海天游踪”(蘇建洲)認爲當讀爲“亟”，似可從。楚簡多借“互”爲“亟”(參看裘錫圭《是“恒先”還是“極先”？》，復旦網，2009年6月2日)，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簡1“𢇛”用作“亟”(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45頁)。“亟”意爲“急”，“亟爭於富”“亟爭獻其力”即急爭於富、急爭獻其力。《呂氏春秋·至忠》“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246頁)，《戰國策》趙三“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戰國策》卷二〇《趙三》，707頁)。“恒”與“爭”并言的例子則罕見。

⑤ “𢇛”通“襲”，參看《詩·大雅·大明》“𢇛伐大商”馬瑞辰《通釋》([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807-808頁)。𢇛(葉部心母)、襲(緝部邪母)古音相近。

⑥ “作”可能是“爲”之義。鄔可晶認爲“𢇛”當讀爲“胥”或“謂”，意爲智謀(鄔可晶：《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三則》，《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408-414頁)，可參考。

六

簡 15:

衷(懷)恻(慈)孺(幼)溺(弱)羸(羸)寡(寡)𡙇蜀(獨),萬民具(俱)慙(慙)。^①

整理報告將“衷恻孺弱羸寡𡙇蜀”斷讀作“懷慈幼弱、羸寡矜獨”，認為“羸”通“纍”、意為憂，“矜”意為憐惜。這似乎是將“羸寡矜獨”的“羸”“矜”看作動詞，“寡”“獨”看作其賓語，恐不妥當。另外，“𡙇”从“𠂔”（耕部見母）聲，“矜”古音學家們一般歸入文部，^②二字古音有一定距離。陳偉武先生認為“幼弱羸寡矜獨”都是指弱勢群體，是“懷慈”的對象，“羸”亦弱義，“矜”為“鰥獨”義，《書·無逸》：“惠鮮鰥寡。”漢石經鰥作矜。^③

該句簡文當斷作“衷(懷)恻(慈)孺(幼)溺(弱)、羸(羸)寡(寡)、𡙇(𡙇)蜀(獨)”，“𡙇”古音耕部群母，與“𡙇”音近。“幼弱”“羸寡”“𡙇獨”為三個并列雙音名詞。《墨子·兼愛下》：“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④“羸寡”早期傳世文獻未見，可參看如下兩條時代較晚的文獻：《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⑤《西京雜記》卷六：“幼雛羸鰥，單雄寡雌。”^⑥《書·洪範》：“無虐鰥獨而畏高明。”^⑦《孟子·梁惠王下》：“《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⑧同時，“幼、弱、羸、寡、𡙇、獨”并列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七

簡 16:

莫冉(稱)𡈼(厥)立(位),而不智(知)允𡙇(盈)。

“稱”，整理報告解為權衡。今按：當解為副。《荀子·正論》：“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

① “溺”整理報告徑釋作“弱”。

② 東方語言學網/上古音查詢, <http://www.eastling.org/OC/oldage.aspx>。唐作藩《上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74頁)歸入真部。

③ 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

④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116頁。

⑤ 《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紀》,188頁。

⑥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第1035冊,25頁。

⑦ 《十三經注疏》,190頁。

⑧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136頁。

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①《漢書·魏相丙吉傳》贊:“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顏師古注:“稱,副也。”^②“莫稱厥位”,即没有人的德行或能力能够稱其職位,大概就是“德不稱位”的意思。

八

簡 17:

凡佳(惟)君子,尚藍(鑒)於先舊,道諱(讀)善敗(敗),卑坐(匡)以戒。

“道讀”,整理報告讀爲“導讀”,云:“《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楊伯峻注:‘“讀”字涵義,既有誦讀之義,亦可有抽繹之義,故譯文用“研究”兩字。’‘導讀’指引導研究。”这个解釋似難以講通,“引導”與“善敗”不相搭配。有學者讀爲“導諭”,舉《孔子家語·冠頌》“三加彌尊,導諭其志”。^③“子居”認爲“道讀”即宣說,《詩·鄘風·牆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高亨注:“讀,宣揚。”^④黃甜甜認爲“道”可能指《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之“道”,“讀”即誦讀之讀,“道讀善敗”即道誦、誦讀前人的善敗。^⑤

《鄘風·牆有茨》“不可道也”“不可讀也”之“道”“讀”與此處“道”“讀”無疑有密切聯繫,應分別是同一個詞。《牆有茨》“道”,學者們一般解爲說;^⑥“讀”,毛傳云:“抽也。”鄭箋云:“抽猶出也。”《正義》:“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⑦魯、韓二家詩說則云:“讀,說也。”^⑧後來大多數學者的解釋更近於此說。朱熹云:“讀,誦言也。”^⑨胡承珙《後箋》:“讀者,反覆言之。”^⑩竹添光鴻《會箋》及程俊英、蔣見元《詩

①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328頁。

② 《漢書》卷七四《魏相丙吉傳》,3151頁。

③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29樓2013年2月4日“海天游踪”(蘇建洲)的意見。

④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⑤ 黃甜甜:《清華簡“詩”文獻綜合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清華大學人文學院,2014年4月。

⑥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220頁;《十三經注疏》,313頁(毛、鄭無解釋,《正義》有說);[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28頁;[清]胡承珙:《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237頁;[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169頁;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臺北:大通書局,1970,310-311頁;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6頁;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125頁。

⑦ 《十三經注疏》,313頁。

⑧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221頁。

⑨ [宋]朱熹:《詩集傳》,28頁。

⑩ [清]胡承珙:《毛詩後箋》,237頁。

經注析》同。^①馬瑞辰《通釋》：“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②陳子展解爲宣讀。^③

“讀”訓爲說并非經籍常訓，^④魯、韓二家如此解釋，還有後來衆多學者將“讀”往言、說的方向解釋，顯然都與上文“不可道也”之“道”有很大的關係。換句話說，《牆有茨》“讀”的現有解釋中，絕大部分實際上是參照與之平行的“道”得來，并非考求“讀”字本身得出的結論。

現在，《芮良夫毖》爲我們理解“道”“讀”的含義提供了更多材料。綜合來看，其實語有“言”“善敗”（成敗）。“讀”若解爲誦讀，與“善敗”不搭配。解爲說似乎可通，但這個解釋的根據不足。除了此處魯、韓二家解爲說（《廣雅·釋詁二》“讀，說也”，應來源於此）外，先秦典籍中別處並沒有“讀”字表示“說”義的可靠例子。《莊子·則陽》“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釋文》：“李云：‘讀，猶語也’。”^⑤有的工具書將其作爲“讀”表說出或宣揚義的一個例子。^⑥實際上，這個“讀”應當是“喻”的音近假借字。古“賣”（侯部）聲、“俞”（幽部）聲的字常通用，如《禮記·儒行》“筆門圭窻”，《左傳》襄公十年作“筆門閨窻”；^⑦《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取親中群廁諭”，《集解》引徐廣曰“一讀‘諭’爲‘賣’”。^⑧“喻”意爲說明。《呂氏春秋·正名》：“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高誘注：“喻，明。”^⑨“號而讀（喻）之”，即稱呼而說明、表明之。

我們認爲，本篇及《牆有茨》“讀”應依毛傳解釋爲抽繹。《說文》：“讀，誦書也。”^⑩段玉裁改爲“籀書也”，注云：

籀，各本作“誦”，此淺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籀，讀書也。”“讀”與“籀”疊韻而互訓。《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繹其義蘊至於無窮，是之謂讀……《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⑪

“道”則應讀爲“抽”或“紬”。上文在討論簡9“由”時引到的“由”與“首”、“道”與“迪”互爲音近異文的例子可以作爲佐證。“抽”“紬”意爲抽繹，與“讀”義近，上引段注已經很好

①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311頁；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126頁。

②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169頁。

③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141頁。

④ 參看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2153頁。

⑤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234頁。

⑥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6700頁；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4294頁；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1303頁。

⑦ 《十三經注疏》，1670、1949頁。

⑧ 《史記》卷一〇三《萬石張叔列傳》，2765、2766頁。

⑨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427頁。

⑩ 《說文解字》，51頁。

⑪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0頁。

地說明了這一點。“道(抽/紬)讀善敗”即抽繹、理析(歷史上的)成敗。《論衡·宣漢》：“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劉盼遂先生疑“推”為“摠”之誤，《方言》十三：“抽，讀也。”“抽”與“摠”同字，與“推”字形近致誤。^①可供參考。《牆有茨》“中葍之言，不可道(抽/紬)也”即中葍之言，無法理其端緒。

“卑匡以戒”，整理報告讀為“卑匡以誠”，解“匡”為正，其餘未作解釋。今按：“卑”似當讀為“俾”，使也，其下省略的賓語應當是君子自己。“戒”當讀為本字，意為警省、以……為戒。《漢書·五行志》：“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②可供參考。“抽/紬讀善敗，俾匡以戒”，意為抽繹分析(歷史上的)成敗(以尋求經驗)，使自己匡正過失、引以為戒。

九

簡 18：

疋(胥)恐(訓)疋(胥)孝(教)，疋(胥)戠(箴)疋(胥)恐，各恚(圖)卑(厥)兼(永)，以交罔恐。

整理報告將“胥箴胥恐”“以交罔恐”的“恐”都讀為“謀”，認為“恚(圖)卑(厥)兼(永)”與郭店簡《尊德義》“凡動民必順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同義，注：“交，結交、交往，引申為治理。罔謀，指罔謀之人，即民衆。”有學者認為“交”可比對《性情論》簡 26(今按：當為簡 25)“上交近事君，下交得衆近從政”的“下交”，“罔謀”是說不要用謀略，要順民心。^③“子居”認為“交”通“教”，“罔謀”即無謀，為泛指，包括君王與同僚在內。^④馮勝君先生認為“兼”當讀為“祥”、解為善，“交”當依陳劍先生訓為俱、皆，“恐”讀為“悔”，訓為吝、咎。“各圖厥祥，以交無悔”意為要各自謀劃自己善德善行，庶幾可俱無災咎悔吝。^⑤陳偉武先生認為“交”讀為“效”，指達致。“罔恐”即無悔。“各圖厥永，以交無悔”是講各級官員各自追求永恒，從而達致無悔的目標。^⑥

今按：“胥箴胥恐”的“恐”當讀為“誨”。有學者持相同意見，舉《國語·楚語上》“朝夕規

①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821 頁。

② 《漢書》卷二七《五行志》，1437 頁。

③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 28 樓 2013 年 2 月 1 日“海天游踪”(蘇建洲)的意見。

④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⑤ 馮勝君：《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

⑥ 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

誨箴諫”、《書·無逸》“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為證，甚是。^①

《書·金縢》：“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②可見此處“兼”確應讀為“永”。“圖厥永”是作長遠考慮之意，“以交罔怍”承之。由此看來，“交”當讀為“邀”或“要”，意為求，“罔怍”當讀為“無悔”，“以交（邀）罔怍（悔）”即以求無悔，與“圖厥永”意思一貫。古“交”聲之字常與“敫”聲之字通用。^③《莊子·庚桑楚》“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交食”“交樂”即“邀食”“邀樂”。^④“邀”“要”可通，《孫子兵法·軍爭篇》“無邀正正之旗”，^⑤銀雀山漢簡本“邀”作“要”。^⑥清華簡中也有“交”讀為“邀”或“要”的例子。《繫年》“交”四見，用法相同，如簡129“魯易公率師以交晉人”，^⑦不止一位學者提出“交”應讀為“邀”或“要”，意為阻截，^⑧其說可從。《莊子·在宥》：“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閑居三月，復往邀之。”王先謙《集解》：“邀，求請也。”^⑨《論衡·自然》：“不作功邀名。”^⑩“邀名”即求名。《孟子·公孫丑上》“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朱熹《集注》：“要，求。”^⑪

十

簡19-20：

惠（德）型（刑）態絀，民所詆訛約結纆（繩）【19】剋，民之闢（關）闕（閉），女（如）闢（關）拔廔（局）耒（管）。

“態絀”整理報告讀為“怠愴”，云：“古籍中術、隊相通，墜、墮相通，^⑫故‘絀’可通‘愴’。態絀即怠愴。《逸周書·大匡》：‘慎惟怠愴。’”有學者疑“態絀”讀為“乃墜”或“一墜”，“一”

①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3、4樓2013年1月8日“魚游春水”（曹方向）的意見。

② 《十三經注疏》，196頁。

③ 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793-795頁。

④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200、220頁。

⑤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152頁。

⑥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5頁、17頁注釋〔二五〕。

⑦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196頁。

⑧ 參看復旦網論壇/討論區/學術討論/《說清華簡〈繫年〉中的‘交’》下“苦行僧”（劉雲）、“虞人”、王寧的意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2月22日。

⑨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93頁。

⑩ 黃暉：《論衡校釋》，781頁。

⑪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237頁。

⑫ 原注：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555頁。

意爲皆。^①今按：“德”“刑”本篇五見，亦見於《左傳》《國語》，爲重要的治國大經。“怠惰/惰”在典籍中爲懈怠懶惰之義，一般用以描述人，不適宜用來描述“德刑”。

“態”(之部透母)似當讀爲从“弋”聲的“忒”(職部透母)。古“能”聲、“以”聲字相通。《老子》第六十四章“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②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以”作“能”；^③《禮記·哀公問》“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④《孔子家語·大婚解》“似”作“能”。^⑤“以”聲、“弋”聲字相通。《左傳》定公十五年《經》“姒氏卒”，《穀梁傳》“姒氏”作“弋氏”。^⑥《左傳》襄公四年《經》“夫人姒氏薨”，“葬我小君定姒”，《公羊傳》“姒”均作“弋”。^⑦“紱”讀爲“墜”可從，楚簡中“朮”聲之“述”習用爲“豕”聲之“遂”。^⑧“忒”意爲差錯。《老子》第二十八章：“爲天下式，常德不忒。”王弼注：“忒，差也。”^⑨“態(忒)”及簡7“惠(德)型(刑)不齊”之“不齊”與簡18“和惠(德)定型(刑)”之“定”相對立。“墜”意爲失墜。德、刑失墜的說法可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墜)”。^⑩

“民所詆訛約結繩剋”，整理報告斷讀爲“民所詆訛(僻)，約結繩斷”，解釋道：“所，若、或。‘詆’與‘妖’同。約，如繩約之約。結，正其罪也。‘繩’猶法度。斷，決。”照這種理解串講句意，大概是民若妖僻，則以繩約正其罪、以法度斷之。其他學者均從這種斷句，并發展出多種不同的說法。“子居”認爲“所”爲結構助詞，“詆”指言論怪异，“訛”即吡，訾毀，“德刑怠惰，民所詆訛”意爲爲政者若德刑怠惰，那麼老百姓就不會說好聽的了；“約結”指訂立約定，“繩”指糾正，“民之關閉”猶言“民之關鍵”。^⑪王坤鵬認爲“所”意同“之”，“德刑怠惰，民所詆訛”意爲德刑怠惰是民衆的詆訛之所在。^⑫馬楠認爲“約”指盟契之辭，“結”指要約，原釋爲“綱”的字當釋爲“綱”，从糸从岡(《說文》辟字或體)，^⑬讀爲“辟”、訓爲法，“斷”訓爲裁斷，

①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芮良夫毖〉初讀》下第26樓2013年1月31日“海天游踪”(蘇建洲)的意見。

②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262頁。

③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5、91頁。

④ 《十三經注疏》，1611頁。

⑤ [魏]王肅：《孔子家語》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第695冊，9頁。

⑥ 《十三經注疏》，2152、2446頁。

⑦ 《十三經注疏》，1931、2301頁。







⑧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561頁。

⑨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74頁。

⑩ 《十三經注疏》，2110頁。

⑪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⑫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⑬ 今按：此說恐不可從。“綱”字原簡作。簡20此字作，簡22作。楚簡“岡”字作 (郭店《語叢三》簡42)，與此字右旁不同(後者多出形)。右旁應當是楚簡“興”(興，清華簡《程寤》簡4)字的變體。

“約結繩剗”謂盟辭契約、刑律案斷。^① 沈培先生將上引簡文斷讀為“惠(德)型(刑)態絺,民所詆(交)訛(比),約結繩(繩)剗(準)。民之闔(關)閔(閉),女(如)闔(關)桺(門)扃(肩)鋸(管)”,認為“所”當解為所以,“民所交比,約結繩剗”是說民所以與統治者相交結親比,是依靠“約結”和“繩剗”。“約結”代表誠信,“繩準”代表法度,皆表示用以“交比”的憑藉或原因。^② 劉樂賢先生認為有學者解“所”為“之”似可從,“德刑態絺,民所詆訛”與後面的“約結繩準,民之關閉”句式對稱;“約結繩準,民之關閉”可能是說“約結繩準”乃是防禦或控制民衆的工具,“約結”指約束、控制。^③ 王瑜楨認為“德”即德性;“型”讀為“形”,容貌;“態”即態度;“絺”讀為“術”,道術。“詆”與簡18“交”同義,釋為“要”,要求。“訛”讀為比,校比。“德形態術,民所要比”意為(君子的)德性、容貌、態度、道術,是人民所要求考察的。“約結”指約束言行的法律規章、道德規範,“關閉”引申為管制、檢核,“約結繩準,民之關閉”意為約結繩準是人民對國之重臣所要關心檢核的。“鋸”讀為“榘”,“闔桺扃榘,繩準既正”與“闔桺不閉,而繩準失揆”相反,則“扃榘”應該與“不閉”相反,其意義相當於“既閉”,大約是門門門好了。^④

今按:“民所詆訛,約結繩剗”的斷句難以成立。下文簡20云“繩剗既政(正)而五榘柔比”、簡22云“如關桺不閉,而繩剗失揆”,“繩剗”均單獨使用,意為規矩法度(參看下文)。而“約結”在先秦秦漢典籍中一般作動詞,意為邀結、結交,一例用作名詞,指約定、盟約。^⑤ 二者意思有明顯差別,并列在一起很可疑。衆多學者之所以認同這種斷讀,很大程度上與覺得這樣句式很整齊有關,也與對“詆”“訛”二字的認識不清有關。

“德刑態(忒)絺(墜),民所詆訛約結”當讀為一句,“詆”應讀為“交”,“訛”應讀為“比”。古“夭”(宵部影母)聲字常與“交”(宵部見母)聲字通用,如《莊子·徐無鬼》“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矣”,《釋文》“矣,字又作交”;^⑥《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姣冶嫺都”,《漢書·司馬相如傳》作“妖冶閑都”。^⑦ “交”意為交結。“訛”亦見下文簡20“五榘柔訛”,整理報告讀為“比”,可從。此處亦當如此讀,意為比周。

① 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② 沈培:《試說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西郊賓館,2013年6月17-18日。

③ 劉樂賢:《也談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論壇”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年11月1-3日,後刊《清華簡研究》第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④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譯。

⑤ 初步檢索,“約結”在主要的先秦秦漢典籍中出現14次(《管子》3次,《韓非子》1次,《荀子》1次,《戰國策》3次,《史記》2次,《漢書》4次。《漢書·循吏傳》“馭於繩墨,匈臆約結”之“約結”為鬱結義,不計入),除《荀子·王霸》“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外,均用為動詞,這與“約”“結”的詞性相符。

⑥ [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394頁。

⑦ 《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3039頁;《漢書》卷五七《司馬相如傳》,2571頁。

“交”“比”“約”“結”義相近,可參考文獻中的下列辭例:一、“交”“比”并言。《韓非子·有度》:“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①“比周”(比)與“務交”(交)并言。《新序·節士》:“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憲不忍爲也。”^②二、“約”“交”并言。《史記·燕召公世家》:“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③三、“交”“結”并言。《戰國策·秦策四》:“而外結交諸侯以圖。”^④《漢書·佞幸傳》:“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⑤四、“比”“結”并言。《楚辭·哀時命》:“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爲耦。”^⑥五、“約”“結”并言。《管子·形勢解》:“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⑦《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誦長安,約結上左右。”^⑧所以,這裏“交”“比”“約”“結”應當連讀。“德刑態(忒)絀(墜),民所詆(交)訾(比)約結”意爲德、刑差錯失墜,則會成爲民所攀援、交結、比周(即現代所謂拉關係、走後門)的對象。

按照我們的斷句,自簡 18“天之所韞(壞)”至簡 19“民所詆(交)訾(比)約結”,大的韻腳字爲“壞”(微)、“畏”(微)、“結”(質)。下文簡 21-22“年穀(穀)焚(紛)成,風雨寺(時)至(·質)”。此佳(惟)天所建,佳(惟)四方所聳(祇)畏(·微)”也以微、質爲韻,可見這種斷句可以成立。

“繩剗,民之關閉,如關拔扃管”讀作一句。整理報告已指出“關”“閉”指門之門木。“扃”指“外閉之關”(《說文·戶部》),^⑨“管”意爲鑰匙。“剗”“拔”則是兩個疑難問題。

有學者認爲“剗(斷)”當讀爲“端”,二字古音同。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足》屢見“膊”字,整理者指出即“肱”;古書訓截齊之“斷”,前人說與“剗”音義皆近。《韓非子·奸劫弑臣》:“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阜陽漢簡《蒼頡篇》“飭端脩(修)灋(法)”。^⑩有學者認爲“斷”與“膊”是同一個詞。《集韻·僊韻》:“膊,陶人作器具。”《周禮·考工記·瓶人》:“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孫詒讓《正義》:“膊蓋爲長方之式,以度器使無袤曲者。”“膊”與“縣”同類,《墨子·法儀》“直以繩,正以縣”,則簡文“膊”與

①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33頁。

② [漢]劉向:《新序》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第696冊,238頁。

③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1559頁。

④ 《戰國策》卷六《秦四》,237頁。

⑤ 《漢書》卷九三《佞幸傳》,3730頁。

⑥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265頁。

⑦ 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1186頁。

⑧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3082頁。

⑨ 文獻中還有其他異說,參看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855頁。

⑩ 復旦網論壇/討論區/學術討論/《清華簡〈芮良夫諡〉“繩斷”補議》下“紫竹道人”的意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年3月26日。其所舉馬王堆帛書資料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釋文注釋3頁注[四];“斷”與“剗”,見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120頁;阜陽漢簡資料見胡平生、韓自強《〈蒼頡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37頁。

“繩”并言可以理解。^① 沈培先生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能够產生準則法度義的“規矩”“準繩”“繩墨”原本都是人們熟知的工具，由工具通過隱喻而產生法度義；將“繩剋”之“剋”讀為“端”，在這一點上有所欠缺，而“膊”古書注釋有不同的說法。他認為“剋”當讀為“準”，楚文字“剋”用為“斷”，“斷”與“敦”可通，“敦”與“準”常相通，“繩準”常見於古書。^② 今按：沈說可從。

“桀”亦見於簡 22“如關桀不閉，而繩準失揆”。整理報告引《莊子·人間世》“求狙猴之杙者斬之”，《釋文》“杙，……崔本作桀”，將“桀”解作“杙”，指繫牲口的木椿。這個解釋有幾點可疑。首先，“桀”从“发”（月部并母）聲，“杙”屬職部喻母，古音相差較大。《人間世》“桀”與“杙”應非音近异文。將此處“桀”解作或讀為“杙”，在讀音上難以成立。其次，“杙”與前後的“關”“扃”“管”意義不相類。再次，簡 22“關桀不閉”，“桀”若解作“杙”，與“閉”不符。我們曾認為“桀”應讀為“櫪”，指門中間樹立的短木。這樣讀雖然有根據，^③但難以講通簡 22“關桀不閉”。有學者疑“桀”可讀為“榘”，“桀”并紐月部，“榘”群紐元部，《老子》：“善閉者無關榘而不可啓，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④此說似可從，“關桀（榘）扃管”“關桀（榘）不閉”均很通順。

綜上所述，“繩剋（準），民之關閉，如關桀（榘）扃管”意為準則法度是民的門門鎖鑰。簡文用這些東西設喻，來比喻“繩準”對民的關防和管制作用。

十一

簡 20：

纁（繩）剋（準）既政（正）而五想柔訛（比）^⑤

簡 22-23：

女（如）關（關）桀（榘）不閉（閉），而纁（繩）剋（準）迷（失）揆（揆）。五想不彊（彊），

① 復旦網論壇/討論區/學術討論/《清華簡〈芮良夫毖〉“繩斷”補議》下“苦行僧”的意見，2013年3月28日。

② 沈培：《試說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斷”與“敦”、“敦”與“準”可通，沈文皆有詳細舉證。

③ 詳參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37樓2013年3月27日“暮四郎”的意見。

④ 復旦網論壇/討論區/學術討論/《清華簡〈芮良夫毖〉“繩斷”補議》下“ee”（單育辰）的意見，2013年4月11日。其所引《老子》文句見第二十七章，王弼注本作“善閉無關榘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71頁）。

⑤ “政”，整理報告讀為本字，今讀為“正”。

罔冑(肯)【22】獻言。^①

“五想”，整理報告讀爲“互相”。這種讀法放入“五想柔比”可以講通，但在“五想不彊”中則顯得奇怪。而且“互相”一詞後起，最早用例是《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王莽傳》“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②是王莽時代的。



今按：“五想”即“五相”，“相”意爲輔政者。^③“五相”雖不見於早期傳世典籍，但另有類似的說法可供參考：一、“二相”。《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④二、“六相”。《管子·五行》：“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⑤三、“庶相”。清華簡《說命中》簡3：“隹(惟)庶想(相)之力寃(勝)，甬(用)孚自玆(邇)。”^⑥“五相”到底指哪五位輔政者，由於缺乏材料，不得而知。“繩準既正而五相柔比”意爲法度既正，而五位輔政者彼此和順親近，^⑦“五相不彊，罔肯獻言”是說輔政者不勤勉，不肯獻上謀猷或諫言。

十二

簡22：

此隹(惟)天所建，隹(惟)四方所辦(祇)畏。曰亓(其)罰寺(時)堂亓(其)惠(德)型(刑)義利。

“曰其罰時堂其德刑義利”，整理報告斷讀爲“曰其罰時償，其德刑宜利”，沒有作解釋。“子居”認爲“時”即“是”，“堂”讀爲“當”，“其罰時當”是說賞罰必當，“其德刑義利”即“其德

① “疆”原作，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簡5字是同一字。後者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文物》2012年第8期)釋作“紳”，整理報告則釋作“疆”，指出“疆旁寫法見於黠鐘(參看《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圖二〇一、二〇五等)‘疆’字所從偏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133頁)，並將前者釋讀爲“疆(疆)”。我們曾認爲這個字左旁爲“尸”，右旁與楚文字“紳”右旁相同，應讀爲“敝”，意爲治理(筆者：《初讀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筆記》，簡帛網，2013年1月5日；筆者：《初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3月27日“暮四郎”的意見)，得到一些學者贊同。劉樂賢先生詳列黠鐘、鐘銘“疆”(圖)及清華簡《耆夜》簡9“疆”(圖)等字，補充論證釋“疆”之說(劉樂賢：《也談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考慮到這些“疆”字與上述二形的密切關聯，我們不再堅持釋“敝”之說。他日如有更多材料，或有助於進一步確定此字釋讀。

② 《漢書》卷八六《何武王嘉師丹傳》，3487頁；《漢書》卷九九《王莽傳》，4044頁。

③ 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有類似意見。

④ 《史記》卷四《周本紀》，144頁。

⑤ 黎翔鳳：《管子校注》，865頁。

⑥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38頁(圖版)、125頁(釋文)。

⑦ “柔”整理報告解爲安，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30樓2013年2月6日“海天游踪”(蘇建洲)解爲和順，可從。

利，其刑義”。^① 王坤鵬認為“時”讀為是，此句意為刑罰都可以用錢物來代替、以求利為便宜。^② 沈培先生認為“時”功能與“是”接近，“其罰寺堂”意即“其罰是尚”，崇尚刑罰之謂。“義”當解為“善”。《諸子平議·墨子二》“而義其俗也”俞樾按：“義，猶善也。”簡文是說統治者如果崇尚刑罰，德與刑又以利為善，那麼就會招致惡果。^③ 王瑜楨認為當讀為“其罰時當”，時，善、合適；當，適當。^④ 這幾種解釋都比較勉強。沈先生將“其罰時（是）尚”看作倒裝句有一定道理，但所說的“德與刑以利為善”難以理解。

今按：這句簡文應斷讀為：“曰：其罰，時堂其德刑義利。”本篇別處也有以“曰”領起的句子，如簡 26“曰：於（鳴）虔（虔）！畏殳（戔）！……”這種句子與前文簡 2“芮良夫乃作毖再終，曰：……”、簡 15“二啓曰：……”存在呼應和承接關係。“其罰”單獨成句，“其”與清華簡《金縢》簡 12“佳（惟）余咨（冲）人亓（其）親逆公”的“其”意思類似，^⑤可解為將要。“時”是連詞，相當於“乃”。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卷九云：“‘時’猶‘乃’也。”舉《禮記·月令》篇“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逸周書·月令解》《淮南子·時則》與“國時有恐”對應的句子作“國乃有恐”為證。^⑥ 其說甚是。清華簡和傳世《尚書》中還有不少“時”應當解作連詞“乃”的例子，我們在一篇討論《筮法》的文章中有較詳細論述。^⑦ “堂”當讀為“尚”，崇尚。“義”當讀為本字，“德”“刑”“義”“利”是四個并列名詞。《左傳》僖公七年：“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成公二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成公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襄公九年：“利，義之和也。”^⑧由這些文獻可見，“德”“刑”“義”“利”都是為政之“大節”，故言“尚”之。^⑨ 前文說“此……惟四方所祇畏”，即國家是四方所敬畏的。“其罰”承之，應當是指懲罰不服或不軌者。

①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②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

③ 沈培：《試說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

④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譯》。

⑤ 《金縢》簡文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80 頁（圖版）、158 頁（釋文）。

⑥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54，825 頁。

⑦ 筆者：《清華簡〈筮法〉補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煙臺大學，2014 年 12 月 4 日-8 日。

⑧ 分別參見《十三經注疏》，1799、1894、1917、1942 頁。

⑨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戰國儒家的義利觀來理解這裏的“義利”。孟子、荀子明義、利之辨，揚義而抑利，這與戰國時代“上下交征利”（《孟子·梁惠王上》）的時勢及學者自身的主張有關。在更早的文獻如《左傳》中，則沒有這樣鮮明的貶抑“利”的態度。同時代的墨子，也沒有這樣的主張，如《墨子·經上》：“義，利也。”（[清]孫詒讓：《墨子閒詁》，310 頁）

“時尚其德刑義利”則是說崇尚“德”“刑”“義”“利”等治國大經。^①

或許會有學者質疑這樣斷讀造成句式不整齊,實際上這個懷疑是不必要的。本文雖然大多數句子為四字或五字句,但也散布着一些散文式的長短句,如簡4“母(毋)憚(婪)愈(貪)、孰昆、圃(滿)濕(盈)、康戲,而不智(知)莖(薺-寤)告(覺)”,^②簡5-6“卑(譬)之若童(重)載以行隄(靖)險(險)”,簡15“懷慈幼弱、羸寡、瑩獨,萬民俱愁”,簡19-20“德刑態(忒)絃(墜),民所交比約結。繩準,民之關閉,如關鍵扃管”。

我們的斷句還能得到韻律的支持。按照原斷句,上引簡文的韻律為“建(·元)—畏(·微)—償(·陽)—利(·質)”,改動後韻律為“建(·元)—畏(·微)—罰(·月)—利(·質)”,可看作“元”“月”與“微”“質”交韻(元、月相近,微、質相近),比原斷句構成的韻律似乎更為協和。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整理報告在“德刑義利”後標逗號,與其後的“女(如)闢(關)楨(榘)不闕(閉),而纆(繩)剋(準)達(失)榘”連讀,似不妥當。從文意上看,自簡19-20“繩準,民之關閉”至簡22“曰:其罰,時堂(尚)其德刑義利”,表示的都是正面的意思,意義連貫,應當看作一節。自簡22“女(如)闢(關)楨(榘)不闕(閉)”至簡24“容(咎)可(何)忒(其)女(如)紉(台)筭(哉)”,表示的則是負面的意思,應看作一節。

十三

簡24-25:

秦(朕)佳(惟)咨(冲)人,則女(如)禾之又(有)秝(稭)。非穀折(哲)人,虐(吾)莖(靡)所爰(援)【24】□詣。

整理報告云:“《說文·子部》:‘穀,乳也。’段玉裁注:‘此乳者,謂既生而乳哺之也。’哲,知。穀哲人是穀於哲人的意思。詣,進。”有學者認為“穀”應讀為“由”,郭店簡《五行》簡28、簡31讀為“由”之“𣎵”、“𣎵”即从“穀”。^③“子居”認為“援”即求援,“詣”指造訪、拜見。^④黃

① 這裏的“其”與《易·繫辭上》“《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的“其”為第三人稱代詞不同,其語法功能尚待探討。

② 此處按文意斷句,與整理報告不同。“告”,依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2樓2013年1月8日“魚游春水”(曹方向)的意見讀為“覺”;白於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拾遺》(“紀念何琳儀先生誕辰七十周年暨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合肥:安徽大學,2013年8月1-3日,後刊《漢語言文字研究》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亦有此意見。

③ 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17樓2013年1月13日“ee”(單育辰)的意見;單育辰:《清華三詩、書類文獻合考》。

④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甜甜認為“穀”似可讀為“由”，《尚書》有“迪哲”的說法。^①

今按：“穀”當讀為“穀”，這是楚簡“穀”的一般用法，^②簡 21“穀”即用為“穀”。“穀”意為善。《書·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蔡沈《集傳》：“穀，善也。”^③《詩·小雅·小弁》：“民莫不穀。”朱熹《集傳》：“穀，善也。”^④“穀”“哲”義近連用，“穀哲人”即善哲之人。

“詣”前一字殘泐不可識，但參照簡 8“心之惠(憂)矣，楚(靡)所告眾(懷)”、簡 23“民乃望(嗥)囂，楚(靡)所并(傍)哀(依)”，^⑤不難看出“非穀哲人，吾靡所援口詣”是說，沒有善哲之人，我便無處“援”“口”“詣”。那麼，“援”“口”“詣”與“穀哲人”在意義上的關係應當是“援”“口”“詣”於“穀哲人”。“援”意為引據。《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鄭玄注：“援，猶引也。”^⑥晉郭璞《爾雅序》：“事有隱滯，援據征之。”^⑦《後漢書·馮衍傳下》：“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⑧“詣”當讀為“稽”，考校。《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孔傳：“稽，考也。”^⑨《莊子·天運》：“世疑之，稽於聖人。”王先謙《集解》：“稽，考也。”^⑩“稽於聖人”與“詣(稽)”於“穀哲人”很接近。

十四

簡 25：

我之不言，則畏天之發幾，我忝(其)言矣，則憊(逸)者不憊(美)。

整理報告將“幾”讀為“機”，云：“《莊子·齊物論》‘其發若機括’，《孫子·勢》‘節如發機’，‘發機’指發動的機關。‘憊’从心、‘佻’聲，讀為‘逸’，過也。‘美’，猶愛也。”“子居”認為“發機”指發動機關，“佻者”當讀為“佚者”，指祇圖安佚的執政者，“美”當訓善。^⑪黃甜甜

① 黃甜甜：《清華簡“詩”文獻綜合研究》。

②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441-442 頁。

③ [宋]蔡沈注，錢宗武、錢忠弼整理：《書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144 頁。

④ [宋]朱熹：《詩集傳》，139 頁。

⑤ “并”，整理者讀為“屏”，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下第 8 樓 2013 年 1 月 9 日“魚游春水”（曹方向）認為“并”可以讀為傍。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舉出《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集解》：“服虔曰：并音傍。傍，依也。”其說是。

⑥ 《十三經注疏》，1648 頁。

⑦ 周祖謨：《爾雅校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2 頁。

⑧ 《後漢書》卷二八《馮衍傳》，994 頁。

⑨ 《十三經注疏》，118 頁。

⑩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125 頁。

⑪ 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認為“機”可訓為危。^①

今按：“發”當讀為“廢”，“幾”當看作本字。《書·皋陶謨》：“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②其中“時”“幾”均與“天之命”有密切關聯。屈萬里《集釋》：“幾，謂機宜。”^③簡文“發(廢)幾”的“幾”應當就是《皋陶謨》“惟時惟幾”的“幾”。天“廢幾”，可能與人違背天命有關。《書·多士》：“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④因為有夏淫佚，天乃廢其元命，與此處“廢幾”意思類似。

“憇”讀為“逸”若可從，則似當解釋為安逸。“美”當解為喜、樂。《荀子·致士》“得衆動天，美意延年”，楊倞注：“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⑤郭店簡《老子》丙簡6-7：“古(故)曰兵者[6]得已而甬(用)之。銛[6]為上，弗婞(美)也。故(美)之，是樂殺人。”^⑥馬王堆帛書《老子》大致相同。^⑦王弼注本《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⑧從“美之，是樂殺人”看，“美”即樂。“憇(逸)者不美”，即憇者不高興。

上引簡文的意思是，我如果不說這些告誡的話，則恐怕(眾人驕奢淫逸導致)上天廢除曾賜予我們的機宜，我如果說這些話，則那些貪圖安逸的人又會不高興。這反映了執政者的一種兩難心態，與前文的“朕惟冲人”相應。

附記：本文蒙導師李天虹教授審閱指正。投寄《簡帛研究》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非常中肯的意見，對本文的修訂有很大幫助，謹致謝忱！文中疏誤，由作者本人負責。

① 黃甜甜：《清華簡“詩”文獻綜合研究》。

② [清]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131頁。

③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46頁。

④ 《十三經注疏》，219頁。

⑤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261頁。

⑥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9頁圖版、121頁釋文。

⑦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13頁。

⑧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80頁。

《繫年》第七章與城濮之戰史事補證*

清華大學歷史系 馬楠

內容提要 通過綜合清華簡《繫年》第七章與《左傳》城濮之戰前後相關記載，梳理其中齊、宋、魯、衛、鄭與晉、楚的向背關係，推知《國語》載晉文公伐鄭，誅其“觀狀”，“觀狀”并非如曹共公觀重耳駢脅之狀，係指鄭文公於晉、楚之間觀望、持兩端。而《國語》《商君書》《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所載晉文公伐鄭反其陣事，當在由城濮返晉途中，據《左傳》時日則在四月癸酉至五月丙午三十三日之內。《史記·晉世家》以此圍鄭當晉文公七年之秦晉圍鄭，是不正確的。

關鍵詞 城濮之戰 晉國 鄭國 觀狀

清華簡第七章載晉文公城濮之戰，多可印證補輯傳世文獻。簡文曰（以通行字轉寫）：

晉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諸侯以圍宋，伐齊，戍敕（穀），居鏹（緡）^①，晉文公思齊及宋之_{四一}德，乃及秦師圍曹及五鹿，伐衛以說齊之戍及宋之圍。楚王舍圍，歸，居方

*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清華簡與傳世經部文獻研究”（13YJC770037）階段性成果。

① “戍敕（穀）居鏹（緡）”句，鏹字右半又見郭店《語叢一》簡97“𠂔”、清華簡《良臣》簡5“𠂔”，從民得聲。孫飛燕以為此字即“緡”，魯僖公二十六年（晉文公三年）《春秋》經“冬，楚人伐宋，圍緡”，《左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地在今山東省金鄉縣東北二十五里。說詳孫飛燕《讀〈繫年〉札記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2年3月9日。

城。^{〔四二〕}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徼)文公^①,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四三〕}之師以敗楚師於城濮,遂朝周襄王於衡灘(雍),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土。^{〔四四〕}^②

合《左傳》《繫年》,城濮戰前,魯僖公二十六年(晉文三年、楚成三十八年)冬,楚令尹子玉伐宋,圍緡。魯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齊桓公之子雍,用偃齊孝公,楚申公叔侯戍之。魯僖二十七年(晉文四年、楚成三十九年)冬,楚成王親帥陳、蔡、鄭、許圍宋,《左傳》不言所圍之地,據《繫年》當是因前年傳省文,所圍仍是緡地。魯僖公亦從楚盟於宋。魯僖二十八年(晉文五年、楚成四十年)春,晉文公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齊盟於斂孟。楚人救衛,不克。晉又圍曹,三月丙午,入曹,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成王返居於申,申在方城之內,即《繫年》所謂“歸,居方城”,成王使申公叔侯去穀,使子玉去宋,命無從晉師。晉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夏四月戊辰,晉、宋、齊、秦次於城濮,己巳敗楚師。

《繫年》云“令尹子玉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徼)文公,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之師以敗楚師於城濮”,是城濮一役,鄭、衛從楚,其事《春秋》經傳未詳,根據《繫年》的這一記載,可以串聯起城濮之戰前後《春秋》經傳及《國語》、子書中關於鄭國的零星記述:

重耳流亡時,齊、宋施惠,而衛、曹、鄭不禮,見於僖二十三年《左傳》,城濮之戰前後多與此年傳文照應。晉文公四年(魯僖公二十七年)冬,楚、陳、蔡、鄭、許圍宋。晉文五年,正月伐衛,三月入曹,四月戰城濮,城濮戰前“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當在此年正月二月前後、伐衛伐曹之時。四月己巳後,“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踐土之盟、朝王衡雍皆在鄭地,鄭文公傳周襄王,其間并無叛狀,但晉文六年(魯僖二十九年)六月,晉與周、魯、宋、齊、陳、秦“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晉文七年(魯僖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同年九月晉、秦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燭之武夜說秦穆公,秦獨與鄭盟,晉亦退兵。

據此可以討論《國語·晉語四》,彼云: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③。([韋注]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

① 陳劍說,《繫年》簡43之“交”,簡128、129、130之“這”,當讀為“邀”或“徼”,義為遮攔、截擊、阻截、攔擊;“這”可看作此類義之本字、異構。說詳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清華(貳)〉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年12月23日。

② 參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153頁。

③ “反其陴”,韋昭本同。《韓非子》作“反之陴”,《商君書》《呂氏春秋》作“反鄭之陴”,唯僖公二十九年《左傳》孔疏引“《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字作“及”,恐為形訛。反訓為顛覆,詳李守奎《據清華簡〈繫年〉“克反邑商”釋讀小臣單簋中的“反”與包山簡中的“𠂔”》,《簡帛》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29-136頁。

“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耳。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韋注〕詹，鄭卿叔詹伯。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弃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①

《呂氏春秋·上德》載被瞻（叔詹）事略同。《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伐原在晉文二年，攻陽、勝虢誤涉晉獻公，其餘諸事皆在晉文五年。“南圍鄭，反之陴”一句在“伐衛”“伐曹”與“罷宋圍”“戰城濮”之間，是圍鄭之役亦當在晉文五年。《商君書·賞刑》云“舉兵伐曹及五鹿，反鄭之陴，東衛之畝，勝荆人於城濮”，《呂氏春秋·簡選》以“反鄭之陴，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三事并舉，唐固注《國語》亦以爲伐鄭事承伐曹之後。又《韓非子·喻老》載鄭君不禮重耳，叔瞻諫，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當亦指此。^②《史記·晉世家》以此圍鄭當晉文公七年之秦晉圍鄭，又云叔瞻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不許成，必得鄭君，鄭乃私盟秦穆公，^③俱非。

《晉語》言“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叔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賈逵、唐固皆涉《左傳》晉文公入曹數其罪“且曰獻狀”一語，謂“鄭復效曹觀公餅脅之狀”，韋昭雖云“鄭無觀狀之事”，亦涉“獻狀”，釋“觀狀”爲“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耳”。疑《晉語》所謂“觀狀”語義同於後世所謂“觀望”“持兩端”。城濮戰前，中原諸侯多從楚，與晉者唯秦、齊、宋。魯僖二十六年（晉文三年）《左傳》云“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此前魯僖二十四年（晉文元年）宋成公如楚，是亦曾從楚。齊桓公歿後，公子爭立，孝公爲宋襄公所納，諸公子奔亡魯楚等地，傳言“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故齊孝公聯晉讎楚。衛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城濮戰後，衛成公出奔楚，遂適陳，衛國實爲元咺奉叔武受盟；魯使公子買戍衛，又懼於晉，殺之以說晉，謂楚人曰公子買不卒戍，皆是“觀望”“持兩端”之狀。

據行軍路線，晉文公正月伐衛，三月入曹，四月戰城濮，伐鄭當在由城濮返晉途中，唐固

① 《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80-381 頁。

② 詳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2332 頁、814-815 頁；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328-329、161-162 頁；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101-103 頁。

③ 詳《史記·晉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1669 頁。

所謂“還而伐鄭”，最得其實。《左傳》云：“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伐鄭當在其時。考晉文公五年春，東伐曹而假道於衛，衛人弗許，晉師遂西還，由南河濟，地在河南淇縣南之棘津，渡河後又東伐曹、衛。正月戊申，取衛之五鹿，上引《商君書》《呂氏春秋》《韓非子》皆稱“東衛之畝”，五鹿在今河南清豐西北，近衛北境，與齊相接，由棘津至五鹿縱貫衛地，《韓非》等書“東其畝”似非虛言。於是晉文公率師折向東南伐曹，二月與齊侯盟於斂孟，地在今濮陽以東。楚人救衛，不克。晉師圍曹，三月丙午入曹，繼而向北退避三舍，與楚子玉戰於衛之城濮，地在今山東范縣南七十里之臨濮城。城濮戰在四月己巳，晉師三日館穀，癸酉還師，甲午，至於鄭之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地皆在河南原陽縣西、黃河以南。五月丙午，晉鄭盟於衡雍。則《國語》《韓非子》等書所載伐鄭事當在四月癸酉至五月丙午三十三日之內。次日丁未，鄭文公傅周襄王為禮，受晉獻俘；己酉册命晉文公、癸亥諸侯盟踐土後，晉師六月壬午濟河，七月丙申返晉，而五月丁未至六月壬午之間，就事理而言，已無法容納伐鄭戰事了。

晉文、晉襄既卒，靈公即位，趙盾為政，反衛、鄭舊地，“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魯文公八年、晉靈二年）^①，“申至於虎牢”地在滎陽、鞏縣一帶，疑即《韓非子·喻老》所言伐鄭“取八城焉”。

① 說本服虔、顧炎武、沈欽韓，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566頁。

清華簡(叁)斷讀獻疑三則

中山大學中文系 楊鵬樺

內容提要 清華簡(叁)《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儀謚謚大其有謨”一段,可斷讀為“差(佐)寺(侍)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儀謚謚,大其有謨”,“聰明其有心”與金文“聰於心”及“克明厥心”等相類。《芮良夫毖》“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容所而弗敬……”一段,當斷讀為“君子而受東(諫),萬民之容(速)。所(御)而弗敬……”,“萬民之速”猶“萬民是速”,即“速萬民”。《芮良夫毖》“恐亡少大而器不再利屯可與忤而鮮可與惟”一段,宜斷讀為“恐(謀)亡(無)少大,而器不再(在)利屯(鈍)。可與忤,而鮮可與惟”,“器”指器用,比喻賢者,“器不在利鈍”與“謀無小大”均指在國家危難之際急需“謀”與“器”,無論其大小、利鈍。

關鍵詞 清華簡 周公之琴舞 芮良夫毖 斷句

一 差寺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儀謚謚大其有謨

《周公之琴舞》簡 13-14“差寺王……大其有謨”一段,整理者斷讀為“佐事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儀謚謚,大其有謨”,^①李守奎、陳偉武、黃甜甜、子居(網名)等先生大抵與之相同;^②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以下簡稱《清華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134 頁。

②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 1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21 頁;陳偉武:《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零札》,“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黃甜甜:《〈周公之琴舞〉初探》,《深圳大學學報》2013 年第 6 期,76 頁。

黃傑先生則將前半段點讀爲“差(嗟)! 寺(時)王聰明”,謂“時,此也”,^①王薇先生從之。^②

黃先生斷讀頗新穎,但細繹文意,其說并不妥當。該篇所述皆爲儆戒、勸勉之辭,周公元入啓謂“無侮享君,罔墜而考”,成王元入啓謂“文非易弔”、再啓謂“思修亡斁”、三啓謂“業業畏忌”、四啓謂“不寧其又心”、五啓謂“思輔余於艱”、六啓謂“對天之不易”、七啓謂“孝敬非荒怠”、九啓謂“文非懈弔”,均頗符“儆毖”之名。而全篇未見直接頌揚時王之辭,八啓恐怕不會以“嗟! 時王聰明,其有心不易”開頭。故“差寺”仍應連讀,解爲輔佐。然而整理者自此而下斷讀爲“差(佐)寺(事)王聰明,其有心不易”,李先生將其譯爲“你們要佐助王視聰目明,盡力輔佐之心永不改變”,則仍有可商。一則“差(佐)寺(侍)王”句意已足,^③二則“聰明”難言佐助,李先生所謂“佐助王”與“視聰目明”之間,似當加入“做到”或“保持”纔能疏通。竊疑“聰明”當與“其有心”連讀。金文多見“聰”“明”與“心”連用之例:

余雖末小子,余非敢寧荒。有虔不惕(易),佐佑楚王……既聰(聰)於心,誕中厥德。
(蔡侯紐鐘,集成 211)^④

穆穆朕文祖師華父志(聰)厥心,孟靜於猷,淑哲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大克鼎,集成 2836)

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余典厥威儀,用辟先王。(癸鐘,集成 247)

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盥和胤士,咸畜左右。(秦公鐘,集成 262)

銘文言“聰於心”“明厥心”,都是表述在下者對在上者(王、先祖等)的輔佐與虔敬之心時所用,與“佐侍王,聰明其有心”的語境頗爲接近,蔡侯紐鐘先言“左右楚王”,再言“聰於心”,更爲相似。于省吾先生謂“‘恩’之通詁訓‘明’、訓‘悟’”,并釋“聰於心”爲“聰悟於心”。^⑤然則“聰明其有心”意爲使其心懷聰悟、明通。

下文“不易”與“威儀”連用,可證諸本篇三啓之“兢兢畏忌,不易威儀”。“兢兢畏忌”,整理者引王孫遺者鐘(集成 261)“畏忌趯趯”作比。^⑥鐘銘“畏忌趯趯”之後又有“惠於政德,淑於威儀”之語,亦可參看。而“不易威儀”之義當與《詩·大雅·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敬慎威儀”相近。金文“不易”有虔敬義,如前舉蔡侯鈕鐘之“有虔不惕(易),佐佑楚王”,再如叔夷鍾(集成 285):“汝輔余於艱卹,虔卹(恤)不惕(易),佐佑余一人。”蔡侯盤(集成

① 黃傑:《初讀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筆記》,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② 王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天津師範大學,2014,47頁。

③ “寺”讀“侍”,從子居(網名)《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解析》,孔子2000網,2014年1月4日。陳斯鵬先生來郵亦持此說。另,此篇六啓:“式克其又辟,甬頌聿余,甬小心寺唯文人之若。”“寺”似亦可讀“侍”,并從其下斷開。

④ “集成”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又:此處所引釋文,除討論中主要涉及的字詞外,均採取寬式隸定。下同。

⑤ 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41-42頁。

⑥ 《清華叢》,138頁。

10171):“敝敬不惕(易),肇佐天子。”“不惕(易)”均與“虔”或“敬”義近連用。^①此數段銘文在強調“不易”的同時,又均有輔佐君主的表述,可佐證“佐侍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儀……”的斷讀法。

然則接下來的“謚謚”有兩種可能的連讀法:或者依舊連上讀“不易威儀謚謚”,“謚謚”如陳偉武先生解為盛大,引申為盛美,“不易威儀謚謚”猶“不易謚謚威儀”(前引《大雅·假樂》有“威儀抑抑”,《抑》則有“抑抑威儀”),即不輕慢(虔敬)盛美的威儀;或者連下讀“謚謚大其有謨”,“謚謚”與“大”同義,句義為使其謀猷廣大。考慮到傳世文獻及金文均有與“威儀××”相同或相類的句式,除整理者所引“謚謚允義(儀)”和李守奎先生所引“威儀抑抑”之外,還有《詩·邶風·柏舟》“威儀棣棣”、蔡侯尊(集成6010)“威儀游游”等,而“謚謚”加諸下句句首稍顯不類,因此筆者傾向於前一種讀法。^②

從句式看,本篇不乏非四、五字句,如成王元入啓“毋曰高高在上”“指告余顯德之行”,再啓“思型之”“思慎”,四啓“日內臯,蜚不寧”,及七啓“思有息”等,且本篇并非韻文,如何斷句還應以句意為出發點。沈培先生曾指出,前賢將今本《周頌·敬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讀為“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大概是受了《詩經》多為四言詩的影響”,但《詩·周頌》句式“頗不統一”,管恩好先生即認為:“從句式來看,《周頌》中純四言詩13首,雜言詩三首(《昊天有成命》《賚》《烈文》),其他詩篇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非四言詩句,四言詩的比例和規整度都低於《雅》詩。”^③故今本《敬之》當據句意讀為“維予小子不聰,敬止”。^④《周公之琴舞》所載成王所作“元入啓”可與《周頌·敬之》對讀,學者多認為此篇性質與《周頌》近同,因此二者之句式特徵當有較大可比性。

綜上,此段宜斷讀為:“佐侍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義謚謚,大其有謨。”意謂衆臣當輔佐

① “惕”,學者或讀“易”訓變易(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108頁;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或讀“易”訓慢易(陳秉新:《壽縣蔡侯墓出土銅器銘文考釋》,《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357-358頁),或訓為“敬”,視“不”為語助(郭沫若:《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2頁)。若從“敬”“虔”着眼,似以後二說為佳。毛公鼎(集成2841):“圖(恪)夙夕,敬念王威不惕。”“不惕”亦與表恭敬之辭連用,吳大澂即認為“惕……當即慢易之易”(轉引自周法高主編,張日昇等編纂《金文詁林》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學,1975,2133頁),可參看。

② 蒙陳斯鵬先生惠告,“不易”也不排除獨用的可能,即斷為:“差寺王,聰明其有心,不易。威儀謚謚,大其有謨。”今案:此說可參。前舉蔡侯鈕鐘“有虔不惕(易),佐佑楚王”,叔尸罍“虔卹(恤)不惕(易),佐佑余一人”及蔡侯盤“敝敬不惕(易),肇佐天子”等,“有虔”“虔恤”“敝敬”均與“不易”義近疊用,則單用“不易”未為不可。

③ 管恩好:《論編鐘節奏對《周頌》詩體風格的影響》,《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39頁。

④ 沈培:《〈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讀(二)》,“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又《〈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43-344頁。

侍奉君王,使其心懷通明,^①虔敬盛美之威儀,使其謀猷廣大。

二 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所而弗敬……

《芮良夫毖》簡5“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所而弗敬……”一段,整理者斷為“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所而弗敬……”,訓“東”為擇,讀“咎”為“咎”,并引《論語·八佾》“既往不咎”劉寶楠《正義》:“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又據《經義述聞》訓“所”為“職”,謂“此云居君子之職”。^②馬楠先生則斷為“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所而弗敬……”,讀“東”為“諫”,將“咎”聯繫“同在見組幽部”的“有會聚義”的“句”“糾”“逮”,訓聚,并謂此句“言君子納諫,則為萬民之聚所”,而“‘所而弗敬’以下言不爾則有危咎”。^③子居(網名)先生斷為“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所而弗敬……”,認為“咎所”即“被歸咎之處”,“《老子》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蓋即得‘萬民之咎所而弗敬’之意。”^④王瑜楨先生斷讀為“君子而受東(諫),萬民之咎(咎),所而弗敬(傲)……”。^⑤

今案:以上幾種斷句的分歧主要在“所而弗敬”的歸屬。“所”,單育辰先生認為整理者所引“《左傳》之‘所’可引申為‘職’,并非本有義項”,而楚簡“所”與“御”有通假證,如《易·漸》“利禦寇”之“禦”,馬王堆帛書《周易》作“所”,故改讀為“御”。^⑥從“所而弗敬”後“譬之若重載以行峭險”來看,單氏讀“御”較切合文意,當可信。如此則“所而弗敬”當從馬楠連下讀。至於“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整理者訓“東”為擇,似將整句理解為君子東擇萬民之過責,“受東”作謂語。但此說存在討論空間:首先,“受東”不等同於東擇,即使理解為“接受并東擇”也顯牽強,因二字罕見連用,不如從馬楠先生讀“受諫”;其次,將“君子而受東萬民之咎”連讀,無法與下文“所(御)而弗敬,譬之若……”形成很好的聯繫,而若在“君子而受東”後斷開,則“君子而受東(諫)”可與“所(御)而弗敬”構成對應。故此段以馬楠先生之斷讀為妥。至於句意,馬先生謂此句“言君子納諫,則為萬民之聚所”,將“咎”解為“聚所”,似嫌牽強,畢竟其所舉有會聚義之字均為動詞,且罕見名詞用法。

筆者認為馬楠先生的句意理解大體可從,其將“咎”讀為表會聚義之字也頗具啟發性,但“咎”恐怕仍當視為動詞,而“萬民之咎”猶“萬民是咎”,即“咎萬民”。

① 金文“聰於心”“明厥心”大多是在下者自謂之辭。當然,依語境不排除解為“使王之心聰明”的可能,可參看《楚辭·九章·惜往日》:“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

② 《清華叢》145、149-150頁。

③ 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深圳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77頁。

④ 子居(網名):《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孔子2000網,2013年2月24日。

⑤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讀》,《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186頁。

⑥ 單育辰:《清華三詩、書類文獻合考》,“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

“之×”可相當於“是×”。《呂氏春秋·期賢》：“吾君好正，段木干之敬；吾君好忠，段木干之隆。”許維通引王念孫曰：“之，是也。”^①即解為“段木干是敬”“段木干是隆”。又《儀禮·士昏禮》：“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王引之謂：“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唯先妣是嗣也。《大雅·江漢》篇曰：‘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毛傳曰：‘似，嗣也。’凡《詩》言‘先君之思’‘云誰之思’‘嬖婉之求’‘維子之好’，‘之’字皆與‘是’同義。”^②即將各句理解為“嗣先妣”“似召公”“思先君”“求嬖婉”等。案二王之說精審不磨，此句式有時由“惟(唯)”領起，當是其較完整的形態。如《論語·為政》：“父母唯其疾之憂。”朱熹謂：“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③即將其視為“父母唯其疾是憂”。^④又《書·無逸》“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論衡·語增》引“之”作“是”，屈萬里謂“之，猶是也”，即解為“惟耽樂是從”，惟從耽樂也；同篇又有“惟正之供”，屈氏謂：“《國語·楚語上》引作‘惟政之恭’。之，猶是也。言惟恭謹於政事也。”^⑤《荀子·君道》“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韓詩外傳》第十五章作“惟便辟親比己者之用”，一本作“惟便辟比己者之用”，許維通案：“‘之用’猶‘是用’也。校者不解‘之’訓為‘是’……遂乙轉‘是’字於‘之’下。”^⑥其說可從，惟“是”亦可能本為“之”的注文，混入正文。此外，清華叁《周公之琴舞》簡12“甬小心寺佳文人之若”，黃傑先生讀“寺”為“時”，認為“時惟文人之若”是“一個由‘時惟’領起的倒裝句，猶言‘時惟若文人’，若，動詞，原注解為‘順’，可從”。^⑦揣摩其意，似亦將“之若”視為“是若”，可參看。^⑧

值得注意的是，《詩經》下列文句可與“萬民之咎”（“萬民是咎”）并觀：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豳風·破斧》）

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商頌·長發》）

① 許維通：《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588頁。

②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237頁。同書461頁解《左傳》“非無賄之難”“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亦有類似論述。

③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55頁。

④ 劉淇曾謂：“《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此‘之’字亦當訓是，乃語助也。”（《助字辨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4頁）言“之”字“當訓是”，不一定準確，但其意當即“唯其疾之憂”相當於“唯其疾是憂”。

⑤ 屈萬里：《尚書集釋》，上海：中西書局，2014，204-205頁。

⑥ 許維通：《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145頁。

⑦ 黃傑：《初讀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筆記》，簡帛網，2013年1月5日。

⑧ 惟《周公之琴舞》該句似當斷讀為“甬小心寺(侍)，惟文人之若”，由“惟”引起“倒裝句”更符合古書用例，前舉諸例可證。順帶一提，“之”“是”均可作為代詞，這或許是二者有此相同用法的原因。又，《詩》中“來”字也有與此處所論“是”“之”相同的用法，王引之有過論述，所舉有《邶風·谷風》“伊余來墜”、《小雅·四牡》“將母來諗”及《小雅·采芣》“蠻荆來威”等例（《經義述聞》，127頁），筆者曾據之解《商頌·殷武》“歲事來辟”為“歲事是辟”，即惟治歲收農稼之事（《據出土材料說〈詩〉二則》，《古文字論壇》第1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348-350頁）。“來”上古屬來紐之部、“之”屬章紐之部，兩者古音較近，或許也是其用法相同的原因。

前一“適”，毛傳訓“固”，鄭箋訓“斂”；^①後一“適”，毛傳訓“聚”，^②馬瑞辰認為毛傳以“適”為“摛”(《說文》“聚也”)之假借，故訓聚，又引《說文》“摯，束也”引詩作“百祿是摯”及《爾雅·釋詁》“摯，聚也”等訓。^③據此，“四國是適”即聚四國，^④“百祿是適”即聚百祿。然則“萬民之(是)容”即“容萬民”，^⑤“容”字用法與諸例之“適”相類，表聚集義。“適”上古屬清紐幽部，“容”之聲符“咎”屬群紐幽部，二者存在相通的可能。當然，馬楠所列“有會聚義”的“見紐幽部”諸字古音距“容”更近，“容”讀“逮”的可能性最大。郭店《緇衣》簡 18-19“執我戠戠”，上博一《緇衣》作“執我戠戠”，“戠”从戈、咎省聲；同篇簡 43“君子好戠”，《詩·周南·關雎》作“君子好逮”。故从“咎”得聲之“容”可讀“逮”。《詩·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逮。”毛傳：“逮，合也。”鄭箋：“合，聚也。”《民勞》爲召穆公刺諫周厲王所作，與《芮良夫毖》性質類似，“民逮”正可佐證“萬民之容(逮)”的讀法。

綜上，此段當斷讀作“君子而受柬(諫)，萬民之容(逮)；所(御)而弗敬，譬之若重載以行峻險，莫之扶導，其猶不顛(覆)？”^⑥大意謂君子若接受諫言，則可逮聚萬民；御民若不敬，則如載重行險而無所扶導，豈有不顛覆之理？

三 恐亡少大而器不再利屯可與忼而鮮可與惟

《芮良夫毖》簡 25-26“恐亡少大……鮮可與惟”一段，學者多斷爲：“謀無小大，而器不再利。屯可與忼，而鮮可與惟。”^⑦二句當爲民諺。整理者謂：“屯，可訓‘皆’，爲總括詞。”“忼”則據《說文·心部》訓爲貪。^⑧黃傑先生將後一民諺譯作：“(一般人)皆可與之一起發牢騷，却很少有可以一起謀劃事情的。”^⑨溜達溜達(網名)先生認爲整理者將“屯”解爲總括副詞“殆不可從”，並認爲此句句式與《詩·小雅·苕之華》“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相同，“屯”當爲名詞。^⑩子居(網名)先生認爲“器，指兵器……屯，當讀爲‘鈍’，這裏兼指兵器不鋒利與人的

①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618 頁。

② 《毛詩正義》，1714 頁。

③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1177-1178 頁。

④ 同篇“四國是皇”“四國是毗”(毛傳訓“皇”爲匡、“毗”爲化)，句式與此同。

⑤ 當然，若“萬民之容”相當於“萬民是容”，則也可能理解爲“萬民因此逮聚”，但因筆者所見“之x”用爲“是x”的例子均爲今人所謂“倒裝句”，且不少由“惟(唯、維)”領起，因此仍解“萬民之容”爲“容萬民”。

⑥ “𡗗”字暫從郭永秉先生釋，詳其文《釋清華簡中倒山形的“覆”字》，《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3。

⑦ 《清華叁》，146 頁。黃傑、子居(網名)、王瑜楨、陳鵬宇等先生斷句與此同，詳下。

⑧ 《清華叁》，155 頁。

⑨ 黃傑：《再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簡帛網，2013 年 1 月 16 日。

⑩ 見簡帛網/簡帛論壇/《清華簡〈芮良夫毖〉初讀》第 7 樓跟帖，2013 年 1 月 9 日。

愚鈍頑劣。忼,即玩,指玩耍、戲弄……此句是說,兵器不鋒利就可以玩耍(為人愚鈍可與一起嬉戲),但不鋒利的兵器則難以用來維護邦家(頑劣的人就很難與之謀事)。”^①王瑜楨先生則將全段譯為:“民間有這樣的話:謀畫不分大小,器用不會再善好(指若不好好謀畫,機會不會一再到來)。(這些人)都能够一起玩樂偷安,却很少能够一起思量、謀劃。”^②

前一句中“器不再利”不好理解,學者亦鮮有論及,而王先生所謂“器用不會再善好”也不盡暢達,若如其所言引申指“機會不會一再到來”,則需將“謀亡小大”發揮作“若不好好謀畫”,而這本身恐不準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漢書·佞幸傳》:“事無小大,因顯白決。”“無小大”即不論小大,在《芮良夫毖》的語境中,強調“謀亡(無)小大”,意味着“周邦驟有禍”時,急需群臣謀劃,無論其謀之大小。本篇簡11謂:“寇戎方晋,謀猷惟戒。”《大雅·桑柔》則曰:“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桑柔》亦為芮良夫所作,可見其在亂世中對謀猷的重視。

至於後一句,雖大意不難理解,但“可與忼,而鮮可與惟”^③句意已足,如《論語·子罕》“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等,^④似無煩以“屯”領起。楚簡常見作總括副詞的“屯(純)”,以信陽簡為例,“都是先列舉若干器物名稱,說明其數量,然後說‘屯’如何如何”,^⑤其他語境如上博六《天子建州》簡4“刑,屯用情,邦喪;屯用物,邦喪”,亦需先言其主體(“刑”),再言“屯……”,傳世文獻如《周禮·考工記》“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及《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等,亦是如此。大概是意識到這一點,黃、王二位翻譯時不得不在此句之前加上“(一般人)”或“(這些人)”作為主語。但此句為民諺,而非芮良夫針對時事的原創,其本身不具特指性,也即不可能包含“這些人”;而黃傑先生所添“一般人”雖合乎民諺特點,但若有此意,為何不言“人(或民)屯可……鮮可……”或徑稱“可……鮮可……”,僅一“屯”字,令人費解。溜達溜達(網名)先生謂“屯”為名詞,想必也是考慮到僅以“屯”領起此句於句法上難通;子居(網名)先生翻譯為“兵器不鋒利就可以玩耍(為人愚鈍可與一起嬉戲)”,恐怕引申過度,且無法與前一句“器不再利”緊密聯繫。

筆者懷疑“器不再利”當與“屯”連讀為“器不再(在)利屯(鈍)”,與“謀無小大”相應。“再”上古屬精紐之部,“在”屬從紐之部,二字音極近,且均可通“載”。前者如《詩·秦風·

① 子居(網名):《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

②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譯釋》,“古文字學青年論壇”會議論文,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③ “忼”字除了讀如字,還有讀“願”(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讀“玩”(從前引王瑜楨譯文推測)等說,後者似較順適。

④ 馬楠即將“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作為此句的相類句式而列出,見《〈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

⑤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75頁;楊澤生:《楚地出土簡帛中的總括副詞》,《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2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15頁。

小戎》“載寢載興”，《文選·曹植〈應詔詩〉》引“載”作“再”，又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行篡》：“正衡再(載)纍既中，是謂不窮。”後者如武威漢簡《儀禮·少牢》：“體其在(載)於俎，皆進下。”而“屯”“鈍”同屬定紐文部，《淮南子·修務》“鈍聞條達”，《文子·精誠》“鈍”作“屯”。

“小大(大小)”與“利鈍”并舉見《淮南子·汜論》：“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韓非子·顯學》：“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鴛良。”“鈍利”即“利鈍”。古書中與“不在利鈍”類似的句式有：

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韓非子·難三》）

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呂氏春秋·孝行覽》）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韓非子·安危》）

前者“不在遠近”指不關乎遠近、無論遠近，中者“不在小大”當指其事重點不在於小大，後者兩個“不在於”都是相對其前之“在”而言，可直接按字面理解。簡文“不再(在)利屯(鈍)”，當與前兩者之“不在某某”類似，可理解為“器”不關乎、無論其利鈍。“器”當指器用，古書或以器用喻賢者，如《漢紀·孝宣皇帝紀》：“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漢紀》所言“所任賢”與“器用利”是理想情況，而芮良夫引民諺謂“器不在利鈍”，與前“謀無小大”同樣，都是在國家危難之際急需“謀”與“器”，無論其大小、利鈍，祇求能用以濟世安邦。^①《楚辭·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洪興祖補注：“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茝，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②“賢無小大，皆在所用”一句，頗可與此篇此處相參看。

需要補充說明一點：楚簡目前似未見“再”用為“在”者，然而此處為芮良夫所引民諺，雖由楚文字書寫，民諺本身可能來源於其他地區，且芮良夫非楚人、《芮良夫毖》也很可能并非楚地的“原生態”文獻，^③因此似可不必以楚簡用字習慣強求之。馮勝君先生曾考察抄手對先秦文獻傳布的影響，指出：“在他國文字被‘馴化’為楚文字抄本的過程中，那些具有國別特點的文字形體往往被‘馴化’得較為徹底，而具有國別特點的用字習慣則相對容易被保留下

① 此句之後緊接“可與忼，而鮮可與惟”，又點出現實中少有人可共謀救國之策的窘境，兩者恰成對比。

②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8頁。

③ 趙平安先生認為此篇結構與《周書》多篇相似，故推測其應屬於《尚書》類文獻（《〈芮良夫毖〉初讀》，《文物》2012年第8期，78頁）。當然，若考慮芮良夫毖為《大雅·桑柔》作者，且其微毖之言為詩歌形式（前引趙先生文也認為這點是其“和一般《周書》類文獻不同”的地方），將其歸為《詩經》類文獻也未為不可。但無論何種歸類，可以確定的是，此篇從內容上講並無楚地原生色彩。

來。”^①《芮良夫毖》恰也有楚簡罕見的用字,如簡4、簡9以“𡩺”表“滿”,楚簡該用法目前似僅見於此篇及清華叁《說命中》(《說命》為《尚書》之一,亦非源於楚地),或為他國用字的遺留。^② 总之,若《芮良夫毖》及其所引民諺皆非楚地“原生”,則其中保留部分非楚地用字習慣(如以“再”表“在”),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5年1月初稿,7月改定。

附記:本文蒙楊澤生先生是正多處,陳斯鵬先生及吉林大學古籍所諸位先生也曾就部分內容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① 馮勝君:《從出土文獻看抄手在先秦文獻傳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簡帛》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18頁。

② 傳抄古文有“滿”作“𡩺”者(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綫裝書局,2006,1102頁),出自《古老子》《古孝經》及《義云章》等,或屬戰國齊魯一系用法。

談清華簡所見書手字迹和文字修改現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賈連翔

內容提要 清華簡作為戰國時期的抄本文獻，為我們研究早期竹書的書寫特征提供了絕佳的樣本。本文先將目前已公布的 27 篇竹書所見字迹和書手進行分類，共發現了 13 種字迹，其中第一種字迹發現的數量最多，共有 11 篇，第五、八種字迹各有 2 篇，第十一種有 3 篇，其餘各種均有 1 篇，同一字迹的各篇或許可以理解為是在同一時期集中抄寫而成。在識字迹的基礎上，我們對簡文中的補脫和削改現象進行討論，亦發現有原文書手補脫和校讀書手補脫兩種情況，而對於錯脫文字的削改，也有少數修改和大段修改兩種不同的方式，此外，標題文字也有削改的情形。上述情況豐富了我們對戰國竹書抄寫狀況的認識。

關鍵詞 清華簡 書手字迹 錯脫修改

古書中常有“傭書”“寫書”的說法，所指的是受僱而為人抄書的職業書手。又《後漢書·王充傳》載：“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揚雄《法言·吾子篇》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可見當時除職業書手之外更有專門售書之集市。^①對古書的抄寫而言，雖然在同一時期字體的特征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書手有其不同的書寫習慣，進而形成了不同的字迹風格。從目前所出竹簡實物可以看出，一批竹書通常是由多種字迹抄寫而成，與此同時，在同批竹書中，也會發現一種字迹書寫於多篇竹書，以及一篇竹書中有多種字迹的情形。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八批特別資助(2015T80068)階段性成果。

①參見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299 頁。

清華簡作為戰國時期的抄本文獻，為我們研究早期竹書的書寫特征提供了絕佳的樣本，本文將以清華簡已經公布的 27 篇竹書為主要研究對象，先對其字迹和書手加以分類，再在字迹認識的基礎上，對文中的補脫和削改現象進行討論。

一 字迹與書手

李零先生曾指出“竹簡整理，形制、字體的分類是第一步，內容的分類是第二步。我們分析簡文是否屬於同一類，首先是靠字體和形制，而不是內容”。^① 李先生所說的字體，即是指不同特征的字迹。我們知道，字迹是能够反映書手的書寫技能和書寫習慣的，這是在經年累月的重複書寫中逐漸養成的，因此可以把這種書寫習慣理解為“肌肉的記憶”。通常情況下，同一字迹應代表了同一個書手，但是必須要考慮到的是，書寫作為一種技能，在學習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師父教弟子，則弟子的字迹往往會與師父相近似，如果再有水平較好的書手刻意模仿他人的字迹，在樣本較少的情況下，是很難做出明確區分的。因此，我們所說的一種字迹，嚴格意義上講應是代表一類書手的字迹，它們可能屬於一個書手，也可能屬於字迹酷肖的兩個甚至多個書手。

我們對目前已公布的清華簡各篇竹書進行了字迹的分類。^② 嚴格來說，一種字迹的分類應從書寫運筆、文字布局、字形結構、用字習慣四個基本方面進行特征分析，然本文由於篇幅所限，主要從最為直觀的書寫運筆特征進行闡述，並列舉典型字例加以說明。諸字迹以整理報告首見篇目為序，茲介紹如下。







第一種字迹，首見於《尹至》篇，還包括《尹誥》《耆夜》《金縢》《說命（上、中、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赤舄之集湯之屋》《殷高宗問於三壽》諸篇。此種字迹筆勢舒朗，起筆略有停頓，運筆均勻，收筆輕提，筆畫每每呈圓首尖尾狀，如“又”“天”字等中的橫畫和捺畫特征最明顯。對於筆畫較多，結構相對複雜的文字，筆畫分布也很均衡，如“藥”“克”“受”等。該字迹書寫嫺熟，工整而不失優雅，是清華簡書法整體面貌的典型代表。

①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5 頁。

② 我們曾對清華簡整理報告第一輯所收 9 篇竹書進行了字迹分類，參見賈連翔《清華簡九篇書法現象研究》，《書法叢刊》2011 年第 4 期。羅運環、李松儒兩位先生曾對整理報告第一至三輯內容做了字迹分類，參見羅運環《清華簡（壹—叁）字體分類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 13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62-76 頁；又參見李松儒《清華簡書法風格淺析》，《出土文獻研究》第 13 輯，27-33 頁。

					
尹誥 2	金滕 13	耆夜 12	說命下 8	赤鱗 4	尹至 2
					
說命上 1	說命中 7	琴舞 4	芮良夫 2	三壽 2	三壽 16

第二種字迹，見於最早公布的《保訓》篇。學者們曾指出該篇書法風格與三體石經近似，認為其或有齊魯文字的特點。^① 從書寫的角度來看，本篇書手對文字有很强的裝飾意圖，將文字筆畫與紋樣表達相結合，如簡 1、簡 6、簡 11 的“佳”字，簡 4 的“舊”字，以及簡 6 的“覓”字，都施有裝飾性的小圓點，似動物之目。簡 3、簡 4、簡 6 的“之”字，簡 5、簡 8、簡 10 的“又”字，以及簡 4 的“小人”合文等則誇張了筆畫的弧綫，呈現出屈曲多波的特點，這不僅能反映出抄寫者對字形結構的理解，更反映了他的審美追求。李守奎先生曾認為該篇是書法習作，是很有道理的。^②

					
簡 6	簡 4	簡 6	簡 3	簡 10	簡 4

第三種字迹，見於《程寤》篇。起筆時頓筆較重，略呈三角形，運筆流暢而婉轉，能看出書寫的速率較快。在書寫橫畫時，尾部常常伴有向下回按，甚至有鉤狀回鋒，如簡 4 的“吉”字和簡 5 的“旨”字等。弧形筆畫的特點也很突出，如簡 3 的“于”“方”二字有折角形的寫法。對於“口”形部件，則多突出左右兩畫，如簡 3 的“商”字等。該字迹的文字結構整體上表現得外松內緊，書寫風格瀟灑自如。

					
簡 1	簡 4	簡 5	簡 3	簡 3	簡 3





① 馮勝君：《試論清華簡〈保訓〉篇書法風格與三體石經的關係》，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簡研究》第 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92-98 頁；福田哲之：《清華簡〈保訓〉與三體石經古文——科斗體的淵源》，《出土文獻研究》第 13 輯，47-61 頁。

② 李守奎：《〈保訓〉二題》，《出土文獻》第 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83-86 頁。

第四種字迹，見於《皇門》篇。書寫甚為工整，同一字形在全篇中差異較小，而通篇文字的字形大小很勻稱，抄寫者似有意控制字形的高度，形成這種整齊的風格。在筆畫的書寫上，用筆好似用刀一樣剛勁有力，頓筆清晰，筆尾纖細，橫畫較為平順，豎畫直如垂針，而對於一些弧形和多折形筆畫，則每每用棱角分明的頓筆轉折來處理，形成了該篇書寫上方正嚴謹的風格。除《皇門》外，清華簡中還有多篇竹書屬於此種字迹。

					
簡 1	簡 5	簡 5	簡 6	簡 9	簡 10

第五種字迹，首見於《祭公》篇，還包括《厚父》篇。該字迹與前文第一種字迹酷肖，或有一定師承關係。此書手頓筆清爽，運筆流暢，字形飄逸而不失剛勁，反映出書手極高的書法造詣。尤其在豎畫和自左上至右下的筆畫上最具特點，每每纖細如針，筋骨有力，例如下舉的“康”“茅”以及“又”“武”“父”字等。《祭公》與《厚父》兩篇在用字習慣上顯現出很大的區別，《祭公》篇所見基本上是比較標準的楚文字，而《厚父》篇的文字經趙平安先生研究，多有三晉文字的特征，^①儘管如此，二者在書寫運筆方面的特點較為一致，我們認為這種區別是底本特征對書手字迹所造成的影響。由此可見，在做字迹分類的時候，應將書寫運筆的特征置於書手的用字習慣之前。

					
祭公 2	祭公 5	祭公 8	祭公 8	祭公 9	祭公 10
					
厚父 1	厚父 1	厚父 6	厚父 10	厚父 11	厚父 12

第六種字迹，見於《楚居》篇。從整體上看，本篇字形結構多趨向扁平，如簡 4 的“居”字和簡 6 的“若”字等。從筆畫上看，橫向筆畫粗重，縱向筆畫纖細，如簡 2 的“四”字和“生”字等，書手善於運用側鋒與尖毫的轉折，形成了多種釘形的筆勢，如簡 2 的“京”字等。此外，這位書手所寫的“名”字，採用了借筆的方式，也是字形結構上的一個特點。

① 趙平安：《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以清華簡〈厚父〉為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09 頁。

簡 4	簡 6	簡 2	簡 2	簡 2	簡 14

第七種字迹，見於《繫年》篇。該篇竹簡寬僅 0.5 厘米，由於布局上的限制，字形祇能書寫得更小，難度變得更大。該字迹起筆與運筆間鮮有停頓，運筆乾脆，波折較少，表現出書寫速度較快的特點。在字形結構和筆畫的形狀上，書手比較注重弧形的表現，對橫畫的弧度表現尤為突出，使得文字有的向圓周內斂，如下所舉“天”“正”“申”字等，有的向四圍外張，如“生”“飛”“告”字等，形成了兩種迥异的字形特征。該篇共有 138 支竹簡，約書有 3800 餘字，從首至尾字迹特征始終一致，應為一個書手所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簡 4 的“弃”字上部所從的倒“子”形，書手使用了逆向筆畫進行書寫，可見他對此字有特殊的理解。

簡 1	簡 2	簡 68	簡 5	簡 14	簡 114
簡 4	簡 10	簡 15	簡 17	簡 93	簡 134

第八種字迹，見於《良臣》《祝辭》篇。此二篇原本編連為一冊，內容似為筆記摘抄，在字形上也表現出較強的晋系文字特征。^① 該字迹書寫嚴整，起筆點頓，每每呈圓頭，似後世“藏鋒”筆法的效果，運筆及收筆迅速，如下舉的“又”“即”字等。筆畫形態上，表現出橫平豎直的特點，如“寺”“祝”字等。書手所用筆毫應十分硬朗，在《良臣》簡 7 的“輓羅”二字上甚至可以看到筆鋒開叉的現象。

良臣 2	祝辭 3	良臣 6	祝辭 2	良臣 7	良臣 7







第九種字迹，見於《筮法》篇。該篇布局似一幅帛書，分域分欄書寫，且圖文并茂，在書寫、描繪之前應經過較為精細的設計。書手的字迹工整平穩，頓筆棱角分明，運筆均勻，收筆有力。橫豎筆直，弧轉優美，筆畫間韻律感十足，反映了書手極為高超的書寫技巧。其中簡

^① 劉剛：《清華簡叁〈良臣〉為具有晋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補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3 年 1 月 17 日。

13 的“而”、簡 14 的“內”、簡 18 的“不”和“讎”字等，字形結構上都保持了很强的對稱性，尤其“讎”所從的兩個“隹”形更是採用了相對而置的結構，可以看出書手對文字嚴整對稱的追求。

					
簡 13	簡 14	簡 18	簡 18	簡 2	簡 52

第十種字迹，見於《別卦》篇。本篇布局似一個表格，書手對文字與卦畫的位置有嚴格的定位，甚至不惜犧牲文字的筆畫間距以保持整篇布局的水平整齊，致使所書文字字形結構或十分舒朗，或十分緊張，筆畫也顯得粗細不均。對於兩字的卦名，皆書以合文，合文的筆畫更為細密，字形結構顯得更為擁擠，尤其是簡 4 的“歸妹”卦名，不僅施以合文的書寫方式，其中的“歸”字更是採用了楚文字中最繁的結構，這些或許可以看出書手忠於底本用字的嚴謹態度。

					
簡 1	簡 4	簡 4	簡 4	簡 5	簡 8

第十一種字迹，首簡見於《算表》篇，還包括《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兩篇。《算表》篇每簡寬約 1.2 厘米，為目前所見戰國竹書之最寬者，每簡有兩行書寫的情形。通篇布局為一張表格，係先以墨綫繪以界欄，編連後再以硃砂涂蓋欄綫，所書文字皆為數字，其文字大小視每格內容的多寡而進行調整，大者如簡 1 上的“弍”“叁”字等，幾乎占據了整個簡寬，小者如簡 3、13 等上的數字，每格內兩行書寫三至四個字，小如蠅身。全篇各格中的內容準確無誤，可見書手對內容有嚴謹的把握，然而，對一些合文的書寫或有合文符，或省合文符，也顯示出書手在書寫上的隨意性。從書寫運筆上看，該書手起筆時頓筆較重，呈釘形，運筆迅速，提筆輕盈，這些特征在《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兩篇中都有明顯的體現。同時，我們將此二篇中的“四”“五”“六”“八”“九”“百”等數目字以及從“戈”“肉”“刀”等部件的字形與《算表》中的文字進行比較，其字形特征也十分一致。因此，我們認為上述三篇應為同一種字迹。

					
算表 1	算表 1	算表 3	算表 13	算表 19	算表 20

續表

					
壹門 7	湯丘 4	壹門 4	壹門 7	壹門 7	湯丘 2
					
壹門 8	湯丘 10	壹門 17	湯丘 7	壹門 7	湯丘 11

第十二種字迹,見於《封許之命》篇。該篇字迹起筆較輕,運筆穩健,收筆輕巧。其中,“之”的筆畫弧綫反轉,却很優美,“𠂔”字的折轉突然,却很有力道,“血”字的團塊與其他筆畫肥瘦兼蓄,韻律豐富。字形上纖細而不失剛勁,優美而不失風骨,靈動而不失端莊,是極其優雅的書法作品,反映了書手極高的書寫水平。

					
簡 2	簡 3	簡 3	簡 5	簡 5	簡 7

第十三種字迹,見於《命訓》篇。該篇竹簡寬僅 0.5 厘米,文字字形在寬度上雖然受限,但在長度上却極少約束,整體上呈現出窄長的特征。文字之間高度的差異也較大,矮者如“又”“夫”“亡”字等,高者如“惠”“賞”字等,可以看出書手對字形的把握較為隨意。在書寫特征方面,該字迹起筆頓筆果斷,每每形成棱角,運筆與收筆都較為迅速,往往以直角處理弧形筆畫,如“於”“亡”字等,該字迹雖然看上去十分熟練,但却略顯呆板。

					
簡 1	簡 4	簡 14	簡 2	簡 9	簡 8

綜合以上的分析,在清華簡目前已公布的 27 篇竹書中,共發現了 13 種字迹。其中第一種字迹發現的數量最多,共有 11 篇,第五、八種字迹各有 2 篇,第十一種有 3 篇,其餘各種各有 1 篇。可以看出,這批竹書的抄寫情況不盡相同,同一字迹的各篇或許可以理解為是在同一時期集中抄寫而成。上述 13 種字迹雖然風格有異,但整體來看,均表現出了較高的書法造詣,其書手的整體水平可見一斑。

在上述討論的正文內容之外,還有簡背次序編號的字迹和題記的字迹,有的與同篇正文字迹并不相同,我們將另作文章進行分析。除此之外,我們在清華簡個別篇目的簡背還發現

了書手習字的現象,有的是摘抄了正文的一段話,有的是反復練習書寫同一個字,這些有趣的現象都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竹書抄寫的認知。

二 錯脫文字的修改

脫文或稱奪文、闕文,是指古書流傳過程中脫漏的文字。一篇竹書抄寫完畢後,通常都會經過內容的校對,並對脫漏的文字進行補寫。當所脫祇有一字時,僅在字間進行添補即可,當有多字脫文時,會採用削改的方式進行補脫。這些添補的文字通常都會打破原先文字布局的均衡,很容易被辨識。添補文字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根據其字迹與正文的關係,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原文書手補脫和校讀書手補脫兩種情況,茲舉例加以說明。

(一) 原文書手補脫

原文書手補脫,是指所補的脫文與原文字迹相同。

例一,《保訓》篇簡1有“王念日之多鬲志述保訓”,原文“日之多”三字間距明顯緊於其他,應是在“日”“多”二字中後補了“之”字,整理者也指出了此點,^①如圖一·1所示。補寫的“之”與同篇其他字形相比較,字迹為同一種,應是原書手所寫。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1	簡3	簡4	簡5	簡5	簡7

例二,《繫年》篇簡15有“殲乍周屈周室即率坪王東豐”,原文“周屈周室即”五字間距明顯緊於其他,應是書手在此處原本漏抄了兩個字,後又刮削掉一字而補足,“屈周室”三字為後補,如圖一·2所示。簡89有“衍自會者侯以伐”,原文“者侯以”三字間距明顯更加緊密,應是書手在“者”“以”二字之間補寫了一個“侯”字,如圖一·3所示。簡116有“王命莫囂易為衍自戡晉”,“易為”二字間距明顯更加緊密,也應是補脫所致,如圖一·4。上述五個字與同篇其他相比較,反映出相同的字迹特征,可認定為原書手所寫。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15	簡2	簡5	簡9	簡15	簡16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144頁。

續表

					
簡 15	簡 38	簡 76	簡 77	簡 114	簡 115
					
簡 89	簡 11	簡 23	簡 27	簡 67	簡 121
					
簡 116	簡 116	簡 120	簡 129	簡 134	簡 136
					
簡 116	簡 24	簡 49	簡 59	簡 92	簡 118

例三,《命訓》篇簡 9 有“瘍人則不罰”,“則”“罰”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不”字,由於該篇字間距較小,致使補字的空間很小,補入的“不”明顯小於其他文字,如圖一·5 所示。將它與文中其他“不”字比較,字迹特征一致。簡 11 有“吳之以樂”,“之”“樂”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以”字,致使此處字間距更密集,如圖一·6 所示。“以”的字迹亦與正文同篇相一致,也應是原文書手所補。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 9	簡 6	簡 8	簡 9	簡 12	簡 13
					
簡 11	簡 1	簡 3	簡 11	簡 12	簡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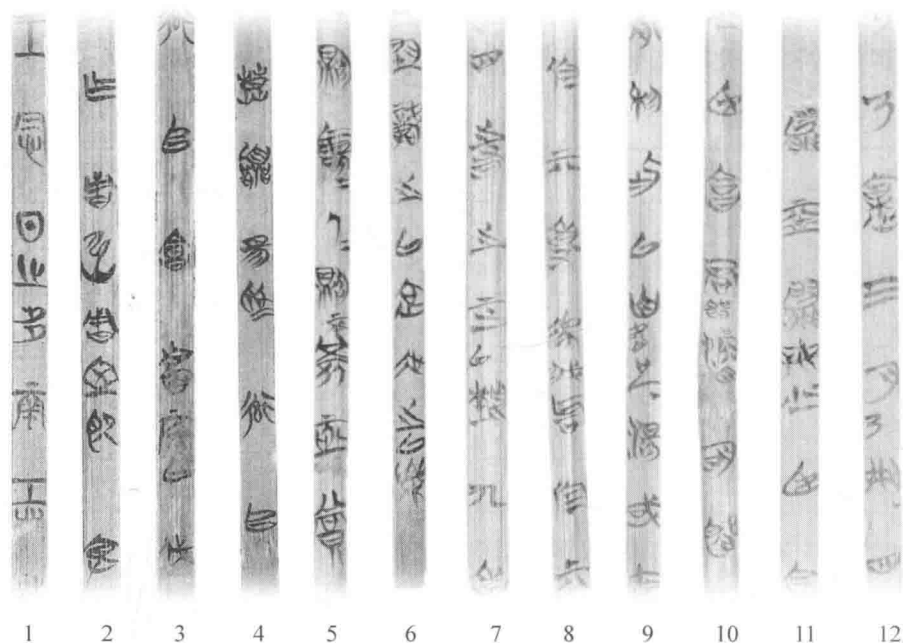
例四,《湯處於湯丘》篇簡 8 有“以攸四時之正以執九事之人”,“正”“執”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以”字,所補字形位於竹簡左側,這是該書手補文的一個特色,文字比正文小很多,如圖一·7 所示。簡 9 有“夫人母以我爲劓於丕事虎我劓於丕事”,“虎”“劓”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我”字,如圖一·8 所示。簡 16 有“此以自悉也”,“自”“也”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悉”字,如圖一·9 所示。簡 19 有“少臣倉君既濬明”,“君”“濬”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既”字,

如圖一·10所示。經過字迹比較,上述四處均與同篇正文風格一致,也應是原文書手所補。其中簡16所補“悉”字與同篇其他字形略有區別,但從其豎畫的形狀以及“心”旁的寫法來看,運筆特征仍與正文書手保持一致。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 8	簡 2	簡 3	簡 7	簡 8	簡 12
簡 9	簡 8	簡 9	簡 14		
簡 16	簡 15	簡 15	簡 17	簡 17	簡 18
簡 19	簡 19				

例五,《湯在啻門》簡6有“罷亞罷好小臣倉曰”,“罷”“小”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好”字,如圖一·11所示。簡7有“三月乃荆”,“月”“荆”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乃”字,所補字形較小且位於竹簡左側,與《湯處於湯丘》的書手特征一致,如圖一·12所示。其所補內容的字迹特征也與正文風格一致。《湯處於湯丘》與《湯在啻門》兩篇係同一書手所寫,在其所抄的40支簡中共出現6處脫文,其抄寫的粗心大意可見一斑。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 6	簡 8				
簡 7	簡 7	簡 7	簡 7	簡 8	簡 9



圖一 清華簡中原文書手補脫

(二)校讀書手補脫

校讀書手補脫,是指所補脫文與原文字迹有明顯的不同,推測為專門校對古書的人,亦或是閱讀古書的人,對脫文進行的補寫。



圖二 清華簡中校讀書手補脫

例一,《厚父》簡8有“廼虔秉𠄎惠俊辟事三后”,從文字布局來看,原文“秉𠄎惠俊”四字的間距明顯緊於其他,書手原來應當是在“秉”“俊”二字之間漏抄了“𠄎”或“惠”字,發現脫文後,將其中一字刮削而補入了“𠄎惠”兩字,如圖二·1所示。從字迹特征來看,所補的“𠄎”字表現出刻意模仿正文字形的特點,而“惠”字則與同篇其他字形大不相同,尤其是其下所從“心”旁的寫法區別明顯,是補脫書手個人書寫特色的體現,所補文字字迹略顯呆板,不似原文書手飄逸瀟灑。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8	簡6	簡7	簡11	簡12	簡12
					
簡8	簡1	簡2	簡6	簡7	簡9

例二,《厚父》簡9有“厚父曰於𡗗天子天命不可謫”,從文字布局來看,原文“𡗗天子天命”五字的間距明顯緊於其他,書手原來應當是在“𡗗”“命”二字之間漏抄了“天子天”三字中的兩個,發現脫文後,將其中一字刮削而補入了“天子天”三個字,如圖二·2所示。從字迹特征來看,所補“天”“子”的字形結構與同篇其他字形有明顯區別,運筆特征也很不相同,因此我們認為此處也是校讀書手的補脫。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9	簡3	簡4	簡5	簡6	簡8
					
簡9	簡5	簡7			

例三,《殷高宗問於三壽》簡12有“而不智邦之𡗗𡗗”,“而”“智”二字中間補入了一個“不”字,如圖二·3所示。該字的字迹特征與正文風格并不相同,尤其是撇畫的筆勢區別較大,應非正文書手所補。

補脫字形	正文字形				
					
簡 12	簡 9	簡 16	簡 20	簡 22	簡 26

與上述內容可作比較的是上博簡《競建內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兩篇，陳劍先生曾根據竹簡形制及文義將此二篇合為一篇竹書，^①也引發了學者們對此篇中補文的討論。^②

(三) 錯脫文字的削改

《史記·孔子世家》曰：“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漢書·禮樂志》曰：“削則削，筆則筆”，師古注云：“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書手在遇到書寫錯誤時，要將該文字處的竹簡作刮削處理，再書以正確的文字，這已是現代人的常識。刮削後再書寫的文字每每與文中其他內容有些區別，茲對其介紹如下。

1. 少數正文的削改。

書手對原文個別文字刮削後又補寫的情況，除了上文所舉《繫年》篇簡 15 的“屈周室”三字，《厚父》簡 8 的“畢惠”兩字外，還有一處較為特別的例子。《繫年》簡 106 有“獻惠王立十又一年”，從文字布局來看，原文“又一年”三字間距明顯緊於其他，書手應原漏抄了一個“年”字，發現脫文後，將“一”字刮削而補入了“一年”兩字，如圖三所示。不僅如此，此處簡文所記內容也有問題，整理者稱：“楚惠王十一年為魯哀公十七年，據《左傳》，該年七月，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簡文此處所述疑有誤。蔡昭侯死於楚昭王二十五年（見《左傳》哀公四年），楚惠王十一年時，蔡國國君為昭侯之子蔡成侯。此處簡文可能係將陳、蔡之事混淆而致誤。”根據書手對錯訛內容的削改來看，此處在抄寫時很可能有錯簡的情況發生。

圖三 少數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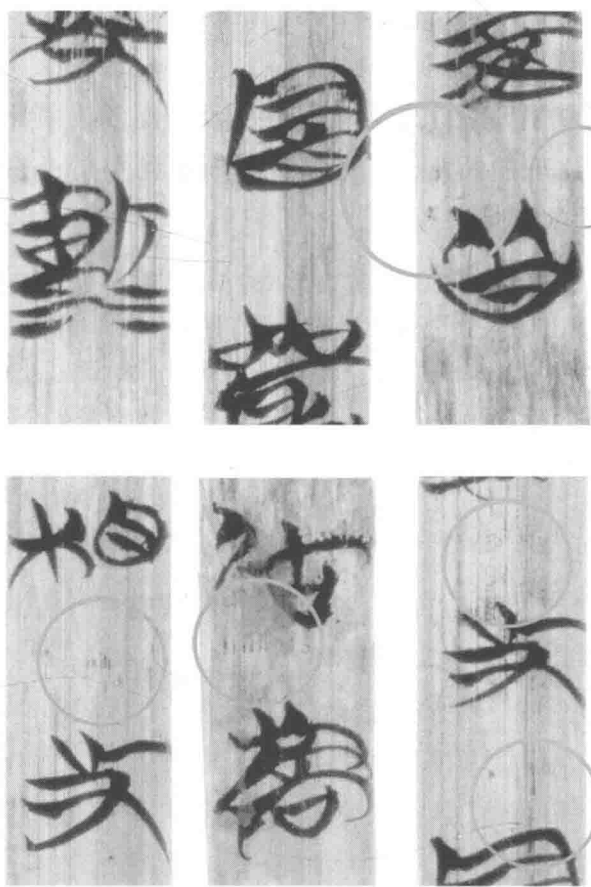
2. 大段正文的削改。

清華簡《楚居》簡 6，滿簡書有 48 字，而同篇其他簡書寫的字數為 38 ± 3 字，該簡在字距上明顯更為緊密，如圖四所示。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此簡整體上顏色比同篇其他簡略為鮮

①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簡帛網，2006 年 2 月 19 日，後收入其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8-182 頁。

② 參見禰健聰《上博楚簡〈五〉零札（一）》，簡帛網，2006 年 3 月 5 日；又參見郭永秉《關於〈競建〉和〈鮑叔牙〉的字體問題》，簡帛網，2006 年 3 月 5 日；又參見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15-322 頁。

亮,尤其在接近第一、二、三道編繩處有明顯的變化界限,與此同時,在該簡上尚留有幾處未刮削乾淨的錯字殘痕,如圖五所示。根據這些現象,我們認為該簡曾經過整體刮削修改,從編繩附近的痕迹來看,削改應發生在竹簡編連之後,書手在校對內容時發現該段約有 10 字左右的脫文,決定將全部脫文在該簡中補齊,并對字距布局進行重新設計和書寫。較為巧妙的是,第二道編繩下的“及”字或是被唯一保留下來的原字,因該段內容三見“及”字,故在設計削改時恰巧可在此處保留這個字。當然也有不盡人意之處,臨近簡尾時為了使該段文字能夠寫全,在文字的間距上祇能安排得更加緊密。



圖五 《楚居》簡 6 的削改痕迹



圖六 題記削改



圖四 大段削改

3. 題記文字的削改

《芮良夫毖》簡 1 背面原書有“周公之頌志”一題,但這五個字有被故意刮削過的痕迹,字迹顯得十分模糊,應是書手發現疏漏後削改未盡的結

果,如圖六所示。

通過以上的例子我們試着總結出一些規律,作為對竹書中錯脫文字削改補正的判斷依據。

第一,補寫、削改後的文字,其字間距以及單簡的容字會與同篇其他各簡有明顯區別,根據這個情況也可判斷竹簡曾經過削改。

第二,經削改過的竹材會露出更深層的部位,每每比同簡其他部位的竹材顏色更新鮮,有時通過竹材底子顏色的差別可以判斷出削改的內容。

第三,以上兩種是削改內容為同篇書手所作的情況,若削改內容為另一書手所為,則通過字迹比對的方式也可找出一些削改過的內容。

第四,無論是同一書手還是不同書手,削改過的竹材底子每每無法削除得十分乾淨,總會留有一些之前寫錯的墨痕,這也可作為一個判斷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刮削留下的錯字殘痕與我們曾提到的反印墨迹很容易混淆,^①從形成的方式來講,錯字殘痕每每是殘留在竹簡縱向紋理的凹陷處,反印墨迹則更常見於凸起的部位,而這些十分細緻的信息祇能通過多倍放大的圖像來反映。

^① 有關反印墨迹的討論,參見賈連翔《反印墨迹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229-245頁。

試論清華簡《楚居》中的“比佳”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羅小華

內容提要 清華簡《楚居》中的“比佳”，可能就是傳世文獻中的“妣雎”，是一個醜女。季連迎娶“比佳”，象徵着相對落後的楚文化想向相對發達的商文化靠近的心理。這為我們了解楚國的發展歷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結合嫫母與黃帝的情況來看，“妣雎”很可能也是一個長相雖醜却有美德的女子。這也是季連願意娶她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鍵詞 清華簡 楚居 比佳 妣雎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有一篇名為《楚居》的文獻。其內容主要敘述了“自季連開始到楚悼王共二十三任楚公、楚王的居處與遷徙”。^①除了諸位楚公、楚王之外，《楚居》還記載了季連的妻子“比佳”，以及鬻熊的妻子“妣毖”。現在，我們想就“比佳”進行探討。

“比佳”，見於《楚居》簡1：“季連初降於騶山，抵於穴窮。前出於驕山，宅處爰波。逆上洲水，見盤庚之子，處於方山。女曰比佳，秉茲率相，冒冒四方。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爰生絰伯、遠仲。毓蓂羊，先處於京宗。”整理者認為：“比，讀為‘祖妣’之‘妣’，與下文‘妣毖’同例。”^②李學勤先生指出：“《楚居》傳說處於洲水地域的‘妣佳’，就是葛陵簡的‘邛追’，她正是楚王系所自出。”^③宋華強老師指出：“‘比佳’也應該是生稱，‘比’不當讀為‘妣’。疑‘比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180頁。

②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181頁、183頁注8。

③ 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佳’有可能是兩個女子的名。上古姐妹二人同嫁一夫是很常見的……”^①網友“子居”先生指出：“楚先人的居地，往往有荆山、佳水之名，如湖北之荆山與維水、山東之荆山與濰水、安徽之荆山與淮水，此鄰於荆山的諸水之名，即源於妣佳之佳。”^②陳民鎮先生指出：“在傳世文獻中，一般將楚人血緣追溯到顓頊。此外，季連是楚人直接先祖，這在《楚居》中也得到了驗證。妣佳係季連的配偶，楚人稱述族群來源，追溯到‘出自邛追’，‘邛追’若是妣佳，可見其地位尊隆。李學勤先生之說若成立，則‘邛’表居地，即《楚居》的洧水，‘追(佳)’係其私名，‘妣’為對先妣的尊稱。楚人強調這一位女性祖先，與商人追溯至簡狄，周人追溯至姜嫄，均是同樣的道理。”^③趙平安師亦持“生稱”說，在參照衆家之說的基礎上提出“鳥和佳無論字源還是語源都是相同的”的結論，並認為：“妣佳實際上就是妣鳥。鳥是楚人對商部落的代稱。妣佳等於說來自商部落的妣。”^④首先，宋老師認為“比”不讀“妣”的說法是對的。簡文中的“妣毆”就是證明。其次，從趙、宋二位先生的說法來看，“比佳”是生稱應該沒有問題的。而李學勤先生認為“比佳”就是葛陵簡中的“邛追”的說法，也是值得考慮的。因為《楚居》簡1中就有“逆上洧水……女曰比佳”的記載。整理者就曾指出：“新蔡葛陵簡甲三·11+24：‘昔我祖出自邛追，宅茲沔(睢)章(漳)。”‘邛追’之邛疑與此洧水有關。”^⑤“子居”先生認為“鄰於荆山的諸水之名，即源於妣佳之佳”的說法，證據不足。趙師將“比佳”讀為“妣鳥”，宋老師懷疑“‘比佳’有可能是兩個女子的名”，也都是值得商榷的。我們懷疑，“比佳”可能讀為“妣佳”。“比”與“妣”，“佳”與“佳”，均屬諧聲通假。

“妣”和“佳”，在字書和韻書中都有“醜面”的訓釋。《說文》人部：“佳，妣佳，醜面。”^⑥《廣韻·脂韻》：“佳，妣佳，醜面。”^⑦《廣雅·釋詁二》：“妣佳，醜也。”^⑧《集韻·賄韻》：“妣，妣佳，醜面。”^⑨《一切經音義·玄應音義》：“妣低……妣佳，醜面也。”^⑩可見，“比佳”可能與“醜”有關。

據傳世文獻記載，“妣佳”是一名醜女。《楚辭·九歎》：“西施斥於北宮兮，妣佳倚於彌楹。”王逸注：“西施，美女也。妣佳，醜女也……言西施美好，弃於後宮不見進御，妣佳醜女，

① 宋華強：《清華簡〈楚居〉“比佳”小議》，簡帛網，2011年1月20日。

② 子居：《清華簡〈楚居〉解析》，簡帛研究網，2011年3月30日。

③ 陳民鎮：《清華簡〈楚居〉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年9月23日。

④ 趙平安：《清華簡〈楚居〉妣佳、妣毆考》，《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⑤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183頁注5。

⑥ 《說文解字》卷八上《人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167頁。

⑦ [宋]陳彭年等編：《宋本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14頁。

⑧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二下《釋詁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65頁。

⑨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101頁。

⑩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卷七《阿闍世王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57頁。

反倚立遍兩楹之間，侍左右也。”^①《淮南子·修務訓》：“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伾佳也。”高誘注：“嫫母、伾佳，古之醜女……伾佳，一說：讀曰莊維也。”^②清人王筠在《說文句讀》中指出：“伾佳既與嫫母相儷，亦當是古之醜人，失傳耳。”^③

從上述各種文獻的記載來看，“伾佳”原本是一個醜女的名字，後來引申為“醜面”“醜”。既然“伾佳”是一個醜女，那麼，季連為何要娶她呢？宋華強老師認為：“《楚居》說先祖季連和殷商明王的孫女結合，恐怕都是出於企圖和華夏中心文明拉上關係的心理，這和戰國時期各主要國家同出一源的五帝大一統觀念逐漸形成的思想背景應該是密切相關的。由此看來，《楚居》說季連的妻子‘比、佳’是盤庚的孫女，可能也祇是傳說或編造的罷了。”^④而趙師認為，迎娶“比佳”，對於楚人來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季連娶妣佳，反映了楚文化與商文化的融合。我們知道，商文化對楚文化有深刻影響。譬如，跟西周金文比起來，楚文字保留了比較多的商代文字的寫法，也說明這一點。頗疑楚人和商人通婚後，在強勢主流文化的衝擊下，系統引入商人的文字和文化，並在與商的交融中完善自己的地域文化……季連娶妣佳……反映當時錯綜複雜的婚姻關係，也折射出楚國多元的文化特徵。”^⑤可見，對於“比佳”為“盤庚之子”的真實性，宋老師是持懷疑態度的。我們認為，《楚居》的記載能夠折射出，落後的楚國想與發達的商進行文化交流的心態。

季連迎娶“比佳”，從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看，是出於向商文化靠攏的心理。也許，作為楚人首領的季連，出於聯姻的目的，會迎娶一位醜女為妻子，但是，也還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嫫母，黃帝之妃，也是一名醜女。《史記·五帝本紀》“嫫祖為黃帝正妃”，司馬貞索隱引皇甫謐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⑥《漢書·古今人表》：“嫫母。黃帝妃，生倉林。”顏師古注：“嫫，音謨，字從巾。即嫫母也。”^⑦《廣韻·模韻》：“嫫，嫫母，黃帝妻，兒甚醜。亦作婁。”^⑧《說文》女部：“婁，婁母，都醜也。”^⑨黃帝娶嫫母，是看中她的品德。《呂氏春秋·遇合篇》：“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何傷？’”^⑩類比可知，季連迎娶“比佳”，或許除了想

①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卷一六《思古》，北京：中華書局，1983，308頁。

②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一九《修務訓》，北京：中華書局，1989，639頁。

③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卷一五《人部》，北京：中華書局，1988，303頁。

④ 宋華強：《清華簡〈楚居〉“比佳”小議》。

⑤ 趙平安：《清華簡〈楚居〉妣佳、妣戲考》。

⑥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10頁。

⑦ 《漢書》卷二〇《古今人表》，北京：中華書局，1964，867-868頁。

⑧ [宋]陳彭年等編：《宋本廣韻》，21頁。

⑨ 《說文解字》卷一二下《女部》，264頁。

⑩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一四《遇合》，北京：中華書局，2010，343-344頁。

與商文化拉近關係之外,還由於看中了“比佳”的賢德。在《楚居》中,“比佳”不僅與季連喜結連理,還為他產下了“緄伯”和“遠仲”兩個孩子。

“𡗗佳”,應該就是在人名“比佳”的基礎上增加“人”旁。^① 這種現象在文獻中比較常見,比如“鄭喬”,清人錢大昕指出:“《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恒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②“伍舉”,清人洪亮吉詁:“孫叔敖碑作‘五舉’。按:《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非也。惠棟云:‘伍尚、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五子胥亦不從人。’”^③

綜上所述,從《楚居》的記載中,可以了解到,“比佳”嫁給了楚先祖季連;傳世文獻的記載又揭示出,“𡗗佳”是一名醜女。季連迎娶“比佳”,象徵着相對落後的楚文化,想向相對發達的商文化靠近的心理。這為我們了解楚國的發展歷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結合黃帝娶醜女嫫母為妻的情況來看,“𡗗佳”很可能也是一名長相雖醜却有美德的女子。這也是季連願意娶她的一個重要原因。

附記一:《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李善注:“倭傀,醜女,未詳所見。”^④祝廉先先生認為:“‘倭’音於為切,‘傀’音古回切,疑即𡗗佳。據《楚辭·九嘆》‘𡗗佳倚於彌楹’。又《淮南子·修務訓》:‘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𡗗佳也。’許慎注:‘𡗗,讀靡,佳,讀近虺。’據此則傀、佳同音,倭、𡗗亦疊韻,倭、傀或即𡗗、佳之異文歟。”^⑤此說值得注意。傀,微部見紐;佳,微部曉紐。倭,微部影紐;𡗗,脂部并紐。見紐屬牙音,曉紐屬喉音,喉牙通轉。脂、微為旁韻。“倭傀”,確實有可能就是“𡗗佳”。

附記二:古代字書和韻書中有“姁”字。《說文》女部:“姁,一曰醜也。”^⑥《玉篇》女部、《廣韻·至韻》、《集韻·至韻》:“姁,醜也。”^⑦《廣雅·釋詁二》王念孫疏證:“姁,與佳亦同義。”^⑧《說文句讀》:“姁,蓋與佳通。”^⑨“姁”,或作“𡗗”。^⑩可見,“姁”即“佳”。從形體上看,“𡗗”是在“佳”下疊加了“女”旁;而“姁”則是在“𡗗”的基礎上省了左側“人”旁,並將“女”旁移至左側。

① 按:蒙趙平安師提示,謹致謝忱!

② [清]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校點:《廿二史考異》卷一一《後漢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2頁。

③ 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卷一五《昭公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87,631頁。

④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五一《四子講德論》,北京:中華書局,1977,712頁。

⑤ 祝廉先:《文選六臣注訂訛》,《文史》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211頁。

⑥ 《說文解字》卷一二下《女部》,264頁。

⑦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篇上《女部》,北京:中華書局,1987,17頁;[宋]陳彭年等編:《宋本廣韻》,102頁;[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136、137頁。

⑧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二下《釋詁二》,65頁。

⑨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卷二四《女部》,501頁。

⑩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14頁。

由《左傳》“及”的用法談上博簡 《平王問鄭壽》的一處斷句

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袁金平 李偉偉

內容提要 上博簡《平王問鄭壽》簡5“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一句的句讀問題，學者間存有較大分歧。本文依據《左傳》中“及於禍”“及於難”常常可以省言作“及”的固定用法，將簡文該句斷讀為“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邦必亡、我及”正可與簡3鄭壽所言“君王與楚邦懼難”相對應。

關鍵詞 平王問鄭壽 “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 《左傳》 及

《平王問鄭壽》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①其中一篇，^①經過學者們的深入研究与反復討論，該篇簡文在文義疏通上已經沒有多少疑義，但也存在個別分歧較大之處，簡5“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一句的斷句問題就屬於這樣的例子。為方便討論，現將有關簡文抄錄如下(釋文用寬式)：

景平王就鄭壽，訊之於尿廟，曰：“禍敗因重於楚邦，懼鬼神以為怒，使【1】先王無所歸。吾何改而可？”鄭壽辭，不敢答。王固訊之。答：“如毀新都、威陵、【2】臨陽，殺左尹宛、少師無忌。”王曰：“不能。”鄭壽：“如不能，君王與楚邦懼難。”鄭【3】壽告有疾，不事。明歲，王復見鄭壽。鄭壽出，居路以須。王與之語，少少，王笑【4】曰：“前冬言曰邦必亡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我及今何若”……【5】

除簡5外,各句的文字釋讀及句讀標點均是在諸家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整理而成,為避免煩瑣,恕不一一出注。目前學者間對於“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一句的斷讀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意見:

1	整理者	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 ^①
2	凡國棟、趙苑夙	前冬言曰邦必喪,我及今,何若? ^②
3	陳偉	前冬言曰“邦必喪我”,及今何若? ^③

即便學者們做出了相同斷讀,但在具體理解上仍然存有差異。如李佳興、曹方向斷句與整理者相同,但在標點上均將引號用在“邦必亡”一句,而不涉及“我及今何若”。^④再如何有祖斷句與陳偉相同,但將原簡“𣎵”字讀作“亡”,且於“邦必亡我”不加引號。^⑤關於簡文“𣎵”應該讀“喪”或者“亡”的問題,我們同意曹方向的意見,即該字在簡文中兩種讀法均可以成立,但相比之下,典籍更常見用“亡”來表示邦國覆敗。^⑥

從整體上看,各家最主要的分歧其實還是“我”字屬上讀還是屬下讀。主張“我”屬上讀者,如何有祖認為,這裏的“我”是楚平王自稱,與之對應的話見於3號簡“如不能,君王與楚邦懼難”,6號簡又說“如我得免”,皆是楚王對自身安危的討論。“邦必亡我”,整理者作為引文,但這並非鄭壽原話,而且實際上是平王選擇性的轉述鄭壽的話并有所概括。因此可將“邦必亡我”整個屬上讀作“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是楚王在請教鄭壽如今的想法在以前的基礎上是否有所改變。^⑦大西克也亦主張“我”屬上讀,認為簡文中“我”作主語表示複數,指平王自己和楚邦。^⑧這種斷讀顯然是為了照應簡3的“君王與楚邦懼難”一句,但其說本身存在較大缺陷(詳下文)。而主張“我”屬下讀者,如趙苑夙,也注意到了簡3“君王與楚邦懼難”與簡5的關聯,並從文義疏通、句式結構、文獻用例等方面出發,將“懼難”之“懼”讀作表示“全”“都”一類意義的“俱”,^⑨這顯然較此前諸說為優,可以信從。其指出“懼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261頁。

② 凡國棟:《〈上博六〉楚平王逸篇初讀》,簡帛網,2007年7月9日。趙苑夙:《〈平王問鄭壽〉考釋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5月12日。

③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④ 李佳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校釋》,臺灣彰化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5月,340頁。曹方向:《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173頁。

⑤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⑥ 曹方向:《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180頁。

⑦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⑧ 大西克也:《上博楚簡〈平王問鄭壽〉譯注》,《出土文獻與秦楚文化》第6號,121頁,此轉引自曹方向《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180頁。

⑨ 趙苑夙:《〈平王問鄭壽〉考釋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5月12日。

(俱)難”之“難”非指一般災禍，當是與君主、國家生死存亡相關的憂患，但這樣的解釋與其斷讀之間也沒有很好地銜接上。

綜上可知，不管主張哪種斷讀，學者們都試圖將簡3與簡5對應起來，這種思路明顯是極為合理的，對於簡5的句讀也十分關鍵。但可惜的是，各家所論却未能使人愜意。如趙苑夙所論，簡3鄭壽言“若不能，君王與楚邦俱難”，意謂“如果做不到（以上所言之事），君王您和楚國都會遭難”；這種預測之言涉及“君王”（平王）與“楚邦”兩個方面，簡5平王為奚落鄭壽所說的“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正與之相對應，在為其斷句時也應該考慮到將其分成“我（平王自謂）”與“邦”並列的兩個方面。而“邦必亡我”這種斷讀，不僅將“邦”“我”對立，與文義不符，而且在語言學上也似乎不好解釋這種主賓關係。無論是何有祖所謂的“邦必亡我”實際上是平王選擇性的轉述鄭壽的話并有所概括，還是大西克也提出的“我”作主語表示複數指平王自己和楚邦，都無法消弭上述矛盾，尤其是後者，按其理解，“邦必亡我”就成了“邦必亡我和楚邦”，這顯然是不合理的。至於“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包括“我及今，何若”）這種斷讀主張，有其合理之處，即“邦必亡”能夠與簡3“君王與楚邦俱難”之“楚邦難”相對應，但却與“君王難”失去了關聯。

上博簡已經出版九冊，包括《平王問鄭壽》在內的不少篇目（還有清華簡《繫年》）均涉及中國先秦時期的相關史實，學者們在研究過程中多將其與傳世史學典籍進行對讀、互勘。其中，由於與這些帶有史料性質的簡文篇目撰成時代相仿，《左傳》往往會成為學者們據以討論簡文文句、訓釋字詞時的重要參考資料，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①而上文我們討論的“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的斷讀問題，其實也可以根據《左傳》中“及”的用詞特點予以分析。

王泗原曾撰文指出，《左傳》《國語》中的“及禍”“及於禍”之類的意義常常僅言“及”，并謂：“不具言禍者，不言而喻也。是亦當時語言習慣。”^②後楊榮祥進一步指出，在《左傳》中有很多意義為“趕上”的“及”之後是不出現賓語的，特別是“趕上”災禍或者倒楣事件的時候。^③根據兩位學者所論，現將《左傳》中“及”的這種用例摘錄數則如下：

1. 公曰：“無庸，將自及。”（隱公元年）杜預注：“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2.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隱公六年）楊伯峻：“自及，謂自及

① 如：高佑仁：《上博楚簡莊、靈、平三王研究》，台灣成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孫飛燕：《清華簡〈繫年〉與〈春秋〉經傳對比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12年；曹方向：《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魏慈德：《〈上博〉與〈清華〉簡中的楚國史事輯補》，張玉金主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2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

② 王泗原：《古語文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又《古語文例釋（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66頁。此據修訂本。

③ 楊榮祥：《古漢語詞語訓釋二題》，《勵耘學刊（語言卷）》2009年第2期。

於禍害。”^①

3. 周公弗從，故及。(桓公十八年)杜預注：“及於難也。”

4. 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閔公元年)杜預注：“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5.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文公七年)杜預注：“禍將及己。”

6.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文公十六年)杜預注：“禍及己。”

7. 晉有羊舌鮒者，漬貨無厭，亦將及矣。(昭公十三年)杜預注：“將及禍。”

8. 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昭公二十五年)杜預注：“將及禍也。”

有學者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對這種“及”進行分析，認爲“及”是省略了它的主要論元，即“禍害”“敗亡”等，“及”字的語義結構中隱藏着“禍”字，這種隱藏不是臨時性的用法，而是經常出現的，可以認爲是固定的用法。^② 所論可信。

根據“及”的這一用法，《平王問鄭壽》簡5“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一句似可斷爲“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我及”即“我及於禍(難)”之義。這樣“邦必亡”“我及”就與簡3鄭壽所謂“君王與楚邦俱難”完全對應起來了。這樣斷讀還有一個好處，即可使“前冬”與“今”在時間上形成強烈對比，從而使平王的那種奚落語氣更加凸顯。因此，該句可以標點如下：

王笑着：“前冬言曰邦必亡、我及，今何若？”

“邦必亡我及”乃平王轉述之語，無需加引號。整句話可以語譯爲：“平王笑着說道：‘去年冬天你說楚國一定會滅亡、我必定遭難，那現在如何呢？’”

①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50頁。

② 徐剛：《訓詁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34頁。

包山簡 155 號所見楚國喪葬制度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楊 華

內容提要 包山楚簡第 155 號的內涵歷來存在爭議，對幾個關鍵詞重新釋讀之後，其意大致可以通讀。“行”當為喪禮之意，句中可斷讀為“敬陵之行，僕邑於鄢”。“疋”當從李守奎說，讀為“胥”，“郢胥”指由楚國首都郢城派來主持喪禮的喪祝之胥，可與《禮記·喪大記》互證。“為喪”指在敬陵君（或公）的喪禮中，由少司城龔頡充當喪主。“喪客”指吊喪和助喪者。由此疏通，可以了解楚國貴族（“王士”）喪葬禮制的部分信息，如墓地卜定、吊喪助喪、具有等級規定、喪祝主導喪禮和墓地不容侵犯等。

關鍵詞 包山楚簡 楚國 喪葬制度 禮儀

包山楚簡第 155 號記載的雖然是一個法律案例，但其中包含不少楚國喪葬禮儀的信息，以往學者對之關注不夠，本文試圖對之加以疏解，以期引起注意。

該簡正、背兩面可以連讀，《包山楚墓》的釋文是：

□□□陵公邵羞、襄陵之行僕宮於郢，郢足命薨（葬）王士，足薨（葬）王士之宅，僕命恒
煖（？）足若，足命郢少司城龔頡為設煖（？）足於僕。方郢左司馬競慶為大司城設客廬，政五
連之邑於薨王士，不以告僕。【155】既言之，誼之左尹。【155 背】^①

按照以上的釋文和斷句，文意無法讀通，內涵也非常費解。陳偉先生的《包山楚簡新探》

^①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60、383 頁。

在此基礎上有所推進：一是釋出第一個“陵”前一字為“南”；二是把“若足命”連讀，並在“命”字後斷句；三是將“𡗗(且)”後讀，將“𡗗客”釋為“喪客”。^① 這樣意思要連貫得多。

此後，隨着楚文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對這一句的解讀也逐漸接近原意。劉信芳先生《包山楚簡解詁》將這段簡文歸入“文書”類的“葬宅”篇，其釋文如下：

□□南(?)陵公郢脫襄陵之行，僕𡗗於鄢(鄢)，郢𡗗命：𡗗(葬)王士，若(如)𡗗(葬)王士之宅。僕命但將𡗗，若(如)𡗗命：鄢(鄢)少司城龔頡為𡗗，將𡗗於僕。方鄢(鄢)左司馬競(景)慶為大司城𡗗，客𡗗(且)政五連之邑於𡗗王士，不以告僕。【155】既言之，誼之左尹。【155背】^②

劉信芳先生在文字改釋方面有些新見，比如，改釋“足”字作“𡗗”，讀為節；改釋“足”字作“若”，讀為“如”；又從黃錫全先生說，改釋“𡗗”字作“𡗗”，^③讀為“𡗗”，認為“𡗗𡗗”就是查驗符節；認為“方”是表示正好、正當的時間副詞；又將“𡗗”釋為“究”。劉先生認為，這條簡文的性質是“述及楚國征用民宅民田用作葬王士之事”。他對全簡的譯文是：

□□□陵公郢脫襄陵之行，我在鄢任邑大夫，郢都發節命令說：依照葬王士的墓地圖式安葬王士。我令但按照符節所要求合驗符節，鄢少司城龔頡作為墓地謀劃者，交與我合驗。此時有鄢左司馬景慶為大司城謀劃墓地之事，其食客將征五連之邑，用以葬王士，沒有將有關事項告知我。【155】

某官署批曰“葬王士征地”的書面訴狀如上，將此事委托左尹辦理。【155背】

陳偉先生主編的《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將該簡的釋讀也推進到最新水準。他將其歸為《案例》類文書，^④釋文如下：

□南陵公郢龔：敬陵之行僕𡗗於鄢。郢足命𡗗(葬)王士，若𡗗(葬)王士之宅。僕命但受足，若足命。鄢少司城龔頡為喪，受足於僕。方鄢左司馬競慶為大司城喪客，且政五連之邑於葬王士，不以告僕。【155】既言之，誼(囑)之左尹。【155背】^⑤

《十四種》的釋文和斷句，較之包山簡整理者和其他學者都有很大進展。主要包括：根據紅外影像，確定了“南陵公”之釋；把“襄陵”改釋為“敬陵”；把“南陵公郢龔”之後的話，理解

①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123、230頁。

② 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160-162頁。

③ 黃錫全：《〈包山楚簡〉部分釋文校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論文（南京，1992），收入其著《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98-405頁。

④ 李零：《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曾將其歸為“案卷”（收入其著《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145頁）。

⑤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56-57頁。

爲“僕”之自述之言；“郢”後之字，否定了李守奎先生釋作“疋”讀爲“胥”的意見，仍從原釋作“足”，^①認爲“足命”是補充的意思；並通過紅外成像，肯定了劉信芳先生對“若”字的釋讀；否定了黃錫全、劉信芳兩位先生關於“受”字的釋讀，將此字釋爲“受”；以“恒受”二字爲人名；進一步肯定了“喪客”的釋讀。^②

通過以上學術史梳理，大致可以明白，這條簡文的意思是：某位楚國的重要貴族去世了，由一個楚國官員（“僕”）負責其喪事，他接到來自郢都的命令，要按“王士”的規格來埋葬死者。鄢地的少司城龔頡參與了這場葬禮，葬禮過程中，正好遇到鄢地的左司馬景慶是大司城的“喪客”，這位景慶就在沒有告訴我（“僕”）的情況下，征用了五連之邑的土地來埋葬了這位王士。於是當事人（“僕”）就將此事上告到上級（或許就是向楚王），上級將此事下發由左尹來審理。

但是，整篇文意的理解仍然存在不少疑問：在這場喪葬禮儀中，爲什麼出現了這麼多環節？僕、恒、少司城龔頡、喪客，這些人分別擔任什麼角色？究竟誰是這場葬禮的主導者？喪客爲什麼敢於擅自征用五連之邑來作墓地？

我們在同意《十四種》中陳偉先生釋讀的前提下，有以下幾點意見：第一，在“行”字後斷句，作“敬陵之行，僕宣於鄢”。第二，“足”字從李守奎先生之說釋作“疋”，讀作“胥”。以下試從部分字詞入手，對這場喪葬禮儀的若干細節加以梳理和解讀。

1. “行”。

古人稱死亡爲“行”或“大行”，也稱入葬爲“行”。用“大行”表示喪禮，在文獻中不勝枚舉，例如：

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

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傳》，《正義》注曰：“天子崩曰大行。”）

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漢書》卷八六《師丹傳》）

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漢書》卷八一《孔光傳》）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漢書》卷九〇《酷吏傳·田延年》）

可見，在秦漢時期，以“大行”表示帝王之死已是常用之語。再向前追溯，春秋戰國時期，“行”也多與喪葬有關，例如，《儀禮·既夕》中的發喪環節，有“主人袒，乃行”句，鄭注：“乃行，謂柩車行也。”

在上古的喪葬儀式中，有一類器物叫作“行器”。《儀禮·既夕》：“行器，茵、苞、器序從，

① 李守奎：《楚文字考釋（三組）》，《簡帛研究》第3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23-24頁。

②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75-76頁。

車從。”鄭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賈疏認為：“包牲訖，明器當行鄉壙，故云‘行器’。”可見，行器就是隨之下葬的明器。楚淅川下寺 M1 出土青銅編鐘（或稱之“敬事天王編鐘”）銘文謂：

隹王正月初吉庚申，□□□□自作永命，其眉壽無疆。敬事天王，至於父兄，以樂君子。江漢之陰陽，百歲之外，以之大行。^①

“百歲之外”，除了理解為死亡、喪葬之類，很難作其他解釋。該銘文意思是說，這批編鐘在鑄造時就明確了它的用途：既作祭器，又可作平時宴樂器，而在器主去世後又可作為下葬之器。青銅器中關於“行戟”“行戈”“行缶”“行簠”之類的自銘非常多，大概都是此類器物^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山 M2 的遺策中，有“相遷之器所以行”（簡 259）的記載。對“遷”字的理解目前仍無統一意見：整理者釋為“箱尾之器”，指櫛室的脚箱；^③林澐先生釋作“相徙之器”；^④周鳳五先生釋作“相隨之器”。^⑤而關於“行”字的理解，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出行”“旅行”之意。整理者理解為“西室內存放的物品是供出行使用的”。^⑥林澐先生認為是“外出時可攜帶的服裝、卧具、梳妝具、几杖、扇子、燈具、武器之類”。有學者釋作“箱梢之器”，陳偉先生一度也採納這種意見，認為指的是櫛箱的北室，^⑦在《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改為“相隨之器”的說法，認為“相隨之器所以行”的意思是“相隨之官所掌管的出行攜帶物品”。^⑧我們認為，來國龍先生的意見最有新意：

諸如杯、履、梳子、銅鏡、枕、席、簪釵、燈、折疊床、瑟、扇之類物品，雖然考古報告和學術論著通常當作“日常生活用品”來看待，其實可能也有宗教意義，應該視為供死者冥界旅行之用的隨身器具。^⑨

他認為，墓葬本身就是死者冥界之行的一部分，“墓中之所以埋葬與出行有關的物品，如日書、宇宙圖式、地圖及其他行器，可能是為了亡靈在‘冥界之旅’的途中予以指引”。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79 頁。劉彬徽、劉長武：《楚系金文彙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111 頁。

② 筆者對此另有專文討論，於此不贅。

③ 《包山楚墓》，369 頁，393 頁注 537。

④ 林澐：《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 年第 4 期，收入其著《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20 頁。

⑤ 周鳳五：《上博四〈東大王泊旱〉重探》，《簡帛》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9 頁。

⑥ 《包山楚墓》，369 頁，393 頁注 538。

⑦ 《包山楚簡初探》，193 頁。

⑧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124 頁。

⑨ 來國龍：《戰國秦漢“冥界之旅”新探：以墓葬文書、隨葬行器等及出行禮儀為中心》，《人文論叢》2009 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77 頁。

根據這種思路，簡文應在“行”字之後斷句。“敬陵之行”，實際上指的就是敬陵的喪葬儀式。“敬陵”可以理解為“敬陵君”或“敬陵公”的簡稱，敬陵是其封地。以封地代其全稱在文獻中十分常見，例如，春申君、信陵君常常被簡稱為春申、信陵。^①以地名為封君之號，是楚國常制，^②傳世文獻、銅器銘文和新出楚簡中，有藏陵君、羨陵君、安陵君、紀陵君、佺陵君、坪陵君、壽陵君、陽陵君、郢陵君等名，^③敬陵君（或敬陵公）也應與之類似。

2. “僕邑於鄢”。

邑字寫作“宣”。意思是我（“僕”）正在鄢地做地方長官。“仲尼為政於魯”“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等等，^④都是類似用法。

包山簡中常見有各種“邑”名，如淵邑、桃邑、湯邑等，據統計，多達 49 處。陳偉先生已指出，邑是一種級別不高的地域單位和行政單位，邑中設有行政官吏，多分布在鄉間野外，適於埋葬死者。^⑤包山簡還表明，有些邑就處於封君的領地之內，如“鄮（詹）陽君之蕞陲邑”（簡 86）、“羨陵君之陳泉邑”（簡 86）、“鄢郢（國）礪敵鄢君之泉邑”（簡 143）、“聖夫人之郢（青）邑”（簡 179），可知封君領地下轄有邑。此篇文書的上訴者“僕”在鄢地做官，鄢邑很可能就是敬陵君（或公）封地的一部分，所以他歸葬於此。而南陵公邵某的身份不詳（或是縣公），但他一定是鄢邑地方官的頂頭上司，所以我（“僕”）向他告訴，也屬自然。

3. “葬王士，若葬王士之度”。

《周禮·秋官·朝大夫》下有“朝大夫”之職，“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鄭注謂：“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也就是說，諸侯國的朝大夫雖然在該國為官，但實際上他們是周王所命之士。《禮記·曲禮下》：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使者自稱曰“某”。

這是一段朝覲禮時的擯者之辭，鄭注說，“諸侯之卿”在天子的官僚系統中祇能是“三命以下”；對天子而言，就是士了。例如，韓起雖在晉國任上卿，但他使聘於周時擯者依禮祇稱“晉士起”而已。^⑥

據之，這場喪禮中的死者可能是楚王身邊的近臣，也可能是某個封君的大夫，他對於楚

① 如《史記·游俠列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史記·貨殖列傳》：“閻廬、春申、王淩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② 參何浩《戰國時期楚封君初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

③ 參鄭威《楚國封君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④ 《韓非子·內儲說》、《韓非子·難四》。

⑤ 《包山楚簡初探》，68-76頁。

⑥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王而言就是“王士”了。

《儀禮·士喪禮》中有筮宅環節,即在小斂、大斂、成服的儀節之後,入葬前要選擇墓地。《儀禮·士喪禮》謂:“筮宅,塚人營之。”《既夕》:“筮宅,塚人物土。”鄭注:

宅,葬居也。塚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若葬王士之宅”的“宅”,一般理解為陰宅,即墓穴。這當然毫無問題,但是,既然前文已提到了“葬王士”,那麼墓穴之事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將“宅”理解為墓穴就有些同義反復。我們認為,此處的“宅”也可讀作“度”。宅與度相通,古文字常見。中山王譽鼎銘“考宅惟型”,宅讀若度。《尚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宅作度。^①“葬王士若王士之度”,意指必須按照王士的規格來安排葬禮。

4.“郢胥”“受胥”“若胥命”“受胥於僕”。

在古文字中,“正”“足”“疋”三字,往往同源,其字形殊難分別。^②該簡“郢”後之字,我們贊同李守奎先生的看法,釋作“疋”,讀為“胥”。

《禮記·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其意是說,不同等級的貴族死了,參與斂屍(“斂”)的人也身份不同:國君死了,由大胥主斂,其他衆胥做助手;大夫死了,大胥祇是臨場檢視而不必親自動手,具體斂屍的人是衆胥;士死了,胥也不必親自動手斂屍,而由死者同級的貴族朋友來幫助斂屍。由之可見,“胥”是一種與喪葬有關的宗教官吏。

值得注意的是,鄭玄注認為,上引《禮記》經文中的“胥”是“祝”字之誤。其理由有三:一是“胥,樂官也,不掌喪事”;二是《周禮》中大祝之職是“大喪,贊斂”;三是《儀禮·士喪禮》有“商祝主斂”的記載。鄭玄的辨析值得思考。

衆所周知,祝包括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等,在喪葬、祭祀中行使多種功能。在喪葬時的招魂、舉奠、斂屍(小斂、大斂)、朝祖、飾柩、指揮柩車入葬,以及祭祀時的宿尸、迎尸、侑尸等儀節中,都能看到祝的身影。楚人是崇巫重祀的部族,當然會有類似於祝的神職人員。《楚辭·招魂》有“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句,王逸注:“男巫曰祝。”意謂招魂時選擇“名工巧辯之巫”,讓他們招呼君,并在前面為死者導路先行,以便死者之魂隨之歸來故里。在《國語》中,出身於巫卜世家的觀射父談到了祝的產生過程,實際上也是楚祝的種種功能。^③在目

①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280頁。

② 王輝:《正、足、疋同源說》,《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4期。

③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觀射父”章:“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齋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

前所見的楚簡中，也有關於祝的綫索，如新蔡簡有“祝𣎵(𣎵)禱之”(甲三 159-1)，宋華強先生認為祝𣎵可能就是祝官之名。^① 彭浩先生也認為，新蔡簡甲三 111 中“𣎵逾而𣎵之”的“𣎵”，是指專職的“祝”。^② 包山簡中有“攻祝”一詞(簡 231)，陳偉先生認為，就是《詩經·楚茨》《楚辭·招魂》中的“工祝”。^③ 包山簡中還有“𣎵執事人”(簡 224)，陳偉先生也認為與卜祝巫覡有關。^④

如果以上所論可信，那麼，本文討論的包山簡 155“郢胥”如何理解呢？胥是輔佐主官的小吏，他們因富於才智而在各層級的官府都擔任工作。在《周禮》系統中，官吏分為士(又分上、中、下)、府、史、胥、徒等幾個級別。每一職官系統下大都配有胥，如樂胥、喪胥、市胥、象胥等，並非如鄭玄所謂胥祇屬於樂官。僅就《周禮》中祝的系統而言，大祝、喪祝下領有胥：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周禮·春官·大祝》)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周禮·春官·喪祝》)

所以，《周禮》的中央職官系統中，便可見大祝之胥和喪祝之胥。負責喪葬的喪祝之下，領有四個喪胥。

我們認為，包山簡 155 中的“郢胥”，就是來自楚國首都郢城的喪祝之胥。他們的職責是：

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柩，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柩，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周禮·春官·喪祝》)

其職包括開啓殯棺、葬前朝祖、裝飾棺柩、指揮喪車、到墓地後拆除柩車荒帷。按照鄭注、賈疏，其工作非常細緻，例如，他要拿着羽葆之幢(“執翻”)在喪車之前倒退着指揮喪車前行(“却行爲節度”)，因此喪祝常常是二人輪換着幹活(“乃代”)。所謂“小喪亦如之”，賈疏謂：“王后、世子已下之喪。”簡 155 所載的“王士”之喪，當然屬於“小喪”；這場喪禮中，也不可能由大祝親臨，而是由喪祝機構下的喪胥來操持。

有了以上背景，以下內容便好理解了。“僕命恒受胥若胥命”，但是人名，我(“僕”)命令

① 宋華強：《葛陵新蔡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438 頁。

②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427 頁注 59。

③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112 頁注 97。不過，在“思攻解”“思攻叙”“思攻祝”等辭例中，“攻”是太祝六祈之一，解、叙、祝之類，都是用以輔助解釋攻的方式，那麼，簡 231 的“祝”就不一定是祝官的名稱。

④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114 頁注 105。

恒接待郢都派來的喪胥,并按照胥的旨意辦理。“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①這裏的“受胥”有以下承上的恭敬之意,表示“郢胥”地位之重要。

後面的“龔頡受胥於僕”,指我(“僕”)把郢胥帶到喪主鄢之少司城龔頡那裏,表示來自郢都的喪胥已經開始主導這場葬禮。這裏的“受”有“迎”的意思,《荀子·解蔽》“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王先謙引郝懿行注謂:“受者,迎也。”^②龔頡從我(“僕”)這裏迎去郢胥,也表示恭敬。

5. “爲喪”。

“鄢少司城龔頡爲喪”,所謂“爲喪”,是指敬陵君(或公)的喪禮中,少司城龔頡充當喪主。《禮記》講養老之禮:“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③七十歲以上的“古稀”老人一般不再參與社會活動,祇有遇到“衰麻”等級的大喪事時纔會親自“爲喪”。西漢昭帝死後,大將軍霍光以朝廷名義征詔昌邑王劉賀“典喪”,顏師古注:“令爲喪主。”可見,爲喪就是爲喪主,他們一般是死者的嫡長子,或其他直系親屬。^④死者的兒子在鄢地做官(少司城),將他的墓地選在鄢,其中或許存在某種聯繫。

孔子曾對弟子說:“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⑤喪主的權力事關重大(如名位、財產等),他在喪事活動中的一切安排,他人不得干涉。這也是下文所記墓地被更改而引起訴訟的原因之一。

6. “喪客”。

其身份最難理解。陳偉先生對包山簡中各類“客”作過簡單歸納,認爲他們作爲官吏,“屬於一種差遣性的、非常設的職位”。^⑥我們認爲,這裏的“喪客”可能是吊喪者,尤其是其中的助喪者。客與主相對,孝子稱爲“喪主”,前來助喪的人自然稱爲“喪客”。楚地喪禮中,貴族之間通過禭、贈等形式參與助喪,這與“三禮”文獻所載并無不同,其事例也已在楚系簡牘中得到證明。^⑦左司馬參與助喪的例子,已見於曾侯乙墓遣策簡 169,他送給喪家的是一匹“騶”,并被用作葬儀的“右驂”。^⑧

① 何晏《論語序》“前世傳受師說”下邢昺疏。

②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396頁。

③ 《禮記》的《王制》《內則》二篇,記載略同。

④ 《禮記·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⑤ 《禮記·雜記》。參拙文《“諒陰不言”與君權更替》,《中國社會史評論》第六卷(2005年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1-20頁。

⑥ 《包山楚簡初探》,123頁;《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76頁。

⑦ 參拙文《禭·贈·遣:簡牘所見楚地助喪禮儀研究》,《學術月刊》2003年第9期,收入拙著《古禮新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97-225頁。

⑧ 該簡文是:“左司馬之騶爲右驂。”蕭聖中先生指出,曾侯乙墓的“葬儀用馬之中,除 208 簡所記‘宮廄之馬’以外,其餘馬匹均爲贈贈之馬”(見其著《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3頁)。

楚國的中央政府設有司馬或大司馬職，多主軍事。^① 楚之地方政府中也有司馬之職，如楚平王時城父之地便有司馬名為奮揚。^② 左司馬、少司馬，大概都是司馬之副職，他們已見於包山簡 129，不過尚無法確定其為中央官還是地方官；而“鄢左司馬旅毆”（簡 105、116）、“葉邑大夫左司馬越號”（簡 130），則明確表明其為地方軍事副職。簡 155 中的“鄢左司馬競慶”顯然在鄢地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正好（“方”）參與鄢地大司城家的喪禮（這是另外一場喪禮），所以他敢於擅自改變“郢胥”對於“王士”的墓葬規劃，強征“五連之邑”作為墓地。

由左司馬競慶參與助喪的另一場喪禮，發生在“大司城”家中。“大司城”之名已見於新蔡楚簡零 59、零 102、零 235、零 545，新蔡簡甲三 326-1、甲三 349 中另有“司城”之名，在曾侯乙墓遣策簡 174、176 中還見有參與助喪的“宋司城”之名。我們以前曾認為大司城是神靈名稱，恐不正確。^③ 他大概是楚、曾通行的職官之名，此職官有大、小之別，大司城與少司城當為上下級關係，所以在“大司城”家中助喪的左司馬競慶，對於少司城龔頡家的喪事敢於大膽干預。

7. “政五連之邑於葬王士”。

“政”讀為“征”，在《周禮》《國語》《管子》《史記》等文獻中常見。^④ “於”讀為“以”，《禮記·祭義》“諭父母於道”，《禮記·曾子大孝》“於”作“以”。“於”用作介詞，理解為“以”，在《韓非子》《史記》《漢書》中都有所見，楊樹達先生舉有多例。^⑤

“五連之邑”的所在不太清楚，陳偉先生認為，上博簡《簡大王泊旱》16 號簡中有“五連小子”，這是一個親近楚王的官，五連之邑或許與之有關。^⑥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重要性，所以纔有了這份訴狀。楚國貴族墓多為家族墓地，如九連墩、包山、天星觀等，應是生前早就選定。簡 155 中為什麼臨葬時突然改變，且占用他人土地，目前還沒有合理的解釋。

楚人的私地不容侵犯，尤其不能被征用為墓地，這在包山簡 91 中已有例證，該案記錄的是周雁控告周瑤、周敫二人，說他們“葬於其土”，即把死者埋在自己的私地上了，所以引發訴訟。簡 155 中的“僕”雖然不一定是五連之邑的主人，但其訴告理由與此類似。相反，死者一旦落葬，墓地也不容侵凌，上博楚簡《昭王毀室》記載的便是楚昭王的宮殿建在他人祖墓之上，因而不得不拆毀的故事。這與歷代保護墓地的法律條文是相通的。

至此，我們可將這篇簡文的句讀擬寫如下：

① 《左傳》襄公三十年：“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② 《左傳》昭公二十年。

③ 楊華：《新蔡祭禱簡中的兩個問題》，《簡帛》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69 頁。宋華強先生認為“大司城”當讀為“大司成”，是掌管貴族子弟教育之神靈，見前引其著《新蔡葛陵楚簡初探》，304-305 頁。

④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60 頁。

⑤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65，431 頁。

⑥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76 頁注 145。

□南陵公邵𡵚:敬陵之行,僕邑於鄢。郢胥命葬王士,若葬王士之度。僕命佗受胥,若胥命。鄢少司城龔頡爲喪,受胥於僕。方鄢左司馬競慶爲大司城喪客,且征五連之邑以葬王士,不以告僕。【155】既言之,誼(囑)之左尹。【155 背】

若譯成白話,大意如下:

南陵公邵𡵚:敬陵君(或公)去逝,要舉辦葬禮,那時我正在鄢邑擔任地方官。郢都派來的喪胥(喪祝之胥)命令我們,按照王士的葬禮規格來安葬他。我命令佗接待郢都派來的喪胥,並按照喪胥的旨意辦理。敬陵君(或公)的兒子龔頡在鄢邑任少司城,作爲喪主,他也已經從我這裏把國家派來的喪胥迎到他家中。那時候,鄢邑的大司城家也在辦喪事,左司馬競慶作爲喪客正好在那裏助喪,他沒有跟我商量,竟然改變了預先卜定的墓地,征用五連之邑來安葬王士。【155】(上級批示)曰:“改葬王士”一案訴狀如上,着左尹審理此事。【155 背】

綜上,由敬陵君(或公)的這場葬禮,至少可以讀出以下有關楚國喪葬禮制的部分信息:

第一,楚國貴族的喪葬禮儀有固定的規格等級,國家會爲死去的貴族安排(卜定)墓地,並派專職的喪祝之官去郢都之外主導喪禮。

第二,楚國貴族之間互相助喪的風氣很普遍。

第三,楚人的私地不容侵犯,若被他人征用爲墓地會引起訴訟;而已卜定的墓地一旦被強制改變,也會引起訴訟。已落葬的墓地更不容許侵凌。

以上這些信息,可與傳世禮書中的相關記載進行對比考察,也可與考古發掘所揭示的楚墓現狀進行對比考察。

讀簡帛本《老子》札記四則*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李 銳 山翠翠

內容提要 目前《老子》的古本和今本對讀，解決了不少問題，但也引出了很多新探索、新解釋，需要認真辨識，本文討論了相關的四個問題。傳世本《老子》第13章的“寵辱若驚”，裘錫圭先生據郭店本讀為“寵辱若榮”，龐光華先生對此說提出了反對意見，我們也不同意這種釋讀，仍然贊同傳統的文本，並對之作了解釋。第78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之“勝”字，傳奕本、嚴遵本均作“先”，北大漢簡本作“失”，認為乃“先”之訛，我們認為“失”可以讀通，不必認為是訛字。第80章“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帛書甲本、帛書乙本、北大漢簡本均作“使民重死而遠徙”，我們認為兩者意思相同，帛書等“而”字之義為與。第81章“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帛書乙本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甲本殘。我們認為，“辯”可讀為“變”，而“多”當讀為“移”，“移”有變義，“變”“移”義近。

關鍵詞 老子 郭店簡 北大簡 馬王堆帛書

《老子》一書雖纔五千餘言，但流傳已有兩千多年，異文衆多，很多文意不明確，而且思想性強，素稱難解。近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甲、乙本，郭店楚墓竹簡本，北京大學漢簡本《老子》，為我們提供了時代較早的本子，解決了不少問題。這些本子又帶出了很多異文，時代或早或晚的這些異文之間，很多是通假或義近的關係，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解釋。但是

* 基金項目：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自選項目“新出簡帛與百家爭鳴的重要論題研究”（12CZS01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究”（11 & ZD086）、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十四屆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基礎性研究課題“新出戰國簡與先秦人性論研究”（141101）的資助。

還有不少異文問題，一時不容易分辨，因此有學者提出了一些意見。這些意見中有不少可取者，但是或不圓滿，或有可商。下面選取幾則，以就教於學界同好，希不吝賜教。

一 寵辱若驚

《老子》第13章舊解分歧不算太大，但是郭店簡本引起了新解釋，值得重新探討。此章幾個重要的本子如下：

王弼本作：“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何謂貴大患若身”以下，其他本異文不多，下文不錄。

河上公本作：“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想爾注本作：“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郭店簡本作：“𡇗(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可(何)胃(謂)𡇗(寵)辱？𡇗(寵)爲下也，𡇗(得)之若驚，𡇗(失)之若驚，是胃(謂)𡇗(寵)辱【若】驚。”

帛書甲本作：“龍(寵)辱若驚，貴大患(患)若身。苟(何)胃(謂)龍(寵)辱若驚？龍(寵)之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龍(寵)辱若驚。”

帛書乙本作：“弄(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胃(謂)弄(寵)辱若驚？弄(寵)之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弄(寵)辱若驚。”

北大漢簡本作：“寵辱若【駢(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是謂寵辱。得之若駢(驚)，失之若駢(驚)，是謂寵辱若駢(驚)。”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𡇗”“龍”“弄”均爲來紐東部字，可與“寵”(透紐東部)通假，“𡇗”爲溪紐元部字，可與“患”(匣紐元部)通假，“驚”，整理者的意見是讀爲“驚”，^①“駢”爲見紐耕部字，亦可與“驚”(見紐耕部)通假。所以，關於此句的一些異文，多是通假字，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並無本質差別。倒是“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與“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何謂寵辱爲下”“何謂寵辱？寵爲下也”“何謂寵辱若驚？寵之爲下”“何謂寵辱？寵爲下，

^①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注釋：“驚，簡文從‘糸’從‘𡇗’。《漢簡》引《老子》‘嬰’字作𡇗，即‘𡇗’與‘嬰’同音。‘驚’讀作‘驚’。裘按：簡文此字似從‘𡇗’從‘驚’，‘𡇗’‘驚’皆影母耕部字。如‘驚’的‘糸’旁兼充全字形旁，此字仍可釋爲‘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19頁)

是謂寵辱”有不少差別。

但是關於“寵辱若驚”，裘錫圭先生後來有了新觀點，他同意白於藍之說，把“驚”釋為“營”，並認為“營”應通假為“榮”，而不是“驚”；“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今本的“驚”是被帛書本以來的學者所誤讀造成的，不是古本；“寵辱”是動賓結構，不是并列結構，老子在這裏主張像常人寵榮那樣寵辱，像貴身那樣貴大患；“得之若榮，失之若榮”的意思是“得‘為下’若得榮，失‘為下’若失榮”。^① 既知“寵辱”為動賓結構，“寵為下”也就應該是動賓結構。^② 裘先生的說法有充分的文字學證據，令不少人信服。

但龐光華先生對裘說提出質疑，認為如果寵辱是動賓結構，那麼“何謂寵辱？寵為下也”中“寵為下也”一句將無法合理解釋；如果“營”讀為“榮”，那麼“得之若榮，失之若榮”，就完全不能合理解釋了，“之”指代“為下”與古漢語語法不合。^③ 龐光華的批評意見有合理之處，我們也認為裘先生的解釋中“得‘為下’若得榮，失‘為下’若失榮”有增字解經之嫌，“榮”字前分別加了“得”和“失”，恐不妥。但龐光華先生認為郭店簡“寵辱若驚”當連上文“人”一起讀為“人寵辱若驚”，則并不可靠。在我們提出批評意見後，他放弃了這一說法。後來他所補充的說法，我們也認為并不可靠，茲不贅述。^④

我們認為，《老子》講“知其榮，守其辱”，“大白若辱”，“知足不辱”，恐怕強調的是要人遠離榮辱，寵辱不驚。如宋鉞、尹文談見侮不辱者，也是在談寵辱不驚，祇是特別重視見侮而不覺得辱這一側面。從全章來看，開頭明確提出“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後面用“何謂”討論這兩者，顯然這兩者是并列的關係。既然并列，那麼兩者可能是對句，也可能不是對句，但“若”字的意思應該相近。我們認為不是對句，首先兩句字數不一，其次前面裘先生視之為對句的解釋有不順之處。至於“若”字，“貴大患若身”的“若”字是因為、由於之義，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寵辱若驚”的“若”字，一般認為讀為“如”；“驚”字，裘錫圭、龐光華均認為是誤讀。我們認為關於“若”和“驚”的解釋，裴學海、汪桂年之說可重視。

汪桂年說：“若，猶以也，說見《古書虛字集釋》。驚，動也，見《文選·羽獵賦》注引《春秋緯》宋注。”“言寵辱之來由於動，蓋若蒙君上之寵，受君上之辱，既不能因喜寵而可得以求之，亦不能因惡辱而可得以遠之，至其有寵辱，皆以動，故曰寵辱若驚。此正老子以寵辱不可求，當任其自然，而無為之主張。”^⑤

此說將“驚”用《文選·羽獵賦》“軍驚師駭”李善所引宋衷《春秋緯》之注解釋為“動”，

①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3期，1頁。

②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7-8頁。

③ 龐光華：《何建章教授與〈戰國策〉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7月23日。

④ 見龐光華《何建章教授與〈戰國策〉研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4年7月23日，學者評論。

⑤ 汪桂年：《老子通詁》，《北強月刊（國學專號）》，1935，12-13頁。

失之稍晚；然其訓“若”爲以、由於、因爲，可從。《呂氏春秋·慎大》云：“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高誘注：“驚，亂貌。”此義比宋衷注更好。若然，“驚”當有亂的意思，則“寵辱若驚”義謂人得到、感知到榮辱，乃是由於自己（心）亂[《老子》第3章就講“使民心不亂”（不過帛書等古本是“使民不亂”）]，不能致虛、守靜、抱一、保樸。人皆喜寵惡辱，實際上寵同辱，都是下不足貴者，得之失之，皆出於心亂違道。由此，我們也可以確定“寵辱”和“貴大患”并非對句。而且，如果解釋爲對句，“若”字就有不同的意義，反而不符合對句的形式了。

至於“何謂寵辱若驚”，帛書甲本、乙本，王弼本，傅奕本同，似爲一系統；河上公本、郭店簡本、北大漢簡本則作“何謂寵辱”，似爲另一系統。但由“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來看，“何謂”與“是謂”相呼應，則“何謂寵辱”的“寵辱”，應該是“寵辱若驚”之省文，帛書本、王弼本、傅奕本皆補足而已，并非存在兩個系統。“寵爲下”看來也當爲“寵辱爲下”之省文，因爲人皆知辱爲下，故可省略。想爾注本“何謂寵辱爲下”，或乃脫“寵辱”之重文符號，即是：“何謂寵辱？寵辱爲下”，如此則文義完足。河上本“寵爲上，辱爲下”，疑本爲“寵辱爲下”，後人誤增爲對句。北大簡本“寵爲下，是謂寵辱”之“是謂寵辱”當係衍文。

二 “勝”“先”“失”

王弼本第78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中“勝”字，傅奕本、嚴遵本均作“先”，北大漢簡本作“失”。北大漢簡本釋文云：“‘失，應爲‘先’之訛，帛書此字殘，王本、河本作‘勝’，嚴本、傅本作‘先’。”^①

我們認爲“失”字未必是“先”之訛。“失”當讀爲“軼”，“軼”從“失”聲，二字可通假。如《正字通·大部》引《六書本義》：“失，與軼通。”《諸子平議·管子一》：“貧富無度則失”，俞樾按：“失，當讀爲軼。”“軼”，有超過或超越之義，如《廣雅·釋詁三》：“軼，過也。”《莊子·徐無鬼》：“超軼絕塵。”成玄英疏：“軼，過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軼先驅於寒門。”顏師古注：“軼，過也。”《後漢書·馬融傳》：“軼越三家”，李賢注：“軼，過也。”

而“勝”亦有勝過或超過之義，如《禮記·樂記》：“樂勝則流。”孔穎達疏：“勝，猶過也。”“先”也有勝過之義，《孟子·滕文公上》：“未能或之先也。”朱熹集注：“先，過也。”

因此，勝、先、失三字義近可通用，北大漢簡本“失”并非訛字，而是“軼”之借字。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2頁。

三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與“使民重死而遠徙”

王弼本第 80 章“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河上公本、嚴遵本、傅奕本諸傳世本均與王弼本一致，而帛書甲本、帛書乙本、北大漢簡本均作“使民重死而遠徙”。表面上看，此句在傳世本和出土本中文義正相反。

帛書甲本此句注釋云：“乙本同，通行本遠上有不字。按帛書遠與重對言，作動詞用，‘遠徙’猶言避免遷徙。另一種解釋，重字貫‘死徙’二事。《孟子·滕文公上》：‘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呂氏春秋·上農》：‘民農則其產復〈厚〉，其產復〈厚〉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是其義。”^①

張松如亦取帛書甲本注釋遠與重對言之說。^②

許抗生在注釋中說：“‘重’與‘遠’對文，皆為動詞。遠徙，即把遷徙看成很遠當作不應做的事，意即不隨便遷徙，把搬遷的事看得很重。”^③但他翻譯此句時說：“使老百姓十分看重死亡和搬遷的事。”^④很顯然，許抗生的解釋中包含兩種意思：注釋時認為“遠”為動詞，翻譯時認為“死”與“徙”并列，“重”貫“死徙”二事。

高明認為“遠”字，“非作遠近解的副詞，而是作‘疏’‘離’解的動詞”，^⑤與帛書甲本注釋第一種說法相類。並認為“因後人誤識‘遠’為遠近之義，又疑‘使民重死’與‘遠徙’義不相屬，故於‘遠徙’之前增‘不’字”。^⑥

很顯然，各家對“使民重死而遠徙”做出了“使民不遷徙”這一符合文義的解釋。當我們探求傳世本“不”字來源的時候，是否就該如高明所說，誤把動詞“遠”理解為副詞而增“不”字呢？

我們認為帛書甲本注釋的第二種說法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其解釋“死謂葬死”未必確切。許抗生對此句的翻譯是可取的，但是解釋却不正確。為何“重”字可貫“死徙”二事？這裏的關鍵在“而”這一虛詞的解釋上。在這句話中，“而”並非常見的作承接詞，因為死和遠徙並不是兩個前後相承的動作；而應該是表示并列，“而”之義為與。這種例子王引之、裴學海等舉出了很多，古書多見，如《墨子·尚同》篇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善而不善”

①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8 頁。

② 張松如：《老子說解》，濟南：齊魯書社，1998，413 頁。

③ 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53 頁。

④ 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53 頁。

⑤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152 頁。

⑥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152-153 頁。

即善與不善。因此“死”和“遠徙”可以為并列關係，“使民重死而遠徙”即“使民重死與重遠徙”，第二個重字可承前省略。文義為使百姓看重死與看重遠徙，也就是使民不輕易死與不輕易遠徙之義。關於“重遠徙”的說法，在古文獻中常見，比如“安土重遷”，上海博物館藏簡第三冊中的《仲弓》篇有“夫民安舊而重遷”，“重遷”也就是“重遠徙”。傳世本“遠徙”上多一“不”字，合乎後世的習慣，文義未變，但已非古貌。

四 “善者不辯”與“善者不多”

王弼本第81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河上公本同，傅奕本略同，惟第二句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嚴遵本、帛書甲、乙本、北大漢簡本則皆以“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為第二句（北大漢簡本“知”作“智”，可以通假，差別不大），但第三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帛書乙本却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差別較大，帛書甲本殘。

關於“善者”和“善言”這一異文，高亨云：“傳本義較勝”^①，但未說明緣由。朱謙之曰：“焦竑《考異》曰：‘古本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又《莊子·齊物論》‘大辯不言’，語亦同此。”^②認為當以“言”為是。古棣、周英也說：“以作‘言’為是……善言為《老子》特定名詞，二十七章‘善言無瑕譴’便是。”^③馬叙倫則有不同意見，謂：“‘善言’、‘辯言’，范、潘同此，各本‘言’作‘者’，‘言’、‘者’形近而譌，當作‘者’。”^④

鑒於嚴遵本、帛書甲、乙本、北大漢簡本皆以“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為第二句，且《老子》第49章也有“善者吾善之”，則“善者”之說未必誤。

關於“辯”和“多”這一異文，有以下幾種解釋：

許抗生云：“帛書本‘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其義疑即為‘善者不多言，多言者不善’，或指善者不多積東西，多積東西的則為不善，因下有‘聖人無積’句，上下文義相合。”^⑤解“多”為“多言”或“多積”為增字解經，且到底是“多言”還是“多積”，尚未定論。此外，“多”或與下文沒有關係（詳後）。

張松如曰：“帛書‘多’字，當為稱美之義，《漢書·爰盎傳》：‘諸公聞之皆多盎。’此即‘綠

① 高亨：《重訂老子正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52頁。

② 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4，311頁。

③ 古棣、周英：《老子通（上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245頁。

④ 馬叙倫：《老子校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99頁。

⑤ 許抗生：《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54頁。

山清水枉自多’之‘多’也。”^①這一解釋或有道理，但是必以諸多今本為誤，難以令人信服。

高明謂：“從經義分析，原作三層意義，一為‘信言不美’，二為‘知者不博’，三為‘善者不多’。今本文次顛倒，經義重疊……其中必有訛誤。甲乙本同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正與下文‘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多’文義聯屬，足證今本有誤。”^②其實甲本已殘損，尚不能確證“甲乙本同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且“多”雖或與下文有聯繫，但“辯”與“多”這一異文以今本有誤為說，據新出而與帛書時代不遠的北大漢簡本仍作“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來看，未必令人信服。

我們認為，“辯”可讀為“變”，“辯”為并紐元部字，“變”為幫紐元部字，旁紐疊韻，可通假。古文獻中也常見其通用例，如《易·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潛夫論·衰制》引辯作變。而“多”當讀為“移”，“移”從多聲^③。“移”有變義，如《書·畢命》：“既曆三紀，世變風移。”故“變”“移”義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可讀為“善者不變，變者不善”，它與“善者不移，移者不善”意思相近。關於“善者”。汪桂年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即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之謂也’。”^④汪桂年結合“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來考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的文義，是可取的。但汪桂年沒有對“辯”作明確解釋，似乎把辯理解為分辨。我們認為“辯”為“變”之借字。

此章下文為“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惟嚴遵本作“是故聖人不積”云云，好像上下文有聯繫。其實帛書甲本“聖人不積”之前有一個圓點，表示在此分章。雖然北大漢簡本前幾句與“聖人不積”合為一章，但是並沒有“是故”之言，因此我們不必認為“信言不美”等句應該和“聖人不積”等有語義關係。已經有學者指出嚴遵本的“是故”兩字“並沒有明確的表示因果關係的意味，其作用祇是連貫原本可能是上下兩章的內容”，^⑤可以參看。

① 張松如：《老子說解》，419 頁。

②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156 頁。

③ 參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681-682 頁。

④ 汪桂年：《老子通詁》，65 頁。

⑤ 劉嬌：《〈老子〉中與章節分合有關的提起連詞“故”》，《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534 頁。

秦代南郡編戶民的秦、楚身份認同問題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韓]琴載元

內容提要 對於秦代南郡編戶民的自我身份認同問題,即南郡編戶民認為自己是“秦人”還是“楚人”,需要從被統治者的視角探討。南郡編戶民自認“楚人”的可能性比較小,南郡地區不但直接接受從秦故地流入的遷徙民,而且當地的楚遺民大多轉為秦編戶民。不過,也有一些南郡編戶民脫離戶籍而逃亡楚地,由此可見,南郡“秦人”的自我認同意識並不完全一致,但這些“背秦向楚”事例與“荊新地”楚人的反秦活動有明顯的區別,不能據此推測南郡民具有“亡秦”的反秦意志。

關鍵詞 南郡 秦人 楚人 楚遺民

南郡在秦統一六國的 50 餘年前,已被秦按嚴格的法律來統治。這與洞庭、蒼梧郡以及其他楚地僅僅被統治短短 15 年有着明顯的區別。秦占領江漢地區而楚遷於江淮,是區分的關鍵點。隨着秦東侵,楚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江漢轉移到江淮地區,這必然引起南郡一帶流出大量楚人,流入大量秦人。受到秦遷徙及同化政策的影響,南郡到秦統一六國的時候已被改造為秦文化地區,屬於可以進行穩定統治的“秦地”。^①

從秦統治者的視角來看,不管中間有怎樣的問題,自公元前 278 年置郡以來南郡的居民當然是“秦人”。在近來出土的秦簡資料裏,秦將“荊新地”的居民稱為“荊”,與秦人區分

^① 詳細研究,可參拙稿《秦통치시기 ‘楚地’의 形勢와 南郡의 지역성》,[韓]《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 31 輯,2014。中文版《秦統治時期“楚地”形勢與南郡區域文化個性》,簡帛網,2015 年 1 月 31 日。

統治；相反，却没有把南郡稱為“荆”，而稱為“秦地”并把那裏的居民稱為“秦人”。不過，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就這麼結束，還是過於草率。雖然南郡在政治上屬於“秦地”，但作為占領地其人口構成及文化形態更複雜。南郡的人口大概可以分為遷徙民和原住民，也可以看作“秦人”與“楚遺民”。問題在於能否把那麼多層次的人群一律定為“秦人”。“楚遺民”在設置南郡以後秦長期統治的情況下，是被徹底同化轉變為“秦人”，還是其後裔繼續堅持“楚人”的認同意識將自己與“秦人”區分開來？這是南郡“秦人”問題的關鍵所在，需要具體探討。

南郡人口由秦遷徙民和楚遺民構成，本文在此前提之下進行研究，時間限定為戰國末期至秦朝初期，主要對“秦人”“楚人”以及“楚遺民”的差异進行分析，以求了解南郡“楚人”從“楚遺民”到“秦人”的同化過程，並考察南郡民作為“秦人”的認同意識及其變數等。

一 從考古發掘來看“秦人”的移民

有多少人口流入南郡，史料中找不到明確的記錄，但可推測秦在征伐此地的過程中進行過大規模的移民。《史記·秦本紀》曰“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隨後，“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①可知秦在征伐南陽至江漢平原的過程中，向沿途征服地區遷徙“秦人”。其目的可能在於強化對“楚地”的控制並提高兵力及軍需供給的效率。但是，設置南郡以後遷徙秦人是怎樣進行的，文獻不足徵。不過，文獻資料的缺乏可以由考古發掘資料來彌補，通過分析今湖北省各地發掘的秦墓，可以推測這期間大量的“秦人”被遷到南郡。

1975—1976年發掘的雲夢睡虎地秦墓給我們提供了江漢地區秦墓的年代標準，有里程碑的意義。^②比如，在睡虎地7號墓槨室門楣上寫着“五十一年曲陽士五邦”這樣的文字，^③這是墓葬形成年代的紀年證據。在秦及楚歷代王中，在位時間超過51年的，祇有在位56年的秦昭襄王一人，由此可以推測墓葬形成時期大概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前後。這是最早證明戰國時期南郡秦墓所依據的資料。而且，在睡虎地11號墓出土了大批竹簡，毫無疑問能確定這一墓葬是秦墓。其中，《編年記》的有些內容明確記錄墓主“喜”的出生年月及主要經歷，如：

（秦昭襄王）卅五年，攻大壑（野）王。十二月甲午雞鳴時，喜產。〔四五壹簡〕

① 《史記》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2，213頁。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29頁）對此做了如下評價：“不但有確切的紀年墓存在，而且提供了戰國至秦代墓葬文化演進的細微變化過程，對鄰近地區的楚墓、秦墓乃至西漢初期墓研究都有標尺性的參考價值。”

③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6頁。

【四年】，□軍。十一月，喜□安陸□史。[一一貳簡]

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一四貳簡]

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獄鄢。[一九貳簡]^①

這些記錄證明墓主“喜”在秦統一六國前已在南郡地區任職，反映了“秦人”可能早已遷徙到南郡。《編年記》的記事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結束，墓主喜大概46歲前後死亡。^②經過人骨鑒定確定墓主是40至45歲之間的男性，與編年記錄一致，由此可以斷定，戰國末期墓主主要在南郡生活。

睡虎地7號及11號墓的紀年標準後來被作為判別秦墓年代的主要依據。根據整理者的看法，睡虎地秦墓按照隨葬器物的類型可以分為兩種，M3、M4、M5、M6、M8、M10等6座墓通過與7號墓隨葬器物比較，可以歸於戰國秦墓，而M9、M12、M13、M14等4座墓裏的器物比較接近於11號墓，可歸於秦代墓。^③但是，對於4號墓的年代需要商榷，從這裏出土了秦王政二十三、二十四年參與淮陽戰役的“黑夫”和“驚”兩人的書信，^④表明這座墓葬應在滅楚戰爭以後形成，所以4號墓也有可能是秦代墓。

秦墓的紀年標準從龍崗6號秦墓發掘後更加豐富起來。龍崗6號秦墓出土的大批竹簡和木牘，主要是包括田律及禁苑律等的秦代法律文書。經過整理，在法律文書中發現“皇帝”兩字，表明墓葬年代肯定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而且，在隨葬器物中AⅡ式甕與睡虎地M45:8(統一前)及M47:1(西漢初)類似，但是除文飾更接近於M45:8以外，總體器型都與M47:1相近。其年代可能在統一後至西漢初之間。整理者據此把龍崗6號墓的年代確定為秦末，認為這是對秦墓斷代的另一標準。^⑤

南郡“秦墓”可以與上面所介紹的標準資料相比較來判別。首先以曾經做過南郡治所的江陵一帶的墓葬為例，1986年初發掘的岳山秦漢墓46座中10座(M15、M19、M23、M27、M30、M35、M36、M38、M39、M41)被認定為“秦墓”。器物的形制可以分為三組，其中第一組是秦統一以前的，而第二、三組的年代根據睡虎地11號墓的器物可以定為秦統一一初。^⑥

1990年在楊家山一帶發掘的127座秦漢墓中，135號“秦墓”的保存狀態比較好，從這裏出土的漆器造型及烙印文等都能在睡虎地“秦墓”的器物中看到，所以其墓的年代上限應為“白起拔郢”，即秦設置南郡以後。另外，隨葬品中有銅鼎、銅鈇、小口陶甕，都與睡虎地11號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7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7頁。

③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68-69頁。

④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26頁。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雲夢龍崗秦漢墓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25頁。

⑥ 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岳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年第4期，538、551頁。

墓類似，據此可以確定該墓屬於秦代墓。^① 還有，1991 年發掘的兩座擂鼓臺秦墓中，M1 的陶甕、陶甗及漆奩、漆盒等器物與睡虎地 11 號及 9 號墓的出土器物很類似，其年代可以定為秦代。但是，M2 的陶盂及陶釜等器物與龍崗秦墓裏出土的器物相同，這可能是秦末至西漢初期的墓葬。^②

除此之外，還有 1993 年發掘的王家臺 15 號墓，從這裏出土了篇名為《效律》的秦律文書，其內容類似於睡虎地秦簡里的法律文書，由此可以推測墓葬的形成年代應在南郡設置以後。但是，從器物的形制來說，楚式與秦式混雜出現，其中陶盂、小壺等器物頗類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器物。因此，該墓的年代比江陵一帶的楚墓稍晚，應為戰國秦墓。^③

此外，在襄樊及宜城等地還發掘了大量的秦墓。比如，有宜城雷家坡秦墓^④以及襄樊余崗、^⑤鄭家山、^⑥王坡墓地^⑦等地的秦墓。作為江漢地區軍事要地的宜昌地區也發現一些秦墓，如葛州垸 M1、M2 及前坪 M23、M39 等。尤其是前坪 M23，發掘者認為它應是參與滅巴、伐楚戰役的秦軍墓。^⑧

在南郡地區發掘的秦墓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秦人”大量流入的情況，這一現象與其他楚地有明顯的區別。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長沙地區的墓葬。該地的秦漢墓葬形制有比較濃厚的楚墓色彩，這種特點持續很長時間。^⑨ 長沙地區最終被秦占領的時間是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以後，“秦人”遷徙及由此帶來的同化祇能在短短 15 年內進行，因此該地與南郡相比，極少出現“秦墓”式的墓葬。這是不同歷史背景帶來的必然結果。

①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揚家山 135 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 年第 8 期，9 頁。

② 荊州市荊州區博物館：《荊州擂鼓臺秦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2 期，21 頁。

③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43 頁。關於以上江陵地區秦墓的概況，可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132-133 頁。

④ 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北宜城楚皇城戰國秦漢墓》，《考古》1980 年第 2 期；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宜城縣博物館：《宜城雷家坡秦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6 年第 4 期。

⑤ 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余崗戰國至東漢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 年第 3 期；襄樊市博物館：《襄樊余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 年第 2 期。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 年第 3 期。

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關於對襄樊、宜城地區秦墓的概況，可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131-132 頁。

⑧ 湖北省博物館：《宜昌前坪戰國兩漢墓》，《考古學報》1976 年第 2 期。關於宜昌地區秦墓的概況，可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考古學·秦漢卷》，134 頁。

⑨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從長沙秦和西漢早期墓看楚文化的延續和影響》，《長沙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552-558 頁。

二 南郡“楚遺民”的定義與成立條件

趙化成曾經試圖按照考古學的看法來區分秦占領地區的文化,其中對江漢地區文化說明如下:

被占領區原住民仍存在,但人口大為減少,秦徙民共處。當地文化仍有遺留,但已不占主導地位;同時,秦文化也受到當地文化的某些影響。^①

設置南郡後,江漢地區從“楚地”轉換為“秦地”,在這種背景下,南郡的特點形成。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趙化成不僅提到秦遷徙民,而且指出楚原住民的存在。這意味着雖然在當地的墓葬中“秦墓”的數量占多數,但還不能排除“楚人墓”存在的可能性。實際上,南郡墓葬并不都是單純的“秦墓”,有些墓葬混雜秦墓與楚墓的特點,甚至有些墓葬楚文化特點更突出。因此,有人根據在“秦墓”里留下的“楚墓”形制,將其定為“楚遺民墓”。^② 這些就反映出“秦人”大量遷到南郡的同時,不少“楚遺民”還在江漢地區生活,大量“楚人”與秦遷徙民一起編在南郡的戶籍裏。

然而,祇根據墓葬來斷定“楚遺民”存在與否,有很大的局限。尤其楚墓和秦墓的斷代區分祇是按標準紀年資料來推算近似值而已,并不能據此確定準確的時間。確定“楚遺民墓”存在的問題需要考慮多種變數。首先,如果在南郡“楚遺民”中有人順應秦統治,其墓葬的形制完全顯示出秦文化特點,那這些墓葬該怎樣分類?^③ 而且,或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某些秦遷徙民愛好楚文化,死後在自己的墓葬裏隨葬大量的楚式器物,其墓看起來是“楚遺民墓”,但實際上是“秦墓”。

對於將南郡民區分為“秦人”與“楚遺民”這一問題,還需要考慮較長時間的演變過程。“楚遺民”是指原屬於楚編戶民,但後來失去原所屬的籍貫而遺留在當地的人。如果我們將時間定為設置南郡的初期,將當地民稱為“楚遺民”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不過,“楚遺民”的

① 趙化成:《秦統一前後秦文化與列國文化的碰撞及融合》,《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624頁。

② 丁蘭:《湖北地區楚墓分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可以歸類為“楚遺民墓”者如下:九店楚墓中一部分墓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宜城雷家坡楚式墓葬(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宜城縣博物館:《宜城雷家坡秦墓發掘簡報》);荊門市羅坡崗地區墓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羅坡崗與子嶺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荊門市博物館:《荊門子嶺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等等。

③ 《宜城雷家坡秦墓發掘簡報》整理者認為,被秦同化的“楚人”皆已轉化為“秦人”,所以應將那些人的墓劃歸“秦人墓”。而松崎恒子研究睡虎地 11 號墓主“喜”出身的時候,早已認識到這一問題,認為南郡秦墓祇反映出在此地發生的楚、秦文化的交融,而并不意味着其墓主是来自關中的秦人。[日]松崎恒子:《從湖北秦墓看秦的統一和戰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後一代人變成秦編戶民後，還將他們稱為“楚遺民”並不一定準確。時間轉到“楚遺民”第二代或第三代生存的時代，對研究者來說就開始碰到另一種困難。即對於“楚遺民”問題，血統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關鍵在於他們自身的自我認同意識(identity)。“楚遺民”的後裔自己認為是“楚人”還是“秦人”纔是重要的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以往學者根據睡虎地 11 號墓主“喜”的出身來探討。商慶夫是主張“喜”為“楚人”後裔的代表論者，他根據《編年記》的內容得出如下結論：首先，墓主“喜”的三代家族應該從秦占領前一直在當地居住。在《編年記》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寫着“攻安陸”，可能因為當時“喜”的父親親眼看到秦占領安陸，所以纔記錄下來。另外，對楚北部及魏、韓等地的攻戰記錄比較仔細，也可以按同樣的理由來理解；其次，按墓葬的規模來看，墓主可能是地方中小地主，保持相當的經濟水平，這也證明他長期住在當地；再次，通過《編年記》所記載的內容可以推測書寫者的思想傾向，即他還堅持“背秦向楚”思想。比如，對秦王的名字“政”沒有避諱，直接寫“正月”，而且在應該寫“今王”或“今上”的部分，多次省略而祇寫一個“今”字，在記錄秦王死亡時，沒有使用敬詞“薨”而直接寫成“昭死”等等。此外，他還提出由於對曾經屬於楚地的“新城”有比較詳細的記錄，在隨葬品中瑪瑙環被分裂成 7 塊象征着戰國“七雄”，沒有記錄列國滅亡或楚被羞辱的時間，墓主人的思想傾向應是“背秦向楚”。^①

商慶夫的看法值得商榷。他按《編年記》的記錄來推斷“喜”是“楚人”的後裔，但是墓中出土的所有秦簡及隨葬器物的特點更明顯反映出墓主是“秦人”的可能性。首先，按墓葬文化特點來說，睡虎地 11 號墓是典型的“秦墓”，其隨葬器物也多半是秦文化形制的。^② 而且，《編年記》不是公文書，在私人文書中不必嚴格遵守避諱或尊稱的原則。^③ 此外，墓主本人長期擔任地方中下級官吏，生前攜帶、參考大量的法律文書，由此很難認為他有“背秦向楚”思想。

如果我們繼續以類似兩分法的觀點來將南郡人口分為秦、楚人，就難以了解南郡人口問題的本質。隨着時間推移，南郡的遷徙民及“楚遺民”的後裔都逐漸成為秦地民。而且，從秦簡資料來看，秦並沒有施行過保持“秦人”血統的政策。在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裏可以看到有關條文，如：

“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可(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

[一七六簡]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可(何)謂“真”？臣邦父母產子及產它邦而

① 商慶夫：《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的作者及其思想傾向》，《文史哲》1980 年第 4 期；《再論秦簡〈編年記〉作者的思想傾向》，《文史哲》1987 年第 6 期。

② 湖北省博物館：《1978 年雲夢秦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 年第 4 期。

③ 楊劍虹：《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作者及其政治態度——兼與陳直、商慶夫同志商榷》，《江漢考古》1984 年第 3 期。

是謂“真”。·可(何)謂“夏子”?·臣邦[一七七簡]父、秦母謂毆(也)。^①[一七八簡]

這裏所說的“臣邦”是在秦統治範圍內的異民族屬國,秦利用“夏”的概念來設定“秦屬”,即秦實際支配的地理邊界。如果在臣邦人中有母親是“秦人”的,應叫他“夏子”,表明秦早已具備對混血人的政策。而且,有“夏子”這一法律用語,就反映出在法律上沒有禁止異民族與秦人通婚,秦對此保持比較實用的態度。

秦對“臣邦”的政策是這樣,那麼南郡“楚人”與“秦人”的融合可能比臣邦更迅速。“臣邦”在被統治以後還保持固有的風俗,居民都有自己的“君公”。相反,“楚遺民”已失去自己的王或封君,並變為秦編戶民,此後他們的後裔或許與“秦人”通婚。如果這是南郡出現的普遍現象,是否還能將秦代南郡民分為“秦人”與“楚人”?

從這一觀點來看,睡虎地 11 號墓主“喜”的事例反映出遷徙民或“楚遺民”二、三代居民的典型特點。根據《編年記》可以推測“喜”本人的家庭背景,這裏介紹主要內容:

(秦昭襄王)卅五年,攻大壑(野)王。十二月甲午雞鳴時,喜產。^②[四五壹簡]

卅七年,攻長平。十一月,敢產。^③[四七壹簡]

五十六年,後九月,昭死。正月,遯(速)產。^④[三貳簡]

(秦王政)十一年,十一月,獲產。^⑤[一八貳簡]

十六年,七月丁巳,公終。自占年。^⑥[二三貳簡]

十八年,攻趙。正月,恢生。^⑦[二五貳簡]

廿年,七月甲寅,姬終。韓王居□山。^⑧[二七貳簡]

廿七年,八月己亥廷食時,產穿耳。^⑨[三四貳簡]

墓主“喜”於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 262)十二月甲午雞鳴時出生。楊劍虹根據“攻大壑(野)”“攻長平”等記錄,推測“喜”及其弟“敢”在其父母從軍中出生,由此認為“喜”是從外地遷入的遷徙民,^⑩這些看法也需要商榷。首先,一般不能想象與妻子一起從軍時生育孩子,楊劍虹舉出秦始皇時期攻打百越給士兵補充未婚女子的例子,^⑪認為秦代有夫妻一起從軍的例子。但是,這是為了讓士兵在邊境占領地定居而採取的措施,不是夫妻陪伴從軍的例子。戰國時期秦攻戰中原地區的過程很艱難,在未占領地進行戰鬥,基本上不能馬上讓士兵往當地遷徙定居。而且,除“攻大壑(野)王”“攻長平”以外,還有“攻封陵”“攻新城”“攻析”“攻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35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7 頁。

③ 楊劍虹:《秦簡〈語書〉窺測——兼論〈編年記〉作者不是楚人》,《江漢考古》1992 年第 4 期,55 頁。

④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白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族衣補。秦始皇可其萬五千人。”(3086 頁)

伊闕”等等，在記載“喜”出生的那一欄上面出現 23 次攻戰記錄。^① 按理來說，我們不能由此推測“喜”的父母參與了以上所有的戰役。如果真有從軍的經歷，也應該像“喜”本人從軍記錄一樣，明確記為“從軍”“從平陽軍”。^② 在筆者看來，其記錄為“攻大壘(野)王”，可能與“喜”父母的從軍無關，祇是簡略記錄秦主要大事記而已。由此看來，“喜”的母亲可能是在自己定居的地方生育“喜”和“敢”，其地應在南郡安陸縣一帶。

在《編年記》裏除“喜”“敢”之外，還出現“遯(速)”“獲”“恢”“穿耳”等人名。而“公”“嫗”等的稱呼，應指“喜”父母。“敢”在“喜”出生的兩年後出生，而“遯(速)”在“喜”12 歲時出生，按理來說他們應是“喜”的弟弟。那麼，“獲”“恢”“穿耳”都在“喜”成年後出生，有可能是他的兒女。按整理者的觀點，“穿耳”是女兒名，“喜”家子女應有二男一女。^③ “喜”的兄弟、子女有可能是南郡設置以後定居居民的二世或三世。“喜”的父母分別於秦王政十六年(前 231)和二十年(前 227)死亡，那時距公元前 278 年設置南郡已過 50 餘年了。假如“喜”父母 20 歲前後生“喜”，在設置南郡的時候，“喜”的父母還是年幼的孩子。因此，不管出生地在哪兒，他們肯定從小在南郡長大。如果他們是遷徙民的話，可能前一輩人帶他們遷徙到南郡。總的來說，“喜”的家庭乃至父母那一輩就有可能是南郡的定居民。爲了了解更明确的系譜，需要追溯到“喜”的祖父一代，但不知道爲什麼，在《編年記》裏沒有記載關於“喜”祖父的信息。

墓主“喜”是“秦人”的後裔還是“楚遺民”的後裔，由於史料的限制不得而知。至少，通過“喜”的事例可以假定“楚遺民”後裔的存在。如果到秦代“楚遺民”的後裔還在南郡生活，其世系應該追溯到祖父一代。而且，他們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有些子女已成年。對這樣的“楚遺民”三、四代人來說，南郡是他們出生長大的老家。隨着繼承世代被秦逐漸同化，他們會不會自然認爲自己的老家是“秦地”呢？在睡虎地 4 號墓隨葬木牘裏，有秦王政二十三年(前 224)參與淮陽戰役的“黑夫”和“驚”的書信，他們對家人說：“聞新地城多空不實者，且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5 頁。“喜”出生前所發生的 23 次戰役記錄如下：“四年，攻封陵”；“六年，攻新城”；“九年，攻析”；“十三年，攻伊闕”；“十五年，攻魏”；“十七年，攻垣、枳”；“十八年，攻蒲反”；“廿年，攻安邑”；“廿一年，攻夏山”；“廿四年，攻林”；“廿五年，攻茲氏”；“廿六年，攻離石”；“廿七年，攻鄧”；“廿八年，攻□”；“廿九年，攻安陸”；“卅年，攻□山”；“卅二年，攻啓封”；“卅三年，攻蔡、中陽”；“卅四年，攻華陽”；“卅九年，攻懷”；“卅一年，攻邢丘”；“卅二年，攻少曲”；“卅四年，攻大(太)行。”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7 頁。

③ 關於“喜”家庭的詳細說明，可參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韓]尹在碩譯《수호지진묘죽간역주(睡虎地秦墓竹簡譯注)》，首爾：소명출판，2010，43-44 頁注釋。

令故民有爲不如令者實。”^①筆者曾指出“新地”指的不是安陸地區而是新占領的另一地區，^②也可以從同樣的邏輯來說明。“黑夫”和“驚”的父母兄弟以及子女都在安陸一帶居住，可知他們絕不是在短期內移居的遷徙民。甚至，“黑夫”和“驚”或許是在南郡設置初期定居此地的百姓的三代或四代。因此，他們不會稱自己出生長大的地區爲“新地”，而會認爲安陸乃至南郡是“故地”，自己是秦“故民”。

如果上面所說的是秦代南郡的一般情況，不管南郡居民來自“秦”還是“楚”，大多數人認爲自己是“秦人”並順從其統治。不過，所有的地區都會有“不如令者”，即使南郡的同化政策比較順利，因它曾經是楚地中心，應該也不會像關中地區那樣穩定。而且，楚東遷後一直存續到秦王政二十四年（前 223），南郡對楚來說一直是威脅，所以南郡與其他占領地相比很難保證安全的統治。在睡虎地秦簡《語書》裏南郡守騰提到在南郡的鄉俗中還殘存“惡俗”，^③反映出在南郡還有很多妨礙穩定統治的因素。因此，雖然對以往研究認爲睡虎地 11 號墓主“喜”是“楚人”後裔的這一看法，筆者很難同意，但是對墓主的思想傾向提出質疑仍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上，在南郡長期進行郡縣制統治的情況之下，不太可能將其人口分爲“秦人”和“楚人”加以統治，對此繼續論爭不會得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血統並不是區分認同的標準，而且文化傾向不一定等同於政治取向。但是，南郡居民是否有“背秦向楚”的思想傾向是證明南郡人口對秦認同程度的核心要素。雖然在南郡有不順從秦統治的“秦人”，但他們並不一定都是“背秦向楚”的人。質疑某些人的認同意識，祇有他們的“背秦”行爲直接與“楚”有關纔能成立。下面接着探討與此相關的問題。

三 南郡“秦人”的“背秦向楚”事例及其實際情況

設置南郡後，當地的居民在法律上都屬於“秦人”。隨着時間的推移，當地民作爲“秦人”的認同意識越來越穩定，秦所強力進行的郡縣制及遷徙政策對當地民與秦同化起了關鍵作用。因此，按秦政府的規定來說，南郡民當然是“秦人”，相關文獻資料及秦簡公文书都證明了秦政府對南郡民的基本看法。相反，從被統治的南郡民視角來書寫的史料幾乎沒有，所以對其思想傾向的分析並不好做。在沒有史料的情況下，睡虎地 11 號、4 號墓出土的《編年

①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26 頁。

② 拙稿：《秦통치시기 ‘楚地’의 形勢와 南郡의 지역성》。此外，與“新地”相關的研究，可參蔡萬進《秦“所取荆新地”與蒼梧郡設置》，《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5 期；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與“新地吏”》，《中國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佚）之民不止，是即法（廢）主之〔三簡〕明法毆（也），而長邪避（僻）淫失（佚）之民，甚害於邦，不便於民……〔四簡〕。”（13 頁）

記》^①與“黑夫”“驚”的書信，^②反映了某些南郡“秦人”的視角，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不過，我們就此不能證明南郡民是否保持“反秦”思想。有人期待從《編年記》可以看到被統治者對秦政府的不同看法，据此對墓主“背秦向楚”情緒進行研究，^③但是這種邏輯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編年記》字里行間都沒有直接表現出“反秦”意識，而且墓主用寓意式辭章來表現“反秦”的主張祇是文學性的解釋而已。爲了分析南郡民中潛在的反秦情緒，應該找到比較直接的事例，但目前還沒有發現相關史料。

然而，最近公布了岳麓秦簡《爲獄等狀四種》，期待能稍微打破以往材料的限制。其中，“尸等捕盜疑購案”和“多小未能與謀案”（以下按《岳麓書院藏秦簡（叁）》的目錄分別省稱爲“案例2”和“案例5”^④）是關於南郡民越境往楚地逃亡（在文書裏說“邦亡荆”）的案件。那些人都放棄作爲“秦人”的身份，而將自己的國籍換爲“楚人”，不管他們真正的思想傾向怎樣，其行爲明確是“背秦向楚”。雖然這還是秦公文書，整體內容不能超出秦政府視角，但是通過相關人物陳述的內容，可以了解到他們“邦亡荆”的動機及對“反秦”的基本想法。据此對南郡民自身的“背秦”行爲及其實際情況可以進行探討。

首先，分析案例2，其文書可以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州陵守“綰”和丞“越”請求上級機構“讞”（請求審議）而具寫審判過程的記錄，而第二部分是上級機構南郡假守“賈”給州陵縣回復的記錄。其中第一部分的全文如下：

廿(二十)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州陵守綰、丞越敢讞(讞)之：廼二月甲戌，走馬達告曰：盜盜殺傷走馬[三一簡]好□□□部(?)中(?)。即(?)令(?)獄(?)吏(?)驩(?)、求盜尸等十六人追。尸等產捕詣秦[男]子[治]等[三二簡]四人、荆男子閔等十人，告群盜盜殺傷好等。●治等曰：秦人，邦亡荆；閔等曰：荆邦人，皆居[三三簡]京州。相與亡，來入秦地，欲歸(義)。行到州陵界中，未詣吏，悔。謀言曰：治等已(已)有(罪)秦，秦不[三四簡]□歸(義)。來居山谷以攻盜。即攻盜盜殺傷好等。它如尸等。●診、問如告、辭(辭)。京州後降爲[三五簡]秦。爲秦之後，治、閔等乃群盜【盜】殺傷好等。律曰：產捕群盜一人，購金十四兩。有(又)曰：它邦人[三六簡]□□□盜，非吏所興，毋(無)什伍將長者捕之，購金二兩。●鞫之：尸等產捕治、閔等，告群盜盜殺傷[三七簡]好等。治等秦人，邦亡荆；閔等荆人。亡，來入秦地，欲歸(義)，悔，不詣吏。以京州降爲秦後，群[三八簡]【盜盜殺傷好】等。皆審。疑尸等購。它縣論。敢讞(讞)之。●吏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3-10頁。

②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26頁。

③ 商慶夫：《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的作者及其思想傾向》；《再論秦簡〈編年記〉作者的思想傾向》。

④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議：以捕群盜律購尸等。或曰：以捕它邦人[三九簡]……^①

這一事件可以簡單概括如下：群盜總共糾集了14人，他們盜竊并殺傷“好”等人，即“盜殺傷”。經過審問後發現“治”等4人原來是“秦人”而曾經往楚地逃亡過，另外10人都是“荊人”。他們在楚地京州居住後，再次逃亡并要往秦“歸義”，在途經州陵境時改變想法作了群盜。然而，案例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對逮捕群盜有功勞的“尸”等怎樣獎賞。按照法律規定，“產捕群盜一人，購金十四兩”，而這裏所說的“群盜”可能是以“秦人”為限，不包括來自他國的人。法律還設定“它邦人”這一用語，來單獨規定對於逮捕他國人的獎賞。該案例由於群盜既有“秦人”又有“荊人”，在法律解釋方面發生分歧。

“治”等4名罪人原來是“秦人”，而後來亡命楚地，如果在法律上將其定為“秦人”，應按逮捕群盜的規定來獎賞“尸”等，相反，將他們看成“荊人”，就按逮捕“它邦人”的規定來獎賞。“閭”等10人都是“荊人”，而其出身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盜殺傷“好”等的時間點。從案件的記錄來說，二月甲戌，即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②走馬“達”把逮捕群盜的事實向縣廷報告。然後，通過審問結果來確認群盜在京州投降并從“楚地”轉為“秦地”以後纔盜殺傷“好”等。雖然還不能知道“京州”的具體位置，但是根據將當地民稱為“荊人”、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某日向秦投降等信息，可知它在秦占領前肯定屬於楚領土。秦占領“京州”的時間與對群盜出身的規定密切相關，如果在未占領“京州”時盜殺傷，應該將他們定為“它邦人”來進行獎賞逮捕人員。而群盜盜殺傷的時間是在“京州”降為秦以後，因此州陵縣廷不能確定群盜是“它邦人”還是秦內地人。

對於此案的最終判決從第二部分南郡假守“賈”回復的內容可以看到，其全文如下：

廿(二十)五年六月丙辰朔己卯，南郡假(假)守賈報州陵守綰、丞越：子漱(漱)：求盜尸等捕秦男子治等四人、[四〇簡]荊男子閭等十人，告群盜盜殺傷好等。治等秦人，邦亡；閭等荊人。來歸義(義)，行到州陵，悔[四一簡]□□□□□□攻(?)盜(?)，京州降為秦，乃殺好等。疑尺(尸)等購。●漱(漱)固有審矣。治等，審秦人毆(也)，尸[四二簡]等當購金七兩；閭等，其荊人毆(也)，尸等當購金三兩。它有【律】令。[四三簡]^③

前面一部分內容是對州陵縣“漱”書內容的摘要，與第一部分重複。這裏需要關注的是最後一部分記載的判決內容。判決者認為州陵縣的審議很恰當，而問題在於怎樣區分“治”等4人和“閭”等10人以及怎樣獎賞“尸”等。南郡郡廷作出如下判斷：“治”等4人應該是“秦

①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113-115頁。

② 參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117頁，注釋2。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116-117頁。

人”，將“閭”等 10 人看成“荆人”，按這樣的標準來實行獎賞。然而，關於獎賞規定的細節還不明確，按法律來說生俘群盜一人應賞金 14 兩，而生俘“它邦人”一名應賞金 2 兩。但是，南郡的判決是“尸”等 16 人对“秦人”（群盜）4 名的逮捕賞金 7 兩；對“荆人”（它邦人）10 名的逮捕賞金 3 兩。^① 我們還不知道做出這樣判決的根據，但至少能發現這一事實，即秦將曾經“邦亡荆”的“秦人”還是作為“秦人”，而在楚國滅亡第二年的時候仍然將“楚遺民”作為“荆人”。

作為南郡“秦人”“背秦向楚”的事例，值得關注“治”等 4 人的行迹。他們最初離開秦地亡命楚地居住在京州，文書沒有記載他們原來居住的秦地，但是對他們的審問與調查都在州陵縣進行，而且州陵縣向南郡讞書，南郡再次做出最終判決。由此可見，通過南郡內部的文書檔案可以查到“治”等 4 人的籍貫信息。那麼，他們都是過去的南郡特別是州陵縣編戶民的可能性最大。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裏包括“亡律”條文，按照該條文的規定，所謂“亡”應指吏民以非法的方式脫離當地戶籍的行為。由於“亡”對國家的賦稅及徭役直接造成負面影響，因此負責人員應該仔細記錄亡命者的“亡日”來計算總逃亡日數，以後他回歸的時候根據官府所記載的“亡日”來量刑處罰。^② 對“治”等 4 人在州陵縣內部的審查過程中發現他們的逃亡事實，這可能因為州陵縣按照“亡律”的規定，一直保留着他們的戶籍并計算“亡日”。

然而，該案件對他們的逃亡行為特指“邦亡荆”。與國內逃亡區分，將亡命國外稱為“邦亡”，特別是將逃亡楚地的行為再細分為“邦亡荆”。據此可以推測，在南郡經常發生秦人越境逃亡楚地的事件。同時，也出現不少楚人從楚地逃亡南郡。上面所涉及的“閭”等 10 人原來是在京州居住的“荆人”，後來試圖逃亡秦地。儘管他們中間改變想法為盜，但是秦法律有關於逮捕“它邦人”的獎賞規定，而且縣廷考慮按這些法律來處理案件，這的確表明除此之外還有過很多他國人亡命的事例。這與州陵縣跟楚接境的地理形勢有關，在此基礎上可以推測南郡前沿地區面臨的類似情況。

不管出於什麼動機，“治”等 4 人抗拒秦統治離開了南郡。按他們的實際行為來說，可以將其歸為南郡民“背秦向楚”的事例。但是，從文書內容不能判斷，他們是不是因為自己認為是“楚人”而離開南郡。而且，他們在亡命楚地以後的行迹並沒有明確的目的性，他們再次與

① 對此陳偉《尸等捕盜購金數試說》（簡帛網，2013 年 9 月 11 日）以及于洪濤《再論岳麓簡尸等捕盜購金數額》（簡帛網，2013 年 9 月 16 日）主張，“金三兩”的“三”當是“二”，釋文中的“三”似為訛誤，“二兩”的賞金與睡虎地法律文書裏涉及到的“非吏所行”的褒賞規定吻合。但是，陳松長在自己發表的文章裏說，從紅外掃描放大圖版上的墨迹來看，這顯然是“三”字，有可能與另一種捕獲罪犯的賞格有關（《〈岳麓簡（叁）〉“癸、鎖相移謀購案”相關問題瑣議》，《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 年第 2 期，15-16 頁）。

②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吏民亡，盈卒歲，耐；不盈卒歲，貲（繫）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償亡日。其自出毆（也），笞五十。給逋事，皆籍亡日，輒數盈卒歲而得，亦耐之。〔一五七簡〕”（153 頁）

“荆人”10人一起圖謀歸附秦。到了南郡境內後又一次改了想法群起為盜,由此我們不能斷定這些人是以“亡秦”為目標來組織反軍。州陵縣將其看成是單純的騷擾行為,這有可能是按秦律所設定的標準來劃分的。可以參考以下的相關史料:

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蕲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①

這些資料主要反映出秦二世的愚蠢與秦滅亡的征兆,但是由此可以發現有一方將陳勝的反秦起義定為“反”相當正確,並具備明確的判斷標準。根據諸生30餘人的意見,楚人攻占陳地就是“反”,應該派遣軍隊鎮壓。相反,可以將小規模群盜的騷擾行為視為“盜”,叔孫通欺瞞秦二世說,那是對天下統治沒有影響的盜竊行為,祇要當地的郡守、尉按“捕論”來逮捕他們論處就能解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捕律》記載了關於逮捕群盜及處理方式的規定。如:“群盜殺傷人、賊殺傷人、強盜,即發縣道,縣道亟為發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將,令兼將,亟詣盜賊發及之所,以窮追捕之,毋敢□[一四〇簡]界而環(還)。”[一四一簡]”^②這一記錄可以跟叔孫通所言做比對。雖然叔孫通所說與當時的實際不符,但是由此能看到秦律“捕論”的基本輪廓,能看出漢律對秦律以郡縣為單位的“捕論”的繼承。

案例2是在郡縣單位所進行的“捕論”的典型事例。在州陵縣管轄區域內發生群盜的“盜殺傷”,州陵縣興發獄史“驩”及求盜“尸”等16人前來逮捕群盜。不僅縣廷判斷那是縣單位能解決的小規模“盜”,而且按“捕論”來看進行得比較順利,未解決的祇是對實施逮捕的辦案人員的獎賞問題。總的來說,該案件提到的群盜行為並不是嚴重的叛亂,而是局限一個縣裏的騷擾行為,因此不能說他們是以“亡秦”為目標組織的“楚人”反軍。

其次,通過對案例5分析,可以觀察到對南郡“秦人”複雜的情緒,其全文如下:

【敢】瀦(讞)之:十二月戊午,軍巫問曰:攻荆廬谿【□□】故(?)秦人邦亡荆者男子多。[八八簡]多曰:小走馬。以十年時,與母兒邦亡荆。亡時小,未能與兒謀。它如軍巫書。[八九簡]兒死不訊。[九〇簡]問:多初亡時,年十二歲,今廿(二十)二歲;已(已)削爵為士五(伍)。它如辭(辭)。[九一簡]鞠之:多與兒邦亡荆,年十二歲,小未能謀。今年廿(二十)二歲,已(已)削爵為士五(伍)。得。審。疑多臯(罪)。穀(繫)。

① 《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2720-2721頁。

②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秦獄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148頁。

[九二簡]它縣論。敢獻(獻)之。[九三簡]•吏議曰:除多。或曰:黥爲城旦。[九四簡]^①

關於該案件發生的時間“十二月戊午”，整理者認為是秦王政二十二年（前 225）十二月丙午朔十三日，^②但并不一定對。文書第一枚簡“……獻之”上面有殘缺，失去了重要的年份信息。根據文書內容，秦當時在攻打“荊廬谿”時生俘成年男子“多”。廬谿大概位於洞庭湖附近或岳陽一帶，^③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所說“王翦遂定荊江南地”，^④這一帶到公元前 222 年纔被秦平定。那麼，秦軍進軍廬谿的時間也有可能是秦攻略“荊江南地”的時候，因此秦生俘“多”與文書書寫時期會晚一些，其下限應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秦最終平定“荊江南地”以前。處理文書的地點肯定離廬谿不遠，應是在南郡境內與楚鄰接的某縣，其中州陵縣的可能性最大。

根據“多”的供述，他在被生俘的 10 年前，跟母親“兒”一起從秦逃亡改為楚人。因而，縣廷應該調查他“邦亡荊”的嫌疑，這裏需要區分了解母親“兒”與“多”本人的立場。首先，母親“兒”自己決定放棄秦編戶民的身份而“邦亡荊”。由於她已經死亡不能調查她逃亡的原因，但不管怎樣，這肯定是她自己故意放棄“秦人”身份，逃亡楚地，可以說是一種“背秦向楚”的行為。相反，在“邦亡荊”的時候“多”纔 12 歲，所以縣廷認為那時候的“多”對此尚沒有判斷能力。即“多”“邦亡荊”不是故意的，應該考慮免其罪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秦律對“邦亡荊”具備詳細的判決標準與對南郡民的同化政策有關。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樣，南郡設置初期，其居民基本上由“遷徙民”與“楚遺民”構成，而 50 多年後，其後裔都在當地出生長大，就成為“故秦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郡民認為自己是“楚人”的可能性比較小，即使有人或許會認識到自己是“楚人”的後裔，但其中追求“背秦向楚”思想的人又會少一些。案例 5 所見的“多”也是普遍的南郡“秦人”之一，而且按他在秦的身份為“小走馬”，他父親可能擁有走馬（第三等爵）以上的爵位，所以“多”應該經歷過作為“秦人”的成長過程。雖然她母親由於某些原因帶他“邦亡荊”，但是如果該縣廷參考“多”在未成年時“邦亡”的這一事實可以免除其罪。從案例 5 可見，秦政府讓縣廷官吏參考關於“邦亡”的多種判例，來保障亡命者再次歸為秦編戶的機會。

案例 2、5 不僅共同針對“邦亡荊”，還反映了南郡屬下縣廷對戶籍管理的實際情況，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中，從案例 5 可以看到，縣廷還保管 10 年前亡命者的記錄，按照其資料

①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141-143 頁。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143 頁。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叁）》，143 頁。岳麓秦簡《二十七年質日》“丙午宿廬谿”，出現同樣的地名（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58 頁）。

④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34 頁。

來進行判決。儘管從此文書能看到“邦亡荊”等南郡社會的負面信息,但是這一犯罪記錄却反證南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管理區域內的編戶民。而且,以上的犯罪事例是比較特殊的情況,不能據“邦亡荊”的事例來推論南郡“秦人”的普遍情緒。

除上面所見“背秦”事例以外,還有很多順應秦統治的例子,這一問題可以從多方面的視角來考察。順應秦統治的典型例子就是睡虎地4號木牘里所見的“黑夫”和“驚”。他們作為秦編戶民參與滅楚戰爭,在書信裏寫,“書到皆為報,報必言相家爵來未來,告黑夫其未來狀”^①等的內容。“黑夫”要求家人去官府確認一下他自己提升爵位的事情是否正常處理,表明他本人希望作為“秦人”得到比以前更高的爵位,而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看,以南郡民為對象的軍功授爵制推行得比較成功。而且,在另一書信裏說,“聞新地城多空不實者,且令故民有為不如令者實”,^②雖然該文書後邊有殘缺,不能看到全部內容,但是從書信裏提到“不如令者”看,書寫者本人不願他自己乃至所有家人淪為那種人,並不想離開自己的老家南郡安陸縣,希望與家人一起平安穩定地生活。這種心理就反映了“秦人”順應秦統治的一面,這就是南郡“秦人”所具有的普遍、典型的情緒。

①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頁。

②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頁。

里耶秦簡所見戍役種類辨析*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沈 剛

內容提要 在里耶秦簡中,被徵發戍守邊地的編戶民被稱為更戍;屯戍是從其戍役分工角度而言的;冗邊是在邊境服役一定期限來為親屬贖身。謫戍、罰戍與賞戍都具有懲罰性質。謫戍與賞戍、罰戍相比,其戍守邊地和其身份相關,後兩種是因為其犯罪行為而受到懲罰。賞戍和賞罪有關,或可看成賞刑的延伸形式;罰戍則是對其他犯罪行為的處罰。不同種類戍役稟給口糧的差別是:屯戍由政府供給口糧,懲罰性的戍役需要向政府借貸口糧,更戍借貸糧食與其工作多樣性有關。懲罰性的戍役刑期,賞戍最短,罰戍次之,謫戍最長。

關鍵詞 里耶秦簡 戍役 稟給 刑期

秦漢時代國家集權的物質基礎是對社會資源的直接賦斂,這些資源包括賦稅和力役等。比如漢初法律文書中就有這樣的表述:復蜀、巴、漢(?)中、下辨、故道及雞劍中五郵,郵人勿令繇(徭)戍,毋事其戶,毋租其田一頃,毋令出租、芻稿。^①對待郵人優復的兩個重要項目就是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簡牘學大辭典”(14ZDB027)與吉林大學科研業務費項目階段性成果。

①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行書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6頁。

徭戍和租、芻稿兩類。兩者相較,以徭戍爲主的勞動力資源對政府來說更爲重要。^① 它包括徭役和兵役兩部分,後者在秦代文獻中以戍的形式出現。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許多關於戍役的記述,這也引發了學界對於秦代徭役、兵役制度的研究熱潮,其論題包括戍役的概念、法律條文、服役年限等。^② 近兩年公布的秦代簡牘新資料,則提供了戍役制度在國家行政實踐層面的一些資料。本文擬以里耶秦簡所載材料爲中心考察秦代的戍役問題,從戍役種類角度以補充前賢之說。

一 戍役名目

爲國家服力役是秦漢時代成年男子的一項基本義務,他們通常在特定的年齡段要承擔一定時間的屯戍、宿衛等工作。不過,在秦代簡牘中,除了這種常規性的屯戍義務外,還有一些其他名目的“戍”,我們將這些與“戍”相關的語詞,分別進行梳理,以此探究秦代戍役的構成情況。

(一)更戍

作爲編戶齊民義務的戍役,秦代國家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

戍律曰:同居毋并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③

戍律一詞,說明戍役以法條的形式固定下來。雖然目前所見戍律的內容祇此一條,但從記述看,是對徵發徭役的常規性規定。這種被徵發戍守邊地的編戶民,在里耶秦簡中稱爲“更戍”:

卅四年九月癸亥朔乙酉,畜□□Ⅰ蓋侍食羸病馬無小,謁令官遣□Ⅱ病者無小,今止

① 王毓銓先生在討論漢代情況就指出,以人身爲本的征斂比以土地爲本的征斂重……漢代封建政權所賴以維持其統治的物質基礎(土地和人戶),人戶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體制相同的秦代,大致也是如此。參見王毓銓《“民數”與漢代封建政權》,收入其著《萊蕪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44頁。

② 高敏:《勞動人民是戍邊徭役的主要承擔者——讀〈雲夢秦簡〉札記》,收入其著《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屈建軍:《秦國兵役徭役制度試探》,《咸陽師院學報》1994年第1期;李慶新:《秦漢時期謫戍、徙遷的事實及其對嶺南開發的影響》,中國秦漢史研究會主編《秦漢史論叢》第7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黃今言:《秦代租賦徭役制度初探》,收入其著《秦漢經濟史論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張金光:《秦制研究》第四章《租賦徭役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張伯元:《“爵戍”考》,收入其著《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王煥林:《里耶秦簡所見戍卒索隱》,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楊振紅:《秦漢簡中的“冗”、“更”與供役方式——從〈二年律令·史律〉談起》,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高恒:《秦律中的徭、戍問題》,收入其著《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楊劍虹:《秦代的口賦、徭役、兵役制度新探》,收入其著《秦漢簡牘研究存稿》,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89頁。

行書徒更戍城父枳□□Ⅲ之。/卅五年十一月辛丑朔朔日，遷陵□□Ⅳ(正)

如律令。/履手。/十一月【壬】□Ⅰ 十一月辛卯旦，史獲以來。/□Ⅱ(背) 8-143

《校釋》曰：“更戍，當番戍邊。”并引證了漢代文獻中關於更役的各種解說。^① 將更戍和漢代的踐更、過更聯繫起來，其方向無誤，楊振紅先生曾將秦漢時期的“更”和“冗”對比觀察，認為“更”相當於唐代的番上之役。^② 我們從里耶秦簡自身也能發現這一問題：在里耶簡中有一批倉給相關政府服務人員發放糧食的記錄，其中有幾支發放的對象是更戍：

□人忠出貨更戍士五(伍)城父陽鄭得□ 8-850^③

□稟人忠出貨更戍城父士五(伍)陽耀八月九月□ 8-980^④

□【人】忠出貨更戍士五(伍)城父中里簡 8-1000^⑤

□□【稟】人忠出貨更卒士五(伍)城父蒙里□□

□ 令史却視平 □ 8-1024^⑥

在已經公布的里耶簡中，雖然祇有這四條稟給更卒的記錄，但是從籍貫看，他們均來源於城父，城父位於今安徽省境內，與遷陵相去玄遠，他們籍貫相同，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在西北漢簡中，就有來源於同一地方的戍卒編組在一起。上述同籍的更戍，也可以此視之。其身份為士伍，即平民而非刑徒，因而其所服是義務性的勞役。

據張金光先生研究，秦代的“更”為每年一月的更役，和一生一年的戍守“正卒”不同。^⑦ 從更戍所執行的任務看，其工作分成多種，如：

卅四年七月甲子朔甲戌，牢人更戍士五(伍)城□ 8-1401^⑧

牢人在里耶秦簡 8-273+8-520 條下《校釋》云：“疑指在牢獄中的役人。”^⑨ 水間大輔則進一步梳理出牢人的職責是管理牢獄、傳遞文書、追捕嫌犯等，身份由徵發為兵的民及隸臣、司寇等隸屬身份或刑徒充任的。^⑩ 但他認為更戍是兵士身份，似有可商餘地。記錄更戍工作的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83 頁。本文中來源於該書的觀點均簡稱為《校釋》。

② 楊振紅：《秦漢簡中的“冗”、“更”與供役方式——從〈二年律令·史律〉談起》，85 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37 頁。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56 頁。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59 頁。

⑥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64 頁。

⑦ 張金光：《論秦徭役制度的幾個法定概念》，《山東大學學報》2004 年第 3 期。

⑧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20 頁。

⑨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27 頁。

⑩ 水間大輔：《里耶秦簡所見的“勞監”與“牢人”》，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制史研究》第 2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8-33 頁。

簡文還有：

卅五年三月庚寅朔辛亥，倉銓敢言之：疏書吏、徒上事尉府Ⅰ者牘北(背)，食皆盡三月，遷陵田能自食。謁告過所縣，以縣鄉次續Ⅱ食如律。雨留不能投宿齋。當騰騰。來復傳。敢言之。Ⅲ(正)

令佐溫。Ⅰ更戍士五城父陽翟執。Ⅱ更戍士五城父西中座。脅手 (背) 8-1517^①

該簡是說吏徒，即令佐溫和更戍執、座等有公事于尉府，需要向所經縣鄉續食，即在屯戍地以外的地方服役。更戍任務的多樣性，是與後面所言屯戍的區別。

在里耶簡記載中也能够看出其平民身份。

……【司】空佐敬二甲。AⅠ【司】空守警三甲。AⅡ司空守配三甲。AⅢ司空佐沈二甲。以。AⅣ□□□一盾。入。AⅤ庫武二甲。AⅥ庫佐駕二甲。BⅠ田官佐賀二甲。BⅡ鬻長忌再□畧。BⅢ校長予言貲二甲。BⅣ發弩□二甲。BⅤ倉佐平七【盾】。BⅥ田佐□一甲。BⅦ令佐圉一盾。CⅠ令佐取七甲。CⅡ令佐迺二甲。已利。CⅢ□廿錢。CⅣ更戍畫二甲。CⅤ更戍【五】二甲。CⅥ更戍【登】二甲。CⅦ更戍嬰二甲。DⅠ更戍□二甲DⅡ更戍裝贖耐。二。DⅢ更戍得贖耐。DⅣ更戍堂贖耐。DⅤ更戍齒贖耐。DⅥ更戍暴贖耐。DⅦ 8-149+8-489^②

這是吏卒所受貲刑和耐刑的名單，和更戍并列的名目有司空、庫嗇夫、庫佐、田官、鬻長、校長、發弩、田佐、倉佐、令佐等，皆為縣級機構的主官或佐吏，更戍與其并列，說明其身份不會相去太遠，但其位次排在這些低級官吏之後，說明其身份是服役的庶民，和罰戍、貲戍等懲罰性的戍役不同。

(二) 屯戍

《里耶秦簡》有：

□佐富、粟人出粟屯戍□ 8-81^③

《校釋》曰：“屯戍，駐防。”^④也就是說，屯戍是從其戍役分工角度而言的，強調其駐扎工作。并且稱為屯戍，還有一層含義，他們是擔負戍守邊地的正卒。王煥林先生依據先期公布的里耶秦簡J1(9)1—12木牘所記官府向戍卒追討貲錢、贖錢文書，認為此時戍卒是招募而來，和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5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89-90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58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行書律》，91頁。

東漢時期的募兵制度一樣。^①但是這種討債文書和國家的徭役制度是兩個不同範疇的事情，故不取其結論。

(三) 冗募之戍

□冗募群戍卒百卅三人。A I □廿六人。·死一人。A II □六百廿六人而死一人。A

III

尉守狐課。B I 十一月月己酉視事，盡十二月丁未 B II 8-132+8-334^②

《校釋》對此引用了兩家說法，一種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在《秦律雜抄》35 號簡“冗募歸，辭曰日已備，致未來，不如辭，貲日四月居邊”下的注釋：冗募，意即衆募，指募集的軍士。另一種是孫言誠先生的看法：冗、募指的是兩種人，冗是冗邊者，募是應募而從軍戍的。冗邊的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適罪的，因罪罰充冗邊；一種是贖身的。但《校釋》並未給出判斷。首先，我們同意孫先生的觀點，冗、募是兩種人，兩種人放到一起說，是因為冗邊的目的要在邊境服役一定的時間纔能為親屬贖身，募的具體情形雖然不清楚，但從字面理解，應該是國家招募的士卒，這兩者的共同點就是都與國家間形成了契約關係，所以《秦律雜抄》35 號簡會出現若謊稱服役期滿，就是違反約定，故會受到貲戍的處罰。不過，冗邊似乎還不能包括謫罪。《秦律十八種·司空律》151-152 號簡：“百姓有母及同姓(生)為隸妾，非適(謫)罪毆(也)而欲為冗邊五歲，毋賞(償)興日，以免一人為庶人，許之。”^③因為這句話說除了冗邊不能抵償謫戍，亦不能抵償徵發的常規戍役。並且，在里耶簡中也明確出現了冗戍，如：

卅年五月戊午朔辛巳，司空守敞敢言之，冗戍士五(伍)□ I 歸高成免衣用，當傳。

謁遣吏傳。謁報。II 敢言之(正) III

辛巳旦食時食時，隸臣殷行，武□(背)8-666+8-2006^④

冗戍和謫戍出現在同批文書中，這也說明這冗和謫是并列關係，所以冗戍大概祇包括贖身一種情況。另外，冗募的工作是兵役而非勞役。“募”在文獻中可以比照的是西漢趙充國的例子，為軍士自不待言。關於冗，一是簡牘明確指出是冗戍。二是冗邊雖然不包括謫罪，但是秦漢時期的謫罪主要是戍邊，如眾所熟知的“七科謫”，非謫罪纔可以“冗”，也就意味着兩者任務相似，若謫罪戍邊，則此處之“冗”亦然。簡 8-132+8-334 把“冗募群戍卒”放在一起，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旁證。

① 王煥林：《里耶秦簡所見戍卒索隱》，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74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70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4 頁。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97 頁。

(四) 謫戍、罰戍與貲戍

這一組與“戍”相連稱的名詞都具有處罰性質,但是這幾種戍役適用範圍、來源皆不相同。試辨析如下。首先看貲戍,明確提到這一名稱是《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的一條材料: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灋(廢);非吏毆(也),戍二歲;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軍人買(賣)稟稟所及過縣,貲戍二歲;同車食、敦(屯)長、僕射弗告,戍一歲;縣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將者弗得,貲一甲;邦司空一盾。·軍人稟所、所過縣百姓買其稟,貲二甲,入粟公;吏部弗得,及令、丞貲各一甲。·稟卒兵,不完善(繕),丞、庫嗇夫、吏貲二甲,灋(廢)。^①

我們分析這條材料,可以看出這樣幾個問題:1、被處以貲戍的處罰皆和經濟犯罪有關,都是冒領、擅自買賣軍糧的行為,這大概也是以“貲”名戍的原因之一。2、再從處罰結果看,和貲甲盾這種貲刑處於同一序列中,並且以“貲”命名,或可以視之為貲刑的延伸形式,儘管在通常的貲刑排列中,並不包括貲戍。3、被處罰的對象多為平民和胥吏。“非吏毆(也),戍二歲”,強調“非吏”的身份,反過來看,則“貲二甲,法(廢)”僅針對“吏”這個階層。我們再從連坐者所受到的處罰看,徒食、敦(屯)長、僕射、同車食皆要“貲戍一歲”,而令、尉、士吏、縣司空、司空佐史、邦司空等吏員,皆受到貲甲盾的處罰,這固然是因為發生連坐的責任大小不同,但身份的高低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因素。^②

罰戍一詞在里耶秦簡中出現:

罰戍士五(伍)資中宕登爽署遷陵書。□ 8-429^③

粟米一石九斗少半斗。卅三年十月甲辰朔壬戌,發弩繹、尉史過出資罰戍士五(伍)醴陽同□祿 廿 I 令史兼視平。 過手。II 8-761^④

卅一年六月壬午朔丁亥,田官守敬、佐郃、稟人姪出資罰戍簪裹壤(裹)德中里悍。 I 令史逐視平。郃手。 II 8-781+8-1102^⑤

簡 8-761、8-781+8-1102 是兩條稟給糧食的記錄,格式相同。簡 8-429 是說罰戍登爽在遷陵縣服役。並且在該簡下,《校釋》:“里耶簡 8-889、8-1029 有‘適戍’,‘罰戍’,應與謫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82 頁。

② 張伯元先生認為“貲戍”是以錢抵償戍守,毋須戍邊。參看張伯元《“罰戍”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4 第 1 期,94 頁。但從上引秦簡看,更強調從身份角度區分貲甲盾和貲戍。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47 頁。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18 頁。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26 頁。

戍有別。”^①將罰戍同謫戍區別開來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罰戍者同前言更戍者一樣，以郡為單位統一發送。據陳松長先生公布的一條零散材料：

綰請許而令郡有罪罰當戍者，秦原署四川郡；東郡、三川、潁川署江胡郡；南陽、河內署九江郡。^②

然而對於罰戍，除了上述幾條外，在秦代史料中並沒有更多的資料來反映其全貌，其後不久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却有幾條關於罰戍的資料，除了《校釋》所引《捕律》外，還有：

盜賊發，士吏、求盜部者，及令、丞、尉弗覺智（知），士吏、求盜皆以卒戍邊二歲，令、丞、尉罰金各四兩。令、丞、尉能先覺智（知），求捕其盜賊，及自劾，論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罰。一歲中盜賊發而令、丞、尉所（？）不覺智（知）三發以上，皆為不勝任，免之。^③

博戲相奪錢財，若為平者，奪爵各一級，戍二歲。^④

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⑤

諸詐（詐）給人以為有取，及有販賣買而詐（詐）給人，皆坐臧（贓）與盜同法，罪耐以下有（又）遷（遷）之。有能捕者詞吏，吏捕得一人，為除戍二歲；欲除它人者，許之。^⑥

雖然這是漢朝的律令，但時間為漢初，和秦代相去無遠，作為刑罰的罰戍，其內涵應差別不大，我們就以這幾條材料為中心討論罰戍：

首先，部分罰戍的處罰發生在無爵者中間，爵可以用來減免刑罰，如二年律令《捕律》中的“與盜賊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逗留爽弗敢就，奪其將爵一級（級），免之，毋爵者戍邊二歲”；《收律》“博戲相奪錢財，若為平者，奪爵各一級，戍二歲”。朱紹侯先生認為，在奪爵各一級，戍二歲之間缺“無爵者”三個字。^⑦也就是說爵可以抵償罰戍，無爵者纔需要執行罰戍。其次，除了以爵抵罪之外，官吏的職位似乎也有抵罪的功能，如上述《置吏律》後一句罰金與戍邊的處罰，特別強調是“其非吏及宦也”，也就是說，“吏及宦”僅受免職的處罰。《捕律》對“盜賊發”的處罰，下級胥吏“士吏、求盜部者”要“以卒戍邊二歲”，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47 頁。

② 陳松長：《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2009 年第 2 期。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捕律》，28 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雜律》，33 頁。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置吏律》，36 頁。

⑥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市律》，45 頁。

⑦ 朱紹侯：《從〈二年律令〉看漢初二十級軍功爵的價值》，《河南大學學報》2003 年第 2 期。

而“令、丞、尉”等長吏祇要“罰金各四兩”即可。當然,這並不是說長吏對罰戍有豁免權,如《校釋》所引《捕律》對“逗留戾弗敢就”的處罰,最後說“而罰其所將吏徒以卒戍邊各二歲”,也就是說前面“奪其將爵一級,免之,毋爵者戍邊二歲”是針對官吏而言的。“以卒戍邊”特別強調“卒”,似乎也暗含着前面官吏被罰戍,到了邊地也未必祇做普通的戍卒,即使罰戍,也享有一定的特權。秦簡幾條罰戍資料中,也有簪裹、公卒等爵稱,大約就是在不考慮官吏以爵級抵罪的情境下發生的。

在里耶秦簡中有“適戍”,即“謫戍”:

□貸適戍士五(伍)高里慶忌□ 8-899^①

□已朔朔日,啓陵鄉守狐出貸適戍□□ 8-1029^②

在傳世文獻中具體寫到謫戍的是《漢書》記載晁錯的一段話: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③

後面所謂“七科謫”,《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張晏的說法,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也就是說秦代的謫戍,是一種苦役,因而就落到這些賤民階層身上。^④這是傳世文獻的解釋,那麼里耶簡中所謂的謫戍,是否就是指這類人呢?在里耶秦簡中,的確也有這樣一支簡:

城父繫陽士五(伍)枯取(娶)賈人子爲妻,戍四歲□ 8-466^⑤

《校釋》曰:“因娶賈人之女爲妻而戍四歲,應是當時法律規定。”我們注意到在七科謫中,有三種是和商人有關,其主旨是對商人階層的打擊,當中雖然沒有提到對娶賈人子的貶謫,士五枯“戍四歲”原因却源於此。所以,將此“戍四歲”看成是“謫戍”當無問題。楊劍虹先生認爲,謫戍主要負責邊境的徭役,^⑥聯想到謫在早期和“遷”有關,^⑦楊先生的結論或許是有道理的。

上述三種皆是懲罰性的戍役,並且所施行的對象多爲下層吏民。即使偶有官吏受此處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45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65頁。

③ 《漢書》卷四九《晁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2284頁。

④ 臧知非:《謫戍制考析》,《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3期。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61頁。

⑥ 楊劍虹:《秦代的口賦、徭役、兵役制度新探》,收入其著《秦漢簡牘研究存稿》,367頁。

⑦ 張金光:《秦制研究》第四章《租賦徭役制度》,263頁。

罰,懲戒的方式也有不同。他們三者之間的區別:謫戍與貲戍、罰戍相比,他們受到戍守邊地的懲罰主要和他們的身份相關,後兩種是因為其犯罪行為所受的懲罰。貲戍和貲罪有關,或者可以看成是貲刑的延伸形式。罰戍則是對其他犯罪行為的處罰。

二 戍役者的待遇與役期問題

現有的資料並沒有系統說明秦代屯戍者的權利。當時與戍役者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是其服役期限和日常待遇。就後者而言,無論是目前所見材料,還是當時的實際情勢,口糧供給應是其主要表現形式。我們首先根據里耶秦簡中的稟食資料,以戍役種類為中心列制下表進行分析:

表1 戍役人員稟給表

借方對象	貸方人員	形式	編號
適戍☐	啓陵鄉守狐	出貲	8-1029
適戍士五(伍)高里慶忌☐		貸	8-899
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肱、長利士五(伍)甌	田官守敬、佐壬、稟人姪,令史逐視平。壬手	出稟	8-2246
罰戍士五(伍)醴陽同☐祿	發弩繹、尉史過、令史兼視平,過手。	出貲	8-761
罰戍簪裏壞(裏)德中里悍	田官守敬、佐郃、稟人姪、令史逐視平、郃手	出貲	8-781+8-1102
士五(伍)巫中陵免將	田官守敬、佐壬、廩人顯、令史扁視平、壬手	出稟貲	8-764
屯戍士五(伍)孱陵咸陰敞臣	令史扁視平、倉守妃、佐富、稟人援,富手。	出稟	8-1545
屯戍簪裏裏完里黑,士五(伍)胸忍松塗增	田官守敬、佐壬、廩人☐、令史逐視平、敦長簪裏裏壞(裏)德中里悍出。壬手	出稟	8-1574+8-1787
屯戍☐	佐富、稟人	出稟	8-81
更戍士五(伍)城父蒙里☐	【稟】人忠、令史却視平	出貸	8-1024
更戍士五(伍)城父陽鄭得	(稟)人忠	出貸	8-850
出貸更戍城父士五(伍)陽耀側	稟人忠	出貸	8-980
更戍士五(伍)城父中里簡	(稟)【人】忠	出貸	8-1000

我們將這些材料進行排比後發現這樣的規律:屯戍多使用“稟”字,而更戍、謫戍、罰戍等多使用“貲(貸)”字,如果把眼光放到戍役以外看其他群體,如刑徒也皆使用“稟”字,而不使用“貲”字。稟字是表示無償供給糧食,貲則需要歸還。綜合這些情況,我們推想其原因是,懲罰性的戍役國家不負責他們的口糧數額,由其自己負責,否則在日常待遇上就體現不出他

們與正常屯戍的區別。屯戍和刑徒,儘管其身份不同,但從國家角度看,他們都是為國家服務人員。更戍皆為“貸”,這是正常屯戍人員要從倉中貸領糧食,與前面歸納的規律不符,我們想解釋這一現象可以從“更戍”工作種類多樣着眼,其他稟給戍卒都稱為“屯戍”,二者相異,其癥結或在此,但限於材料,詳情不得而知。另一條相反的例子,即本當貸取糧食却是稟給:

徑詹粟米四石 卅一年七月辛亥朔朔日,田官守敬、佐壬、稟人姪出稟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肱、長利士五(伍)甌。I 令史逐視平 壬手 8-2246^①

和其他倉貸給罰戍糧食簡的區別是,其他皆為貸給一人,這裡是稟給兩位罰戍者,我們推測這大約是因為兩人要完成某種特殊勤務,所支取口糧不占平日份額所致。

秦代戍役的時間長短,學者們通常以《漢書·食貨志》所載董仲舒所言“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為基礎考察。^②如李慶新先生認為:謫戍和戍役役期有長短,戍役期限為一年,而謫戍似乎是没有期限的。^③張金光先生認為,戍卒與衛卒為一類,役期為一年。謫戍和貲戍是補充形式。^④屈建軍先生則認為:在兵役方面,秦民服役時間的長短和服役次數的多少完全是以戰爭需要為轉移,并無具體年限之規定。^⑤我們把前面討論過的秦和漢初出土簡牘中戍役時限列制表格如下,然後再進行討論:

表2 戍役期限表

戍役名目	罪名	身份	時限	來源
(罰戍)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	非吏	戍二歲	睡
貲戍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弗告(不當稟軍中而稟者)	徒食、敦(屯)長、僕射	一歲	睡
貲戍	買(賣)稟稟所及過縣	軍人	二歲	睡
(罰戍)	買(賣)稟稟所及過縣,弗告(軍人買(賣)稟稟所及過縣)	同車食、敦(屯)長、僕射	一歲	睡
罰戍	盜賊以短兵殺傷其將及伍人而弗能捕得		二歲	張
罰戍	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口口口口口逗留弗敢就	(官吏)毋爵者	二歲	張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450頁。

②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1137頁。

③ 李慶新:《秦漢時期謫戍、徙遷的事實及其對嶺南開發的影響》。

④ 張金光:《秦制研究》第四章《租賦徭役制度》,230、263頁。

⑤ 屈建軍:《秦國兵役徭役制度試探》。

里耶秦簡“出糧券”校讀(五則)*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趙 岩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壹)》中的“出糧券”具有較固定的書寫格式,在供糧數量、種類、對象、時間範疇等方面也有規律可循。依此可對部分“出糧券”進行校讀:8-474+8-2075 簡中“出以”後的殘字為“食”;8-45+8-270 簡簡首“稻四”後脫一“斗”字;8-217 簡簡首所載“稻四斗八升少半半升”中的“半”字下衍一重文符號;8-211 簡中的“隸臣”後雖然殘斷,但可補“嬰兒”二字;8-2246 簡中的“罰戍公卒裏城武宜都胙、長利士五(伍)甌”作如是斷讀是正確的;8-1557 簡“一石二斗六分升四”中的“四”可能為“五”之誤記。

關鍵詞 里耶秦簡 出糧券 釋文

《里耶秦簡(壹)》中有一類文書簡大量出現,它們中較為完整的均帶有刻齒,記載了在某個時間,官府의 某些人員出食、出稟或出貸給官吏、戍卒、刑徒等供食對象的糧食的來源、種類及數量等信息,糧食數量多與刻齒所表明的數量相合。從其內容及形制來看,這類簡可稱其為“出糧券”。其具有較為固定的書寫格式,在供糧數量、種類、對象、時間範疇等方面也有規律可循。本文嘗試在分析其書寫格式及供糧數量、種類、對象、時間範疇等規律基礎上,對部分“出糧券”進行校讀。

*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公布三種秦簡字詞研究(14CYY024)”和東北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15QN036)資助。

8-474+8-2075 簡釋文作：

徑廩粟米一石八斗七升半升。卅一年正月甲寅朔己巳，司空守增、佐得出以□□Ⅰ
令史犴視平。□Ⅱ(8-474+8-2075)^①

該簡左側有刻齒，記載內容、書寫格式也與“出糧券”相合，可歸類為“出糧券”。第1列末尾“出以”後的未釋字僅餘殘筆作“𠂔”，筆迹呈人字形。由“出糧券”的書寫格式可以解決該字的釋讀問題。

以一個或幾個人為出糧對象的“出糧券”大體有三種不同的書寫格式。一種含有“出以食”或“出食”的字樣，如：

徑廩粟米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卅一年正月甲寅朔丁巳，司空守增、佐得出以食春、小城旦渭等卅七人，積卅七日，日四升六分升一。Ⅰ

令史□視平。得手。Ⅱ(8-212+8-426+8-1632)

□□司空守茲、佐得出以食春、小城旦却等五十二人，積五十二日，日四升六分升一。Ⅰ

□令史尚視平。得手。Ⅱ(8-216+8-351)

粟米八升少半升。令史逐視平。□Ⅰ

卅一年四月辛卯，貳春鄉守氏夫、佐吾出食春、白粲□等二人，人四升六分升一。□
Ⅱ(8-1115+8-1335)^②

可還原其書寫格式為：[糧食來源]^③+糧食類別+容量；時間+出食人+出以食(或作“出食”)+出食對象+供食累積日+日均量；某人視平+某人手。糧食的來源主要是某廩，糧食的類別主要是粟米，供食的對象從現有材料看是司空及鄉所屬刑徒。出食人有兩個人，分別是司空或鄉的主官及佐。另外，“手”者與佐某是同一人。一般“糧食來源+糧食類別+容量”與“時間+出食人+出以食(或作“出食”)+出食對象+供食累積日+日均量”寫於第1列，“某人視平+某人手”寫於第2列。不過有時這一書寫次序有所變化，如8-1115+8-1335簡。

一種含有“出以稟”或“出稟”的字樣，如：

粟米三石七斗少半斗。卅二年八月乙巳朔壬戌，貳春鄉守福、佐敢、稟人杅出以稟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以下簡稱《校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162頁。本文所引里耶秦簡釋文均引自該書，下不另注來源，部分釋文據圖版有所修訂。

② 該簡由何有祖綴合。參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四)》，簡帛網，2012年5月21日。

③ 中括號中的內容在有些同類型的簡中沒有，以下不再另外注明。

隸臣周十月、六月廿六日食。令史兼視平。敢手。(8-2247)

粟米一石二斗半斗。卅一年三月丙寅，倉武、佐敬、稟人援出稟大隸妾□。I

令史尚監。II(8-760)

稻一石一斗八升。卅一年五月乙卯，倉是、史感、稟人援出稟遷陵丞昌。四月、五月食。I

令史尚視平。感手。II(8-1345+8-2245)

丙廩粟米二石。令史扁視平。I

卅一年十月乙酉，倉守奴、佐富、稟人援出稟屯戍士五(伍)孱陵咸陰敝臣。富手。

II(8-1545)

徑廩粟米一石八斗泰半。卅一年七月辛亥朔癸酉，田官守敬、佐壬、稟人蓉出稟屯戍簪裏裏完里黑、士五(伍)胸忍松塗增I六月食，各九斗少半。令史逐視平。敦長簪裏裏壤(裏)德中里悍出。壬手。II(8-1574+8-1787)

可還原其格式爲：[糧食來源]+糧食類別+容量；時間+出稟人+出以稟(或作“出稟”)+出稟對象+[出稟時間範疇]；某人視平(或作“平”、^①“監”)+[某人出]+[某人手]。有時要素的位置次序會有變化，如8-1545簡。多分兩列書寫，但也有在一列內書寫完成的，如8-2247簡。“糧食來源”一般爲“某廩”，主要有徑廩、丙廩等。糧食類別主要是粟米與稻。出稟人一般有三個人，第一個人是倉、田官、鄉等官署機構的主官，第二個人是佐某或史某，第3個人是“稟人”。出稟對象包括官吏、戍卒、冗作女子、刑徒以及嬰兒等。“手”者與佐某或史某是同一人。

一種含有“出貸”的字樣，如：

粟米一石九斗少半斗。卅三年十月甲辰朔壬戌，發弩繹、尉史過出貸罰戍士五(伍)醴陽同□祿。廿I

令史兼視平。過手。II(8-761)

卅一年六月壬午朔丁亥，田官守敬、佐郃、稟人姪出貸罰戍簪裏壤(裏)德中里悍。I

令史逐視平。郃手。II(8-781+8-1102)

□□出貸吏以卒戍士五(伍)涪陵戲里去死十一月食。I

□尉史□出。狗手。II(8-1094)

可還原其格式爲：[糧食類別]+[容量]；時間+出貸人+出貸+出貸對象+[出貸時間範疇]；某人視平+[某人出]+某人手。糧食類別主要是粟米。值得注意的是8-781+8-1102簡未見

^① 參下文所討論的8-217簡。

“糧食類別”與“容量”，不過該簡左側有刻齒“三”，^①可能因某種原因“糧食類別”與“容量”被漏寫了。出貸人有兩個人的情況，如 8-761 簡，也有三個人的情況，如 8-781+8-1102 簡。第一個人是官署之主如發弩嗇夫、田官守等，第二個人則為尉史某或佐某，第三個人是稟人。出貸對象主要是更戍、謫戍、罰戍、居貲等戍卒。“手”者與尉史某、佐某是同一人。

參考幾類“出糧券”的格式，可以推測“出以”後祇能是“食”或“稟”字，未釋字殘筆作人形，正與“食”或“稟”字的頭部相合。“出以稟”類的“出糧券”出食人均為三個人，“出以食”類的“出糧券”出食人則為二個人，8-474+8-2075 簡中的出食人祇有二個人，且所載出食人與“出以食”類的“出糧券”中屢次出現的“司空守增、佐得”一致，故“出以”後的殘字可補為“食”字。

二

8-45+8-270 簡釋文作：

稻四。卅一年五月壬子朔壬戌，倉是、史感、稟人出稟牢監襄、倉佐□。四月三日。I
令史尚視平。感手。II (8-45+8-270)^②

該簡簡首“稻四”後顯然漏寫了容量單位。“牢監”與“倉佐”均為官吏，那麼秦時官吏每日的口糧標準是多少呢？8-1550 簡載：

稻三石泰半斗。卅一年七月辛亥朔己卯，啓陵鄉守帶、佐冢、稟人小出稟佐蒲、就七月各廿三日食。I

令史氣視平。冢。II (8-1550)

兩個佐合計 46 日供食稻“三石大半斗”，計每日供食“大半斗”即“三分之二斗”，合計大月“二石”，小月“一石九斗小半斗”。這至少應該是秦代底層官吏的稟食標準。^③ 如此則 8-45+8-270 簡中的牢監襄和倉佐某每日應合計供食稻“一斗小半斗”，2 個人 3 天共計供食稻 4 斗，故“稻四”後所脫漏的容量單位應是“斗”字。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60 頁。

② 該簡由何有祖綴合。參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續綴合（七則）》，簡帛網，2012 年 5 月 1 日。

③ 漢簡所載隧長、候長等官吏也是一個月稟食大石二石，折合小石“三石三斗三升少”，如居延新簡 E.P.T51:303 簡載：“第廿三隧長李忠八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8 頁）居延漢簡 39.6 簡載：“□□候長王昌五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四月戊戌卒榦有取。”（參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66 頁）與秦簡的情況相合。

三

8-217 簡釋文作：

稻四斗八升少半半升。卅一年八月壬寅，倉是、史感、稟人堂出稟隸臣嬰自〈兒〉槐庠。I

令史悍平。六月食。感手。II(8-217)

該簡中的“半”字下有一個重文符號，故從《校釋》釋為“半半”。原整理者認為該簡刻齒數為“四斗八升少半升”，^①不過張春龍等在專門考察該簡刻齒時指出該簡刻齒數“多重包裝，無法確認”。^②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50—51 簡載：“嬰兒之母(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③這裏的“嬰兒”承前文指隸臣、隸妾、舂等刑徒的年齡較小的孩子，如其母親已死，則由官府供給每月生存所需糧食，有母親但母親長期在官府從事勞作，^④也由官府供給每月生存所需糧食。官府每月發給這些嬰兒糧食半石即五斗作為口糧。里耶秦簡有相似的記載，如：

粟米五斗。卅一年五月癸酉，倉是、史感、稟人堂出稟隸妾嬰兒掄。I

令史尚視平。感手。II(8-1540)

該簡所載“五斗”與嬰兒月稟五斗相合，應該是“隸妾嬰兒掄”一個月的稟食量。值得注意的是，睡虎地秦簡所言某月供給多少食物均是針對大月 30 日而言的，以此推算，嬰兒每日的供食標準為“六分之一斗”。如為小月，則一個月應供給嬰兒“四斗八升少半升”。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六月恰為小月，^⑤則該月嬰兒“槐庠”應供給稻“四斗八升少半升”。因此，該簡“半”字下衍一重文符號。

8-211 簡釋文作：

稻五斗。卅一年九月庚申，倉是、史感、【稟人】堂出稟隸臣□I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釋文》，24 頁。

② 張春龍、大川俊隆、初山明：《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岳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 年第 3 期。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2 頁。

④ “冗”字有“零散服役”與“長期服役”等釋讀意見，這裏從“長期服役”說。參見楊振紅《秦漢簡中的“冗”“更”與供役方式——從〈二年律令·史律〉談起》，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81-89 頁；[日]廣瀨薰雄《秦漢律令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0，301-311 頁；[日]宮宅潔著，顧其莎譯：《漢代官僚組織的最下層——“官”與“民”之間》，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7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37-142 頁。

⑤ 張培瑜：《根據新出曆日簡牘試論秦和漢初的曆法》，《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李忠林：《秦至漢初(前 246 至前 104)曆法研究——以出土曆簡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下述對秦時某月為大月還是小月的判斷，均參考這兩篇文章所擬朔閏表，不再另注。

令史尚視平。□Ⅱ(8-211)

從里耶秦簡的記載來看,供給稻的對象包括官吏和嬰兒兩類,官吏食稻如上述 8-45+8-270 簡,嬰兒食稻如上述 8-217 簡,^①未見隸臣食稻的情況。且“五斗”正是一個嬰兒一個月的供食量,因此,8-211 簡“隸臣”後可補“嬰兒”兩個字。里耶秦簡記載“嬰兒”時,均在其前面標明父或母的身份,這已見於前述 8-217 簡與 8-1540 簡,另如:

□妾嬰兒益來。Ⅰ

□感手。Ⅱ(8-521)

比照 8-1540 簡,“妾”前可補“隸”字。該隸妾是名為“益來”的嬰兒的母親。

四

8-2246 簡釋文作:

徑詹粟米四石。卅一年七月辛亥朔朔日,田官守敬、佐壬、稟人姪出稟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肱、長利士五(伍)甌。Ⅰ

令史逐視平。壬手。Ⅱ(8-2246)

《校釋》將該簡所載“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肱、長利士五(伍)甌”作如是斷讀。但提出或說:“襄城武、宜都肱應以頓號斷讀,宜都為縣名,受稟者為公卒襄城武、公卒宜都肱、長利士伍甌三人。”^②或說的依據是《漢書·地理志》載上郡有宜都縣。

里耶秦簡中出稟與出貨給戍卒的粟米量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多見“二石”或“一石九斗少半斗”,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 8-761 簡與 8-1545 簡,惜未見其供食時間範疇。不過如上所述秦時官府供給鄉佐等官吏的口糧為一個月二石,此外,從事一般性勞作的成年男性刑徒也每月供給口糧二石,這既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的記載,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③49 簡載:“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④也見於里耶秦簡的記載,如前述 8-2247 簡載,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十月與六月的 26 天相加共 56 天,^⑤供給名為周的隸臣粟米合計“三石七斗少半斗”,每天平均大半斗,以此推之,正是大月供食二石。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秦時從官府稟食的成年男子大都大月領取口糧二石。

① 嬰兒也有食粟的情況,如 8-1540 簡。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451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32 頁。

④ 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十月為大月。

且漢代時戍卒每月也常見供給口糧二石,^①如:

出麥二石,以食夷胡卒徐德十一月食。□□□重。(居延漢簡 13.3)^②

□麥二石,以食安樂隧戍卒陳廣五月食。(居延漢簡 332.14)^③

因此,我們懷疑“二石”是秦時一個大月一個戍卒的月供食量。如這一推測成立,則戍卒日食“三分之二斗”,^④“四石”恰為兩個戍卒一個大月的供食量。這樣 8-2246 簡所載戍卒的數量更有可能是兩個而非三個,也就是說“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肱、長利士五(伍)甌”作如是斷讀可能是正確的。

而且,該簡圖版在“都肱”與“長利”之間有一個間隔符號,而在“襄城武”後則無間隔符號標示,這也說明“罰戍公卒襄城武宜都肱、長利士五(伍)甌”應作如是斷讀。^⑤

五

8-1557 簡釋文作:

粟米一石二斗六分升四。令史逐視平。I

卅一年四月戊子,貳春鄉守氏夫、佐吾、粟人藍粟隸妾廉。II (8-1557)

原釋文認為該簡左側刻齒為“一石二斗六分升”,^⑥如此則“升”後顯然脫漏了一個字。張春龍等專門考察該簡刻齒時認為該簡所刻刻齒一石二斗清晰,但下面的刻齒模糊。^⑦“六分升四”即大半升,“一石二斗六分升四”的正確記數方法應為“一石二斗大半升”,因此“一石二斗六分升四”的記法存在問題。

據前述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49 簡記載,從事官府勞作的隸妾月供食禾一點五石。此外,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59 簡載:“免隸臣妾、隸臣妾垣及為它事與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參,女子參。”^⑧即從事築牆或與之工作量相當的工作時,隸妾每頓飯供食小半

① 另多見戍卒月稟食“三石三斗三升少”,不過應為小石,折合大石仍為二石。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0 頁。

③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21 頁。

④ 據本文第一部分所引 8-1574+8-1787 簡,兩個戍卒“黑”與“增”在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六月分別供食“九斗少半”。不過以日食“三分之二斗”推之,“九斗少半”正是一個戍卒 14 天的供食量。因此我們懷疑兩個戍卒在六月僅各稟食 14 天。當然,這樣的情況相對較少,多數情況下“出糧券”所載一個月供給戍卒的糧食還是二石。

⑤ 此蒙審稿人提示,特此感謝。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釋文》,77 頁。

⑦ 張春龍、大川俊隆、初山明:《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岳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 年第 3 期。

⑧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34 頁。

斗,合日供食禾大半斗,月供食禾二石。里耶秦簡所載隸妾的月供食量與之不同。據里耶秦簡,成年隸妾的日供食量為“三升泰半半升”即“四升六分之一升”,^①如:

粟米一石六斗二升半升。卅一年正月甲寅朔壬午,啓陵鄉守尚、佐貳、稟人小出稟大隸妾夸、亭、窰、莖、并、瓜人、□ I

樂甯、韓歐毋正月食,積卅九日,日三升泰半半升。令史氣視平。□ II (8-925+8-2195)^②

每日供食“三升泰半半升”,合大月一個月供食“一石二斗半斗”,^③小月一個月供食“一石二斗六分之五升”。以此推之,我們懷疑“一石二斗六分升四”中的“四”為“五”之誤記。

① 有學者認為里耶秦簡記載的“四升六分升一”與“三升泰半半升”存在差異。實際上二者表示的量完全相同,祇是記數方式不同而已。

② “夸”“亭”“瓜人”等幾個人名的釋讀參考了何有祖的意見。參何有祖《讀里耶秦簡札記(三)》,簡帛網,2015年7月1日。

③ 這屢證於里耶秦簡。如8-762簡載:“徑廩粟米一石二斗半斗。卅一年十二月戊戌,倉如、史感、稟人援出稟大隸妾援。I 令史朝視平。II”8-2249簡載:“徑廩粟米一石二斗半斗。卅一年二月己丑,倉守武、史感、稟人堂出稟隸妾援。I 令史狂視平。感手。II”這兩枚簡并未明確記載“一石二斗半斗”是隸妾一個大月的供食量,但結合8-925+8-2195簡,將“一石二斗半斗”理解為隸妾一個大月的供食量應該是可行的。不過也有一例例外,8-766簡載:“徑廩粟米一石二斗少半斗。卅一年十一月丙辰,倉守如、史感、稟人援出稟大隸妾始。I 令史扁視平。感手。II”該簡左側刻齒為“一石二斗少半斗”,與簡文所載相合。我們不能確定為何此例中某月供給隸妾的糧食少了“六分之一斗”。

肩水金關第 24、31 探方所見 典籍殘簡綴聯與考釋*

河西學院文學院 何茂活

內容提要 肩水金關出土漢簡中,有少量典籍殘簡。第 24 探方約有此類簡牘 11 枚,其中 3 枚可以綴合和連讀。第 31 探方約有 12 枚,其中背面書有序次編號者 5 枚,當出自同一簡冊,另有 3 枚殘簡可能也屬於該冊。簡冊所書內容涉及《國語》《左傳》《孝經》《詩經》等。其他還有 2 枚出自《論語·雍也》,1 枚與《揚子法言》有關,另 1 枚為算術簡。本文在整理綴聯的基礎上,對其中的文字通假、訛誤及疑難詞語等試作勘訂與訓解,並對上述典籍殘簡的內容主旨等進行分析歸納。

關鍵詞 肩水金關漢簡 典籍殘簡 綴聯 勘訂 訓解

《肩水金關漢簡》第壹、貳卷出版以後,有學者對其中的典籍殘簡作了探討,如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所見典籍殘簡》一文,對其中 9 枚殘簡作了分類解讀。^①2013 年 12 月,該書第叁卷出版,^②其中有更多的典籍殘簡值得我們研究探討。

本文第一、二部分分別討論第 24 探方和第 31 探方所見典籍簡,第三部分略作總結。

* 本文為國家社科規劃基金西部項目“河西漢簡文字形義考論”(13XYY010)、教育部社科規劃項目“河西簡牘文字研究”(11YJA740028)的部分成果。

①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所見典籍殘簡》,簡帛網,2013 年 8 月 1 日。

②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

一 肩水金關第 24 探方所見典籍殘簡

在肩水金關第 24 探方中，約有典籍殘簡 11 枚，其中 2 枚可以綴合，綴合後可與另一枚連讀。另有 8 枚也應屬於典籍簡。^①

(一) 可以綴合和連讀的典籍殘簡

(1) 𠂔起，而福吉常𠂔^② 73EJT24:800

(2) 𠂔存，以財爲草，以身爲葆，可以 73EJT24:842

(3) 主葛蓬愛費𠂔 73EJT24:843

以上 3 簡，前二枚可以綴合，綴合後又可與第三枚連讀：“𠂔起，而福吉常存，以財爲草，以身爲葆，可以主葛蓬愛費𠂔”（綴合情況見圖 1）。下面試作解疏。

“福吉常存”之語，我們未能從傳世典籍中找到直接的出處，但是《史記·孝文本紀》中有句：“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③據此推斷，本簡中“起”字所在之句當爲“凶禍不起”“禍凶不起”或“禍怨不起”之類。

“以財爲草，以身爲葆”之句中，“葆”通“寶”。二字古音均屬幫母幽部，^④古籍中常以“葆”爲“寶”。《史記·樂書》：“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司馬貞《索隱》：“葆與‘寶’同，《史記》多作此字。”^⑤又《留侯世家》：“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裴駟《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⑥出土簡帛中亦有用“葆”爲“寶”之例。《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德經》：“我恒有三葆。”^⑦乙本作“琫”（同“寶”），^⑧傳世通行本作“寶”。

“以財爲草，以身爲寶”之語，出自劉向《說苑·談叢》：“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⑨

① 限於篇幅，本文所討論的“典籍簡”，未包括曆譜、雜占等術數類簡牘。

② 《肩水金關漢簡（叁）》釋文原無標點，現爲討論方便，試作斷句標點，并酌予校訂。

③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427 頁。

④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158 頁。

⑤ 《史記》卷二四《樂書》，1201-1202 頁。

⑥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2048 頁。

⑦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6 頁。

⑧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92 頁。

⑨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卷一六《談叢》，北京：中華書局，1987，393-394 頁。

所謂“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意即錢貨財寶不必吝惜，而身體及生命最可珍視。正因如此，所以下句爲“可以主葛蓬愛費”。

葛蓬，指葛衣與蓬草。以下兩則材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含義。

《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①

《逸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郾，召太子發曰：嗚呼，吾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不爲驕侈，不爲泰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民愛費。”^②

茅茨，指用蓬草作頂的房屋，又代指貧窮者所住的陋室。《墨子·三辯》：“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③又作“蓬茨”。《漢書·王褒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顏師古注：“蓬茨，以蓬蓋屋也。”^④與之意義相近的詞語還有茨宇、茨簷、茨門、蓬室、蓬屋、蓬茨、蓬居、蓬茅、蓬簷、蓬廬等等。因“蓬”與“茨”在意義和使用場合上密切相關，故常對舉以表示清貧儉素。《莊子·讓王》：“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⑤

葛衣，指用葛布製成的夏衣。《莊子·讓王》：“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⑥

據此可知，本簡之“葛蓬”，“葛”即葛衣，“蓬”即茅茨。均指簡單寒素的生活條件。而這又常常是就拒斥奢靡浪費、崇尚自然純樸而言的。

愛費，“愛”意爲吝惜，“費”指開支、靡費。“愛費”可理解爲聯合式結構，指愛惜與靡費；也可理解爲動賓結構，指珍惜財用。考察古書中的用例，多爲後者。除上文所舉《逸周書·文傳》例以外，再看以下諸例：

《呂氏春秋·似順論》：“冬不用簞，非愛簞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⑦

《周禮·秋官·象胥》：“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

①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卷一九《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88頁。

②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卷二五《文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34頁。

③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卷一《三辯》，北京：中華書局，2001，39-40頁。

④ 《漢書》卷六四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2822-2823頁。

⑤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九下《讓王》，北京：中華書局，1985，975頁。

⑥ 《莊子集釋》卷九下《讓王》，966頁。

⑦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二五《似順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665頁。

在外殺禮。”鄭玄注：“皆爲國省用愛費也。”^①

以上二例中，“愛費”均爲珍惜財用、節省開支之意。第一例，“愛費”與“愛簋”對舉，均爲動賓結構；第二例，“省用”“愛費”并列，亦足見其爲動賓結構。前引《逸周書·文傳》例，“爲民愛費”即爲民節支、爲民省財。

本簡說“主葛蓬愛費”之“愛費”，理解爲動賓結構，固然也可以講通，但解爲聯合結構似更爲通暢——主宰葛衣、蓬茨之類基本生活資料的省儉與靡費。

從本簡及傳世文獻看，“愛費”之語已有很大的凝固性和穩定性，秦漢之時大概已經成詞。但是《漢語大詞典》并未收錄此詞，建議今後修訂時予以增補。

(二) 其他典籍殘簡

除以上 3 簡可以綴合和連讀之外，第 24 探方中還有其他多枚典籍殘簡（見圖 2）。因無法判斷其間的關係，現依出土編號之先後，逐一臚列解疏。






(1) □□賊毋失聞皆

73EJT24:722

本簡末尾所釋“皆”字，據圖版似與上字“聞”字相似，但因筆迹模糊，難以確認。

(2) □故曰誠之聖□

73EJT24:731

本簡首字缺釋。圖版作 ，當釋爲“何”。其左旁偏小，右旁末畫下延甚巨。這種寫法在金關簡中非常普遍，如 24:532 簡中就有 2 例：、；又如 24:780 作 ，25:38 作 ，寫法完全相同。

本簡文字出處不詳，但“誠之誠之”之語，我們搜檢到如下一例，不知其間有無關係：

《太平經》：“以心爲主，故得無邪也；詳論其意，毋忘真書也；得之則度，可久游也；何不趣精，反與愚俱也；凶禍一至，被大災也；弃其真朴，反成土灰也。賢者見書，誠之誠之。”^②

(3) □不行，禁不止，使少驕其子，長毋文理，不效其□□

73EJT24:739

此簡字迹清晰，文句易解。“不行”之前當爲“令”字。《春秋繁露·五行相勝》：“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③《漢書·王褒傳》：“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④句意均可參證。



①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禮注疏》卷三八《象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28 頁。

②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一〇三《虛無無爲自然圖道畢成誠》，北京：中華書局，1979，470 頁。

③ [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一三《五行相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370 頁。


④ 《漢書》卷六四下，2827-2828 頁。





句中“使”爲假使之意,“少驕其子,長毋文理”,意謂少時驕縱失教,及其年長則必不懂儀軌。“無文理”之說,非指文章而言,而是指人際交往尤其是爲政事君之規矩法度。《鹽鐵論·論功》:“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①本簡“毋文理”之意與此同。《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蟬,如沸如羹。’”顏師古注曰:“《大雅·蕩》之詩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蹲沓,如蜩蟬之鳴,湯之沸涓,羹之將孰也。”^②這裏說“政無文理”,更可見出“無文理”往往指爲政執事而言。

關於“不效其□”,原釋“效”者,圖版作;缺釋之字爲殘字。伊強校訂此句爲“不敬其事”,并舉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多例爲證,傳世文獻有《論語·衛靈公》“事君敬其事”、《漢書·翼奉傳》“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等。^③伊文的考論確當可信,我們完全贊同。



(4) □□ = 一曰不知織紵,二曰不□□□

73EJT24:742

簡首之字缺釋,據圖版當爲“三”,其後有符號“=”。一般來說,“=”爲重文符號,這在金關漢簡及其他漢代簡牘中例證很多,但是我們發現起間隔作用的符號“L”有時也寫作兩畫,如下表所舉 23:704 簡中的。因此我們推想本簡中“三”與“一”之間的符號,也許不是重文符號而是表示間隔的符號。

圖版				
簡號	24:742	23:704	24:15B	24:20B
釋文	□ = 一 (當爲:三L一)	二L三	一L二	一L二

如果上述符號確爲間隔號,則本簡內容當讀爲:[……有]三:一曰不知織紵,二曰不□□□。

“二曰不”之後的文字,據圖版可釋爲“愛稼”(其後當有“穡”字,因殘斷而不存)。“愛”字字迹模糊,作,24:843“主葛蓬愛費”之“愛”作,二者寫法完全一致。“稼”字雖字迹

①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五二《論功》,北京:中華書局,1992,542頁。

② 《漢書》卷二七中之上,1376-1377頁。

③ 伊強:《〈肩水金關漢簡〉文字考釋五則》,簡帛網,2015年2月19日。伊文所舉之例還有《漢書·五行志》“故敬其事,則命以始”。經查此句始見於《左傳·閔公二年》,《漢書》所見者係對《左傳》的援引。參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一“閔公二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59頁;《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1365頁。

漫漶，但亦隱約可辨。織紵與稼穡分別為古代女子和男子所務之事，古代文獻中多相對舉。如《漢書·嚴助傳》：“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①《墨子·非攻下》：“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紵，則是國家失率，而百姓易務也。”^②可見古人常以“稼穡”與“織紵”代指百姓以農事為核心的生產勞動。

上面說到，本簡首字應釋為“三”。此論如果成立，則在“一曰不知織紵，二曰不愛稼穡”之後，還有“三曰不……”。其具體內容究竟如何，暫不能詳考。

(5) 毋遠慮，必有近憂

73EJT24:802

《論語·衛靈公》有句：“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本簡所書，顯然源自《論語》，但需稍加注意的是，這裏將“無”作“毋”，是與當時的用字習慣相一致的。金關簡中表有無的“無”一般都寫作“毋”，包括“毋官獄徵事”“善毋恙”等套語也都如此。上文所論“長毋文理”也不例外。

(6)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年之喪其已久矣君子三

73EJT24:833

本簡內容出自《論語·陽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與傳世文獻相比，簡文有兩處不同，即將“百物”寫作“萬物”，“期已久矣”寫作“其已久矣”。另需注意的是，在本文討論的典籍簡中，祇有本簡為雙行書寫的“牘”，寬度為 2cm；其他均為單行書寫的“簡”。

除上述 6 枚殘簡外，還有 2 枚殘簡，簡寬 0.9cm，字體不甚方正，字間距也較稀疏，與上述諸簡頗不相類。但從內容上看，似亦應視為典籍簡，故此逐錄并討論如下。

(7) 天覆地載

73EJT24:599

此簡所見首字因殘斷而缺釋，今據圖版，試釋為“從”，未知妥否。“天覆地載”之語，典

① 《漢書》卷六四上，2783 頁。

② 吳毓江撰，孫啓治點校：《墨子校注》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3，219 頁。

籍中多有所見。《漢語大詞典》所錄書證有:《禮記·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春秋繁露·王道》“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等。

(8) 爲識則遇

73EJT24:844

此簡所見四字,語意費解。從簡形、字體、字間距等方面看,與下文將要討論的第31探方所見之75、77、139諸簡大體相似,故而視爲典籍簡附列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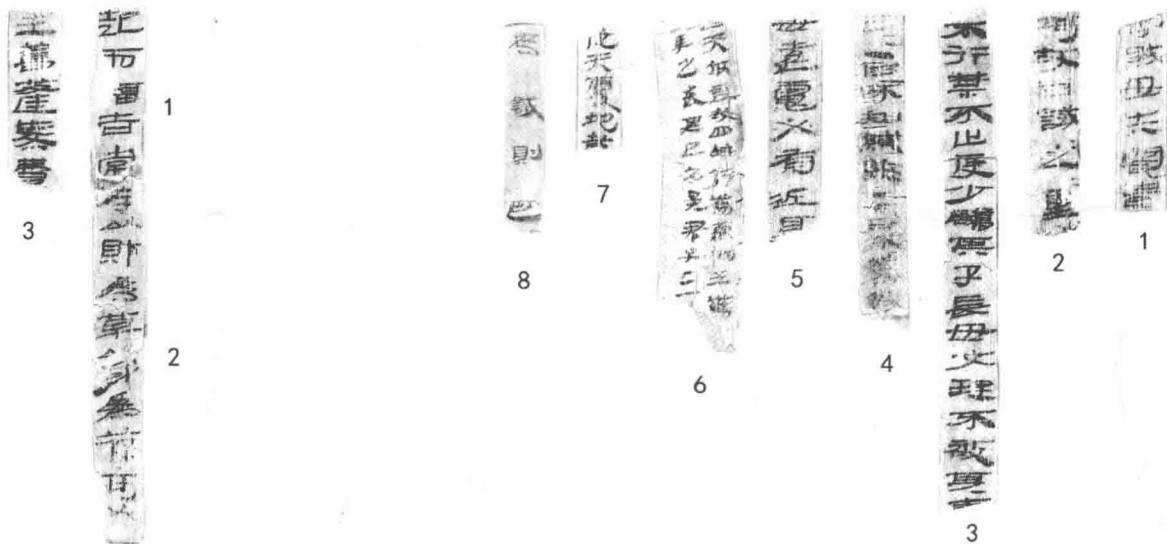


圖1 第24探方可以綴合和連讀的典籍簡

圖2 第24探方其他典籍簡

說明:圖1所示代號所代表的簡牘編號分別爲:1(73EJT24:800,以下省略“73EJT”);2(24:842);3(24:843)。圖2爲:1(24:722);2(24:731);3(24:739);4(24:742);5(24:802);6(24:833);7(24:599);8(24:844)。

二 肩水金關第31探方所見典籍簡

第31探方所見典籍簡中,有12枚與《國語》《左傳》《孝經》《詩經》《論語》等傳世文獻有關,其中5枚背面標有序號,內容分別爲:五十八、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二、百四。從簡形、內容及字體等方面衡量,這5枚簡明顯出自同一簡冊。另有7枚未見序號,但我們認爲其中3枚也應出自這一簡冊。

(一) 背面書有序號、出自同一簡冊的典籍殘簡

第31探方所出書有序次編號的典籍殘簡共有5枚,下面逐簡解疏:

(1) 九三年不用其田宅須其反也。君憂臣勞

73EJT31:101A

五十八

73EJT31:101B

此簡所書內容源自《國語·越語下》所記范蠡故事：范蠡隨勾踐圍困吳國，“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遂辭官而去，泛舟五湖（太湖）。勾踐“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① 本簡所述“三年不用其田宅，須其反也”蓋指此事。“須”爲等待之意。《尚書·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篇海類編·身體類·須部》：“須，待也。”

另據搜檢，上引“君憂臣勞”之語，爲傳世文獻中此語始見之例。根據文意，“君憂”與“臣勞”及“君辱”與“臣死”之間分別爲假設關係，而不是并列關係。

總括上述情況，本簡內容源自《國語·越語下》之范蠡故事當屬無疑。但簡首殘字“九”及其後間隔符號的使用令人費解，有待進一步考釋。

(2)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73EJT31:42A

六十八

73EJT31:42B

據查檢，“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語始見於《左傳》閔公元年：“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②《史記·魏世家》亦有上述諸語，唯文字稍異——“盈”作“滿”，“啓”作“開”，蓋避漢惠帝劉盈及漢景帝劉啓之諱。^③

《禮記·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鄭玄注：“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孔穎達疏：“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者，閔元年《左傳》文。”^④可見此語最早見於《左傳》。

(3) 上而不驕者，高而不危；制節謹度而能分施者，滿而不溢。易曰“亢龍有悔”，言驕溢也。亢之爲言

73EJT31:44A + T30:55A

七十二

73EJT31:44B + T30:55B

經查檢，上述諸語大意見於《孝經·諸侯章第三》：“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① [吳]韋昭注：《國語》卷二—《越語下》，上海：世界書局，1936，230—231頁。

②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一閔公元年至二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48—349頁。

③ 《史記》卷四四，1835頁。另，“今名之大”，《史記》作“今命之大”。

④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禮記正義》卷二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65—966頁。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①《呂氏春秋·先識覽》亦引上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而和其民人”之語。^②《後漢書·光武帝紀》:“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③後世史傳中援引或化用此語者甚多,茲不詳舉。

本簡所書內容,與上述《孝經》之語大體相似,但語句結構不大相同。《孝經》爲“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而本簡爲“上而不驕者,高而不危;制節謹度而能分施者,滿而不溢”。前者爲四言句式,後者爲雜言。前者四句可以理解爲二重複句,第一層爲并列關係,第二層爲假設關係。後者則爲并列關係的一般複句,兩個分句均爲主謂句。後者較前者多出“者”及“而能分施者”,邏輯關係表現得更爲清晰。

本簡下半部分“易曰‘亢龍有悔’,言驕溢也”,引述《易》辭,進一步闡明“驕”“溢”之害,這也是《孝經》所沒有的內容。本簡所據何本,暫不可考,也許是對《孝經》進行疏解的某種著作,當然也有可能是早於《孝經》而後世失傳的某種典籍。

此外,本簡末尾“亢之爲言”句意未完,其後內容闕如。經查,《周易·乾卦第一》有是語:“‘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④據此推測,本簡“亢之爲言”之後的內容亦大致如此。

(4)《詩》曰:“題[彼]積令,載鷺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蚤興夜未,毋天璽所生。”“蚤興夜未,毋天璽所生”者,唯病乎?唯病乎,其勉之。勉之
八十二 73EJT31:102A
73EJT31:102B

本簡圖版及釋文原作“詩曰題積令載鷺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蚤興夜未毋天璽所生者唯病乎其勉之”。本文除作斷句標點和補足了一處脫文外,還將原先所用的重文符號還原爲文字。其他文字舛誤問題,詳見下文討論。

本簡引《詩》,出自《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⑤

簡文中,“彼”字漏書,今補入。積令,即脊令。脊令,水鳥名。《詩經·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鄭玄箋:“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孔穎達疏:

①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孝經注疏》卷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0頁。

② 《呂氏春秋集釋》卷一六,420頁。

③ 《後漢書》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26頁。

④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周易正義》卷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7-28頁。

⑤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毛詩正義》卷一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71-872頁。

“脊，井益反，亦作‘即’，又作‘鷖’，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鵠’，同。”^①也作鷖鵠，《漢書·東方朔傳》：“辟若鷖鵠，飛且鳴矣。”顏師古注：“鷖鵠，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鷖音脊，鵠音零。”^②字又作鵠鵠。《集韻·錫韻》：“鵠，鵠鵠，鳥名，鷖鵠也。”^③本簡中“積”通“脊”，同音通假，二字均屬精母錫部。^④

鷖，《漢語大字典·鳥部》收錄有此字，同時還有兩個相關的字“鵠”和“鵠”：^⑤

鷖 同“翡翠”。《羅摩伽經》上卷：“於其池中，有衆色鳥，鳬鴈鴛鴦，翡翠孔雀，各自顧影，雅音相和。”鄧福祿、韓小荊《字典考正》：“其實‘鷖’就是‘翡翠’之‘翡’的換旁俗字。”

鵠 同“鷖”。《集韻·未韻》：“鷖，鳥名。或書作鵠。”

鵠 鳥名。《玉篇·鳥部》：“鵠，鳥名。”

但是本簡中的“鷖”却既不同“翡翠”，也非鳥名，而是通“飛”。古書中“飛”字又多作“蜚”或“蠶”，“鷖”的字理亦與“蜚”“蠶”相同。鳥、蟲連類，故可換用。“鷖”的這一意義和用法可補《漢語大字典》等辭書釋義之不足，也可爲其他文獻中相關字詞的訓釋提供借鑒。

延，同“征”。《說文·辵部》：“延，正行也。从辵，正聲。征，延或从彳。”可見在漢代及其以前，“延”爲正字，“征”爲或體。本簡中“而月斯延”之“延”正爲其證。

蚤興夜未，“蚤”通“早”，此爲古書中最常見的通假字。“未”是“寐”的省寫，從語音上看又屬於古音通假現象。“未”“寐”二字上古音均屬明母微部。^⑥蚤興夜未，即“蚤興夜寐”，今本多作“夙興夜寐”。“蚤興夜寐”之語，古籍中亦有所見，如賈誼《新書·禮容語下》：“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⑦但後世鮮見此語。本簡中之“蚤興夜未”可與賈文互證。

毋天璽所生，係“毋忝爾所生”的訛寫。“天”爲“忝”之省訛，“璽”爲“爾”字誤加偏旁所致。“毋忝爾所生”之大意爲不要愧對孳育自己的天地父母。

病，有憂慮、爲難之意。《論語·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己也。”邢昺疏：“病，猶患也。”《廣韻·映韻》：“病，憂也。”《論語·憲問》：“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何晏集解：“病，猶難也。”《廣雅·釋詁三》：“病，難也。”這裏說“‘蚤興夜寐，毋忝爾所生’者，唯病乎？”大意是說，人若常常如此勤勉克己，無愧人生，則一定會心存憂患、感到艱

① 《毛詩正義》卷九《鹿鳴之什》，666頁。

② 《漢書》卷六五，2866頁。

③ 趙振鐸校：《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1544頁。

④ 《漢字古音手冊》，67-70頁。

⑤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2010，4946頁。

⑥ 此據《漢語大字典》第二版，1233、1013頁；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爲明母物部，135、139頁。

⑦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卷一〇，北京：中華書局，2000，379頁。

難。因此接着說“唯病乎，其勉之”，正因為憂慮為難，故須勉力前行。

總之，本簡所書係借《詩經》之語，勸人珍視人生，知難而進，以成大德。

(5) 𠄎侯柏子男乎？故得萬國驩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無畔國也，爵

73EJT31:104A

百四

73EJT31:104B

此簡前半部分內容出自《孝經·孝治章第八》：“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①《孝經》原文以三個排比句說明治天下、治國（諸侯國）、治家的道理。本簡前半部分即取此排比句中的第一句，除存在文字通假現象外，語句與之完全相同。祇可惜“是以天下無畔國也，爵……”不知其出處。

簡文中，“柏”通“伯”，同音假借。^②“驩”通“懽”“歡”。^③“驩”本為馬名，但古書中常假借為“歡”。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三蒼》云：“驩，此古歡字。”《說文》段注：“驩，古段為歡字。”《左傳》昭公四年：“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畔，通“叛”。《國語·魯語下》：“卜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乾部》：“畔，段借為叛。”

本簡文字雖不全同於《孝經》，但句意暢達，邏輯嚴密，足申《孝經》文意。

以上5簡，簡形相同，完簡長22.9-23.2cm，寬度均為1.1cm（因加工不精及受潮變形等原因，誤差為±0.1cm），書體統一，書寫風格一致，簡背序號位置及格式相同，故應屬於同一簡冊（綴聯情況見圖3、圖4）。

① 《孝經注疏》卷四，27-30頁。

② 二字上古同音，均屬幫母鐸部。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24、127頁。

③ “懽”“歡”二字音義俱同，詳參《說文》及段注。



圖 3 第 31 探方所見典籍簡冊(正面)



圖 4 第 31 探方所見典籍簡冊(背面)

说明:上圖所示代號所代表的簡牘編號分別為:1(31:101A);2(31:42A);3(31:44A+30:55A);4(31:102A);5(31:104A)。“1B”指 1 號簡(31:101A)的背面,餘仿此。

(二)簡背未見序號但可綴入上述簡冊的典籍殘簡

第 31 探方中還有幾枚殘簡,雖然未見序號,但也應出自上述簡冊。

1. 與《孝經》有關者

《行葦》,則兄弟具尼矣!故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百廿七字。☐

73EJT31:141

《行葦》,為《詩經》之一篇,出自《詩經·大雅·生民之什》。首八句為“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①

敦彼行葦,意為道路邊的蘆葦一簇一簇地生長着。戚戚,形容親密無間。爾,通“邇”。具,意為盡、皆,今作“俱”。莫遠具爾,是說弟兄們都不遠離,都相守在近處。

① 《毛詩正義》卷一七,1268-1269 頁。

《行葦》一詩通過對宴會、比射等場面的描寫,表現的是睦親敬老、兄弟友善的主題。正因為如此,所以本簡在“行葦”二字之後說“兄弟具尼矣”。尼,為親近之意,亦即“昵”的本字。《說文·尸部》:“尼,從後近之。”段玉裁注:“尼訓近,故古以為親昵字。”林義光《文源》:“匕,人之反文,尸亦人字,象二人相昵形,實昵之本字。”《尸子》卷下:“悅尼而來遠。”本簡中的“兄弟具尼”之“尼”正是親近、親昵之意,可為上述釋義及用例提供新的證據。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句出《孝經·三才章第七》:“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本簡末尾的“·百廿七字”應是對簡冊中一節內容的收束。因簡冊殘損,這127字的完整內容已無從得知,但從其簡形、內容、書體等方面比驗,此簡應當同出於上述簡冊。因本簡部分文字出自《孝經·三才章第七》,而31:104簡出自《孝經·孝治章第八》,因此推想本簡位置也許當在31:104簡之前。並且推測,本簡背面應有序號,因下端殘斷而不能得見。



2. 出處不明者

(1) 愛也,唯有明聖,弗能庸純

73EJT31:47

此簡下端殘斷,所書之語出處不詳,句意亦頗費解。據圖版,“純”前之字作,釋“庸”未妥,當為“庚”字。現將金關簡中所見二字字形各舉數例對比如下:

字形							
簡號	31:47	24:514	24:514	28:63B	24:541	24:910	24:952
釋文	庸 (當為:庚)	庚	庚	庚	庸	庸	庸

再從小篆字形來看,“庚”“庸”二字分別作和,其間差別就在於其下有無“用”字。《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通過以上對比可知,本簡之字確係“庚”字無疑。

那麼“庚純”又該如何理解?根據故訓,“庚”有賡續之意。《詩·小雅·大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①黃侃《春秋名字解詁補註》:“古文賡從庚,庚亦續也。”^②據此推測,“庚純”也許是保持內心純正之意。

本簡寬1.1cm,正與上節所論諸簡一致,從書寫內容及字體風格等方面考慮,我們認為也

① 《毛詩正義》卷一三《谷風之什》,921頁。《漢語大字典》“庚”字條下引為“賡,續也”,誤。見《漢語大字典》第一版880頁,第二版944頁。

② 轉引自《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庚”字條,944頁。

應出自上述簡冊。本簡下端殘斷，也許下端背面本有序號，今因殘斷而不能得見。

(2) □□則民自說矣□

73EJT31:86

此簡上下皆殘，但殘存諸字字迹清晰，釋讀確當，唯“自”字圖版作“目”，當係書者筆誤。“說”爲“悅”之本字，自不必論。

我們從秦漢及其以前的典籍中未能搜檢出“則民自說矣”之語，但在清人盧浙所著《周易經義審》一書中發現“則民自悅而從之矣”之語，未知其間有無承襲關係。^①

通過比較，我們認爲這支殘簡也屬於本文第二部分（一）所討論的簡冊。試比較本簡與 31:141 簡：從簡的寬度看，二者均寬 1.2cm；從字體風格、字距疏密等方面看，也都是完全一致的。以“民”字爲例，本簡與 31:141 及 31:42 簡計有 4 處“民”字，細加比驗，顯然同出一手。因此我們認爲本簡與上述簡冊可以綴聯（以上 3 簡圖版見圖 5）。^②

（三）不能綴入上述簡冊的典籍殘簡

除以上所論可以綴入同一簡冊的 8 枚簡牘外，還有 4 枚殘簡亦屬典籍簡。但從簡形及書寫風格等方面考慮，不屬於上述簡冊（此 4 簡圖版見圖 6）。

1.《論語》殘簡

(1)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73EJT31:75

(2) □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

73EJT31:77

此二簡俱出於《論語·雍也》。據傳世文獻，此二句相隔不遠，具體如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據此可知，“今”與“於齊”之間，僅隔 12 字。而此二簡均存下半段，31:77 簡上半段恰好約有十一二字的空間。二者書寫風格一致，出土編號也十分鄰近，因此可以認定其爲同一簡冊中的相鄰二簡。據公布的圖版及釋文，它們的背面沒有表示序次的編號，加之其書寫風格與上述諸簡也不相同，故而可知此二簡與上述諸簡不屬於同一簡冊。

2. 與《揚子法言》有關的殘簡

·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

73EJT31:139

①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四庫未收書輯刊》第肆輯第壹冊，北京出版社，2000，400-401 頁。

② 31:86 簡上下皆殘，31:47 簡僅存上部約三分之一，寬度均爲 1.2cm，二者也許同屬一簡。

經查檢,《揚子法言·君子》有如下語句:

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①

本簡簡文與此比較,除文字多寡不同外,主要有以下幾點區別:其一,簡文有“子曰”二字,且在之前標有“·”號,表示篇章的開頭,而《揚子法言》中,此句并非篇首;其二,簡文作“自敬,知之至也”(“知”為“智”之本字),而《揚子法言》作“自敬,禮之至也”,二者語意稍異。

本簡中的“子曰”之“子”,是否指“揚子”(揚雄)?揚雄生於公元前53年,歿於公元18年。肩水金關第31探方所出土的漢簡,按其紀年簡,最早為本始四年(前70年),最晚為建平四年(前3年),且建平四年僅一見,其他均在河平二年(前27年)以前。此時之西北邊陲,是否會有揚子言論廣泛流傳,似乎值得懷疑。因此我們推想,本簡所稱之“子”也許并非揚雄,《揚子法言》中與本簡內容相近的句子,或許祇是承襲先賢之語。

3. 算術簡

朱濡行,三日行三里,不日行一里,日倍昨。今問:初日行幾何?曰:初日行七分里三,明□□

73EJT31:140

關於此簡,高一致《讀〈肩水金關漢簡(叁)〉筆記(二)》中已作了討論。^②該文對本簡文意進行了疏解,並以方程式 $x+2x+4x=3$,得解 $x=3/7$,證明該簡所述算題的計算是正確的。關於“朱濡”一詞,高文通過列舉書證分析說:“這裏‘朱濡’,或亦可指‘侏儒’……或許本簡‘朱濡’正是指‘侏儒’這類身體短小有別於常人之入,纔使算題中假設的慢行看起來合理。”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措辭比較慎重穩妥。在高文所舉例證的基礎上,現再舉一例以作支持。《漢書·刑法志》:“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③這裏釋“朱儒”為“短人不能走者”,可見“不能走”為“朱儒”身材短小之外的一大顯著特徵。因此算題中“朱濡”慢行合情合理;“朱濡”與“朱儒”一樣,均為“侏儒”的異寫。

此外,本簡末尾殘斷缺釋之字為“日”,左上角清晰可辨。“明日”為上文所稱“初日”之次日。如將本簡所記算題加以補足和翻譯,則為:某侏儒走路,三天走了三里,但他不是每天走一里,而是第二天所走路程為前一天的兩倍。問:此人第一天走了多少路(三天各走了多

① [漢]揚雄:《揚子法言》卷一二《君子》,見《諸子集成》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54,39頁。

② 高一致:《讀〈肩水金關漢簡(叁)〉筆記(二)》,簡帛網,2014年8月23日。

③ 《漢書》卷二三,1106-1108頁。

少)? 答:第一天走了 $3/7$ 里,第二天走了 $6/7$ 里,第三天走了 1 又 $5/7$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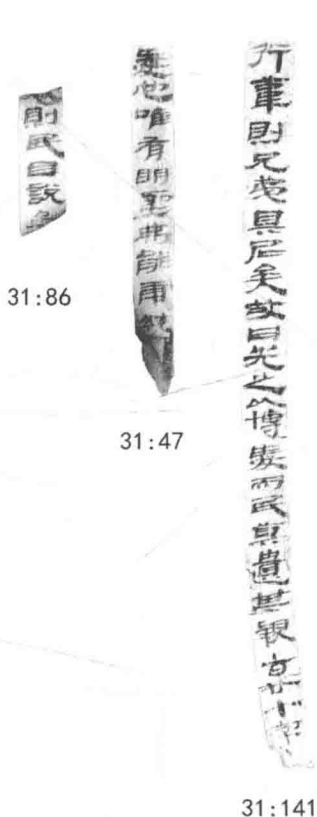


圖 5 可以綴入上文所述典籍簡冊的 3 枚殘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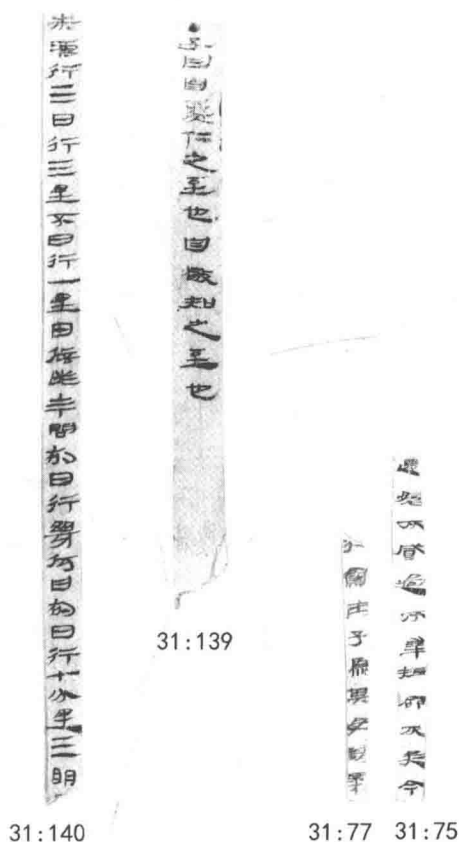


圖 6 其他幾枚典籍殘簡

三 結語

總括以上討論,我們對肩水金關第 24、31 探方所見典籍殘簡有如下認識:

第一,上述典籍殘簡從內容上看,有的可以從《孝經》《左傳》《詩經》《論語》等傳世典籍中找到其直接或間接的出處,有的雖然暫時不能考知其出處,但可在思想內容及措詞造句方面得到些許印證。這些材料對傳世典籍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證作用。

第二,從思想內容方面考察,上述典籍簡所書內容大體可以歸納為兩大主題:一是以愛民敬業為核心的為政之道,二是以自律毋驕為核心的為人之道。同時又以前者為旨歸,二者相輔相成。以第 31 探方所見典籍簡冊而論,其中“君憂臣勞”謂為君分憂,恪守臣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謂統轄百姓,職分有別;“上而不驕者,高而不危”謂執政為民,須力戒驕躁;引“我日斯邁,而月斯延。蚤興夜未(寐),毋天璽(忝爾)所生”之詩,則意在勉勵士人勤

奮敬業,有所作為;“得萬國歡心,以事其先王”,以及“天下無畔國”,更是表明治理天下的宏大志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殘簡中,“愛”字共出現5次,其中之“博愛”與“自愛”可謂其核心精神。當然其中所見之算術簡、雜占簡及曆譜等也顯示了此類典籍簡在內容方面的多樣性特點。這種情況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邊陲戍卒文化學習及道德修煉的依憑及旨趣。

第三,從簡的形制及書寫風格上看,上述諸簡大體上可分為三類,以簡冊為代表的屬於第一類,簡寬1.2cm,整簡長22.9-23.2cm,文字書寫寬博方正,結體密實厚重,字體為規整的隸書;第二類以《論語》簡和“朱熹行”簡為代表,簡形較窄,書寫稍顯粗率,字距較為疏鬆;第三類僅有24:833這一枚簡,簡寬2cm,為本文討論的24、31兩個探方所見的唯一一枚書寫雙行文字的典籍簡。

第四,第31探方所見典籍簡冊,原由一百餘枚簡組成(今見最大編號為“百四”)。簡冊所書內容原應有篇章段落的劃分,今見31:141簡下端書有“·百廿七字”,係其中一節的收束語。據此推測,各節開頭也應由“·”號起頭,31:139“·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及9:58“·子曰:君子不假人,君子樂□□”二簡的情況可以為其佐證。由此看來,此類簡冊應當不是簡單的摘抄和作習字之用,而是為了誦習和傳承。

第五,上述所有各簡,簡側均未見契口,文字書寫亦無避讓編繩之迹。

第六,本文所論典籍簡的書寫,多為嚴整規範的隸書,但其間亦多有篆意,部分文字保留明顯的篆書寫法,如:止、其、心、亢、有等。這種字形特點為我們研究漢字“隸變”軌迹提供了極好的樣本。

附識:本文始撰於2014年12月,原僅討論肩水金關第31探方所見典籍殘簡。蒙《簡帛研究》匿名審稿專家於2015年1、2月間先後兩次提出多條重要的修改意見,並以第24探方所見典籍簡及其他相關信息見示,筆者據此作了較大幅度的增寫和修改,使文章內容及質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充實提高。謹此向審稿專家及編輯致以誠摯謝意。文中如仍有錯漏,概由本人負責。又,本文於2015年2月定稿并被《簡帛研究》留用後,曾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得見同道相關成果:劉嬌《漢簡所見〈孝經〉之傳注或解說初探》、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叁)〉所見〈孝經〉解說殘簡》,二文分別發布於2015年4月8日和22日。兩文均對肩水金關第31探方所見與《孝經》有關的殘簡進行了研究,與拙文所論互有參差,且有優勝本文之處(如黃文改訂釋文“則民自說矣”為“則民目說矣”,并舉出《春秋繁露》等書證)。為便交流,拙文悉存原貌,對二文卓異之處概未引述吸收。特此說明,請讀者諸君鑒閱批評。

《肩水金關漢簡(叁)》數術類簡牘初探^{*}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程少軒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通過對《肩水金關漢簡(叁)》的初步整理,本文共清理出數術類簡牘 29 枚,其中曆日簡牘 23 枚,神煞簡 6 枚,另有疑似曆日簡 4 枚。曆日簡牘中有 16 枚屬於“日 A 型 III 式”曆書,其中 4 枚可以準確定年,5 枚可推定數個可能的年份,7 枚無法定年。還有 7 枚屬於其他類型的曆書簡牘,其中 4 枚可準確定年。6 枚神煞簡,既有常見的“大時”和“建除”,也有“產子”等首次見到、有待進一步研究的神煞,其中 73EJT29:106 的“血忌”神煞,與其他材料中的“血忌”運行不完全一致。

關鍵詞 肩水金關漢簡 曆譜 數術 神煞

2013 年 12 月,《肩水金關漢簡(叁)》由中西書局出版。^①該書收錄肩水金關遺址第 24 號至第 32 號探方(編號 T24-T32)所出簡牘 2056 枚,^②附有彩色圖版、紅外線照片和釋文。本文擬對該書所收錄的數術類簡牘作一番清理,並談談對這些簡牘的初步認識。

^{*} 本文是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先秦秦漢出土數術文獻資料庫”(項目批准號 13YJC770006)及復旦大學青年教師科研起步與科研能力提升項目階段性成果。本文寫作得到“卓學計劃”與“晨光計劃”支持。

①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

② 第 24 號探方(T24)前半部分簡牘已在《肩水金關漢簡(貳)》中刊布,本冊所刊為後半部分,編號 73EJT24:501-1006。

一 “日 A 型 III 式”曆日簡

西北地區所出數術類簡牘中,以曆日簡最為常見,而曆日簡又以一種簡首書寫日期、其下分欄書寫干支日的曆日簡數量最多。這種曆日簡組成的完整曆書為橫向連讀形式,至少包含以下兩部分:1.首簡,分 12 欄書寫十二月月名及月之大小;2.日序干支簡,30 支簡每簡簡首書寫日期,以下分 12 欄對應首簡之十二月,依次書寫干支及曆注。陳夢家先生將漢代簡牘所見曆書按形制分為 5 類,此種曆書為“編冊橫讀式”。^① 劉樂賢先生將秦漢年曆類簡牘進一步細分為 2 式型,此種曆書為“冊書式年曆 A 型”。^② 陳侃理先生將秦漢簡牘曆日類曆書分為 2 型 7 式,此種曆書為“日 A 型 III 式”。^③ 陳侃理先生的分類法後出,較之前兩種分類更加細緻,因此本文採用他的命名方案。在《肩水金關漢簡(叁)》中,此種曆日簡數量也很多,不少可以推算出年代。

(一)

十六日:壬寅、壬申、辛丑、辛未、庚子、庚午初伏、己亥、己巳、己亥、戊辰、戊戌、丁卯、丁酉。 73EJT26:6

該簡保存完整。與一般的“日 A 型 III 式”曆書略有不同之處在於,該簡分 13 欄書寫干支日,說明當年有 13 個月。據簡文正月十六日為壬寅,可推知該年正月朔丁亥。又據干支排列,可推知該年前 12 個月的大小月分別為:大、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大、小、大。由於當年已出現連大月,因此第 13 月肯定是小月。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知,^④在肩水金關漢簡所處年代,^⑤符合以上條件的祇有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該年閏五月,六月、七月為連大月,正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閏五月小、六月大、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十一月大、十二月小。該年閏五月庚午為初伏,查當年夏至為五月甲寅,庚午為夏至後第二個庚日。

(二)

廿日:癸亥 73EJT26:114

該簡尚存日序及正月之干支日。據簡文,可推知當年正月朔甲辰。查《三千五百年曆日

① 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235 頁。

② 劉樂賢:《秦漢曆日的內容及功用》,《古羅馬與秦漢中國——風馬牛不相及乎》(《法國漢學》第 1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353-355 頁。

③ 陳侃理:《出土秦漢曆書綜論》,“簡牘與早期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大學 2012 年 10 月 27-28 日。

④ 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本文查閱曆日皆據此書,後文不再一一出注。

⑤ 時間區間取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100 年,後同。

天象》，可知有 5 個年份與之相符，分別為西漢昭帝元鳳元年（前 80）、宣帝黃龍元年（前 49）、新莽天鳳元年（14）、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以及東漢章帝建初元年（76）。

（三）

六日：庚辰☐ 73EJT26:178

廿一日：乙未☐ 73EJT26:218

兩簡皆僅剩簡首日序及正月干支日。據日序與干支，推知皆為正月朔乙亥。兩簡字體一致，形制、色澤基本相同，應該屬於同一部曆書。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知兩簡年代最可能是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或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另外，西漢武帝太初四年（前 101）也是正月朔乙亥，且僅超出選定的年代上限（前 100）1 年，也存在一定可能。

（四）

廿五日：丙辰、☐☐、☐☐、☐☐、☐☐☐ 73EJT26:254

該簡殘存上半，據日序與干支推知當年正月朔壬辰。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西漢成帝永始元年（前 16）與新莽始建國三年（11）符合條件。丙辰下兩干支殘泐不清。若是永始元年，當年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則丙辰下當依次為丙戌、乙卯、乙酉、甲寅；若是始建國三年，當年一月小、二月大、三月小、四月大，則丙辰下當依次為乙酉、乙卯、甲申、甲寅。細察圖版，“乙卯”干支尚依稀可見，其下之干支第 2 字尚存輪廓，似是“酉”。因此，該簡屬永始元年可能性更大。

（五）

廿日：庚戌、己卯、己酉☐ 73EJT29:69

該簡殘存上半，據日序與干支推知當年正月朔辛卯，且正月為小月、次月為大月。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知該簡年代為西漢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六）

廿一日：戊戌、戊辰、丁酉、丁卯、丙申、丙寅☐ 73EJT30:187

該簡為竹簡。據日序與干支推知當年正月朔戊寅，前 5 個月大小月分別為大、小、大、小、大，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有兩個年份符合條件：宣帝五鳳三年（前 55）、東漢明帝永平八年（65），其中永平八年為閏正月。

（七）

廿五日：壬戌、辛卯、辛酉、辛卯、庚申夏至☐ 73EJT32:8

該簡殘存上半。據簡文可推知，當年正月朔戊戌，前四月大小月分別為小、大、大、小，且

五月庚申日夏至。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知該簡年代為西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

(八)

廿四日：丙申、乙丑德、乙未、甲子、甲午、癸亥、癸巳、壬戌、壬辰、辛酉、辛卯冬至、庚申。 73EJT32:9

該簡保存完整。據簡文可推知，當年正月朔癸酉，十二月大小月分別為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且十一月辛卯冬至。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知該簡年代為西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該簡二月干支日乙丑下書有一“德”字。漢簡曆注中有標注神煞“刑德”的例子，如日照海曲漢武帝後元二年曆書。^①但是漢代數術文獻中的神煞“德”之運行，若與具體日期相關，一般都應與中氣緊密聯繫。^②二月乙丑日與其最靠近的中氣春分(當年春分為二月十六日丁巳)相差9日，似難有關聯。所以，此處“德”字不一定為曆注，其含義待考。

(九)

以下7支殘簡亦屬於“日A型III式”曆日簡，但由於殘損嚴重，無法推算年代。

廿五日□ 73EJT25:115

□【戊】戌、戊辰□ 73EJT25:194

□戌辰、戊戌、丁卯、丁酉、丙寅□ 73EJT26:113

□辛未□ 73EJT26:160

□己酉□ 73EJT27:88

□乙巳、甲戌□ 73EJT28:76

□壬申、辛丑、辛未□ 73EJT29:67

二 其他曆日簡牘

除“日A型III式”曆書外，《肩水金關漢簡(叁)》中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曆書。

(一)

□

辛卯、壬辰、□巳、□

① 劉紹剛、鄭同修：《日照海曲簡〈漢武帝後元二年視日〉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49-59頁。

② 程少軒：《月氣刑德新證》，“簡帛文獻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復旦大學，2013年10月19—20日。

丁酉、戊戌、己亥、庚子、□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建、□

庚□、辛亥、壬子、癸□、□

□ 73EJT24:508A

□

□□□、庚子、辛丑、壬寅□

□□□、丙午建。

□ 73EJT24:508B

73EJT24:508 是一枚殘牘，上下皆有殘損，僅剩中段的半幅。該牘兩面皆寫有曆書，且字迹不同，當非同人書寫。兩面之曆書皆為列舉一月之干支日、并有簡單曆注的月曆。月曆均分欄橫讀，由於木牘殘損，具體欄數不明。這種分欄橫讀的月曆，與陳侃理先生劃分為“日 B 型 III 式”的《居延漢簡甲乙編》290·11A 居攝元年六月月曆^①以及《居延新簡》EPT65·101 建武二年三至五月月曆^②格式類似，略有差別。居延漢簡兩種月曆每欄皆書寫四個日期，肩水金關漢簡 73EJT24:508 則不同——A 面辛卯一欄可推知寫有辛卯至丙申六個干支日，丁酉一欄可推知寫有丁酉至癸卯七個干支日——不但皆多於四日，而且每欄書寫日期數也不相同。

73EJT24:508B 面存有當月最末一日“丙午建”，據此可知該月建午，是顓頊曆、太初曆之五月或新莽曆法之六月，且下一月朔丁未。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符合條件者祇有西漢成帝鴻嘉二年（前 19）。

73EJT24:508A 面殘存四欄干支可補出 23 個，如下：

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

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建、【戊申、己酉、】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尚缺 6 或 7 個干支日，足可超滿一欄，因此辛卯這一欄既可能是該月第一欄，也可能是該月第二欄。由於首欄至少也應該抄寫 4 個干支日，因此該月朔日的可能性有辛卯、甲申、乙酉、丙戌、丁亥五種，其中以辛卯、乙酉、甲申三種可能性更大。另外，甲申至癸丑已滿 30 日，因此若是甲申朔，該月必須是大月。簡文中有“丁未建”，說明該月是顓頊曆、太初曆之六月或新莽曆法之七月。由於 B 面是鴻嘉二年五月月曆，A 面月曆的時代也應該距離鴻嘉二年不

① 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9 頁。

② 羅見今、關守義：《〈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六年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文史》第 46 輯，51-52 頁。

遠。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在鴻嘉二年(前 19)前後 30 年中，符合條件的祇有如下 4 個年月：西漢元帝建昭三年(前 36)六月朔丙戌、西漢成帝元延二年(前 11)六月朔辛卯、西漢成帝元延三年(前 10)六月朔乙酉、漢平帝元始元年(1)六月朔丁亥。考慮到第一欄書寫 4-5 個干支的可能性稍小，因此以元延二年或三年可能性最大。

綜上所述，73EJT24:508 兩面之月曆，至少相隔 8 年。類似這樣橫讀且書寫兩種不連續之月份的月曆，還有《流沙墜簡》圖版 20 的一枚木牘。該簡分別書寫十二月與七月兩套日期，羅振玉、王國維認為十二月與七月屬於同一年，據此推定曆書年代為東漢和帝永元六年(94)。^① 羅見今先生則疑十二月與七月分屬不同年份，永元六年之定年未必合乎事實。^② 現據 73EJT24:508 來看，漢簡中的確存在用廢棄數年之簡牘重新抄寫曆書的情況，羅見今先生的懷疑不無道理。

(二)

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

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六八卅八、……

七=卅九、六七卅二、……

六=卅六、五六卅、……

五=廿五、四五廿、……

二三而六、一二而二…… 73EJT26:5A

……□

……辛丑六日執卩、壬寅七日破卩、癸卯八日危卩、

……辛亥十六日平卩、壬子十七日定卩、癸丑十八日執卩

……壬戌廿七日滿、癸亥廿八日平、甲子廿九日定。 73EJT26:5B

該牘兩面皆有字，A 面是九九表，B 面是月曆。月曆部分為分欄橫讀，共三欄，每欄八到十一日，每日列出干支、日序和建除。這種書寫格式，與上節所舉《流沙墜簡》圖版 20 所見曆書基本一致。

據干支與日序的對應關係，可推知該月曆當月朔日為丙申。又據建除對應之地支，可推知該月建申，對應顓頊曆、太初曆之七月以及新莽曆法之八月。該牘保存的是月曆的最左部分，“甲子廿九日定”是該月最後一日，因此該月是小月。查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該牘所寫為西漢昭帝元平元年(前 74)七月月曆。

該月曆原當由 3 塊木牘組成，每牘每欄書寫 3~4 個日期。月曆第 1 欄尚殘筆畫，作

①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圖版 20 頁。

② 羅見今：《敦煌漢簡中曆譜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 年第 3 期，94-95 頁。

“𠂔”形。據文意可推知,該字是“七月小”之“小”字殘筆。月曆文字可復原如下:

【七月】小

【丙申一日建𠂔、丁酉二日除𠂔、戊戌三日滿𠂔、己亥四日平𠂔、庚子五日定𠂔】、辛丑六日執𠂔、壬寅七日破𠂔、癸卯八日危𠂔、

【甲辰九日成𠂔、乙巳十日收𠂔、丙午十一日開𠂔、丁未十二日閉𠂔、戊申十三日建𠂔、己酉十四日除𠂔、庚戌十五日滿𠂔】、辛亥十六日平𠂔、壬子十七日定𠂔、癸丑十八日執𠂔、

【甲寅十九日破、乙卯廿日危、丙辰廿一日成、丁巳廿二日收、戊午廿三日開、己未廿四日閉、庚申廿五日建、辛酉廿六日除】、壬戌廿七日滿、癸亥廿八日平、甲子廿九日定。

73EJT26:5B

九九表似是在第1欄抄寫“九=八十一”至“一九而九”,第2欄抄寫“八=六十四”至“一八而八”,餘下諸欄類推,至第5欄抄寫“五=廿五”至“一五而五”。但第6欄沒有按規律抄寫“四=十六”、“三四十二”等,頗疑表格抄寫有誤,或因餘下空間不足而將“四”以下口訣抄在木牘其餘空白處。

(三)

廿二日丁丑 ☐ 73EJT26:153

廿六日辛巳 ☐ 73EJT26:223

以上兩簡字體一致,格式相同,皆於簡端書寫日序,其後書寫干支日。據兩簡日序與干支,皆可推得朔日為丙辰,當屬於同一簡冊。兩簡與漢簡中常見的“日A型III式”曆譜不同,干支日為縱行書寫,且其下有較大留白。疑兩簡屬於特殊的月曆,該月曆由約30支簡編成,自右向左編排,每簡簡端書寫日序與干支,其下留白用以記事。

該月朔日為丙辰,符合條件者甚多。若此月份為正月,則僅有西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符合條件。

(四)

四年正月己丑朔大。庚子、辛丑。 73EJT30:151A

大陰在辰。^① 大時小時南方。

□□,日□ 73EJT30:151B

該簡該簡殘剩上半。許名瑋先生指出,該簡與《肩水金關漢簡(貳)》所載 73EJT24:136

① 該字原未釋,今據圖版釋出。

密切相關：

□□

至百五十四日=在東井二度 73EJT24:136A

乙亥、丙子 庚寅、辛卯 丙午、丁未 73EJT24:136A

許先生認為，兩簡皆屬同一份西漢宣帝元康四年(前 62)曆書簡，^①此說當可信從。不過，許先生同時認為兩簡可以綴合，則是不妥的。簡 73EJT30:151 的“庚子”與“辛丑”以及簡 73EJT24:136 的“乙亥”與“丙子”、“庚寅”與“辛卯”、“丙午”與“丁未”皆是連續干支，可見該曆書讀法為自右向左順序數干支日。然而簡 73EJT24:136 的三欄日期，每欄之間相距約 45 日上下。若與簡 73EJT30:151 直接綴合，則上下簡相鄰兩欄日期數與 45 日之數相去甚遠。

其實，這兩支殘簡當分別屬於同一部曆書中相距約 18 日的兩枚簡，一支殘去下半，一支殘去上半。頗疑這份曆譜是以八節為定點編排的，因為八節之間相距日數正是 45 日或 46 日。

(五)

七月八日庚戌後伏□

八月八日己卯秋分□

九月廿三日甲子立冬□ 73EJT32:40

該牘殘剩上半。簡文似祇記錄八節、伏日等重要日子，格式與《流沙墜簡》所見之永光五年曆書類似。^② 敦煌漢簡永光五年曆書寫在一枚木牘的正反兩面，分數欄書寫永光五年十二個月的月名、朔日干支和月大小，各月下注有八節、三伏、臘日之日期。73EJT32:40 與之有兩處不同：1. 該牘另一面無字，說明這份曆書至少一至六月的內容抄寫在另外的牘上，十月至十二月的內容則既可能抄寫在下半欄，也可能抄寫在另一枚牘上；2. 該牘月份下沒有書寫各月大小和月朔，這些內容或許書寫在別的地方。根據該年秋分、立冬之日期，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可確定這也是一份西漢元帝永光五年(前 39)曆書。

此外，73EJT29:117 是一枚曆書木牘，此前曾單獨發表，圖版見《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

① 許名瑤：《〈肩水金關漢簡〉簡 73EJT30:151+T24:136 考釋》，簡帛網，2014 年 8 月 21 日。

②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圖版 19-20 頁。

集》。^① 這種曆書格式與尹灣漢簡元延元年曆書^②和敦煌漢簡永始四年曆書類似。^③ 張永山先生已對此有詳細討論,^④本文不再贅述。

還有一些簡牘也有可能屬於曆書,例如:

己巳□ 73EJT26:278

□五月丁未朔丁丑^⑤ 73EJT28:85

□辛丑□ 73EJT28:132

□十二月乙□□ 73EJT29:17

不過它們都殘損嚴重,無法推測原貌,這裏就不詳細討論了。

三 神煞簡

前面已經討論過,西北漢簡常見的“日A型III式”曆書至少包含以下兩部分:1.首簡,分12欄書寫12個月月名及月之大小;2.日序干支簡,30支簡每簡簡首書寫日期,以下分12欄對應首簡之12月,依次書寫干支及曆注。根據筆者的研究,除以上兩部分外,這類曆書還常附有神煞表。神煞表由數簡組成,每簡書寫一種神煞的運行,簡首為神煞名,以下分12欄書寫各月神煞運行的方位或干支。^⑥ 筆者在《肩水金關漢簡(叁)》中找出了6枚此類神煞簡,列舉如下。

(一)

□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 73EJT24:526

該簡首尾皆殘去,據殘剩簡文判斷,當是神煞“大時”的殘簡。漢簡中“大時”常見,同冊T30探方出土的曆書簡73EJT30:151也出現了該神煞(詳見前文)。“大時”與“小時”一般是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版三六:1。

②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21、127頁。

③ 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8-119頁;羅見今:《敦煌漢簡中曆譜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95-97頁。

④ 張永山:《漢簡曆譜》,《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第一分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4,227、237頁。

⑤ 該字原釋“巳”,據圖版改釋。

⑥ 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元始六年(居攝元年)曆日”復原》,《出土文獻》第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274-284頁。

成對出現的,裘錫圭、張培瑜、胡文輝等學者對此有深入研究。^① 胡文輝先生在《釋歲》一文中將大時和小時的運行列表如下: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大時	十二辰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方位	東	北	西	南	東	北	西	南	東	北	西	南
小時	十二辰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方位	東	東	東	南	南	南	西	西	西	北	北	北

據上表可知,73EJT24:526 簡文當校補爲:

【大時: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 73EJT24:526

(二)

□一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73EJT24:588

□卯、辰、巳、午、未、申□ 73EJT24:617A

據形製可知,S73EJT24:588 也是神煞簡,內容爲“建除”。《淮南子·天文》:

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

出土文獻中“建除”亦常見,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孔家坡漢簡等皆有“建除表”。根據這些文獻可以判定,73EJT24:588 殘簡爲建除表十一月部分,簡文可校補爲:

【十】一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73EJT24:588

同探方 73EJT24:617 殘簡亦屬建除,該簡書寫風格與 73EJT24:588 不同,應該不屬於同一簡冊。該簡首尾皆殘,難以判斷月份并補足文字。該簡簡背還有兩字,原釋文“大□”,第二字殘去下半。據殘筆,簡文似爲“大建”或“大盡”。

(三)

□□: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 73EJT26:29

該簡簡首神煞名殘泐不清。據簡文不難判斷,該神煞之運行為正月起寅、逆行四孟,可校補爲:

^① 裘錫圭:《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362頁。張培瑜:《出土漢簡帛書上的曆注》,《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37-138頁。胡文輝:《釋“歲”——以睡虎地〈日書〉爲中心》,收入其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96-97頁。

□□: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 73EJT26:29

同樣運行規律的神煞不見於其他秦漢數術文獻。儘管後世文獻中有一些神煞,如《六壬大全》卷一“內天罡行十二經絡”所載之“陰煞”、《大六壬類集·神煞賦》所載之“天盜”、《斷易天機》卷二所載之“雷火”“天網”等,運行規律與 73EJT26:29 一致,但是這些文獻的時代均很晚,其中所見神煞未必與漢簡存在聯繫。73EJT26:29 簡首神煞名完全無法辨識,此神煞究竟是什麼名字,祇能存疑待考了。

(四)

□申□卯午酉子癸亥□□ 73EJT26:205

按,原釋文有誤,據圖版當校改爲:

□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 73EJT26:205

該簡簡首殘去。據剩餘地支排列規律,此神煞簡將地支分爲三組,第一組“辰丑戌未”,即“四季”;第二組“卯子酉午”,即“四仲”;第三組“寅亥申巳”,即“四孟”。神煞之運行按孟仲季順序,依次排列三組地支,組內地支正向排序,爲“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這種運行規律的神煞,亦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 106 正(屬“土忌”篇)、^①孔家坡漢簡《日書》簡 273(屬“垣日”篇)^②以及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簡 136 和簡 133。放馬灘秦簡所見兩種具名神煞,分別稱爲“地杓”和“土禁”:^③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是謂)地杓,不可垣。136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是謂)土禁,不可垣。133

此外,《肩水金關漢簡(貳)》T23 探方的 73EJT26:840 殘簡也是同一神煞:

□酉、子、辰□ 73EJT26:840

73EJT26:205 或可校補爲: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 73EJT26:205

所缺神煞,可能也是“地杓”“土禁”之類的名字。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138 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馬灘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9。

(五)

產子:女吉男凶、男吉女凶、男吉女凶、男吉女凶、男吉女凶、女吉男凶、男□女凶□
73EJT29:52

該簡下半殘去。神煞名“產子”，也就是“生子”。秦漢數術簡中以“生子”為主題的內容甚多，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以及孔家坡漢簡《日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皆有“生子”篇。睡虎地秦簡與放馬灘秦簡所見“生子”皆是根據生日的干支占測所生之子的命運，劉樂賢命名為“六十甲子占小兒吉凶法”。孔家坡漢簡、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則是以十二地支日為綱，在每地支日下分別敘述所生男兒和女兒的命運，劉樂賢命名為“十二支占生子女法”。以上兩種占法均見於日人丹波康賴《醫心方》所引古佚書《產經》。^①此外，貞卜生子的內容還散見於各種出土秦漢日書中。不過，上舉各種據時間貞卜生子吉凶的數術，多是據日期占測，像 73EJT29:52 這樣據月份占測的，尚屬首見。由於沒有可與之相比勘的文獻，“產子”神煞簡暫時無法復原。

(六)

血忌:寅申、未寅申、寅申、申、酉、辰、戌、巳、亥、午、子。 73EJT29:106

該簡保存完整，為“血忌”神煞簡。

“血忌”神煞，秦漢簡牘中數見。孔家坡漢簡《日書》簡 397^②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漢簡《日書》簡 73^③將“血忌”與二十八宿相配。敦煌漢簡 TH198B 曆注殘簡^④則將之與日期、干支相配。這種按地支排列的“血忌”神煞在後世選擇通書中更為常見，如《蝦蟆經》：

凡血忌日：正月丑、二月未、三月寅、四月中、五月卯、六月酉、七月辰、八月戌、九月巳、十月亥、十一月午、十二月子。^⑤

《肩水金關漢簡(貳)》73EJT23:316 亦是一枚“血忌”神煞簡，神煞運行與傳世文獻一致：

血忌: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 73EJT23:316

73EJT29:106 中的“血忌”運行與上舉材料略有不同，該簡將正月至三月的“丑、未、寅”

① 劉樂賢：《談〈產經〉的生子占文》，《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275-282 頁。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的整理依據陸平《散見漢日書零簡輯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劉立志副教授，2009 年 4 月，75 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③ 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

⑤ 此為《醫心方》卷二引《蝦蟆經》佚文，轉引自陳炫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7，231 頁。

變更爲“寅申、未寅申、寅申”。張培瑜先生曾梳理了各代選擇通書與曆書中的“血忌”神煞，認爲從漢至清末，各個時代的“血忌”日辰的安排都是一致的。^① 現據肩水金關漢簡的新材料可知，像“血忌”這樣在傳世文獻中穩定不變的神煞，在秦漢曆書中亦不乏變體——這讓大家再一次見識了秦漢數術的複雜多變。

四 其他

除以上曆日和神煞簡外，還有兩枚可以確定的數術簡牘。

73EJT30:126 的內容是爲屏園的宜忌：

爲屏園良日：五癸及壬申六日。壬辰爲屏園，大富。戊寅、戊辰，大凶。 73EJT30:126

關於此簡，高一致先生已有詳論，^②本文不再贅述。

另外一枚數術木牘 73EJT28:65A，原釋文如下：

□□□□□……□□□□□戊辰木青
□□□□□……□□□□□己未火赤
……□□□□□金白 官□
□□□□□丑水黑 73EJT28:65A

今按，細審圖版，第一行“木青”二字上所謂“□戊辰”三字，實是“寅卯辰”。“寅卯辰”爲東方木位對應的三個地支。另外，第二行原釋“己”之字實際已經殘泐，難以看出是“己”之形。該木牘書寫的，應是東、南、西、北四方所配五行、五色、地支等信息。可惜原牘殘泐嚴重，不知是否有方位名、天干、五味等其他信息，現僅能補出每行最末幾字：

……寅、卯、辰，木，青。
……巳、午、未，火，赤。
……申、酉、戌，金，白。
……亥、子、丑，水，黑。

① 張培瑜：《出土漢簡帛書上的曆注》，《出土文獻研究續集》，135-147 頁。

② 高一致：《讀〈肩水金關漢簡(叁)〉筆記(二)》，簡帛網，2014 年 8 月 23 日。

小 結

通過對《肩水金關漢簡(叁)》的初步整理,本文共清理出數術類簡牘 29 枚,其中曆日簡牘 23 枚,神煞簡 6 枚,另有疑似曆日簡 4 枚。

曆日簡牘中有 16 枚屬於“日 A 型 III 式”曆書。這一類型的曆日簡,有 4 枚可以準確定年,分別是 73EJT26:6 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73EJT29:69 西漢宣帝甘露二年(前 52)、73EJT32:8 西漢元帝初元元年(前 48)、73EJT32:9 西漢宣帝五鳳四年(前 54)。另有 5 枚曆日簡可推定數個可能的年份。剩餘 7 枚簡無法定年。

還有 7 枚屬於其他類型的曆書簡牘。除 73EJT24:508A、73EJT26:153、73EJT26:223 外,皆可判定準確年份。73EJT24:508B 為西漢成帝鴻嘉二年(前 19)五月月曆;73EJT26:5B 為西漢昭帝元平元年(前 74)七月月曆;73EJT29:117 為西漢宣帝五鳳三年(前 55)年曆;73EJT30:151 為西漢宣帝元康四年(前 62)曆書;73EJT32:40 為西漢元帝永光五年(前 39)曆書。73EJT24:508、73EJT26:153、73EJT26:223、73EJT30:151、73EJT32:40 這 5 枚曆書簡牘的抄寫形式,與此前所見之曆書有所差異,特別是 73EJT24:508 正背所抄月曆至少相隔 8 年,豐富了對漢簡曆書的認識。

此次清理出的 6 枚神煞簡,既有常見的“大時”和“建除”,也有“產子”等首次見到、有待進一步研究的神煞。73EJT29:106 的“血忌”神煞,與其他材料中的“血忌”運行不完全一致。這些材料使大家對複雜多變的秦漢數術有了更深的了解。

2014 年 8 月 13 日初稿

2014 年 11 月 7 日修改

附記:審稿專家提供了很好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追記:

本文 2014 年 11 月修訂完畢,在寄回待刊期間,陸續見到以下三位學者的六篇論文,亦涉及《肩水金關漢簡(叁)》曆日簡定年問題:

1.何茂活:《〈肩水金關漢簡(叁)〉曆譜簡零綴》,作者 2014 年 12 月惠賜未刊稿。

2.許名瑒:《〈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26:6 曆日簡年代考釋》,簡帛網,2015 年 1 月 29 日。

3.許名瑒:《〈肩水金關漢簡(叁)〉探方 T32 曆日簡牘年代考釋三則》,簡帛網,2015 年 3 月 5 日。

4. 許名滄:《〈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30:187 曆日簡年代考釋》,簡帛網,2015 年 3 月 10 日。

5. 許名滄:《〈肩水金關漢簡(叁)〉〈甘露二年曆日〉簡冊復原》,簡帛網,2015 年 4 月 27 日。

6. 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叁)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015 年第 2 期。

以上三位先生的論文中,曆日簡的定年與本文相合或基本相合的,何茂活先生有 7 枚,許名滄先生有 6 枚,黃艷萍先生有 10 枚。

何茂活先生對 T29 探方《甘露二年曆日》的復原是所有論文中最完整的,除本文指出的 73EJT29:69 外,何先生還確定 73EJT29:67、73EJT29:71 兩枚殘簡亦屬於同一部曆書。

本文 2014 年 11 月定稿中,誤將西漢昭帝始元元年也作為 73EJT30:187 曆日簡年代的一種可能性,這是作者誤排大小月導致的。現據許名滄先生文章改正,在原文中將“始元元年”這一可能性刪去。

本文曆日簡的年代考訂方法與黃艷萍先生的方案並無本質不同,唯黃艷萍先生據同探方其他紀年簡劃定可能的年代區間,較之本文選取的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100 年區間小了很多,因此部分曆日簡的定年與本文相比,可能方案更少。請讀者注意參看。

除 73EJT30:187 據許名滄先生方案刪去“始元元年”可能性外,本文保持 2014 年 11 月修訂稿原樣,不對文章觀點作任何修改。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考論*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吳方浪

內容提要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記載的是居延都尉派往候官的士吏所要完成的工作,其中“專部士吏”直屬於居延都尉,“部”則指該士吏的管轄區域,而非候官下轄諸部隧之“部”。5號簡中的“輒”當作“補”,“廣士卒”應係“廣士卒”之訛,指“專部士吏”轄區內的所有士卒,并非“廣地卒”之誤。

關鍵詞 額濟納漢簡 專部 士吏 廣士卒

一 引言

2005年3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由魏堅主編的《額濟納漢簡》(以下簡稱《額簡》)一書,收錄了1999、2000、2002三年間額濟納地區出土的五百餘枚漢代簡牘,其中編號99ES16ST1:1—8八枚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現將簡文逐錄於下:

- 1●專部士吏典趣輒
- 2告士吏候長候史壞亭隧外內^①
- 3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
- 4●扁書胡虜講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絕
- 5●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

*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二十等爵制與秦漢吏民等級研究》(12BZS019)。

①關於這條簡牘的校釋,參見雷長巍《〈專部士吏典趣輒〉校注》,簡帛網,2012年7月24日。

十井關外

6●察士吏候長候史多省卒給爲它事者

7告隧長卒謹晝夜候有塵若警塊外謹備之

8●察候長候史雖毋馬廩之

(《額簡》編者注：以上八簡爲一冊書，尚存兩道編繩)

對於這件冊書的性質，目前學界有以下四種看法：

(1) 白音查幹、特日格勒、李均明“士吏行政規範”說。白音查幹、特日格勒認爲“以上爲一部冊書，是候官派駐各處烽隧士吏們的工作條款。簡文的內容很自然地分爲兩類，一類爲頂端有黑點，是士吏們必須完成的工作，第二類爲文首有‘告’字者，是士吏們要完成的提醒工作”。^① 李均明認爲該冊書“內容爲邊塞當局依法律并結合當地實情頒布的行政規範”。^②

(2) 王子今“部士吏工作要點”說。王子今在《額濟納〈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釋名》一文中指出，“專”應讀作“布”；“典”有主持、掌管、負責之意，語氣較一般的主管似乎更爲威嚴；“趣”即督促；“輒”則是指糾正，這是一冊公布部士吏工作要點的文書，大略“趣”與“輒”分別對應“告”(2、3、7)與“察”(5、6、8)。^③

(3) 馬怡“士吏到部督察職權”說。馬怡《扁書試探》中提到“‘專部士吏典趣輒’七字位於第一行，大約是本簡冊的標題。‘專輒’，專斷，專職；‘典’，常法；‘趣’，督促。‘士吏’，候官派到各部從事督察的吏員。在標題之下，本簡冊開列了士吏到部督察時的諸項職權，其宣論性質與扁書頗爲相符”。^④

(4) 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的效率手冊”說。胡氏認爲，“專部士吏典”正與漢簡中所出現的“某部士吏某”這一格式相吻合，“專”應當是部名，“典”是任職士吏之人的姓名。關於“部”，胡氏在文章中特別加以說明：“這裏的部名，一是與前舉諸例相同的以序數命名或專用部名……還有一種用法，即某將軍之部屬，即其所統領的部隊。”^⑤

黎明釗《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一文則試圖折中前三種說法，既同意冊書爲“士吏行政規範”，又指出其內容爲“士吏的具體職責”。^⑥

以上諸家均將“專部士吏典趣輒”中的“部”解讀爲候官下設的“諸部”，這一解釋於簡文

① 白音查幹、特日格勒：《額濟納漢簡概述》，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30頁。

② 李均明：《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63頁。

③ 王子今：《額濟納〈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釋名》，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④ 馬怡：《扁書試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1輯，2006。

⑤ 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簡冊考校》，《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上海：中西書局，2012，184-195頁。

⑥ 參見黎明釗《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術論壇：簡帛學論壇”研討會論文，2006年11月。

原意尚難通解。這裏暫據“部”即候官下屬“諸部”的理解來檢討各家對冊書內容釋讀的未安之處。首先看3號簡：

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 99ES16ST1:3

李均明解釋了“平斗斛毋侵”的含義，但未對“告候尉賞倉吏”作出解釋。^①王子今、馬怡、胡平生均未對該簡進行解釋。黎明釗將整枚簡解讀為：“告知塞候、塞尉：要求倉吏經常測校用於衡量獎賞的斗斛容器是否合乎標準，不要侵奪受賞者的利益。”^②前面提到，李均明、黎明釗均將“專部士吏”解釋為候官派駐到其下諸部的士吏，而3號簡的意思是士吏去通告候及塞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候”通常是指候官之長，從邏輯上講，候官外派去監督諸部的士吏似無權指派候、尉從事某項工作，此其一。從文書用語來看，3號簡采用的是上級對下級常用的“告”句式（見下文），那麼“專部士吏”中的士吏應是候和塞尉的上級，而諸家將其釋為候官派駐諸部的士吏，即候官的屬吏，與簡文原意不符，此其二。

接着看5號簡：

●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
99ES16ST1:5

李均明將該簡解讀為“對脫崗吏卒的懲罰條款，對不同身份的人，要求不同；候長三次脫崗，候史、隧長五次脫崗，即免職；戍卒屢次脫崗，則將被調往條件更艱苦的塞外工作”。^③黎明釗解釋為“查察多次擅自離開崗位（去署）的官吏和士卒。如果候長累計三次去署即免去他的職位；候史、隧長累計五次擅離崗位，即免去他的職位；戍卒累計多次‘去署’，即徙往三十井塞外執行工作”。^④胡平生雖然對該簡個別文字的理解不同，但對整枚簡文的解釋與李、黎二人基本相同。^⑤據《額簡》整理者報告，簡99ES16ST1:1—8號為一件完整的冊書，出土於甲渠候官第十部第十六隧，若“專部士吏”為候官下屬諸部士吏，那麼該士吏應該是甲渠候官派駐其下第十部的士吏。從5號簡文可以看出，士吏對候官以下候長、候史、隧長、戍卒擁有監督和罷免權，且可以將數次離署的戍卒徙往三十井塞外。按照常理，甲渠候官派駐到各部的士吏，其行使職權的範圍應該僅限於甲渠候官所轄區域，但三十井關外係三十井候官的轄區，作為甲渠候官屬吏的士吏無權越過甲渠候官而直接將“數去署”的戍卒徙往其他候官的轄

① 見李均明《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孫家洲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224頁。

② 見黎明釗《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術論壇：簡帛學論壇”研討會論文，19頁。

③ 見李均明《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孫家洲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224頁。

④ 見黎明釗《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術論壇：簡帛學論壇”研討會論文，20頁。

⑤ 見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簡冊考校》，《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192頁。

區。實際上,即使甲渠鄯候本人意欲將戍卒徙往三十井關外,亦須先上書居延都尉,獲准之後由都尉府向三十井候官下達文書,纔能實現戍卒的跨候官轄區轉徙,此其三。

綜合以上三點,可見前賢諸家將“專部士吏”解讀為候官下屬的諸部士吏,於冊書文意存在抵觸之處,不符合簡文原意,從而也影響了他們對該冊書性質的判定。因此,本文擬重新探討“專部士吏”的含義和隸屬機構,進而考察該冊書的性質,兼及5號簡中部分文字的釋讀。

二 關於“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的性質

要準確判定“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的性質,必須首先確定“專部士吏”的含義和隸屬(或派出)機構,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對“部”的正確解讀。此前,學界基本上認定“部”是介於候官之下和燧之上的一級組織機構,部的長官為候長。胡平生對“部”提出的兩種解釋,皆有失簡文原意。為了弄清楚“部”的真實含義,先看簡2、3、7號:

2 告士吏候長候史壞亭隧外內 99ES16ST1:2

3 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 99ES16ST1:3

7 告隧長卒謹晝夜候有塵若警塊外謹備之 99ES16ST1:7^①

這三枚簡的起首均為“告”字。在漢簡文書中“告”字的使用十分常見,通常用於上級長官或者機構下達給屬下吏員或者下級機構,指示他們去從事某項工作。比如:

9 得倉丞吉兼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詔書,清塞下謹候望備烽火,虜即入料度可備中,毋遠追,為虜所詐,書已前下,檄到,卒人遣尉、丞、司馬數循行,嚴兵□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② 12·1A

10 十一月丙戌,宣德將軍張掖大守苞、長史、丞旗,告督郵掾□□□□□都尉官□寫移,書到,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民盡知之,商□起察有毋四時言,如治所書律令《合校》16·4A

11 七月丁酉,官告不侵候長鳳,言不侵隧長昌課器□ 《合校》27·15

12 十一月壬寅,甲渠鄯候漢彊,告尉謂士吏常 V 安主候長 《合校》38·17

13 四月甲戌,甲渠候官告尉謂士吏、候長寫移,檄到,驚 《合校》42·18

14 十月壬寅,甲渠鄯候喜,告尉謂不侵候長赦等,寫移,書到,趣作治,已成,言會月

① 由於各家對該冊書的標點存在諸多不一致之處,故而於此對冊書不加標點,以保持簡牘原貌。下文對諸條進行解讀時,再對其進行標點。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以下簡稱《合校》。

十五日詣言府,如律令/士吏宣、令史起 《合校》139·36+142·33

15●告尉謂第廿三候長建國受轉穀到□,言車兩石斗數 《合校》145·2

16 六月辛未,府告金關嗇夫久,前移拘逐辟橐他令史解事所行蒲封一,至今不到,解何,記到,久逐辟詣會壬申旦府對狀,毋得以它爲解,各署,記到,起時令可課,告肩水候官,候官所移卒責不與都吏□卿,所舉籍不相應,解何,記到,遣吏抵校及將軍未知不將白之 《合校》183·15

簡9出自地灣,爲張掖肩水都尉轄地,“倉丞吉兼行丞事”應指倉丞吉兼行張掖郡丞事,故該簡爲張掖太守府下達給各部都尉的文書,指示各部都尉根據詔書的要求加強邊塞防禦,并派遣尉、丞、司馬進行巡查。簡10是宣德將軍張掖太守苞等下達給各部督郵掾的文書。簡11、12、13、14、15均是甲渠候官下達給所屬塞尉、士吏、候長等的下行文書。簡16亦出自地灣,其中“府”指肩水都尉府,故該簡係肩水都尉府下達給其屬下金關嗇夫的文書。以上諸簡皆爲上級對下級的下行文書,均使用了“告(或敢告)某某”句式。而下級如果要向上級進言某事則通常使用“敢言之”句式。如:

17 甲渠候漢彊敢言之府,移書曰:戍卒 《合校》3·12A

18 元康二年二月庚子朔乙丑,左前萬世隧長破胡敢言之候官,即日疾心腹四節不舉 《合校》5·18

19 五鳳二年九月庚辰朔己酉,甲渠候漢彊敢言之,府書曰:候長、士吏、蓬隧長以令秋射,署功勞,長吏雜試臬□封移都尉府,謹移第四隧長奴□□□□□□敢言之 《合校》6·5

除“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外,《額簡》中還有其他一些使用“告某某”句式的簡牘文書,如:

20 □甲渠鄯候漢彊告尉謂士吏安主、候長充等□ 99ES17SH1:36

21 九月癸亥,官告第十七候史,爲官買羊至今不來,解何? 記到,輒持羊詣官會今毋後,都吏…… 2000ES7SF1:16

簡17爲甲渠鄯候下達給塞尉、士吏及候長等的下行文書。簡18爲甲渠候官責問第十七候史爲官買羊未果的原因。

由此可見,簡牘文書的用語非常嚴格,“告某某”句式僅限於上級對下級下達文書時使用,而下級向上級呈送文書則用“敢言之”。此乃學界共識,無需贅舉。

循此思路,再回過頭來看3號簡:“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李均明、王子今、胡平生等學者均已指出,該簡可與1號簡連讀作“專部士吏典趣輒告候尉賞倉吏平斗斛毋侵”,意即

專部士吏“告”候、尉從事某事。根據上文對“告某某”句式使用語境的分析，可知“專部士吏”的地位（或隸屬機構）應高於候、尉，即高於候官。而該冊書出土於居延都尉轄區，故可推知“專部士吏”應是直接隸屬於居延都尉府的士吏，非甲渠候官所屬諸部士吏。

出土漢簡資料表明，都尉府亦設有士吏之職：

22 七月丁未，敦煌中部士吏福以私印行都尉事，謂平望、破胡、吞胡、萬歲候官，寫移，檄到 《散見簡牘合輯》^①180

這裏的“都尉”，指敦煌中部都尉。“敦煌中部士吏福”以“私印行都尉事”，表明士吏福的治所應該在敦煌中部都尉的駐地或鄰近地，否則難於以“私印行都尉事”。此簡係從敦煌中部都尉府發出，下達給平望、破胡、吞胡、萬歲四個候官的文書，因此以都尉府的名義下發文書的“敦煌中部士吏福”顯然不會隸屬於某一候官，而應是直接隸屬於敦煌中部都尉的士吏。可見，敦煌中部都尉府設有士吏一職。由此推斷居延都尉府中亦設有士吏之職，亦應可成立。

如果說僅憑“告某某”文書用語尚不足以充分證明“專部士吏”直屬於都尉的話，那麼通過對該冊書內容的釋讀梳理則可以進一步證實此點。以 5 號簡為例：

●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并關外 99ES16ST1:5^②

從該簡內容可知，“專部士吏”具有對候長、候史、隧長、卒等人的罷免權。按照相關規定，候官所屬候長、候史、隧長等人的任免權皆在都尉府，候官無權對其屬吏進行任免，其下諸部士吏就更無此權限了；如果候官想要任免某吏卒，必須上書都尉府，等待批復。^③而“專部士吏”却擁有對候長、候史等吏卒的任免權，由此亦可推知，該士吏應直接隸屬於都尉府，地位較高。可見，前述諸家關於“專部士吏”之“部”即候官下設諸部，“士吏”係候官派駐諸部之士吏的看法，不符合簡文原意。

接下來討論“部”的問題。從內容來看，該冊書是都尉府委任士吏對候官及各部隧進行監察的文書。衆所周知，漢代內郡太守對其屬縣的監察常由督郵進行，《續漢書·百官志》郡守條注云：“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④準此，則“專部士吏”之“部”等同於“五部督郵”之“部”，即士吏（督郵）行使職權的區域。這跟日本學者永田英正所指出“吞遠部”的“部”意味

①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0 頁。

② 筆者對該簡的標點及理由，詳見下文。

③ 參見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371-415 頁。

④ 《後漢書》志第二八《百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3621 頁。

着候長的管轄區域,^①是一個道理。漢代各級行政官長派遣屬吏對其轄區進行監察,乃是通制。如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②將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一州部派遣一名部刺史監察該州區域內所屬郡、國,按六條問事。刺史亦將所監之州分為數區,每一區委派一名州從事專門負責該區監察事。^③郡太守同樣將所屬郡縣分為數部,每部遣一督郵進行監察。邊郡由於地理位置特殊,軍事需要高於一切,都尉職重,通常分部設都尉統領郡兵,此即部都尉。簡牘資料表明,居延都尉亦將所轄區分為數部,并派遣屬吏(士吏)對各部進行監察。如據居延漢簡127·12“乙卯,居延都尉北部掾宗,移居□行所作治多不□□”^④,可知居延都尉有“北部”。考諸漢簡,居延都尉轄下并無“北部”這一候名、部名或隧名,可見這裏的“北部”祇能是居延都尉在其管轄區域內劃分的北部區域。同樣,“專部士吏”之“部”即是居延都尉將其轄區劃分為若干區域中的某個區域。該區域不小於候官轄區,應包含一個或數個候官。至於該“部”所指區域的具體範圍,下節將詳加考述。

“專”,王子今釋為“專”,并引用《說文》“專,布也”,認為有宣傳、公告的意思;胡平生懷疑“專”為部名,類同於甲渠候官下吞遠部、萬歲部、第十部等諸部。從簡文文意來看,皆未安。這裏的“專”應讀為本字,“專部士吏”即是專管該部(地區)的士吏,類似於內郡的刺史專州、郡太守“專郡”、^⑤郡督郵專部。李均明指出“‘專’,主司、負責,多指對某種權利的強力監督與掌控,猶今言‘專政’”。^⑥黎明釗更是明確指出“這七條規範有點像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所奉行的六條問事”。^⑦

“典”,胡平生認為“‘典’為士吏的人名”。^⑧這一論斷似可商榷。從“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2—8號簡涉及到的候、尉、士吏、候長、候史、隧長、卒等吏卒來看,均未標出具體的姓名,皆為泛稱,故“專部士吏”亦應泛指,“典”當非“專部士吏”的姓名。王子今釋“典”為掌管、負責之意,^⑨可從。關於“趣輒”,王子今、胡平生皆指出,其應與2、3、5、6、7、8號簡的首字“告”“察”連讀,為副詞,重疊使用是為了表示強調。^⑩

① 見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345頁。

②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741頁。

③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5-314頁。

④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09頁。

⑤ 如孫星衍叙錄《漢官六種·漢官解詁》載:“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檢察郡奸,舉善黜惡,誅討暴殘。”

⑥ 見李均明《額濟納漢簡“行政條規”冊論考》,中國秦漢史學會年會論文,呼和浩特,2005。

⑦ 見黎明釗《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19頁。

⑧ 參見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簡冊考校》,184頁。

⑨ 參見王子今《額濟納〈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釋名》,《簡帛》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⑩ 詳細考證見王子今《額濟納〈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釋名》,《簡帛》第1輯;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簡冊考校》,《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184-190頁。

綜上所述,可以確定“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是由都尉府派出的士吏(直隸於都尉)告知候、尉、士吏(隸屬於候官)、候長、候史、隧長、卒從事某事,以及督察部隧中的士吏、候長等是否有“去署”“省卒給爲它事”“毋馬稟之”等違規行爲的文書。它不是普遍意義上的“行政規範”“工作要點”或者“效率手冊”,而是都尉府派往某個區域的士吏所要掌管、負責的一些工作。從其職權上看,該士吏應爲都尉府臨時委派,類似於今天的特使,權力較大(對候長、候史等吏員有任免權),並非常制。

三 “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 5 號簡考校

學界對“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 5 號簡的理解存在較大爭議,這裏擬重新進行考校。對於該簡,以往主要有如下幾種釋讀意見:

●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李均明釋)

●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馬怡釋)

●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輔、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黎明釗釋)

●察數去署吏卒:候長三去署,免之;候史、隧長五去,免補;廣士卒數去,徙署三十井關外。(胡平生釋)^①


李均明、馬怡及黎明釗三人對該簡的校釋基本相同,祇是在個別標點上小有差異。如簡文“輔廣士卒”,李、黎二人均認爲“輔廣士卒”指輔、廣兩個地方或機構的士卒,但均未說明“輔”“廣”具體指哪兩個地方。馬怡未對“輔廣”做出詳細解釋。

胡平生的讀法則與衆不同。首先他對釋文有所更正,將“輔”字改釋作“補”,“士”改釋作“土”;在此基礎上,將“補”字屬上與“免”連讀,作“候史、隧長五去,免補”,將“廣”字與“士卒”連讀,作“廣士卒”,認爲“廣土”乃“廣地”之誤,實爲“廣地卒”。

從簡牘圖版來看,胡平生對“補”“土”二字的改釋是正確的。茲將該簡冊中的相關圖版附錄如下:

^① 分別見前引李均明、馬怡、黎明釗、胡平生文章。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5號簡“士卒”之“士”字的寫法明顯不同於1、2、6號簡“士吏”之“士”,其為“土”字無誤。“輔廣”之“輔”字左部“車”旁的寫法,也不同於1號簡“趣輒”之“輒”的“車”旁,其作。正如胡平生所指出的那樣,“此字左旁所從車與‘輒’字迥異,其寫法字頭之一點一橫與下方是分開的,因此應釋為‘補’”。據此,胡平生對5號簡的讀法是正確可靠的。

筆者贊同胡平生將“補”字與前面的“免”字連讀。^①但他關於“廣士卒”乃“廣地卒”之誤的看法則有可商之處。其一,如將“廣土”視為“廣地”之誤,則“廣地”祇能指張掖肩水都尉下設的廣地候官或其屬下的廣地隧。而從前文的考證可知,“專部士吏”是居延都尉派往某一區域處理冊書上諸項事務的吏員。作為居延都尉屬吏的“專部士吏”是無權直接調徙另一個都尉即肩水都尉的戍卒至本部三十井關外的。其二,假設“專部士吏”擁有極大、極特殊的權力,管轄的範圍跨越居延與肩水兩個都尉府,能夠將肩水都尉下屬廣地候官的戍卒徙往居延都尉三十井關外,也有一個難解的問題。從居延都尉府各候官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三十井候官是居延都尉最南邊的一個候官。^②自然環境最好,為什麼將嚴重違反規定“數去署”的戍卒徙往最南邊、條件最好的三十井關外,而不徙往更北、環境更艱苦的殄北候官呢?其三,如“廣士卒”為“廣地卒”之誤,則5號簡涉及對離署戍卒的處置中,祇針對廣地一個區域的戍卒,亦殊難理解。可見,將“廣士卒”理解為“廣地卒”之誤,於簡牘內容尚無法通解。

“廣士卒”的具體含義還當求別解。《晏子春秋·內篇》注引劉師培校補云:“‘衆疆’,即廣土也。”《白虎通義·封禪》曰:“先削地、後紂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劉向《說苑》亦談到:“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可見,“廣土”指疆域的範圍,

① 詳見胡平生《“專部士吏典”簡冊考校》,193頁。

② 見陳夢家《漢簡考述》,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23頁。

於漢帝國而言就是指大漢整個疆域，引申至“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中則是指“專部士吏”所轄某部的全部區域。因此，“廣士卒”即“專部士吏”管轄範圍內的所有士卒，與“廣土衆民”意思相類。簡冊中對“數去署”的考核範圍，是針對“專部士吏”管轄下的所有戍卒而言的。這樣理解方更符合簡文原意。

那麼，“專部”之“部”的管轄範圍究竟有多大呢？該冊書出土於甲渠候官第十部第十六隧，可知“專部士吏”對甲渠候官擁有管轄權。從5號簡可知三十井候官亦屬於“專部士吏”的管轄範圍。據陳夢家考證，甲渠候官與三十井候官為居延都尉南部的兩個候官，其北部還有居延候官和殄北候官。^①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專部士吏”之“部”涵蓋的區域至少包含居延都尉南部的甲渠候官、三十井候官這兩個候官，其轄區是否延伸到北部的居延候官和殄北候官，尚不得而知。但據“專部士吏”管轄甲渠、三十井兩個候官，亦可佐證前述“專部士吏”直屬於居延都尉的看法。

四 餘論

關於“士吏”之職，以往學界多有探討。勞幹認為“士吏主要的工作場所在候部，日常勤雜事務由候長負責，士吏主要肩負軍事事務。不是每個候部都設士吏，但在設有士吏的候部中，士吏擁有最高決策權，在某種程度上，士吏即為候部正職，而候長是候部副職”。^②陳直提出，士吏不是塞尉獨有的屬吏，候官、候長下也有士吏，地位高於造史。^③陳夢家對士吏的考證更為細緻，認為候、塞尉下皆有士吏，候部中的士吏由塞尉派遣，直屬於塞尉；士吏的職責是謹候望、督烽火、備盜賊，此外還會參與候官文書的簽署工作，是一名武吏。^④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對士吏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士吏有可能是候官特別派往重要的候或隧的人員，讓他們作為武吏指揮或監督候隧的軍事事務”。^⑤邢義田認為士吏能文會武，文武兼備。^⑥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冊書的出土，又補充了新的資料。據此可知，不僅候官、塞尉有士吏，都尉府也同樣設有士吏一職，這是以往學界所未注意到的。在邊塞屯戍組織中，“專部士吏”與都尉府所屬各候官、塞尉中士吏的關係如何，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從冊書2號簡“告士吏、候長、候史壞亭隧外內”、6號簡“●察士吏、候長、候史多省卒給為它

① 參見陳夢家《漢簡綴述》，23頁。

② 見勞幹《從漢簡中的嗇夫令史候史和士吏論漢代郡縣吏的職務和地位》，《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冊。

③ 見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④ 見陳夢家《漢簡考述》，53頁。

⑤ [日]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341頁。

⑥ 見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2003。

事者”，可知直屬於都尉府的“專部士吏”擁有對其下候官、塞尉所屬士吏的監督權(2、6號簡所載“士吏”應為候官或塞尉所屬諸部士吏)。從這一點來說，“專部士吏”的地位無疑高於候官或塞尉所屬的士吏。不過，類此分屬上、下不同層級系統中的士吏之間是否存在其他的職權交叉，尚不得而知。期待日後更多相關簡牘材料的出土，俾使相關研究的深入進行。

附記：本文的修改得到諸位匿名評審專家及責編老師的大力幫助，謹致謝忱！

孔家坡《日書》研究二題*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王 强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孔家坡《日書》中整理者擬題作“五子”部分，從內容來看，其原有篇題可能為“五支”。根據書寫格式和內容，可以從諸良忌日中排除“雞血社”“引射”等不屬於本部分的相關簡文。

關鍵詞 孔家坡 日書 五子 五支 良忌

一 舊題“五子”篇正名

孔家坡《日書》182-190 號簡第二欄，簡文內容如下：

五子不可以祠百鬼，利爲困。(182 貳)

五丑不可居新室，不出歲，必有死者……(183 貳)

五寅利除疾。(184 貳)

五辰利澤泉及入臣妾。(185 貳)

* 本文爲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出土日書釋文校訂及相關問題研究”(2015124)成果之一。

五巳不可食新禾黍,唯利蠶史、爲圉。(186 貳)


五午可入貨,貨後絕亡。(187 貳)

五未不可封(樹)宮中,澍(樹)產人死。(188 貳)

五酉不可蓋室、材(裁)衣常(裳)。(190 貳)

整理者將這部分內容題爲“五子”,認爲:

本篇講述五子日的宜忌。《漢書·藝文志》記有《古五子》十八篇,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初學記》文部引劉向《別錄》記《古五子》:“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五子。”本篇所列五子不全。^①

不過,細審簡文可以發現 182 簡文字上部尚有字迹,應是原有的篇題。單育辰先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上有篇題,已漶漫,作,或即‘五子’二字。整理者未言。”^②今按,單先生謂原有篇題可從,但從整理者說認爲即“五子”二字却不可信。因爲如整理者引文所指出的,五子指自甲子至壬子,而本篇“五”字之後皆爲地支,二者顯然不合。真正與五子有關的材料見於周家臺秦簡《日書》,簡文云:

甲子,其下有白衣之冢,黔(297 叁)首疾疾。(298 叁)






丙子,其下有旱。(299 叁)

戊子,其下有大敗。(300 叁)

庚子,其下有興。(301 叁)

壬子,其下有水。(302 叁)

整理者指出“以上依次列甲子至壬子,疑與《古五子》有關。”^③

本篇殘存篇題,從簡文長度和筆畫可以斷定爲兩字,第二字殘作,孔家坡漢簡“子”字習見,寫作、等,二者字形并不吻合,也可說明釋“五子”不確。我們懷疑其字或爲“支”字殘文,孔家坡漢簡支字寫作、,與簡文殘劃基本吻合。從內容上看,本篇正是講各支日的宜忌,因此我們懷疑篇題有可能原寫作“五支”。九店楚簡《日書》“占出入盜疾”篇所記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55 頁。

② 單育辰:《占畢隨錄之十二》,簡帛網,2010 年 3 月 15 日。

③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126 頁。

“凡五子”“凡五寅”“凡五酉”，王家臺秦簡《日書》“疾”篇據五子、五丑、五寅、五卯等時日占斷疾病生死，皆與本篇相似。此外，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有“干支”篇（簡 224 壹—237 壹），其內容為按照五支排列的干支表，劉樂賢先生以為可能是為查閱五支而設。^① 由此可見，本篇題為“五支”儘管一時難以坐實，但作為權宜的叫法一定程度上要優於舊題“五子”。

此外，篇題“五支”下還有一墨橫，大概是因為篇題與內文書寫過於緊密，書寫者纔置此墨橫將二者隔開，同時作為內文的起始標志。

二 諸良忌日簡文校補

226-235 號簡所記內容為一組良忌日，整理者分別題為“雞”“豕”“困”“井”“屏囷”“入內”，其中“困”“井”“屏囷”為原有標題。類似內容也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和放馬灘秦簡《日書》，前者將各種良忌日放在一起總題為“諸良日”，^② 後者孫占宇先生將它們放到一塊總題為“雜忌”，^③ 因為這些內容兼談良日、忌日，所以兩種命名實際上並不矛盾。我們不妨將孔家坡《日書》這部分內容題作“諸良忌日”。整理者已經給出了比較好的釋文和注解，但因這部分或竹簡殘缺，或簡文模糊難識，導致釋文在分篇及釋字上還存有一些小的瑕疵。下面我們對這些問題試作討論。

226-228 號簡分兩欄書寫，相關簡文作：

……□辛未，庚寅。（226 壹）

今日庚午為雞血社，此（雌）毋（無）央（殃）邪。雄毋（無）（226 貳）

被堵，令雞毋亡、老。獻其大者，一度南鄉（嚮），（227 貳）

東鄉（嚮）度二。酉為雞棲，雞不亡。（228 貳）^④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390 頁。

②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23-124，328-329 頁。

③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163-164 頁。



④ 這部分簡文在釋字、斷讀上有一定難度，此處所錄釋文參考了諸家學者的觀點，因這部分內容與本節所論關係不大，故在此不作逐一說明。可參看何有祖《孔家坡日書簡所見“雞血社”淺論》，簡帛網，2007 年 7 月 4 日，後與其他內容一起以《孔家坡漢簡叢考》為題發表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第 12 期；周群：《也說孔家坡日書簡所見的“雞血社”》，簡帛網，2007 年 7 月 8 日；陳炫瑋：《孔家坡漢簡〈日書·雞〉篇補釋》，簡帛網，2007 年 8 月 14 日，又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122-125 頁。

整理者將它們歸為一篇，總題為“雞”。這恐怕是有問題的。綜觀諸良忌日篇，其書寫布局特徵通常是一支簡書寫一項良忌日，不作兩欄書寫，且下部往往留有較大空白。226 號簡第一、第二欄間有一段空白，倘 226 號簡第一欄與第二欄為一篇，那麼不當有此空白，而且依常理在 226 號簡不夠用的情況下，理應接着在 227 號簡上自上而下書寫，但它却接連在 226-228 號簡第二欄書寫。這說明整理者將 226 號簡第一欄與 226-228 號簡第二欄總歸為“雞”篇是有問題的。

從內容上看，睡虎地秦簡“諸良日”篇載“雞忌日：辛未、庚寅、辛巳，勿以出入雞”。岳山秦牘《日書》云：“雞良日：丙辰、乙巳、丙午，其忌：庚寅。”兩相對照可知第一欄內容極可能為雞忌日，屬諸良忌日之一種。而 226-228 號簡第二欄內容與以雞血祭社有關，內容並不是講良忌日，且與第一欄之間皆有一明顯的黑粗墨橫（具體位置見文末附圖橢圓形所圈），作 、、，細看之下可以發現，墨橫粗細有致，與它們上方的編繩痕迹迥然有別，當是抄寫者有意為之。大概是因為這部分內容同樣與雞有關，故抄寫者附抄於雞良忌日之下。那些黑粗墨橫顯然應該是起區別作用的，意在讓使用者不至於將“雞血社”與“諸良忌日”二篇相互混淆。因此這部分內容應當從諸良忌日中獨立出來，依內容可暫題為“雞血社”。鄭剛先生在討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結構特征時曾說過：“在簡上部書寫的篇章的次序都有內在聯繫，而下端補白的篇章則根據空白大小決定。”^①現在根據“雞良忌日”與“雞血社”兩部分內容可對鄭先生觀點作一點補充，即有時也會考慮上部內容來決定下部補白的內容。




227 號簡內容為：

豕：豕良日：丁丑、未、己巳、亥、丙辰。忌：丙午、乙巳、壬辰、癸未、巳。（227 壹）

“丁丑”後“未”字簡文作，整理者缺釋，今據圖版補釋，同簡“未”字寫作，可證。張家山 249 號墓出土《日書》豕良日為“丁丑、未、丙辰、己巳、亥、丙寅、甲午、乙……”也可為證。

228 號簡第一欄個別字迹相當模糊，整理者給出的釋文是：

五月庚寅□一為□為百。（228 壹）

由於文義不明，整理者暫附入 227 號簡“豕”篇。簡文“庚寅”下缺釋簡文作，檢孔家坡漢簡“畜”字寫作、，與缺釋之字輪廓及筆劃非常吻合，因此我們懷疑此字當為“畜”字。不僅

① 鄭剛：《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結構特征》，《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 3 期，95 頁。

如此，仔細辨識可以發現該字右下仍有筆劃。孔家坡漢簡重文的表示方法是在該字右下方點兩點，如𠂔(貨=)、𠂔(興=)。因此我們進一步懷疑“畜”字右下筆畫爲重文符號，“畜=”讀爲“畜畜”，即畜養牲畜的意思。睡虎地秦簡《日書》即有“畜畜生(牲)”“畜六畜”的表述。再來看整理者第二處缺釋字，簡文作𠂔，該字殘損過甚，但綜合文字和內容分析，我們以爲此形當爲“十”字的重文寫法之殘，“十”字字形最常見不過，與此字相合。那麼本簡可釋讀爲：“五月庚寅畜畜，一爲十，十爲百。”意爲：五月庚寅日這一天畜養牲畜，其數量會由一隻繁衍爲十隻，十隻繁衍爲百隻。王家臺秦簡《日書》載：“凡邦有大畜生小畜，是胃(謂)大昌”，^①都是古時下層民衆希望六畜興旺的樸素反映。

我們看到重加釋讀後的簡文是完全可以不依靠上下簡文獨立成篇的，而且附入“豕”篇的話，先講良忌日，其後又講良日，於理不合。再者牲畜也不獨包括豕，因此這條簡文也當是“諸良忌日”獨立的一節。

229、230 兩簡講爲困、爲井的良忌日，簡文完整清晰，釋讀也沒有問題，此徑錄整理者釋文：

困：困良日：甲午、乙未、巳。忌：己丑、癸丑。(229)

井：井良日：辛巳、辛丑。忌，五卯、五亥、丁酉、乙巳。(230)

231 號簡上端殘損，整理者給出的釋文是：

……未、酉、□□、丁酉、丙戌，爲□。忌辛、壬。

并指出“這篇講良、忌日的簡文所指對象不明”，將其單列爲一篇。陳炫瑋先生則將其附入相鄰的“井”篇。^②

判斷這支簡性質的關鍵是“爲”後之字，簡文作𠂔，單育辰先生將其釋讀爲“竈”，^③正確可從。其字上穴下𠂔，祇是因爲該簡中部開裂，導致𠂔旁“乚”劃殘失，如漢簡中竈字寫作𠂔，與此字相合。此外簡文第一處“酉”字簡文殘作𠂔，整理者缺釋，從輪廓筆劃看，當爲“酉”字無疑。

①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37-43 頁。

② 陳炫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張永堂、劉增貴），2008 年，126 頁。

③ 單育辰：《占畢隨錄之十二》。

從茹毛飲血到饔飧烹飪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之一，文獻中祭祀竈神的材料俯拾即是，如《禮記·祭法》記載的王七祀、庶士庶人一祀，都包括對竈神的祭祀，出土戰國楚卜筮祭禱簡中也有多處關於竈神的記載。^① 睡虎地秦簡《日書》中更詳細規定了祀竈的吉凶時日，如：

祀竈日：^②己亥、辛丑、乙亥、丁丑，吉。龍辛□。（乙39 貳）


祀五祀日：丙丁竈，戊己內中土，乙戶，壬癸行，庚辛□。（乙40 貳）

與上面祠祀竈神不同的是，231 號簡記“爲竈”良忌日，這在出土《日書》中尚屬首見。但是在傳世文獻尤其是術數類文獻中，有關“作竈”、“爲竈”的記載很多。敦煌遺書中也有不少材料直接或間接論及作竈良忌日，如《發病書》載亥日得病的原因之一是“久許不塞，作竈非日，宅神不安”，《推死喪法》載“尾星死者，犯治竈、屋而亡，太陰煞之”等。^③ 此外，在敦煌具注曆日中，有關“作竈”、“治竈”、“修竈”的標注也隨處可見。^④ 顯然，這種傳統是與《日書》一脈相承的。231 號簡上端殘缺，依體例或原有“竈”字標題。

232、233 簡內容爲：

屏園：屏園良日：戊寅、辰、申、戌。己丑、癸□□爲屏園。（232）

入內：入內良日：丁未，甲午，乙丑，己□，□□申，五酉、辰、丑，收日。忌：戊寅、辛、壬、癸。（233）

233 簡的“申”字簡文作，整理者缺釋，據殘筆應爲“申”字。這兩支簡分別講爲屏園和入居房屋的良忌日。

234、235 號簡文內容爲：

……南^⑤方 A 以北，□；^⑤毋從東方 A 以西，以之，胃（謂）去廷吏，發者有 234 央（殃），城郭不居，家人如此。（235）










① 晏昌貴：《楚卜筮簡所見地祇通考》，其著《簡帛數術與歷史地理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97-203 頁。

② “竈”字簡文殘缺，此爲劉樂賢先生據簡文內容擬補，參其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332 頁。

③ 余欣：《敦煌竈神信仰稽考》，《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3 期，155-160 頁。

④ 參看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144、148、150、152、168、182 等頁。

⑤ 簡文“北”與“□”之間，整理者釋文仍有一“□”，蓋以爲此處應有一字。審稿專家指出此處也可能是編繩痕迹。此暫從審稿專家之說。

毋字簡文作,因墨迹剥落,不易辨識,整理者缺釋。孔家坡漢簡毋字習見,寫作,可資比對,今據改。“之”字簡文作,整理者釋作“土”,不確。“土”字寫作,“之”字寫作,二者確有相同之處,但“土”上部爲一橫劃,“之”字上部則是由左右兩折筆構成,區別甚顯明。“毋……,以之,……”的句式,是日書常用的假設句式。“廷”字,整理者亦缺釋,此從陳炫璋先生釋。^①整理者認爲“這段話可能是講入內方向的宜忌”,^②因此與 233 號簡一起歸入“入內”篇。兩處 A 字分別作、,整理者缺釋,但懷疑第一處爲“引”字。王貴元先生釋作“乃”。^③我們以爲此字當從整理者釋“引”,漢代簡帛“引”字寫作、等形,可資對比。《說文·弓部》“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引弓而射”,高誘注:“引,張弓也。”我們認爲“引”字在簡文“南方引以北”及後文的“從東方引以西”中即用此義。簡文後半段言“發者有央”,《說文·弓部》“發,𢇛發也。”《禮記·射義》:“發彼有的”,鄭玄注:“發,猶射也。”因此,發者即是射箭者,也即前面引弓者,引、發前後呼應。據此,我們認爲本簡有可能是講引弓射箭的方向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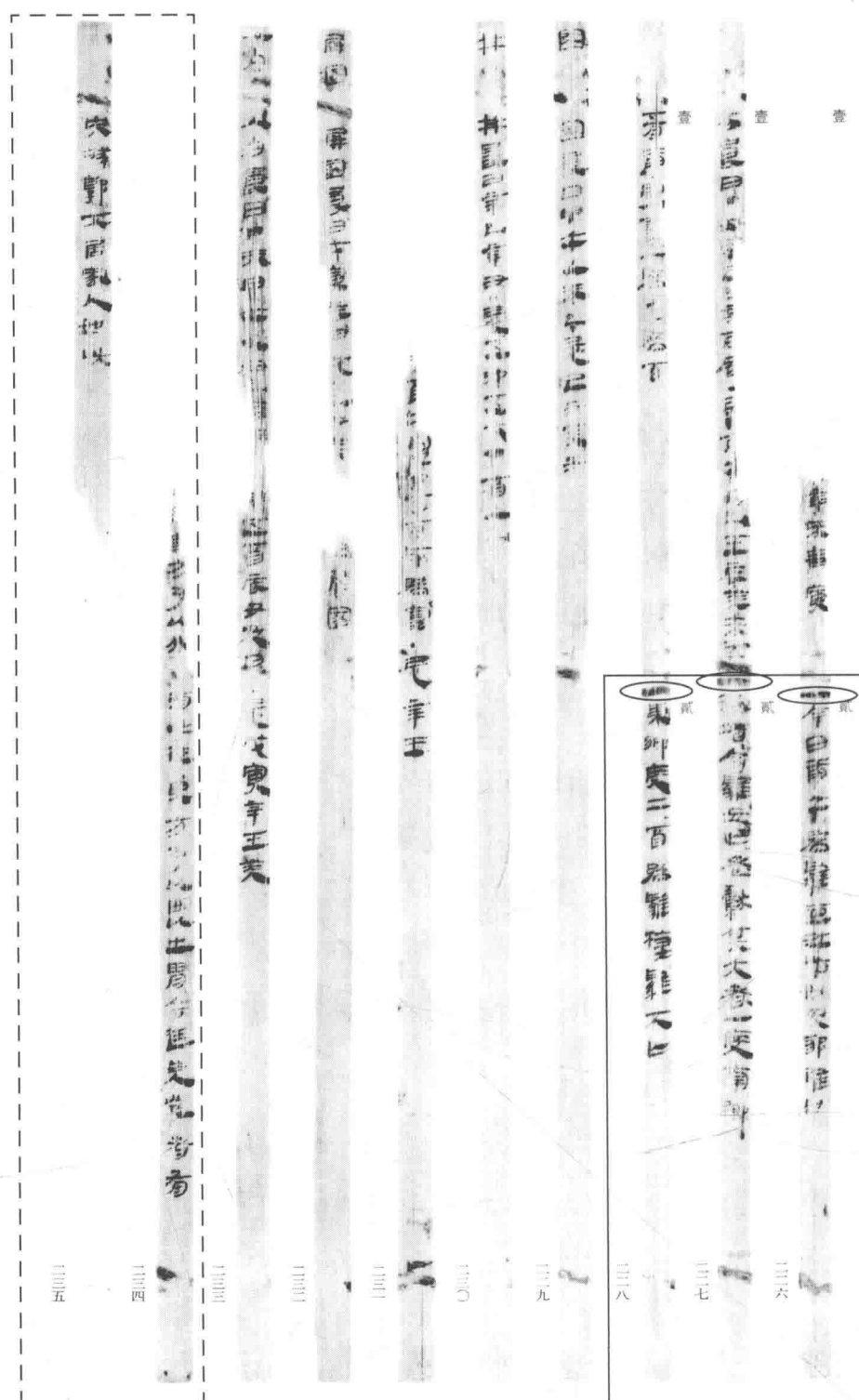
綜觀諸良忌日部分,其特點是僅列良忌日,不作過多闡述。“入內”篇理當如此,且 233 號簡下部還有很大的書寫空間,如後面仍有內容,應當接着書寫纔是,無由換行。因此 234、235 兩簡應該是一篇獨立的内容,我們姑且大膽題作“引射”。不過因爲簡首殘斷,簡文也不能完全理解,故真實情況是否如此,有待檢驗。

最後,爲便於理解,我們將本節的討論結果描述如下圖。如圖所示,實綫方框內簡文屬於“雞血社”,虛綫方框內簡文暫題作“引射”,餘下的簡文纔是諸良忌日的内容。

① 陳炫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128 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60 頁。

③ 王貴元:《讀孔家坡漢簡札記》,簡帛網,2006 年 10 月 8 日。



附記：小文蒙審稿專家惠賜修改意見，獲益良多，修改過程中充分吸收了這些意見，謹致謝忱。

走馬樓吳簡所見臨湘縣流動人口^{*}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于振波

內容提要 三國時期孫吳政權統治之下的臨湘縣，既有官府直接支配或監管的人口流動，也有自發的非法的人口流動。當時雖然社會動蕩，人口流動性比承平年代要大，但仍然顯現出農業社會的特點，即安土重遷。各種類型的流動人口，不論流入還是流出，不論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體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地方各級官吏對人口流動的監管比較嚴格，且形成一套制度。

關鍵詞 走馬樓吳簡 孫吳 流動人口

三國時期戰亂不斷，社會動蕩，在這種歷史局勢中，人口流動有哪些特點？走馬樓吳簡是三國時期吳國臨湘縣的地方行政檔案，^①其中保留很多有關基層社會人口流動的資料，這些資料雖然尚不能為我們解答所有問題，至少向我們提供了某些重要線索，讓我們向着認清史實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本文擬對相關資料加以梳理，考察當時基層社會人口流動的形式、特點以及官府的應對措施等，略抒淺見。

^{*} 本文獲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走馬樓吳簡與孫吳縣政研究”[13AZS009]及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資助。

^① 本文所引吳簡資料，均出自《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壹、貳、叁、肆和柒，不另出注。

一 人口流動的形式

走馬樓吳簡中的人口流動形式可大體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一) 官府直接支配的人口流動

官府直接支配的人口流動,大體包括官吏的調動、軍隊的調遣、徭役的徵發、官營作坊工匠的調用等等。

在走馬樓吳簡中,“吏”及其家屬受到嚴格監管,以防止其“叛走”。至於他們的正常調動情況如何,限於資料,目前尚難知其詳。軍隊的調遣,徭役的徵發,自然是在國家的直接支配之下,但吳簡中相關資料極少,本文不擬討論。

吳簡中“師佐”的資料比較集中。師佐是在官營作坊供職的手工業者,官府以縣為單位對師佐及其家屬進行管理和調遣。他們能夠從官府領取稟食等報酬,衣食方面有一定保障,但人身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不能自主進行生產經營。在動蕩的環境下,他們經常受到官府的調遣,遠離故土和親人,流轉各地,不得寧居。^① 因此,下文討論官府直接支配的人口流動,便以師佐為主。

(二) 官府監管下的人口流動

有些人口流動,官府并不直接支配,但也不是完全放任,而是加以監督、管理。吳簡中這種形式的人口流動以“私學”和“移居”為主。

1. 私學

關於私學的身份,學界有很多爭論,但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動性,各家似無異議。^②《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中保存了私學名籍的若干片斷,較完整者簡文如下:

☐長沙烝陽年卅 狀陽白衣居臨湘小武陵鄉墜坪丘(肆·3956)

☐☐長沙李俗年廿 狀俗白衣居臨湘東鄉茗上丘帥鄭各主(肆·3991)

私學長沙陳風年卅四狀風白衣居臨湘模鄉利州丘 有戶(肆·5226)

私學名籍的存在,以及私學向官府繳納限米的大量記錄,都表明私學或私學弟子不是脫籍逃亡者,也不是依附人口,而是在官府的有效監管之下。

^① 參見于振波《走馬樓吳簡師佐籍蓋測》,《漢學研究》(臺北)第24卷第2期,2006,41-69頁,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續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73-110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兩套作部工師簿比對復原整理與研究》,《簡帛研究二〇〇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62-237頁。

^② 各家主要觀點,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37-71頁,相關綜述見71頁。

下面這份文書表明，私學確係游走在官學之外的讀書人：

都市掾潘矜叩頭死罪白：被曹敕，推求私學南陽張游發遣詣屯言。案文書，輒推問，游外王母大女戴取辭：游昔少小，隨姑父陳密在武昌。密以（於）黃龍元年被病物故，游轉隨姊郢州吏李恕。到今年六月三日，游來（？）□取家。其月十三日，游隨故郭將子男欽□到始安縣讀書未還。如取辭。□曹列言□南部追□發遣□詣大屯。又游無有家屬應詔課者，謹列言。矜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

詣 戶 曹

十一月十五日辛丑白（肆 4550(1)）

南陽郡（治今河南南陽），三國時期屬曹魏荊州。武昌縣（治今湖北鄂城），三國時期屬孫吳荊州江夏郡。始安縣（治今廣西桂林），三國時期屬孫吳荊州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私學張游原籍南陽，但自幼便隨姑父陳密到武昌縣，姑父去世後，又轉而跟隨姊婿李恕。該文書成文之嘉禾二年（233年），張游正在始安縣讀書。^①也就是說，張游自幼時起就隨親屬從曹魏統治區來到孫吳統治區，後來成為私學并讀書。文書要求找到張游并將其“發遣詣屯”，“屯”當指屯田。

在三國時期的孫吳，一些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外地求學，成為私學。私學大都隻身在外，現居住地官府并不把他們編入普通的民籍，而是另冊登記，以便與普通民戶區別對待。即使是戶籍在本地的私學，由於其特殊身份，可能也與外來的私學記入同一名冊。官府讓私學參加屯田，并繳納限米，同時免除了其他賦稅徭役。這一時期，由於戰亂，賦役繁重，私學的負擔與其他時代相比，也相對要重，但與同時代的普通編戶齊民相比，境遇至少不會更差，更不可能是脫籍逃亡者或依附人口。^②

2. 移居

秦漢時期對民戶控制雖嚴，但并非絕對不可移居。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

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并封。^③

至於哪些人、具備什麼條件纔可以移居，目前尚難知其詳。居延漢簡中有吏民外出辦事，祇要所承擔的賦役已經完成（“更賦皆給”），且沒有獄訟糾紛（“毋官獄徵事”），就可以向

① 三國時期十一月十五日干支為辛丑者祇有孫權嘉禾二年，該年十一月為丁亥朔。參見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62，217頁。

② 于振波：《漢晉私學考述》，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175-224頁。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77-178頁。

當地官府申請,領取通行證,以便順利通過途中關津。^① 移居之人恐怕至少應該具備上述條件,此外還需有正當理由,纔可以移居。

走馬樓吳簡所見,當地官府對移居者姓名、性別、年齡以及移居時間、移居地等等,都詳細登記,並對移居的吏民加以統計。例如:

嵩男弟盛年七歲細小 與嵩移居湘西縣烝口(叁·1631)

□ 嵩子男成年十四隨嵩移居湘西縣(叁·3038)

楊男弟使年十四細小隨邪在武昌(叁·3069)

覽父□年七十八嘉禾□年十月一日移居湘西縣……(叁·3045)

□□七千六百以其年正月九日移居湘西爲廿一人(叁·2548)

右吏二人家四口

二	人	移	居	湘	西
---	---	---	---	---	---

□

 (叁·3818)

二	人	□	□	居	醴	陵
---	---	---	---	---	---	---

下面這條簡文似是對從外地移入本地者情況的記錄:

□湘言男子陳頌新客牒吳昌縣□(貳·4167)

吳昌縣(治今湖南平江東南),三國時期孫吳以漢昌縣改置,屬孫吳荊州長沙郡。“新客”一語表明陳頌來到臨湘縣不久,是來此定居抑或臨時居住雖不可曉,但能够證明其身份之“牒”表明他從吳昌縣來到臨湘縣,應係合法的移動,並在官府的有效監管之下。

總之,合法的移居者,隨身應攜帶官府頒發的證明其身份的文書,移出地和移入地的官府對他們的情況都有詳細登記,有籍可查。

(三) 自發的人口流動

本文將爲逃避官府的賦役負擔或因戰亂、災荒而脫離本籍的人口流動稱爲自發的人口流動。這種形式的人口流動違背當時的法令,脫離了官府的支配與監管,在吳簡中屬於此種情況者有逃往外地的“叛走”,還有流入本地的“方遠吏民”或“方遠客人”。

1. 叛走

據黎石生考證,三國時期,吳國的人口叛逃現象相當嚴重,叛逃者身份、地位各異,既有普通吏民和士卒,也有地位特殊的帶兵將領。^② 吳簡中保存了不少“叛走”(逃亡)記錄。例如,下面兩例就是以鄉爲單位統計吏家屬的逃亡情況並向上級彙報的簿籍文書片斷:

右□鄉郡縣吏兄弟合十五人前後各叛走□趣劉陽吳昌醴陵□(壹·7454)

^① 參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以下各簡:15.19、81.10、213.17、218.2、218.36、241.12、334.20、340.6、340.14、505.37等,文繁不引。

^② 黎石生:《長沙市走馬樓出土“叛走”簡探討》,《考古》2003年第5期,86-91頁。

諸鄉謹列郡縣吏兄弟叛走人名簿(壹·7849)

下面兩例是對吏家屬任吏、傷病、死亡、叛走等各方面情況綜合彙報的簿籍文書片斷，祇是編制該文書的具體單位不詳：

戶人見一人任吏□□刑腫叛走以下戶民自代□□□□人名年紀爲簿(叁·3003)

臨湘□□□□□□□□□□□□十人父兄子弟十九人其二人被病物故一人叛走□(叁·3017)

“叛走人名簿”的具體內容當如下所示：

縣吏毛章弟頌年十五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壹·7865)

軍故吏烝達兄蔡年卅九 嘉禾四年□月廿八日叛走(壹·7882)

郡吏黃□弟□年十三 嘉禾二年十月十八日叛走(壹·7893)

郡吏谷漢兄子□年廿九 嘉禾三年二月十九日叛走(壹·7905)

這類簿籍文書表明，吏家屬的逃亡並非個別現象。

吳簡中又有“叛士”繳納“限米”的記錄：

入叛士黃龍三年限米五斛 已中(壹·2351)

入三州倉運黃龍二年叛士限米卅四斛二斗 中(壹·9600)

“叛士”大概指逃亡未遂或逃亡後“悔叛還首”的士卒。

需要指出的是，吳簡中的“叛走”不一定是叛逃到敵方政權統轄的區域，也不限於軍事人員。孫權時，大臣駱統提到當時的情況是，每有徵發，“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群惡”，^①說明當時長沙郡確有很多人尤其是青壯年男子逃亡，加入到“長沙賊”中。

有迹象表明，未經官府許可而擅自脫離戶籍去往別處定居的行爲似乎也屬於“叛走”：

·右民六戶□走入泠道湘西醴陵□(叁·3270)

醴陵(治今湖南醴陵)與臨湘同屬長沙郡。泠道(治今湖南寧遠)屬零陵郡。湘西縣(治今湖南省株洲市南)，一般認爲三國時吳主孫亮太平二年(257年)析湘南縣置，^②而簡叁·1631提到“湘西縣烝口”，則湘西縣早在孫權時期即已設置，屬長沙郡。“走”前一字不可釋讀，既然不用“移居”一詞，表明此六戶居民未經官府許可而擅自離開臨湘縣境，大概也屬於“叛走”

① 《三國志》卷五七《吳書·駱統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1335頁。

②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2936頁。

行爲。

明乎此,我們對吳簡中“叛走”的含義或許能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即當時孫吳的“叛走”者,未必專指叛逃到魏國或蜀國的人,可能也包括成爲“山賊”的人,以及脫籍流亡到別處定居的人。

2. 方遠^①

“方遠”一詞,見於《後漢書·孝順帝紀》永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

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李賢注:《東觀記》曰:“陽嘉四年詔曰‘朕以不德,謫見於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故此言日變方遠。)^②

“方遠”即“遠方”。吳簡中所提到的“方遠吏民”、“方遠客人”,當係外來人口:

□□白□曹勅□條列所部方遠授居民姓名上(肆·4435)

□列部界有方遠吏民□條列家口食年紀爲簿言□(肆·4458)

□□牒列鄉界方遠聚居民占上戶牒成別□(肆·4474)

□大常府丁卯書曰諸郡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肆·4483)

□諸郡生子□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皆應上戶籍(肆·4490)

□□受居方遠應占著戶籍督條列人姓名(肆·4492)

這些殘簡是某些文書的片斷,雖然文字不全,但文意尚可約略推知。“方遠吏民”、“方遠客人”雖與本地居民不同,却錯雜居住。上述文書要求對這些人與本地居民一樣提供居處(“授居”)并編入戶籍。

至於吳簡中的“方遠吏民”、“方遠客人”是否專指來自曹魏和蜀漢之人,目前尚難知其詳。不過,簡肆·4483有“受居比郡縣者及方遠客人”一語,將“受居比郡縣者”與“方遠客人”相對并列,似乎表明至少孫吳腹地郡縣不屬於“方遠”。這類人當屬於自發的流動人口,即流民。

需要指出的是,流民一旦在流入地著籍,接受當地官府監管,即成爲合法居民,因此,本文將流動人口分爲“官府直接支配的”、“官府監管下的”與“自發的”三種類型,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

^① 凌文超也討論過吳簡中的“方遠”問題,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新占民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戶籍的基本體例》,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174-201頁。

^② 《後漢書》卷六《孝順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265頁。

二 人口流動的方向與範圍

(一) 長沙郡及其周邊地理沿革

在討論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人口流向之前，有必要對長沙郡及其周邊的地理沿革做一交待。

據《續漢書·郡國志》，長沙郡下轄臨湘、攸、茶（茶）陵、安城、酃、連道、昭陵、益陽、下雋、羅、醴陵、容陵 12 縣，還有一個湘南侯國。^① 東漢末年，長沙郡又增三縣，即漢昌（析羅縣而置），劉陽（析臨湘而置），臨烝（析酃縣而置）。原有昭陵縣則別屬零陵郡。^②

據《宋書·州郡志》，吳主孫亮太平二年（257 年）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③ 走馬樓吳簡所屬的時代以嘉禾（232-238 年）年間為主，還有黃武（222-228 年）、黃龍（229-231 年）年間的，絕大多數屬於孫權統治時期，據此似乎可以認為，衡陽、湘東二郡所屬各縣此時應屬長沙郡，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

據《晉書·地理志》，長沙郡下轄臨湘、攸、下雋、醴陵、劉陽、建寧、吳昌、羅、蒲圻、巴陵十縣；衡陽郡下轄湘鄉、重安、湘南、湘西、烝陽、衡山、連道、新康、益陽九縣；湘東郡下轄酃、茶陵、臨烝、利陽、陰山、新平、新寧七縣。^④ 其中，長沙郡之吳昌為孫吳改東漢末之漢昌而置，蒲圻當為蒲圻之訛，蒲圻與建寧皆為孫吳時置。^⑤ 衡陽郡之衡山縣，孫吳時名衡陽，衡陽與湘西兩縣皆為孫吳析湘南縣而置，在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之前，皆屬長沙郡；^⑥ 新康，孫吳時名新陽，分益陽縣而置，巴陵為西晉析下雋縣而置，孫吳時皆屬長沙郡；^⑦ 湘鄉、重安和烝陽三縣東漢時屬零陵郡，^⑧ 在孫亮置衡陽郡之前，應仍屬零陵郡。湘東郡之新平，縣治在湘水與鐘水交匯處以西之湘水南岸，東漢時屬長沙郡；^⑨ 新寧為孫吳析耒陽縣而置，而耒陽和陰山兩縣東漢時皆屬桂陽郡，^⑩ 在孫亮設置湘東郡之前，新寧與耒陽應屬桂陽郡；利陽地望不詳。

① 《後漢書》志第二二《郡國四》，3485 頁。

② 李曉傑：《東漢政區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212 頁。

③ 《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1130、1132 頁。

④ 《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457 頁。

⑤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1487、2999、1986 頁。

⑥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3270、3271、3079 頁。

⑦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3079、3063、599 頁。

⑧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2936、2207、2593 頁。

⑨ 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2 冊《秦·西漢·東漢時期》49-50 頁“東漢·荊州刺史部”，第 3 冊《三國·西晉時期》28-29 頁“三國·吳·荊州”，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⑩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3053、1349 頁。

走馬樓吳簡中出現的永新縣，史載係孫吳析廬陵縣而置。^①廬陵縣東漢屬豫章郡。東漢興平元年(194年)孫策分豫章郡置廬陵郡，而廬陵縣并入高昌縣。^②永新縣或亦置於此時。此後，永新縣似與長沙郡關係更為密切。史載，建安二十年(215年)，劉備取得益州，孫權索要荊州，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為關羽所逐，孫權遣呂岱、呂蒙等“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③“三郡”指長沙、零陵和桂陽。安成、攸和茶陵屬長沙郡無疑。鑒於“三郡”中並無廬陵郡，而從地理位置看，永新緊鄰茶陵，或許在長沙走馬樓吳簡所屬的時代，永新縣曾一度屬於長沙郡。

走馬樓吳簡中還有廣興縣。學界一般認為，廣興縣(治今江西蓮花縣南)為西晉太康初年分永新縣置。^④此縣名出現在孫吳嘉禾年間的走馬樓吳簡中，表明其建置時間更早。該縣與長沙郡茶陵縣相鄰，三國時似屬於荊州長沙郡地界，而非揚州廬陵郡。^⑤如果廣興縣確係從永新縣析出，似乎更可證明，廣興與永新兩縣在走馬樓吳簡所屬的時代，都曾屬於長沙郡。

走馬樓吳簡凡登記“師佐”、“吏”、“私學”這類人物籍貫時，若屬長沙郡，多標明所屬縣名，而長沙郡以外者往往祇標明其所屬郡名却很少提及其所屬縣名(詳見下文)。走馬樓吳簡中有永新、廣興兩縣名稱，却不見廬陵郡名，是否也意味着此時這兩縣屬於長沙郡？當然，為慎重起見，本文仍按傳統說法，將永新和廣興兩縣列在廬陵郡。

(二)師佐

從已經公布的走馬樓吳簡中，筆者搜集到可確定籍貫的師佐名籍簡 284 例，除去 10 對工種、職級、籍貫、姓名均相同者中的 10 人，還有 274 例。這些師佐的籍貫分布情況如下(括號內為除去重複者之後的數據)：

長沙郡 262(253)人。其中醴陵縣 52(51)人，臨湘縣 49(48)人，攸縣 45(43)人，建寧縣 27 人，下雋縣 27(26)人，吳昌縣 24(23)人，劉陽縣 19(17)人，安成縣 7(6)人，羅縣 7 人，新陽縣 3 人，茶陵縣 2 人。

廬陵郡 18(17)人，永新縣 10(9)人，廣興縣 8 人。

武陵郡 4 人。

根據上述統計，來自長沙郡各縣的師佐數量最多，占全部師佐數量的 92% 強；如果永新

①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1007 頁。

②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1538 頁。

③ 《三國志》卷六〇《吳書·呂岱傳》，1384 頁。

④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253 頁。

⑤ 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3 冊《三國·西晉時期》28-29 頁“三國·吳·荊州”，53-54 頁“西晉·荊州”。

與廣興縣也屬於長沙郡，則長沙郡師佐逾 98%。武陵郡與長沙郡同屬荊州，若不計永新、廣興兩縣，則來自荊州的師佐超過 93%；若永新縣此時屬於長沙郡，則全部師佐均來自荊州。即使永新、廣興兩縣屬於揚州之廬陵郡，仍然屬於長沙郡之近鄰，因此可以說，走馬樓吳簡中的師佐來源，以長沙郡為主，少數可能來自於鄰郡中之鄰縣。

師佐籍本身附帶的一些統計師佐及其家庭成員的簡文所反映的情況也與上述推斷相差 not 遠。目前所見這類簡文屬於長沙郡者有：

右安成師佐四人妻子五人見今送(壹·6725)

· 右安成縣師佐四人(叁·2373)

右建寧師佐十六人(叁·2301)

凡醴陵領師佐廿六人母弟妻子六十二人合八十八人(壹·7470)

· 右醴陵縣師佐卅七人(叁·2529)

· 右臨湘師佐廿八人(叁·2511)

□劉陽領師佐一十二人母兄妻子廿九人合卅一人(壹·6757)

· 右劉陽師佐十二人(叁·2227)

右羅師佐四人(壹·6653)

· 右吳昌師佐十四人(叁·2506)

凡吳昌領師佐十四人弟妻子卅七人合五十一人(壹·5908)

凡下雋領師佐十八人母妻子卅七人合五十五人(壹·6727)

· 右攸師佐廿七人(叁·2177)

· 右茶陵縣師佐三人(叁·2341)

此類統計師佐或其家庭成員情況的簡文，目前僅見如下三條與永新和廣興兩縣有關：

右永新領師佐五人妻子七人合十二人(壹·5915)

· 右永新縣師佐五人 其妻子四人(叁·2321)

· 右廣興縣師佐八人(叁·2340)

永新與廣興兩縣此時是否屬於長沙郡，不易斷定，已如前述。即便如此，師佐作為官營作坊的工匠，官府雖可以直接支配，隨意調用，但采取的仍是就近調用的原則，大體限制在一定區域內，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三) 吏

吏是供職於官府的行政人員，吳簡中也保留了他們的名籍。目前所見這類簡牘數量較少，而且并非所有簡文都標明籍貫，因此對吏的來源祇能粗略地了解。

在已經搜集到的 24 條吏籍記錄中，所見吏的種類有州吏、縣吏、右郎中、邸閣、從史位、

從掾位、待事史、書史等等,還有一個“西鄉□事”大概為鄉吏。這些吏的籍貫有:

長沙郡 2 例:參 2310(茶陵),肆 3217

武陵郡 4 例:參 1857、參 4967、肆 4441、肆 4515

桂陽郡 2 例:參 219、參 3817

南郡 6 例:貳 6886、參 2952、參 3060、肆 4567(與肆 5106 為同一人)、肆 4585、肆 5224

廬江郡 1 例:參 3082

南陽郡 6 例:參 255、參 1647、參 1782、參 1817、參 3825、參 4965

汝南郡 2 例:參 957、肆 4644

其中,長沙、武陵、桂陽、南郡各郡均屬荊州,廬江屬揚州,均在孫吳治下;南陽和汝南兩郡在曹魏治下。

如前所述,按照秦漢時期的“常制”,基層小吏如果不能升遷為長吏,其流動性并不比普通編戶齊民更強。儘管此時社會動蕩,人口流動性相對較大,外地人擔任地方屬吏可不拘常制,但毋庸置疑的是,本地籍貫的屬吏在全部屬吏中仍然占絕大多數。在吳簡中之所以看不到大量注明本地籍貫的吏名籍,或許是因為祇有來此落戶的外來人口擔任屬吏纔在吏籍中注明,所以我們在這類簿籍中祇能找到為數極少的籍貫為長沙郡或其屬縣的屬吏。

(四) 私學

目前搜集到的私學名籍簡文,可確定籍貫者 21 例。其中:

長沙郡 17 例:

13 例标明“长沙”:參 6506、肆 3956、肆 3979、肆 3991、肆 4009、肆 4078、肆 5209、肆 5211、肆 5225、肆 5226、肆 5386、肆 5597、肆 5608

3 例标明“临湘”:參 8398、肆 4540、肆 4559

1 例标明“罗”:肆 4526

武陵郡 1 例:肆 3992

南郡 1 例:肆 4630

南陽郡 1 例:肆 3986

汝南郡 1 例:肆 3982

此外,簡肆 4550(1)是追查私學張游行蹤的文書,這名私學的籍貫為南陽郡。

私學是比較特殊的流動人口,他們不是官學生徒,而是以私人身份從師求學。官府承認他們的私學身份,設專籍對他們實行管理,同時又給予他們相對較大的行動自由,允許他們離開本籍拜師游學。儘管如此,我們發現,居住在臨湘縣的私學,其籍貫仍然以長沙郡為主,

區域性特徵非常明顯。

(五) 移居及叛走

移居是合法的人口流動，叛走是非法的自發的人口流動。從走馬樓吳簡所搜集的資料看，從臨湘縣流出的這兩類人口，其流動方向並無差別，故在此一并討論。

湘西縣在長沙郡南部，似乎是臨湘縣人口流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目前所見資料主要是合法的“移居”：

……大男成年十四細小隨□屬移居湘西縣爲口(貳·6708)

□ 移居湘西謙(?)□(叁·111)

嵩男弟盛年七歲細小 與嵩移居湘西縣烝口(叁·1631)

□□七千六百以其年正月九日移居湘西爲廿一人(叁·2548)

□……移居湘西爲□口居止不復在部界□(叁·2565)

□ 嵩子男成年十四隨嵩移居湘西縣(叁·3038)

覽父□年七十八嘉禾□年十月一日移居湘西縣……(叁·3045)

但也有非法流入此地者：

· 右民六戶□走入泠道湘西醴陵□(叁·3270)

泠道屬零陵郡，湘西、醴陵屬長沙郡，已如前述。

江夏郡在長沙郡北邊，目前所見流入其屬縣武昌縣者都是合法的移入：

· □子男□年廿二□□□在武昌 (貳·7941)

楊男弟使年十四細小隨邪在武昌(叁·3069)

□□租錢月一千六百汝以今年二月三日下午移居武昌大常軍(叁·3473)

其一人先給郡吏在武昌(叁·3835)

也有流向荊州南部零陵郡者，如上文所引簡叁·3270。

下列幾條，或移居，或叛走，目的地却都在長沙郡所屬各縣：

右吏二人家四口 二人移居湘西□ (叁·3818)

□ 右四人移居醴陵縣界□(叁·3913)

右□鄉郡縣吏兄弟合十五人前後各叛走□趣劉陽吳昌醴陵□(壹·7454)

至於孫吳政權如何安撫流民，使其重新著籍，並實施有效監管，將在後文具體討論。

(六) 其他

還有一些簡文，與刑獄或徭役有關。

草言府繫者重安大男張禾被病物故事 三月二日兼賊曹□ (柒·4516)

“府”一般指太守或都尉府，這裏當指長沙郡太守府。“繫者”當指有罪之人，重安縣屬零陵郡。彙報者若為臨湘縣吏，則此來自重安縣之張姓男子係被臨湘縣羈押。由於竹簡殘斷，難知其詳。

草言府部吏徙送武陵作唐□倉吏刑欽父……事 十一月六日田曹史趙野白(柒·577)

趙野為臨湘縣吏，在嘉禾吏民田家荊中常見。此簡與押送刑徒有關，提到武陵郡，彙報者為臨湘縣吏。

草言府依科結正武陵倉吏黃朋熊浩所應事 ……月十日兼倉曹史□□白(柒·2970)

“依科結正”一語表明此簡涉及獄訟活動，但武陵倉吏黃朋與熊浩是否來到臨湘接受審問，尚無從確知。

草言武陵郡送牛踵□見□凡十六□□□□傳送牛□復除事□(柒·4506)

此簡缺文較多，難知其詳。“復除”一語，多與免除賦稅、徭役有關。人員流向可能是從武陵郡到長沙郡。

草言府……法遣吏唐旺傳送大男□唐□勝□金恭佃等詣武昌事
七月□□ (柒·1674)

武昌屬江夏郡。上文簡柒·577所“徙送”者為刑徒，簡柒·4506所“傳送”者為服役，據此推測，此簡所“傳送”之人，可能屬於服役性質，人員流動的方向是從長沙郡北往江夏郡。

丹楊大男朱渡求哀以促作父表給吳昌昔遣吏鄮(?)莽予諸葛府君(柒·4107)

草言府□□□□縣卒□□□陵宜陽縣□□男子□□□□□事 八月十三日領虞曹掾張□白(柒·572)

此二簡內容屬於服役還是服刑，不易判斷，但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則相對較遠。丹楊縣，一作丹陽縣，秦置，治今安徽當塗東北；丹陽郡，西漢置，治宛陵（今安徽宣州），東漢末移置建業（今江蘇南京），屬揚州。宜陽縣，戰國韓置，治今河南宜陽西，三國時屬曹魏司州弘農郡。揚州為孫吳所統轄，而司州却遠在孫吳轄區之外。此處宜陽若確為司州弘農郡屬縣，那麼，所

涉及人員應已移居長沙郡，至少也在孫吳轄區。

領新成與邑下吏民隨其憂劣大家一斛小家五斗漬米一斛當(柒·65)

“邑下”或指臨湘縣城附近。新成或即新城，這一地名比較複雜。新成縣，西漢置，治今河南伊川西南，屬河南郡，三國時屬曹魏。孫吳曾有兩個新城縣，一治今湖南邵東縣東，屬零陵郡；一治今浙江富陽縣西南，屬東安郡。還有新城郡，係曹魏時合房陵、上庸等郡置，治房陵(今湖北房縣)。^①“憂劣”即“優劣”。上述新成或新城，可能不屬於荊州，甚至有可能不在孫吳轄區，至少不屬於長沙郡。因此，此簡所言新成與邑下吏民一同交納某種賦稅(抑或接受救濟?)，應為來此并定居的移民無疑。

這類簡文數量很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流動的信息。

三 官府對流動人口的管理

吳簡所見，孫吳政權對各類流動人口有一系列應對措施，可謂有條不紊，章法謹嚴。

(一) 嚴密核査

人口是賦役之源，人口的流動，無論是合法與否，官府都試圖嚴加監管。除了一年一度的戶口“案比”而外，地方官府平時對所轄地區的人口流動情況也密切關注。縣級官府負責戶籍、人口等事務的機構主要是戶曹，而吳簡中所見直接管理人口事務的官吏通常是勸農掾：

東鄉勸農掾殷連，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輒科核鄉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戶民自代，謹列年紀，以(已)審實，無有遺脫，若有他官所覺，連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荊保據。(J22-2543)

南鄉勸農掾番琬叩頭死罪白，被曹敕，發遣吏陳晶所舉私學番倚詣廷言。案文書，倚一名文，文父廣。奏辭：本鄉正戶民，不為遺脫。輒操黃簿審實，不應為私學。乞(?)曹列言府，琬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詣功曹

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J22-2695)^②

都鄉勸農掾郭宋叩頭死罪白：被曹敕，條列鄉界方遠授(?)居民占上戶籍分別言。案文書，輒部歲伍五京、陳□、毛常等隱核所部。今京關言州吏姚達、誠裕、大男趙式等三戶，口食十三人，□在部界。謹列人名口食年紀別為簿如牒，謹列言。宋誠惶誠恐叩

① 戴均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3071-3072頁。

② 簡 J22-2543 和 J22-2695 見《長沙走馬樓 J22 發掘簡報》，《文物》1999 年第 5 期，4-25 頁。

頭,死罪死罪

詣 戶 曹(肆 4523(1))

簡 J22-2543 的主要內容是東鄉勸農掾殷連受上級指示,“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爲簿”,完成之後,向上級彙報,並聲明“無有遺脫”。簡 J22-2695 是南鄉勸農掾番琬對番倚的戶籍、身份加以核實後向功曹彙報的文書。簡肆 4523(1)則是都鄉勸農掾郭宋指派身份爲“歲伍”的下屬對轄區內“方遠授居民”的情況加以核查,編制簿籍,并向戶曹彙報。由此可知,管理戶籍是各鄉勸農掾的一項重要職責。

根據《續漢書·百官志》,勸農掾爲縣的屬吏,^①但走馬樓吳簡所見的勸農掾,都與某一具體的鄉聯繫在一起,似乎祇負責一鄉事務。秦漢時期作爲一鄉之長的鄉嗇夫或鄉有秩,在已公布的走馬樓吳簡中祇出現一次:

□□都鄉嗇夫□……(叁·6982)

因竹簡殘損,文字漫漶,無從了解此時鄉嗇夫的職掌是否發生了變化,其與勸農掾的關係目前也無從考證。

里是最基層的行政組織,吳簡中的“里魁”,大概相當於秦漢時期的里正或里典,其職責似乎仍然如故:

□□里魁(魁)周鵠領□(貳·2890)

· 集凡五唐里魁周□領吏民五十戶口食二百八十九人(肆·380)

· 集凡東扶里魁鄧(?)□領吏民戶五十五口食二百七十七人(肆·428)

集凡小赤里魁黃仁領吏民戶五十口食四百卅五人(肆·495)

· 集凡曼洩里魁□忽領吏民五十戶口食二(?)百五十七人(肆·568)

· 集凡新造里魁黃如領吏民五□□□(肆·3079)

上述各簡是各里里魁所領吏民戶口數量統計,當是戶口類簿籍的片斷。

通常情況下,戶口監管之責主要由縣之戶曹、鄉之勸農掾以及里魁、歲伍等來承擔。但遇到特殊情況則不限於此。前面在討論“私學”問題時引用的簡肆 4550(1),主要內容是都市掾接受戶曹的指示,追查南陽私學張游的行蹤,則都市掾也有對人口進行核查之責。下面這枚簡則是由縣丞、主簿和若干掾史對某人的身份進行核實:

^① 《後漢書》志第二八《百官五》,3623 頁。關於縣的吏員,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簡 J22-2543 和 J22-2695 的落款時期,一爲八月,一爲十二月,皆屬“秋冬”季節,却仍稱“勸農掾”而非“制度掾”,與《百官志》所述“漢制”也不相同。

君教若 丞丞如期會掾丞若錄事掾陳 曠校

兼主簿劉 恒省

十二月廿一日白從史位周基所舉私學

□□正戶民不應發遣事修行吳□主

(肆·4850①)

再看這條簡文：

□……鄉郎中陳最舉散民(肆·4573)

“散民”大概也是指脫離戶籍的流動人口，“鄉郎中”一職尚不知其詳。如此看來，各類基層小吏都有監督、舉報流民的職責。對流民、隱匿者加以追查，將其重新登入戶籍，應該是縣以下各級官吏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

·右臨湘縣所料得□人(叁·2346)

“料民”的記錄，在吳簡中往往而有，這裏就不再引述了。

(二) 戶籍管理及各種專籍

定期進行戶口核查與登記，是中國古代基層行政的重要內容。同為編戶齊民，由於其職業、財產狀況、政治地位的差別，性別、年齡的不同，所承擔的賦稅、徭役各異，官府為了管理的需要，自然會編制不同的名籍。不同級別、不同系統的行政單位，因職能不同，所掌握的名籍，其形式也不盡相同。這已為走馬樓吳簡中保存的大量各種類型的名籍所證實。^① 這裏僅以“生口”的買賣為例，或可概見孫吳對各類人口監管、控制之嚴格。^②

“生口”的買賣雖然是一種自發的行為，也在官府的監管之下。“生口”本人的姓名、性別、價格以及買主的籍貫、姓名，官府都有詳細記錄。例如下列幾條購買“生口”的記錄：

鄱(?)男子□□買生口大女鄭鐵直錢四萬 (柒·1633)

醴陵男子楊英買生口大女張汝直錢五萬五千 屬□(柒·1634)

臨(?)湘(?)男子□□買生口大女□□直錢十二萬 □(柒·1637)

醴陵男子黃昭買生口大女□□直錢四萬(柒·1645)

醴陵男子梅英買生口大女□□直錢四萬(柒·1651)

右□□所買生口四人合直錢十六萬先居在湘西縣界□(柒·1653)

臨湘男子李烝買生口大男…… 屬兵曹(柒·1654)

① 于振波：《略說走馬樓吳簡之名籍》，《簡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24-250頁。

② 凌文超也對吳簡中的生口買賣問題有所討論，與本文關注的角度不同，參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73-81頁。

值得注意的是,“生口”的籍貫雖不明確,但買主的籍貫不限於臨湘一縣,還有醴陵、酃縣。簡柒 1653 提到的“先居在湘西縣界”,暫時還不知是指買主還是“生口”。臨湘、醴陵、酃縣、湘西均在長沙郡,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些縣之間的人口流動情況。

根據簡肆 1763(1),當時“生口”的買賣可能必須在固定場所“市”中進行,并由市吏監管并徵收“估錢”:

都市史唐玉叩頭死罪白:被曹勅,條列起嘉禾六年正月一日訖三月卅日,吏民所私賣買生口者,收責估錢言。案文書,輒部會郭客料實。今客辭:男子唐調、雷逆(?)、郡吏張橋各私買生口,合三人,直錢十九萬,收中外估具錢一萬九千,謹列言,盡力部客收責送調等錢,^①傳送詣庫,復言。玉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

詣 金 曹

四月七日白

“估錢”應該是向交易雙方徵收的稅錢,是“生口”價格的 1/10,祇是買賣雙方如何分擔,目前尚不清楚。上文所引述的“生口”買賣記錄,大概就是經由市吏“料實”之後上報金曹的簿籍之片段。

吳簡中所見的流動人口,不論是處在官府直接支配或監管之下的流動人口諸如師佐、吏、私學,還是自發的流動人口(諸如叛走者、方遠吏民,乃至於作為奴婢買賣的“生口”,等等),有關部門對他們的情況都要經常核查,或將他們編入當地戶籍,成為當地居民中的一員,或編制專門名籍加以管理。

(三) 妥善安置

1. 賑貸種子、食糧

官府對貧民的救濟,是為了防止其因貧困而流亡;而對流民的救濟及相關安置措施,則有利於使其重新著籍,成為國家賦役之源,并維持社會穩定。因此,官府能否對流動人口——尤其是自發的流動人口妥善安置,對於政權穩固至關重要。

在已公布的走馬樓吳簡中,向貧民貸種糧的記錄并不鮮見,這是官府為保證貧民正常生產活動所採取的措施。相關記錄集中於黃龍三年(231 年)到嘉禾四年(235 年),而以嘉禾四年尤多。示例如下:

其九百八斛七斗給貸黃龍三年貧民佃種糧已列(貳·4481)

其四百四斛四斗六升二合給貸嘉禾二年貧民佃種糧(肆·4623)

^① 凌文超認為,“送”當釋為“逆”,人名,指雷逆,“逆調”指雷逆和唐調,其說可從。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2014 年第 4 期,74 頁注②。

其卅一斛給貸嘉禾三年貧民佃種粳收還別列(肆·4620)

其一百卅二斛六斗三升給貸嘉禾四年貧民佃種粳收還別列(肆·4608)

向貧民貸口糧，則是官府為維持貧民生存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相關記錄多見於黃龍三年到嘉禾二年，貸出“食米”的數量比較可觀。示例如下：

領(?)黃龍三年貧民貸食米九千三百七十七斛五斗八升(肆·1645)

嘉禾元年貧民所貸食米一萬一千五百一十斛(肆·1276)

入嘉禾二年貧民貸食米一千四百五十三斛六斗(肆·3641)

下列各例大概就是貧民接受上述種糧與口糧賑貸的具體記錄：

大女陳□取禾一斛 居 在 □ 丘(壹·958)

大男潘旻一夫貸禾七斗 居在□(貳·9091)

大男黃柱貸禾一斛□(叁·38)

大男李息一夫 取禾二斛 居 在 劉 里 丘(叁·6296)

大男謝羊 二夫取禾一斛□(肆·3844)

郡□師□□二夫取禾一斛 居 在 □ 丘(壹·943)

□私學烝碩一夫取禾一斛 □(貳·9024)

縣吏黃□一夫□(叁·6946)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形式的領取官府賑濟的記錄中，有一些標明了領取者的籍貫：

吳昌烝金一夫 取禾一斛 居 在 平 安 丘(叁·6301)

吳昌烝□一夫 □(叁·6368)

吳倉烝買一夫□(叁·7124)

前文已經提到，吳昌縣屬長沙郡，位於臨湘縣以東。核對圖版，簡叁7124之“吳倉”亦當為“吳昌”，可能是釋讀或排版有誤。這些外來人口居住在臨湘縣，并接受當地官府的賑濟，大概屬於流民。他們來到臨湘縣，被當地官府接納，并獲得安置。

2. 任用基層屬吏

下列各例標明了某些基層屬吏的籍貫：

州吏南陽黃寶(叁·1782)

州吏南郡趙典年廿五(貳·6886)

州吏廬江鄭□(叁·3082)

□故吏桂陽何息(叁·219)

□□邸閣南郡董基 □(肆·4567)

州中邸閣汝南李嵩(肆·4644)

書史茶陵許□年□七(叁·2310)

西鄉□事武陵□□陰□妻錢年卅九(肆·4441)

入鄉吏南郡董宣黃龍三年限米卅斛(肆·5106)

出平鄉元年見禾米十七斛五斗^{其二斛米}_{十五斛五斗禾} 嘉禾二年四月九日主簿郭宋付鄉老

當陽大男潘桐運(肆·4349)

以上簡文中提到的地名，屬於孫吳治下荆州的有：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荊州）、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茶陵縣（治今湖南茶陵東，屬長沙郡）、當陽縣（治今湖南荊門西南，屬南郡）。三國時期，曹魏、孫吳各置廬江郡，這裏的廬（廬）江大概屬於孫吳，治皖縣（今安徽潛山），屬揚州。還有兩郡屬於曹魏：即南陽郡（治今河南南陽，屬曹魏荊州）和汝南郡（治今河南息縣，屬曹魏豫州）。

秦漢時期，通常情況下，郡縣長吏必須用外地人，而地方屬吏則必須用本地人。但東漢末年以至三國時期，社會動蕩，人口流動性大，因而官吏的任用也不再拘泥於常制。儘管如此，簡文中的“邸閣”“書史”或為縣吏，而“西鄉□事”“鄉吏”“鄉老”則明顯屬於鄉吏。這些基層小吏來自於長沙郡以外，甚至曹魏統治區，應該是流入臨湘縣的移民，而不應將其視為臨時來此任職、任滿便回原籍或遷轉他就的官吏。這些名籍一方面說明他們已在臨湘縣安家落戶，成為當地居民中的一員，另一方面，移民中的某些人被當地官府任用為基層屬吏，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增強移民對移入地的認同感。

四 結論

以上利用走馬樓吳簡考察了三國時期孫吳臨湘縣基層社會人口流動的特點，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三國時期孫吳政權統治之下的臨湘縣，既有官府直接支配或監管的人口流動，也有自發的非法的人口流動。

其次，當時雖然社會動蕩，人口流動性比承平年代要大，但仍然顯現出農業社會的特點，即安土重遷。走馬樓吳簡中的流動人口，既不像游牧民族那樣在很短的時間裏大規模、遠距

離地遷徙,也不像私人工商業者那樣在人口稠密的大小城鎮之間四處游走。^①各種類型的流動人口,不論流入還是流出,不論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體現出明顯的區域性,跨州連郡的遠距離人口流動在吳簡之各類人口簿籍中所占比例很小。

具體來說,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臨湘縣人口流動,以長沙郡所轄各縣之間的人口流動為主,相鄰郡縣間的人口流動也主要在孫吳荊州範圍內。荊州而外,主要表現為由北而南的流動,流入人口來自中原地區的南陽、汝南等相對較近的地方。^②東西之間的人口流動很不明顯,例如,荊州曾經為孫吳和蜀漢兩個政權瓜分,長沙與武陵、桂陽、零陵四郡一度為劉備所據,後來為孫吳奪取,而且在三國紛爭中,蜀、吳政權常常聯合對抗曹魏,高層人士交往不斷,然而荊州與益州之間的人口流動記錄在吳簡中尚未發現;荊州和揚州雖同屬孫吳政權版圖,但兩州之間人口流動的記錄在吳簡中也比較少見。^③相較而言,南陽郡與長沙郡之間尚有曹魏的襄陽郡和孫吳的南郡,汝南郡與長沙郡之間尚有曹魏江夏郡和孫吳江夏郡等,但臨湘縣來自這兩地的人口却相對較多。究其原因,一方面為山川所限,東西之間(荊州與益州或揚州)交通不如南北之間便利,另一方面則是中原地區戰亂更頻繁,不斷有人南遷以求逃避。

第三,地方各級官吏對人口流動的監管比較嚴格,且形成一套制度。

傳世文獻所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叛逃),主要發生在敵對政權的邊界地區。建安二十年,長沙與江夏、桂陽等郡歸孫吳統轄;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失荊州。至此,對吳國而言,武陵郡與蜀漢相鄰而為邊郡,而臨湘縣所在的長沙郡已屬孫吳“腹地”。走馬樓吳簡中的戶口簿籍主要集中在嘉禾年間(232-238年),此時孫吳已據有荊州十餘年,應付流民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即使有“方遠吏民”流落於此,官府也能妥善安置。這表明,在三國割據紛爭的動蕩局勢下,孫吳政權對臨湘縣這樣的“腹地”的統治還是相對穩定的。^④

附記:2013年8月初稿,作為會議論文提交“第五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2014年9月補充新公布之《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相關資料,做較大修改,為第二稿。2015年1月三稿。2015年7月根據《簡帛研究》審稿意見修改,為第四稿。

① 從吳簡師佐籍相關記錄推測,師佐作為官府直接控制的工匠,主要來自長沙郡各縣,由官府集中到長沙郡郡治臨湘縣,雖然與其他流動人口有所不同,但仍屬於就近調用,基本沒有超越長沙郡的範圍。

② 南陽郡雖屬荊州,但三國時為曹魏所統轄。汝南郡屬豫州,也為曹魏統轄。

③ 如前文所述,永新和廣興兩縣在走馬樓吳簡所屬的時代,可能屬於長沙郡而非廬江郡。即使屬於廬江郡,也緊鄰長沙郡,來自兩縣的流動人口為身份較為特殊的師佐,所占比例很小。來自揚州其他地區的流動人口也數量有限。

④ 東漢末至三國初年長沙郡的情況,參見王素《漢末吳初長沙郡紀年》,《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40-86頁。

對中倉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的復原嘗試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 鄧瑋光

內容提要 本文對“中倉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進行了完整復原,希望借此展示一種可廣泛使用的復原方法,為吳簡的最終復原提供一種思路。論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建立復原框架。第二部分具體論述復原過程。第三部分展示復原結果。

關鍵詞 走馬樓吳簡 月旦簿 復原

通過對“中倉黃龍三年十月旦簿”的完整復原,^①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知道一份完整月旦簿的基本模板為:

a 倉吏 b 謹列 c 年 d 月旦簿
承 c 年 (d-1) 月旦簿餘雜吳平斛米……
右米……
右雜米……別領 A
右 d 月新入吳平斛米……
定領米……

^① 參見拙作《對中倉黃龍三年十月旦簿的復原嘗試》,《魏晉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右雜米……別領 B

集凡承餘新入吳平斛米……

右出吳平斛米……

今餘吳平斛米……

以上數據中存在如下一些加成關係：

右 d 月新入 = 右米 + 別領 A

集凡承餘新入 = 定領 + 別領 B

集凡承餘新入 = 承 c 年 (d-1) 餘 + 右 d 月新入

集凡承餘新入 = 右出 + 今餘

根據以上框架，同時結合“橫向比較復原法”與“縱向比較復原法”，^①筆者對“中倉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進行復原嘗試。

在具體復原前，筆者先將揭剝圖 18-26 中所有的簡輸入同一文檔，以備查詢。^②因為“十月旦簿”復原自同一文檔，而“十月旦簿”與“十一月旦簿”又是前後相接的兩個月旦簿，故給復原本身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一 建立復原框架

(一) 尋找標題簡

因為“十月旦簿”的標題簡為：

1. 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黃龍三年十月旦簿([肆]4734/圖 24-14)

故“十一月旦簿”的標題簡必為“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或近似的簡牘。



以此為關鍵詞對文檔進行搜檢，並未發現完全對應的簡例，不過有兩條類似的標題簡：

2. 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二月旦簿([肆]4162/圖 19-70)

^① 參見拙作《走馬樓吳簡三州倉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3 年第 1 輯，231-255 頁。參見拙作《對三州倉“月旦簿”的復原嘗試——兼論“縱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4 年第 2 輯，5-35 頁。

^② 原因詳見拙作《走馬樓吳簡“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簡帛研究二〇一五（春夏卷）》，201-217 頁。本文中所涉及“文檔”專指此文檔，後文不再出注。

3. 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三年 $\boxed{\text{十}}$ 月旦簿([肆]4786/圖 24-66)

簡 2 中“二月”, 與簡 3 中“三年 $\boxed{\text{十}}$ 月”, 都不清晰, 但兩者字符總長度相當, 在簡中所處的位置也相同, 即位於“謹列”與“旦簿”之間, 故筆者懷疑簡 2 中“二月”應為“〇年〇月”之誤。


在簡 2 附近有簡:

4. 右九千八百八十七斛四斗 $\boxed{\text{縣}}$ \square ([肆]4176/圖 19-84)

在後文的論證中可知, 這條簡屬於“十一月旦簿”。

在簡 3 附近有簡 5:

5. $\boxed{\text{承}}$ 二年七月旦簿餘吳平斛米……([肆]4783/圖 24-63)

仔細參照圖版, “二年七月”, “二”上應還有一橫, “七”下一橫左側超出了豎劃, 故筆者認為其應為“ $\textcircled{\text{三}}$ 年 $\textcircled{\text{十}}$ 月”, 整簡應校釋為:

5[°]、 $\boxed{\text{承}}$ $\textcircled{\text{三}}$ 年 $\textcircled{\text{十}}$ 月旦簿餘吳平斛米……^①([肆]4783/圖 24-63)

根據復原黃龍三年“十月旦簿”後所得的模板, 這條簡應屬於黃龍三年“十二月旦簿”中的“承餘”簡。

因為簡 2 與屬於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的簡靠近, 而簡 3 與屬於黃龍三年“十二月旦簿”的簡靠近, 故筆者將兩簡校釋為:

2[°]、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 $\textcircled{\text{三}}$ 年 $\textcircled{\text{十}}$ 月旦簿([肆]4162/圖 19-70)

3[°]、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三年 $\textcircled{\text{十}}$ $\textcircled{\text{二}}$ 月旦簿([肆]4786/圖 24-66)

對文檔再次進行檢索, 未再發現其他與中倉相關的標題簡, 故筆者大膽推測文檔中涉及

① 為與原釋文相區別, 在 5 後加“°”, 新釋字外加“ $\textcircled{\quad}$ ”作為提示。其餘諸簡的校釋標記以此類推, 不再出注。

中倉的“月旦簿”祇有十、十一、十二月三份。^①

(二) 構建整體框架

根據前文已知的模板，月旦簿的開頭簡必為承接上月餘米的“承餘”簡。以此為關鍵詞進行搜檢，很快得到如下簡：

6、承三年十月旦簿餘吳平斛米七百卅一斛三斗四升（〔肆〕4910/圖 25-60）

而已經復原的“十月旦簿”的餘米為“七百卅一斛三斗四升”，正與此相應。



根據模板，以“右十一月新入”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尋得如下簡：

7、 · 右十一月新入吳平斛米一萬八斛四斗（〔肆〕4889/圖 25-39）

因為，右 d 月新入 = 右米 + 別領 A。故以“右米”、“別領”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再嘗試將兩者相加，看能否得到 10008.4 這個數值，最後得到如下兩簡：

4、 右九千八百八十七斛四斗縣口（〔肆〕4176/圖 19-84）

8、 · 右雜米一百廿一斛別領（〔肆〕4879/圖 25-29）


$9887.4 + 121 = 10008.4$ ，正與簡 7 中數值相應。另簡 4，參照圖版， “右”、“九”之間有大片空白，“右”下似有兩點，故筆者推測按照慣例，這裏可能脫一“米”字。簡最後幾字，根據圖版，并不清晰，似是“○領”，但絕不是數字，故不影響最終的加成結果，故將該簡校釋為：

4°、 右米九千八百八十七斛四斗○領（〔肆〕4176/圖 19-84）

因為集凡承餘新入 = 承 c 年 (d-1) 餘 + 右 d 月新入，而 $731.34 + 10008.4 = 10739.74$ ，以此為關鍵詞進行搜檢，找到如下一枚簡：

9、 · 集凡承餘新入吳平斛米一萬九百卅九斛七斗四升（〔肆〕5140/圖 26-145）

① 文檔中也有其他標題簡，涉及三州倉餘通雜米簿、庫錢簿、庫布簿等，但都與中倉無涉，故不影響筆者的判斷。後文在判斷“入米簡”的所屬時將會用到這條假設，但因為其是筆者的推測，可靠性較低，故在後文中作為最後的補充判斷理由列入。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文檔中非中倉月旦簿的米簿——如三州倉餘通雜米簿等——雖然也涉及米，有“其”簡與“入”簡，但其中“其”簡的格式似乎一般為“其卅一斛給貸嘉禾三年貧民佃種糧收還別列”、“其卅五斛五斗付州中邸閣李嵩倉吏黃諱潘慮”或“領餘通二年佃吏限吳平斛米五十九斛三斗已入畢”；“入”簡的格式一般為“入東鄉嘉禾二年還所貸食嘉禾元年稅米二斛九斗五升胄畢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劉里丘蔡口關邸口”或“ · 右東鄉人民所貸嘉禾元年私學限米十二斛九斗”。這些與中倉月旦簿中“其卅一斛六斗價人李綬米”“人民還司馬丁烈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八斛”“ · 右米五百九十四斛三斗八升”這樣的形式不同，故不致引起混淆。

此簡除百位數字以外,都與 10739.74 對應。參照“九百”圖版,其筆畫更似“七百”,故將該簡校釋爲:

9°、· 集凡承餘新入吳平斛米一萬^⑦百^卅九斛七斗四升([肆]5140/圖 26-145)

因爲集凡承餘新入=定領+別領 B,故以“定領”與“別領”爲關鍵詞進行檢索,再將可能選項之間進行加成,看是否能得到 10739.74 這個數值,最終得到如下來兩簡:

10、 定領米一萬四百八^十^一斛七斗四升([肆]4795/圖 24-75)

11、 右雜米二百^五十八斛別領([肆]4794/圖 24-74)



$10481.74 + 258 = 10739.74$,正與前面的數值相應。

因爲集凡承餘新入=右出+今餘,故以“右出”、“今餘”爲關鍵詞進行搜檢,最終找到如下兩簡:

12、 · 右出吳平斛米一千三百八十七斛三斗六升([肆]5076/圖 26-81)

13、 今餘吳平斛米九千二百五十二斛^八升([肆]4871/圖 25-21)

$1387.36 + 9252.08 = 10639.44$,與 10739.74 間相差 100.3。仔細檢查圖版,發現,簡 13 中,“二

百”,并不清晰,似也可釋爲“三百”;“五十二斛”與“八升”之間的空間,似乎隱約有

“^③^斗”字樣。考慮到加成結果與 10739.74 其他部分的高度相似,故將該簡校釋爲:

13°、 今餘吳平斛米九千^③百五十二斛^③^斗^八升([肆]4871/圖 25-21)

最後,將所有涉及框架的簡列出:

2°、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③^年^十^一月旦簿([肆]4162/圖 19-70)

6、承三年十月旦簿餘吳平斛米七百卅一斛三斗四升([肆]4910/圖 25-60)

4°、 右^米九千八百八十七斛四斗^〇^領([肆]4176/圖 19-84)

8、 · 右雜米一百^廿一斛別領([肆]4879/圖 25-29)

7、 · 右十一月新入吳平斛米一萬^八斛四斗([肆]4889/圖 25-39)

- 10、 定領米一萬四百八^十^一斛七斗四升([肆]4795/圖 24-75)
- 11、 右雜米二百^五十八斛別領([肆]4794/圖 24-74)
- 9°、·集凡承餘新入吳平斛米一萬^七百^卅九斛七斗四升([肆]5140/圖 26-145)
- 12、 ·右出吳平斛米一千三百八十七斛三斗六升([肆]5076/圖 26-81)
- 13°、 今餘吳平斛米九千^三百五十二斛^三^斗^八升([肆]4871/圖 25-21)

二 復原過程

(一) 承餘米

因為承餘米直接承接“十月旦簿”，故其數值可直接抄錄“十月旦簿”中的“今餘”米部分。^① 現將其羅列如下：

其十一斛五升黃龍二年新吏限米
 其廿斛黃龍二年郵卒限米
 其卅九斛五斗黃龍二年叛士限米
 其九斗四升諸將黃武七年佃禾准米
 其一斛四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
 其十九斛黃龍二年租米
 其二百七十五斛六斗七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一升監運掾魏樓漬米
 其一升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
 其十五斛黃龍三年租米
 其三斛五斗民還黃龍元年租米
 其一百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稅米 其卅六斛四斗五升白米
 其卅一斛六斗價人李綬米
 其廿四斛黃龍元年稅米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米
 其卅五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① 關於“今餘”米部分是否有“其”簡羅列細目，亦或祇記錄一個總數，目前尚無確切材料可予證實，這裏所謂抄錄，祇是一種簡便說法，并不代表筆者認為“今餘”米部分下一定有“其”簡。

(二) 別領 A、B

在以上框架中,兩種“別領”米的數值較少,故先從這兩者開始復原。在“十月旦簿”中屬於“別領 A”的數據有

入黃龍二年盈酒米一千五百六斛
入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九十二斛
入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卅五斛
· 右雜米一千六百卅三斛別領

屬於“別領 B”的數據有:

其四斛監運兵曹張象備黃龍二年斧賈米
其一千五百六斛黃龍二年盈酒米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米
其卅五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右雜米一千六百卅七斛別領

經過出米後剩餘的“別領”米有: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米
其卅五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故“十一月旦簿”中的“別領”米應與這些名目類似。以此為綫索,在簡 8 周圍搜檢,未找到符合要求的簡。再在簡 11 附近尋找,發現如下 4 簡:

- 14、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餽米([肆]4790/圖 24-70)
- 15、 其廿八斛八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肆]4791/圖 24-71)
- 16、 其六十九斛□斗四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肆]4792/圖 24-72)
- 17、 其一百一斛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肆]4793/圖 24-73)

其中郵卒限米在“十月旦簿”中屬於“定領”米,故先排除,而“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餽米”、“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都是“十月旦簿”中出現過的名目,故這兩簡一定屬於“別領 B”。“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在“十月旦簿”中雖未出現過,但其緊鄰兩枚與“別領 B”有關的簡,很可能也與其有關。 $92+69.74+101=262.04+0.74$ 這與簡 8 中的數字 258 似乎無法對應。仔細參照簡 16 圖版,“六十九斛□斗四升”的字樣並不清晰。若簡 16 確實屬於“別

領 B”，則其數值應為 $258-101-92=65$ ，經過搜檢，找到如下簡：

18、 其六十五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肆]4858/圖 25-8)


正與其對應，仔細比照簡 18 中“監池司馬”，與簡 16 中“□斗四升司馬”，兩者殘餘筆畫十分類似，而簡 16 中“六十九”，仔細辨認，應為“六十五”之誤。故將簡 16 校釋為：

16°、 其六十(五)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肆]4792/圖 24-72)

回到“別領 A”。根據以上的復原，新入的“別領”米應有兩種：“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20 斛、“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101 斛，以此為綫索進行搜檢，尋得如下兩簡：

19、入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十斛([肆]4144/圖 19-67)

20、入郡掾利焉屯田黃龍三年限米一百一斛([肆]4161/圖 19-69)

兩者位置緊鄰， $101+10=111$ ，與簡 8 中的 121 相差 10，仔細參照簡 19 圖版，，“十斛”并不清晰，似也可釋為“廿斛”。故最終將簡 19 校釋為：

19°、入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廿)斛([肆]4144/圖 19-67)

綜上，“別領 A、B”的復原結果為：

19°、入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廿)斛([肆]4144/圖 19-67)

20、入郡掾利焉屯田黃龍三年限米一百一斛([肆]4161/圖 19-69)

8、 右雜米一百(廿)一斛別領([肆]4879/圖 25-29)

14、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餽米([肆]4790/圖 24-70)

16°、 其六十(五)斛(監)池升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肆]4792/圖 24-72)

17、 其一百一斛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肆]4793/圖 24-73)

11、 右雜米二百(五)十八斛別領([肆]4794/圖 24-74)

(三)出米

根據“十月旦簿”的復原結果可知，“月旦簿”中的出米簡以“其”的形式羅列於“右出”的名目之下，此外另有單獨的出米簡與其相對應。其模式大致如下：

(1) 其一斛黃龍元年稅米

(2) 右出吳平斛米一斛

(3) 出黃諱潘慮所領黃龍元年稅吳平斛米一斛付吏……

其中(1)、(2)屬於月旦簿,(3)屬於獨立於月旦簿之外的出米簡,但兩者之間存在對應關係,這就為我們復原提供了一種參照。為了方便描述,我們將屬於月旦簿的“其”簡命名為①類出米簡,獨立於月旦簿之外的出米簡命名為②類出米簡。①類出米簡的格式與一般繫於“定領”、“別領B”之下的“其”簡並無區別,很難將兩者進行區分,故我們祇能通過先復原②類出米簡,來反推①類出米簡。

因為“十一月旦簿”的出米數量為1387.36斛,故筆者先嘗試找出數值相近的②類出米簡。以“一千三百”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尋得如下一枚簡:


21、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吳平斛米一千三百斛其五百斛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九十([肆]5116/圖26-121)

看到此簡末尾的“九十”這個數字,我們立即想到此前在復原“別領A、B”時曾遇到類似數字:

14、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餽米([肆]4790/圖24-70)

以此為線索進行搜檢,尋得如下一枚簡:

22、十一斛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七百八斛黃龍三年稅米□([肆]4149/圖19-4)

仔細參照圖版,“十一”,兩橫中的豎點似是污迹,若將其理解為“二”,則92正好可與簡14中數值相對應,而 $500+92+708=1300$,正與簡21中的1300相對應。綜合考慮,筆者將簡22校釋為:

22°、②斛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七百八斛黃龍三年稅米□([肆]4149/圖19-4)

因為簡22°最後一字不清,在其附近也無法找到明確的後簡,故暫無法直接判斷此簡的日期。但一旦出米,米的數量就會出現變動,我們可以嘗試從簡21、22°所包含的數據中分析該組②類出米簡的時間。

簡組中包含“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以此為線索展開考察。在正式分析前,有必要先弄清“民還黃龍二年稅米”與“黃龍二年稅米”之間的關係。根據復原“十月旦簿”時所構建的加成關係,“九月旦簿”下“今餘”中祇有“黃龍二年稅白米”316.33斛,“十月入”中祇有“民還黃龍二年稅米”275.67斛,而在加成後的“定領米”中則既無單獨的“民還黃龍二年稅米”275.67斛,也無單獨的“黃龍二年稅白米”316.33斛,祇有“黃龍二年稅米”592斛,并注明其中

316.33 斛爲“白米”。此後，十月又出“黃龍二年稅中白米”316.33 斛，在餘米中祇剩“黃龍二年稅米”275.67 斛。由此可見，加成後的“民還黃龍二年稅米”直接并入了“黃龍二年稅米”的名下，兩者具體名目雖不同，但在加成時可以直接相加。這可以理解爲，在出借於民之前，這些米的名目本就是“黃龍二年稅米”，因此，一旦還回，它們就可以恢復本來名目。因爲倉米流轉并非祇有出借一途，爲了和一般未外借的“黃龍二年稅米”相區別，所以要對這些米加“民還”二字，但本質上它們仍是“黃龍二年稅米”。

在此基礎上，筆者對文檔中的“黃龍二年稅米”相關的數據進行搜檢，找到如下一組簡：

23、其 \square 百七十 \oplus 斛 \square 斗 \oplus 升黃龍 \ominus 年稅米^①([肆]4765/圖 24-45)

24、入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七百八十九斛七斗一升([肆]4878/圖 25-28)

25、其一千六十五斛三斗八升黃龍二年稅米([肆]5072/圖 26-77)

$$275.67 + 789.71 = 1065.38$$

繼續搜檢又發現兩簡與簡 25 可能存在加成關係：

26、其五百七十七斛九斗六升黃龍二年稅米([肆]4888/圖 25-38)

27、其四百九十二斛四斗二升黃龍二年稅米([肆]4913/圖 25-63)

$577.96 + 492.42 = 1070.38$ ，這數值與 1065.38 間相差 5，仔細參照圖版，發現簡 27 圖版較清晰，而簡 26“七十七斛”處非常模糊。考慮到其與 27 相加的結果與 1065.38 間十分接近，而“七”與“二”字型相近，故筆者將簡 26 校釋爲：

26°、其五百七十 \ominus 斛九斗六升黃龍二年稅米([肆]4888/圖 25-38)

因爲簡 26°與簡 27 相加之和爲簡 25 之值，而簡 26°與簡 27 又無一是“入”簡，所以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這兩簡一爲①類出米簡，一爲餘簡。

除了以上數簡外，文檔中還有以下 3 簡，可能與“黃龍二年稅米”有關：

28、入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二百 \square 斛九斗……斗三升 $\square\square$ 倉掾……([肆]4779/圖 24-59)

29、其七百六十四斛 \square 斗 \square 升黃龍二年稅米([肆]4712/圖 23-105)

30、其七百六十四斛三斗二升 $\square\square\square$ ([肆]5068/圖 26-73)

① 原釋爲“其 \square 百七十三斛 \square 斗黃龍 \square 年稅米”，參照圖版與簡[肆]4059 改“三斛六斗”爲“五斛六斗七升”。

“ \square 年”爲“二年”。

參照圖版,并通過對校,可將簡 28、29 校釋為:

29°、 其七百六十四斛 $\textcircled{三}$ 斗二升黃龍 $\textcircled{二}$ 年稅米^①([肆]4712/圖 23-105)

30°、 其七百六十四斛三斗二升 $\textcircled{黃}$ $\textcircled{龍}$ $\textcircled{四}$ ^②([肆]5068/圖 26-73)

$$764.32 - 572.96 = 191.36$$

$$764.32 - 492.42 = 271.9$$

191.36 這個數值在文檔中并無出現,相近的數值也未見,而 271.9 這個數值與簡 28 中的數值

十分接近。仔細對照簡 28 圖版,“二百 $\textcircled{六}$ 斛九斗”中,除“二百”與“九斗”還勉強可辨外,

“ $\textcircled{六}$ 斛”完全不可識,“二百”與“九斗”之間的空隙完全容得下“七十一斛”四字。考慮到其與簡 27、簡 29°、簡 30°之間可能存在的加成關係,故筆者傾向認為,正確的釋讀應為“二百 $\textcircled{七}$

$\textcircled{十}$ $\textcircled{一}$ 斛九斗”。仔細辨認簡尾圖版“三升 $\square\square$ 倉掾”,似為“三 $\textcircled{州}$ 倉……”。作為“入”簡,

在簡尾出現了“三州倉”字樣的簡并非首見,在竹簡[叁]中即有類似的簡:

31、 $\square\square$ 米六十七斛二斗 其十斛三州倉運米([叁]1704)

故筆者最終將簡 28 校釋為:

28°、入民 $\textcircled{還}$ 黃龍二年稅米 $\square\square$ 二百 $\textcircled{七}$ $\textcircled{十}$ $\textcircled{一}$ 斛九斗 $\textcircled{其}$ ……斗三 $\textcircled{州}$ 倉運 $\textcircled{米}$ ([肆]4779/圖 24-59)

綜上,筆者認為與“黃龍二年稅米”有關的簡牘按邏輯排序應為:

23、 其 $\textcircled{二}$ 百七十 $\textcircled{五}$ 斛 $\textcircled{六}$ 斗 $\textcircled{七}$ 升黃龍 $\textcircled{二}$ 年稅米([肆]4765/圖 24-45)

24、入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七百八十九斛七斗一升([肆]4878/圖 25-28)

25、 其一千六十五斛三斗八升黃龍二年稅米([肆]5072/圖 26-77)

26°、 其五百七十 $\textcircled{二}$ 斛九斗六升黃龍二年稅米([肆]4888/圖 25-38)

27、 其四百九十二斛四斗二升黃龍二年稅米([肆]4913/圖 25-63)

28°、入民 $\textcircled{還}$ 黃龍二年稅米 $\square\square$ 二百 $\textcircled{七}$ $\textcircled{十}$ $\textcircled{一}$ 斛九斗 $\textcircled{其}$ ……斗三 $\textcircled{州}$ 倉運 $\textcircled{米}$ ([肆]

① 原釋為“其七百六十四斛 \square 斗二升黃龍 $\textcircled{二}$ 年稅米”,參照簡[肆]5068 與圖版校釋。

② 原釋為“其七百六十四斛三斗二升 $\square\square$ ”,參照簡[肆]4712 與圖版校釋。

4779/圖 24-59)

29°、 其七百六十四斛③斗二升黃龍②年稅米①([肆]4712/圖 23-105)

30°、 其七百六十四斛三斗二升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肆]5068/圖 26-73)

其中，簡 26°是①類出米簡，簡 27 是餘簡。故在某月中“黃龍二年稅米”曾出米 572.96 斛。

前文引述的②類出米簡簡 21 中已出“民還黃龍二年稅米”500 斛，則新整理出的這個 572.96 斛可能與其有關。根據復原“十月旦簿”的經驗，①類出米簡的數值可以由幾組②類出米簡的相關數值相加合成。故若能找到這樣的②類出米簡，即可證明簡 21 中的 500 斛即為 572.96 的一部分。

經過搜檢，筆者整理出以下三組②類出米簡：

第一組：

32、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①八斛八斗為稟斛米卅斛被([肆]4904/圖 25-54)

第二組：

33、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卅四斛五斗六升為稟斛米卅([肆]4850/圖 24-130)

34、 六斛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二月十五日己巳書給中戶曹②尚([肆]4909/圖 25-59)

35、書即黃③奉起二月三日訖八月月六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吏張蔣(?)([肆]4903/圖 25-53)

第三組：

36、出倉吏黃諱潘慮④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九斛六斗為稟斛米⑤([肆]4784/圖 24-64)


簡 32 中，根據吳平斛米與稟斛米的兌換率為 0.96:1, $30 \times 0.96 = 28.8$ ，參照圖版，將其校釋為：



32、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⑥八斛八斗為稟斛米卅斛被




① 原釋為“其七百六十四斛□斗二升黃龍②年稅米”，參照簡[肆]5068 與圖版校釋。



② 原釋為“其七百六十四斛三斗二升□□□”，參照簡[肆]4712 與圖版校釋。

([肆]4904/圖 25-54)

簡 34、35 中,因為“中戶曹[尚]書郎”不通,而吳簡中多“尚書郎”,參照圖版“郎”,其應為“郎”。“奉起二月三日訖八月”,吳簡慣例一般為“奉起某年某月到某月”,如簡:

37、[壹]奉起黃龍三年二月訖四月月二斛嘉([壹]2314)


不見“奉起某月某日訖某月”的簡例,參照圖版,應為“三年三月”。聯繫上下文,三月至八月,為 6 個月,每月 6 斛,正好 36 斛,邏輯清晰,故這裏的“二月三日”應為“三年三月”無疑。參照“張蕡(?)”圖版,簡[貳]7473 中有“吏張廟”,參照其圖版,與簡 35 中“張蕡(?)”相同,故“張蕡(?)”即應為“張廟”。故將簡 35 校釋為:




35°、書郎黃奉起(三)年(三)月訖八月月六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吏張廟([肆]4903/圖 25-53)

以上三組簡中,與“民還黃龍二年稅米”相關的數據 $28.8+34.56+9.6=72.96$,與 500 相加正是 572.96。故在無其他反例的前提下,筆者認為以上三組加上簡 21 這組共 4 組出米簡應是同一月的②類出米簡。因為第二組可以明確復原出米日期為“三年十一月一日”,故這 4 組簡都應為 11 月②類出米簡。因為這 4 組是 11 月②類出米簡,故簡 26°一定是 11 月①類出米簡。

這樣,11 月總出米數 1387.36 斛中,已有 $1300+72.96=1372.96$ 斛可以確定,剩下 14.4 斛。對文檔中所有的出簡進行分析,最終,筆者找到如下兩組簡:

第一組:

38、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吳平斛米四斛八斗為稟斛米五斛被縣黃龍三([肆]4136/圖 19-59)

39、年十月廿九日庚寅書給作埧船匠師朱哀朱二人三年十月十一月直其一人([肆]4137/圖 19-60)


40、斗一人月一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哀德([肆]4890/圖 25-40)

第二組:

41、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吳平斛米九斛六斗為稟斛米十斛被督軍糧([肆]4170/圖 19-78)

42、尉黃龍三年十一月二日庚辰書給都尉三年十一月奉三年十一月三日付

吏陳□□([肆]4163/圖 19-71)

簡 39 中“用”，參照圖版 , 並考慮其與簡 38、40 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其應為“月一斛”，故最終將其校釋為：

39°、 年十月廿九日庚寅書給作珀船匠師朱哀朱□二人三年十月十一月直其一人月一斛([肆]4137/圖 19-60)

以上兩組簡都可復原出日期，其時段皆在 11 月。而 $4.8+9.6=14.4$ ，正與前文所缺數字合。至此所有的 11 月②類出米簡搜集齊全，共 6 組，現將其羅列如下：

第一組：

21、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吳平斛米一千三百斛其五百斛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九十([肆]5116/圖 26-121)

22°、 二斛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七百八斛黃龍三年稅米□([肆]4149/圖 19-4)

第二組：

32、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廿八斛八斗為稟斛米卅斛被([肆]4904/圖 25-54)

第三組：

33、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卅四斛五斗六升為稟斛米卅([肆]4850/圖 24-130)

34、 六斛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二月十五日己巳書給中戶曹尚([肆]4909/圖 25-59)

35、書郎黃□奉起三(年)三(月)訖八月月六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吏張廟([肆]4903/圖 25-53)

第四組：

36、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九斛六斗為稟斛米□([肆]4784/圖 24-64)

第五組：

38、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吳平斛米四斛八斗為稟斛米五斛被縣黃龍三□

([肆]4136/圖 19-59)

39、 年十月廿九日庚寅書給作塢船匠師朱哀朱□二人三年十月十一月直其一人①①①([肆]4137/圖 19-60)

40、 五斗一人月一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哀德([肆]4890/圖 25-40)

第六組：

41、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吳平斛米九斛六斗爲稟斛米十斛被督軍糧([肆]4170/圖 19-78)

42、 都尉黃龍三年十一月二日庚辰書給都尉三年十一月奉三年十一月三日付吏陳□□([肆]4163/圖 19-71)

將以上②類出米簡中的數值相加，則 11 月共出 3 種米。按①類出米簡格式羅列如下：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

其五百七十七斛九斗六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七百廿二斛四斗黃龍三年稅米($708+4.8+9.6=722.4$)^①

(四)入米

“定領”與“右米”兩部分中，復原出其中一種，另一種即可推算求得，故復原時祇需二者取一。而相對於“定領”米部分的“其”簡存在與①類出米簡相混淆的危險，“右米”部分的“入”簡則更爲明確，不易與其他簡混淆，故選擇其作爲切入點。

復原“十月旦簿”時大量借用了十月②類出米簡，因爲要出米必須得先有米纔行，故利用出米的情況，反過來可以幫助我們逆推入米的情況。

根據十一月出米簡，我們可以對三種米進行討論，其中“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屬於“別領”簡，關於“別領”簡的情況，前文已探討完畢，這裏不再贅述。

“黃龍二年稅米”在“十月旦簿”中的餘量爲 275.67 斛，11 月的消耗量爲 572.96 斛，故 789.71 斛的入米時間必爲 11 月，因此，第一支可確認爲 11 月入米簡的爲：

24、入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七百八十九斛七斗一升([肆]4878/圖 25-28)

“黃龍三年稅米”在“十月旦簿”中的餘量爲 142.6 斛，11 月的消耗量爲 722.4，對文檔進行搜檢，找到如下 6 枚簡：

43、 其一百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稅米 其卅六斛四斗五升白米([肆]4892/圖 25-42)

① 搜檢文檔，以上三枚①類出米簡中，祇有“其七百廿二斛四斗黃龍三年稅米”沒有找到對應簡例。

44、入黃龍三年稅米 \square 二千二百廿九斛三斗一升 其二百廿斛五斗二升白米([肆]4074/圖 18-64)

45、 其七千三百七十一斛九斗 \square 升黃龍三年稅米([肆]4774/圖 24-54)

46、 其六千六百卅 $\square\square\square$ 斗黃龍三年稅米([肆]4776/圖 24-56)

47、入黃龍三年稅米九千一百卅三斛一斗一升 其卅斛五升白米([肆]4802/圖 24-82)

48、 其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斛六斗二升黃龍三年稅米([肆]4812/圖 24-92)

其中簡 44 參照圖版 5, “ \square 千”應為“七千”之誤,而 $142.6 + 7229.31 = 7371.91$, 數值與簡 45 中已釋部分完全相同,故筆者將 44、45 兩簡校釋為:

44°、入黃龍三年稅米 $\textcircled{七}$ 千二百廿九斛三斗一升 其二百廿斛五斗二升白米([肆]4074/圖 18-64)

45°、 其七千三百七十一斛九斗 $\textcircled{一}$ 升黃龍三年稅米([肆]4774/圖 24-54)

用 7371.91 減去 11 月出米 722.4 為 $7371.91 - 722.4 = 6649.51$, 而 $15792.62 - 9143.11 = 6649.51$, 兩者數據相同,而且都與簡 46 中數值相近,參照圖版,將簡 46 校釋為:

46°、 其六千六百卅 $\textcircled{九}$ 斛 $\textcircled{五}$ 斗 $\textcircled{一}$ 升黃龍三年稅米([肆]4776/圖 24-56)

通過以上復原,可以肯定簡

44°、入黃龍三年稅米 $\textcircled{七}$ 千二百廿九斛三斗一升 其二百廿斛五斗二升白米([肆]4074/圖 18-64)

為 11 月入米簡。

至此,11 月出米簡中所有可用信息皆已用完。出米簡不僅 11 月有,12 月也有。因為數據的連續性,故理論上,我們也可以利用 12 月的出米簡來反推 11 月的情況。

筆者已復原出一份以簡 49 為首簡的 12 月 $\textcircled{2}$ 類出米簡,現將其抄錄如下: $\textcircled{1}$

49、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吳平斛米四千三百八十九斛 $\textcircled{八}$ 斗其一百六十六斛黃龍元年([肆]4012/圖 18-2)

50、 稅米六十斛吏 $\textcircled{帥}$ 客黃龍元年限米八十 $\textcircled{九}$ 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一百廿三

$\textcircled{1}$ 這裏給出的都是經過筆者校釋後的錄文,具體復原過程請參閱拙作《對中倉十二月出米簡[肆]4012 組的復原嘗試》,未刊稿。

斛⑥([肆]4050/圖 18-40)

51、斗民還黃龍二年稅米⑧十八斛民還黃龍二年租米⑨⑩一斛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肆]4029/圖 18-19)

52、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一百七斛新吏黃龍二年限米五十六斛⑦升③州④倉([肆]5005/圖 26-10)

53、運黃龍二年小溪餽米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②年限米二百黃龍③年租米([肆]5003/圖 26-8)

54、一千七百六十六斛六斗三升黃龍三年稅米一百六十四斛吏帥客黃龍三年限米九⑩⑧([肆]5008/圖 26-13)

55、斛佃吏黃龍三年限米二百廿九斛私學黃龍③年限米一百卅斛新吏黃龍([肆]5026/圖 26-31)

56、三年限米六十八斛佃卒黃龍三年限米一百⑧斛郵卒黃龍三年限米二百廿⑤([肆]4988/圖 25-138)

57、斛新還民黃龍③年限米一百六十二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八十①斛④司([肆]4978/圖 25-128)

58、馬黃升屯田黃龍三年限米一百一十九斛民還價人李綬米卅⑥斛諸將黃武⑦年([肆]4987/圖 25-137)

59、佃禾准米廿六斛吏文董備黃龍三年芋種賈米②④斛吏文水備⑤師⑥佐([肆]5138/圖 26-143)

60、監寒等粟米五十九斛大男常碩黃龍三年轉罪兵賈米與劉陽倉周春([肆]4117/圖 19-40)

61、米一千五百六十斛醴陵倉吏劉仁米五十斛二斗通合吳平斛米六千斛被督([肆]4100/圖 19-23)

62、軍糧都尉黃龍③年十二月廿一日己酉書付監運掾楊遺運詣集三年十二月廿六日([肆]4110/圖 19-33)

【注】“集”下或脫“所”字。

63、付書史朱(?)應地師文平等([肆]4097/圖 19-20)

以上出米簡中出現的數值，必須在 12 月中已存在，先列舉一例以資說明。出米簡中第

一個出現的是“一百六十六斛黃龍元年稅米”，“黃龍元年稅米”在“十月旦簿”的餘米中為 24 斛，經過檢索，與其相關的簡牘有：

64、其廿四斛黃龍元年稅米（〔肆〕4861/圖 25-11）

65、入民還黃龍元年稅米十二斛 中（〔肆〕4181/圖 19-89）

【注】“中”為朱筆迹。

66、其卅六斛黃龍元年稅米□（〔肆〕5088/圖 26-93）

67、入黃龍元年稅米一百五十二斛八斗三升（〔肆〕4901/圖 25-51）

68、其一百八十八斛八斗三升黃龍元年稅米（〔肆〕4106/圖 19-29）

第一次加成的結果 36 小於 166，第二次加成的結果 188 可以滿足條件。因為 12 月要出“一百六十六斛黃龍元年稅米”，故此時 12 月旦簿中的“黃龍元年稅米”不得少於 166 斛，所以 12 月時“黃龍元年稅米”必須完成第二次加成，而兩次加成都發生在 10 月後，月旦簿中每個月祇能加成一次，故第一次加成的簡

65、入民還黃龍元年稅米十二斛 中（〔肆〕4181/圖 19-89）

【注】“中”為朱筆迹。

一定屬於 11 月入米簡。

同理，筆者又復原了以下加成關係，它們的共同點是：

1、最早的數值在 10 月後形成。

2、經過 2 次加成。

3、在 12 月中出米的數值一定大於第一次加成後的結果。

以上 3 個條件可以保證第一次加成的入米簡一定屬於 11 月入米簡。^①

69、入黃龍元年私學限米卅一斛^②（〔肆〕4775/圖 24-55）

70、其卅一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肆〕4139/圖 19-62）

71、入黃龍元年私學限米卅八斛（〔肆〕4952/圖 25-102）

72、其八十九斛黃龍元年私學限米（〔肆〕5030/圖 26-35）

八十九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

① 後文都直接給出校釋後的簡，校釋理由在注中說明。給出的簡例中，第一條“其”簡中的數據都與“十月旦簿”餘下的數據相同，但未必屬於“十一月旦簿”中的“承餘”簡。若第一條簡非“其”簡，則表示“十月旦簿”餘下的數據中沒有這個名目的米。最後給出的數據是以簡 49 為首簡的 12 月^②類出米簡中應出米的數值。

② 原釋為“入黃龍元年私學限米卅斛”，參照簡〔肆〕4139、〔肆〕4142 與圖版校釋。

- 73、其十九斛黃龍^①年租米^①([肆]4761/圖 24-41)
- 74、入民還黃龍二年租米卅九斛([肆]4000)
- 75、其五十八斛黃龍^②年租米^②([肆]4875/圖 25-25)
- 76、入民還黃龍二年租米卅六斛^③斗四升^③([肆]4800/圖 24-80)
- 77、其九十四斛二斗四升黃龍二年^④租米^④([肆]4710/圖 23-103)
- 八十八斛民還黃龍二年租米
- 78、其一升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肆]4737/圖 24-17)
- 79、入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⑤十四斛四斗^⑤([肆]4762/圖 24-42)
- 80、其五十四斛四斗一升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肆]5124/圖 26-129)
- 81、入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廿七斛五斗([肆]4916/圖 25-66)
- 82、其九十^⑥斛九斗^⑥升黃龍^⑥年吏帥客限米^⑥([肆]5055/圖 26-60)
- 九十一斛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
- 83、其十一斛五^⑦新吏黃龍^⑦二年限米^⑦([肆]4772/圖 24-52)
- 84、入黃龍二年新吏限米七^⑧一斛([肆]4167/圖 19-75)
- 85、其八十二斛五升新吏黃龍二年限米([肆]4908/圖 25-58)
- 86、入黃龍二年新吏限米卅一斛^⑨斗^⑨三升^⑨([肆]4803/圖 24-83)

① 原釋為“其十九斛黃龍^元年租米”，參照圖版，“^元”字最下似為“一”，且字所占空間豎直方向較窄，故校釋為“二”。

② 原釋為“其五十八斛黃龍三年^稅米”，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000、[肆]4800、[肆]4710、[肆]5059之間的加成關係校釋。

③ 原釋為“入民還黃龍二年租米卅六斛^斗四升”，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875、[肆]4710、[肆]5059之間的加成關係校釋。

④ 原釋為“其九十四斛二斗四升黃龍二年^斗米”，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875、[肆]48000、[肆]5059。

⑤ 原釋為“入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十四斛四斗”，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070、[肆]4737、[肆]5082、[肆]4174、[肆]5124之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改“十四”為“五十四”。

⑥ 原釋為“其九十^四斛九斗八升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5124、[肆]4916之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校釋。

⑦ 原釋為“其十一斛五斗新吏黃龍^二年限米”，參照簡[肆]4026與圖版校釋。其與簡[肆]4167、[肆]4690、[肆]4908間存在加成關係，可作為旁證。

⑧ 原釋為“入黃龍二年新吏限米卅一斛^斗二升”，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690、[肆]4908、[肆]4773之間存在的加成關係校釋。

87、 其一百一十③斛四斗八升黃龍二年新吏限米^①([肆]4773/圖 24-53)
一百七斛新吏黃龍二年限米

入黃龍三年私學限米一百卅二斛^②

88、 其一百卅二斛私學黃龍三年限米([肆]5143/圖 26-148)

89、入黃龍三年私學限米三百一十五斛九斗七升([肆]4134/圖 19-57)

90、 其四百五十七斛⑨斗⑦升黃龍三年私學限米^③([肆]4983/圖 25-133)
二百廿九斛私學黃龍三年限米

91、入黃龍三年新吏限米五十五斛([肆]5090/圖 26-95)

92、 其五十五斛黃龍三年新吏限米([肆]4131/圖 19-54)

93、入黃龍三年新吏限米一百廿五斛([肆]4121/圖 19-44)

94、 其一百八十斛黃龍三年新吏限米([肆]4856/圖 25-6)
一百卅斛新吏黃龍三年限米

95、入黃龍三年①②限米廿四斛([肆]5128/圖 26-133)

96、 其廿四斛①②黃龍三年限米([肆]4165/圖 19-73)

97、入黃龍三年①②限米卅四斛([肆]4128/圖 19-51)

98、 其六十八斛①②黃龍三年限米([肆]4982/圖 25-132)
六十八斛①②黃龍三年限米

99、入黃龍三年郵卒限米③八斛八斗五升([肆]4022/圖 18-12)

100、 其③廿八斛八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肆]4941/圖 25-91)

101、入黃龍三年郵卒限米八十七斛四斗([肆]4125/圖 19-48)

102、 其一百一十六斛二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肆]4107/圖 19-30)

① 原釋為“其一百一十二斛四斗八升黃龍二年新吏限米”，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690、[肆]4908、[肆]4803之間存在的加成關係校釋。

② 因為“十月旦簿”的餘米中無“黃龍三年私學限米”的名目，故雖然暫時沒有發現相關簡牘，但仍能肯定“一百卅二斛”前一定有一次加成，所以按照相應格式補寫。

③ 原釋為“其四百五十七斛⑧斗①升黃龍三年私學限米”，其與簡[肆]4140、[肆]4134、[肆]5143之間似乎存在加成關係，參照圖版後校釋。

一百八斛郵卒黃龍三年限米

103、入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卅二斛六斗([肆]4108/圖 19-31)

104、其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肆]4129/圖 19-52)

105、入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一百九十三斛^①([肆]4141/圖 19-64)

106、其二百廿五斛六斗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肆]4124/圖 19-47)
二百廿五斛新還民黃龍三年限米

107、其卅一斛六斗價人李綬米([肆]4854/圖 25-4)

108、入吏民還價人李綬米六十斛五斗^②([肆]4777/圖 24-57)

109、其一百八斛一斗價人李綬米([肆]4021/圖 18-11)

110、入民還價人李綬米十一斛六斗([肆]4885/圖 25-35)

111、其一百一十九斛七斗價人李綬米([肆]5016/圖 26-21)
一百一十九斛民還價人李綬米

112、其九斗四升諸將黃武七年佃禾准米([肆]5058/圖 26-63)

113、入民還稅米丁烈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一斛([肆]4866/圖 25-16)

114、入吏文董備郡士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二斛^③([肆]4778/圖 24-58)

115、其廿三斛九斗四升諸將七年佃禾准米([肆]4153/圖 19-8)

116、入吏文董備郡士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八斛四斗^④([肆]4884/圖 25-34)

117、入郡吏鄭通司馬趙像黃武七年佃禾准米七斛([肆]4937/圖 25-87)

118、入民還司馬丁烈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八斛([肆]4691/圖 23-84)

119、其卅七斛三斗四升諸將黃武七年佃禾准米([肆]4923/圖 25-73)

① 原釋為“入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百六十三斛”，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124、[肆]4129、[肆]4781之間可能存在的加成關係，改“□百六十三”為“一百九十三”。

② 原釋為“入吏民還價人李綬米六十斛三斗”，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021、[肆]4854、[肆]4961、[肆]4974之間可能存在的加成關係校釋。

③ 原釋為“入吏文董備郡士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二斛”，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5058、[肆]4866、[肆]4153之間的加成關係校釋。

④ 原釋為“入吏文董備郡士□□二年佃禾准米八斛四斗”，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778的相似性，以及其與簡[肆]4153、[肆]4937、[肆]4691、[肆]4923間的加成關係校釋。

冊六斛諸將黃武七年佃禾准米

此外，在論文前部尋找標題簡時，筆者曾大膽推測文檔中涉及中倉的“月旦簿”祇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3份。雖然在將文檔中的簡全部復原前，這一推測無法得到證實，但在沒有其他可資參考的條件前，我們不妨先將這一假設作為前提進行討論，其正確與否可以在之後的復原中得到驗證。

以這條假設為前提，因為文檔中祇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個涉及中倉的“月旦簿”，而每個月的加成機會祇有一次，故發生在十月以後的加成機會最多祇有2次，若一種米在十月後的加成達到兩次，則第一次加成必然發生在11月。故符合以下2個條件的組合，也可基本斷定其中第一次加成的入米簡屬於11月入米簡。

1、最早的數值在10月後形成。

2、經過2次加成。

符合這2項條件的簡組中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中的米名目同時出現在以簡49為首簡的12月②類出米簡中。屬於這種的簡組有：

120、入黃龍元年吏帥客限米一百五十⑦斛^①（[肆]4782/圖24-62）

121、其一百五十七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肆]4159/圖19-14）

122、入黃龍元年吏帥客限米六十⑩三斛（[肆]4914/圖25-64）

123、其二百一十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肆]5142/圖26-147）

六十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②

124、入黃龍二年私學限米五十⑩二斛（[肆]4764/圖24-44）

125、其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肆]4135/圖19-58）

126、入黃龍二年私學限米六十斛（[肆]4965/圖25-115）

127、其一百一十二斛黃龍二年私學限米（[肆]4926/圖25-76）

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

128、其十五斛黃龍三年⑩米^③（[肆]4849/圖24-129）

① 原釋為“入黃龍元年吏帥客限米一百五十二斛”，參照簡[肆]4159、[肆]4164與圖版校釋。

② 這裏的數值仍是以簡圖18-2[肆]4012為首簡的12月②類出米簡中應出米的數值。

③ 原釋為“其十五斛黃龍三年稅米”，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023、[肆]4789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校釋。

129、入黃龍三年租米四百九十^①斛一斗三升 其十一斛四斗五升白米^①([肆]4023/圖 18-13)

130、 其五百一十二斛一斗三升黃龍三年租米([肆]4789/圖 24-69)

131、入黃龍三年^②租米八百卅一斛^③升 其六斛二斗九升白米^②([肆]4805/圖 24-85)

132、 其一千三百五十三斛一斗^④升黃龍三年租米^③([肆]4811/圖 24-91)
二百黃龍三年租米

133、客限米三百卅八斛四斗([肆]4038/圖 18-28)

134、 其三百卅八斛四斗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肆]4896/圖 25-46)

135、入黃龍^⑤三年吏帥客限米四百卅二斛二斗([肆]4126/圖 19-49)

136、 其七百九十斛六斗吏帥客黃龍三年限米([肆]4123/圖 19-46)
一百六十四斛吏帥客黃龍三年限米

137、 其卅九斛五斗^⑥士黃龍二年限米([肆]4770/圖 24-50)

138、入黃龍二年叛士限米十二斛([肆]4898/圖 25-48)

139、 其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二年限米([肆]4109/圖 19-32)

140、入黃龍三年叛士^⑦限米十四斛五斗([肆]4019/圖 18-9)

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二年限米

因為第一種簡組中的米名在 12 月出米簿中出現過,故其比第二種簡組的可靠性要高。

第二種是加成的數據未出現在以簡 49 為首簡的 12 月^⑧類出米簡中。屬於這種簡組的有:

141、入新吏黃龍元年限米五十一斛([肆]4177/圖 19-85)

142、 其五十一斛新吏龍元年^⑨限米([肆]4788/圖 24-68)

① 原釋為“入黃龍三年租米四百九十^⑤斛一斗三升 其十一斛四斗五升白米”,參照圖版,並參考其與簡[肆]4849、[肆]4789 之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校釋。

② 原釋為“入黃龍三年稅米八百卅一斛二^⑥升 其六斛二斗九^⑦升白米”,參照圖版,並參考其與簡[肆]4789、[肆]4811 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校釋。

③ 原釋為“其一千三百五十三斛一斗^⑧升黃龍三年租米”,參照圖版,並參考其與簡[肆]4789、[肆]4805 之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校釋。

【注】“龍”上脫“黃”字。

143、入黃龍元年新吏限米卅三斛([肆]5139/圖 26-144)

144、其八十四斛新吏黃龍元年限米([肆]5115/圖 26-120)

145、其一斛四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肆]4769/圖 24-49)

146、入黃龍三年醬賈七斛八斗([肆]4872/圖 25-22)

147、其九斛二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肆]4873/圖 25-23)

148、入黃龍三年醬賈米二斛([肆]4801/圖 24-81)

149、入民備船師何春折咸米三斛三斗([肆]4841/圖 24-121)

150、入吏潘慮備船師黃廉拇朋折咸米三斛^①([肆]5065/圖 26-70)

151、其六斛三斗吏潘慮備船師黃廉何春等折咸米([肆]4887/圖 25-37)

152、入民備船師何春折咸米五斛五斗([肆]5118/圖 26-123)

153、入吏如騰備船師梅朋折咸米一斛([肆]4154/圖 19-9)

154、其^②二斛八斗船師黃廉何春拇朋折咸米^②([肆]4924/圖 25-74)

155、其廿斛郵卒黃龍二年限米([肆]4771/圖 24-51)

156、入黃龍二年郵卒限米一百卅斛四斗([肆]4166/圖 19-74)

157、其一百六十斛四斗郵卒黃龍二年限米([肆]4905/圖 25-55)

158、☐黃龍二年郵卒限米八十四斛☐斗……卅一斛三州倉米([肆]4804/圖 24-84)

將以上復原的入米簡按照名目全部羅列如下：

65、入民還黃龍元年稅米十二斛 中([肆]4181/圖 19-89)

【注】“中”為朱筆迹。

24、入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七百八十九斛七斗一升([肆]4878/圖 25-28)

44°、入黃龍三年稅米^⑦千二百廿九斛三斗一升 其二百廿斛五斗二升白米([肆]

① 原釋為“入吏潘慮備船師黃廉☐☐折咸米三斛”，參照圖版，並參考其與簡[肆]4841、[肆]4887、[肆]5118、[肆]4924 間可能存在加成關係校釋。

② 原釋為“其六百☐斛八斗船師黃廉何春梅朋折咸米”，參照圖版，並考慮其與簡[肆]4132、[肆]4887、[肆]5118、[肆]4154 之間可能存在的加成關係進行校釋。

4074/圖 18-64)

74、入民還黃龍二年租米卅九斛([肆]4000)

129、入黃龍三年租米四百九十^⑦斛一斗三升 其十一斛四斗五升白米([肆]

4023/圖 18-13)

69、入黃龍元年私學限米卅^①斛([肆]4775/圖 24-55)

124、^入黃龍二年私學限米五^十二斛([肆]4764/圖 24-44)

入黃龍三年私學限米一百卅二斛

120、^入黃龍元年吏帥客限米一百五十^⑦斛([肆]4782/圖 24-62)

79、入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⑤十四斛四斗([肆]4762/圖 24-42)

入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三百卅八斛四斗

141、入新吏黃龍元年限米五十一斛([肆]4177/圖 19-85)

84、入黃龍二年新吏限米七^十一斛([肆]4167/圖 19-75)

91、入黃龍三年新吏限米五十五斛([肆]5090/圖 26-95)

95、^入黃龍三年^佃^卒限米廿四斛([肆]5128/圖 26-133)

156、入黃龍二年郵卒限米一百卅斛四斗([肆]4166/圖 19-74)

99、入黃龍三年郵卒限米^廿八斛八斗五升([肆]4022/圖 18-12)

103、^入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卅二斛六斗([肆]4108/圖 19-31)

108、入吏民還價人李綬米六^十^六斛^⑤斗([肆]4777/圖 24-57)

113、入民還稅米丁烈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一斛([肆]4866/圖 25-16)

114、入吏文董備郡士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二斛([肆]4778/圖 24-58)

146、入黃龍三年醬賈七斛八斗([肆]4872/圖 25-22)

149、入民備船師何春折咸米三斛三斗([肆]4841/圖 24-121)

150、入吏潘慮備船師黃廉^拇^朋折咸米三斛([肆]5065/圖 26-70)

138、入黃龍二年叛士限米十二斛([肆]4898/圖 25-48)

$12+789.71+7229.31+39+497.13+41+52+142+157+54.4+348.4+51+71+55+24+140.4+28.85+32.6+66.5+11+12+7.8+3.3+3+12=9880.4$

其與“右米”9887.4 間相差 7。在揭剥圖中的分布爲：圖十八的 12、13、28、64；圖十九的 31、75、85、89；圖二十四的 42、44、55、57、58、62、121；圖二十五的 16、22、28、48；圖二十六的 70、95、133。另有不屬於文檔的簡 74 與一根據加成關係推出的“入”簡。所缺失的簡很可能

在這些簡附近。

又因爲已有的米名中包含了如下條目：

稅米黃龍元、二、三年
 租米黃龍二、三年
 私學限米黃龍元、二、三年
 吏帥客限米黃龍元、二、三年
 新吏限米黃龍元、二、三年
 佃卒限米黃龍三年
 郵卒限米黃龍二、三年
 新還民限米黃龍三年
 民還價人李綬米
 諸將黃武七年佃禾准米
 醬賈米黃龍三年
 吏潘慮備船師折咸米
 叛士黃龍二年

再加上“別領 A”中的

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郡掾利焉屯田黃龍三年限米

故缺失的“入”簡應該排除這些名目的簡。因爲，“十一月旦簿”的框架簡中没有“粟”或“麥”的名目，故也要將這些簡排除。此外，還要去掉屬於“十月旦簿”以及數值超過 7 的“入”簡。

經過搜檢排比，符合條件的有如下 1 組簡：

- 159、入民還黃武六年租米 七 斛（〔肆〕4915/圖 25-65）
 160、 其七斛民還黃武六年租米（〔肆〕4113/圖 19-36）
 161、 其七斛民還黃武 六 年租米（〔肆〕5060/圖 26-65）
 162、 其七斛民還黃武六年稅米（〔肆〕5054/圖 26-58）

其數值正好爲 7。

是否能確認其屬於“十一月旦簿”呢？這時，我們考慮月旦簿中“其”簡的分布情況來進行論證。根據前文構建的復原框架，“民還黃武六年稅米”的“其”簡出現的位置可能有 4 處，“承餘”簡處、“定領”簡處、①類出米簡處、“今餘”簡處（目前還無法確定是否有屬於“今餘”

的“其”簡,這裏先假設其有。因為假設“有”的條件比假設“無”的條件更為苛刻,故如果“有”時成立的結論,“無”時一定也成立)。因為“民還黃武六年稅米”并未出現在“十月旦簿”中,而根據筆者前文的假設,文檔中涉及中倉的祇有 10、11、12 三份月旦簿,故簡 159 祇能屬於“十一月旦簿”或“十二月旦簿”。如果屬於後者,則因為是新入米,所以“承餘”簡處不會有“其”簡;又因為 3 枚“其”簡數值相同且都等於入米的數值,故若有“其”簡屬於①類出米簡,則“今餘”簡處就不會有“其”簡,因為其已被消耗完,反之亦然。所以,若簡 159 屬於“十二月旦簿”,則“其”簡最多有 2 枚,而這裏出現了 3 枚,矛盾。綜上,簡 159 祇能屬於“十一月旦簿”。

至此,“十一月旦簿”中入米簡復原完成。

(五)定領米

根據“承餘”米與入米的數據,推算出“定領”米:

其卅六斛黃龍元年稅米

其一千六十五斛三斗八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七千三百七十一斛九斗一升黃龍三年稅米

其七斛民還黃武六年租米

其三斛五斗民還黃龍元年租米

其五十八斛黃龍二年租米

其五百一十二斛一斗三升黃龍三年租米

其卅一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百卅二斛私學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五十七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四斛四斗一升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

其三百卅八斛四斗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

其五十一斛新吏龍元年限米

其八十二斛五升新吏黃龍二年限米

其五十五斛黃龍三年新吏限米

其廿四斛佃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六十斛四斗郵卒黃龍二年限米

其廿八斛八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

其一百八斛一斗價人李綬米

其廿三斛九斗四升諸將七年佃禾准米

其九斛二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

其六斛三斗吏潘慮備船師黃廉何春等折咸米

其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升監運掾魏樓漬米

$$36+1065.38+7371.91+7+3.5+58+512.13+41+52+142+157+54.41+348.4+51+82.05+55+24+160.4+28.85+32.6+108.1+23.94+9.26+6.3+51.5+0.01=10481.74$$

(六) 今餘米

根據已入米與出米,推算出“今餘”米:

其卅六斛黃龍元年稅米

其四百九十二斛四斗二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六千六百卅九斛五斗一升黃龍三年稅米

其七斛民還黃武六年租米

其三斛五斗民還黃龍元年租米

其五十八斛黃龍二年租米

其五百一十二斛一斗三升黃龍三年租米

其卅一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百卅二斛私學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五十七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四斛四斗一升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

其三百卅八斛四斗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

其五十一斛新吏龍元年限米

其八十二斛五升新吏黃龍二年限米

其五十五斛黃龍三年新吏限米

其廿四斛佃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六十斛四斗郵卒黃龍二年限米

其廿八斛八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

其一百八斛一斗價人李綬米

其廿三斛九斗四升諸將七年佃禾准米

其九斛二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

其六斛三斗吏潘慮備船師黃廉何春等折咸米

其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升監運掾魏樓漬米

其六十五斛監池升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一斛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

$$36+492.42+6649.51+7+3.5+58+512.13+41+52+142+157+54.41+348.4+51+82.05+55+24+160.4+28.85+32.6+108.1+23.94+9.26+6.3+51.5+0.01+65+101=9352.38$$

三 復原結果

現將復原結果整理如下：

中倉吏黃諱潘慮謹列三年十一月旦簿

承三年十月旦簿餘吳平斛米七百卅一斛三斗四升

其廿四斛黃龍元年稅米

其二百七十五斛六斗七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一百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稅米 其卅六斛四斗五升白米

其三斛五斗民還黃龍元年租米

其十九斛黃龍二年租米

其十五斛黃龍三年租米

其一升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

其十一斛五升黃龍二年新吏限米

其廿斛黃龍二年郵卒限米

其卅一斛六斗價人李綬米

其九斗四升諸將黃武七年佃禾准米

其一斛四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

其卅九斛五斗黃龍二年叛士限米

其一升監運掾魏樓漬米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米

其卅五斛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入民還黃龍元年稅米十二斛

入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七百八十九斛七斗一升

入黃龍三年稅米七千二百廿九斛三斗一升 其二百廿斛五斗二升白米

入民還黃武六年租米七斛

入民還黃龍二年租米卅九斛

入黃龍三年租米四百九十七斛一斗三升 其十一斛四斗五升白米

入黃龍元年私學限米卅一斛

入黃龍二年私學限米五十二斛

入黃龍三年私學限米一百卅二斛

入黃龍元年吏帥客限米一百五十七斛

入黃龍二年吏帥客限米五十四斛四斗

入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三百卅八斛四斗

入新吏黃龍元年限米五十一斛

入黃龍二年新吏限米七十一斛

入黃龍三年新吏限米五十五斛

入黃龍三年佃卒限米廿四斛

入黃龍二年郵卒限米一百卅斛四斗

入黃龍三年郵卒限米廿八斛八斗五升

入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卅二斛六斗

入吏民還價人李綬米六十六斛五斗

入民還稅米丁烈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一斛

入吏文董備郡士黃武七年佃禾准米十二斛

入黃龍三年醬賈七斛八斗

入民備船師何春折咸米三斛三斗

入吏潘慮備船師黃廉姆朋折咸米三斛

入黃龍二年叛士限米十二斛

右米九千八百八十七斛四斗領

入監池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廿斛

入郡掾利焉屯田黃龍三年限米一百一斛

・右雜米一百廿一斛別領

・右十一月新入吳平斛米一萬八斛四斗

其卅六斛黃龍元年稅米

其一千六十五斛三斗八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七千三百七十一斛九斗一升黃龍三年稅米

其七斛民還黃武六年租米

其三斛五斗民還黃龍元年租米

其五十八斛黃龍二年租米

其五百一十二斛一斗三升黃龍三年租米

其卅一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百卅二斛私學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五十七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四斛四斗一升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

其三百卅八斛四斗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

其五十一斛新吏龍元年限米

其八十二斛五升新吏黃龍二年限米

其五十五斛黃龍三年新吏限米

其廿四斛佃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六十斛四斗郵卒黃龍二年限米

其廿八斛八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

其一百八斛一斗價人李綬米

其廿三斛九斗四升諸將七年佃禾准米

其九斛二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

其六斛三斗吏潘慮備船師黃廉何春等折咸米

其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升監運掾魏樓漬米

定領米一萬四百八十一斛七斗四升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備黃龍二年稅餽米

其六十五斛監池升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一斛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

右雜米二百五十八斛別領

· 集凡承餘新入吳平斛米一萬七百卅九斛七斗四升

其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

其五百七十七斛九斗六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七百廿二斛四斗黃龍三年稅米

・右出吳平斛米一千三百八十七斛三斗六升

今餘吳平斛米九千三百五十二斛三斗八升

(卅六斛黃龍元年稅米

其四百九十二斛四斗二升黃龍二年稅米

其六千六百卅九斛五斗一升黃龍三年稅米

其七斛民還黃武六年租米

其三斛五斗民還黃龍元年租米

其五十八斛黃龍二年租米

其五百一十二斛一斗三升黃龍三年租米

其卅一斛私學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二斛私學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百卅二斛私學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五十七斛吏帥客黃龍元年限米

其五十四斛四斗一升吏帥客黃龍二年限米

其三百卅八斛四斗黃龍三年吏帥客限米

其五十一斛新吏龍元年限米

其八十二斛五升新吏黃龍二年限米

其五十五斛黃龍三年新吏限米

其廿四斛佃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六十斛四斗郵卒黃龍二年限米

其廿八斛八斗五升郵卒黃龍三年限米

其卅二斛六斗黃龍三年新還民限米

其一百八斛一斗價人李綬米

其廿三斛九斗四升諸將七年佃禾准米

其九斛二斗六升黃龍三年醬賈米

其六斛三斗吏潘慮備船師黃廉何春等折咸米

其五十一斛五斗叛士黃龍二年限米

其一升監運掾魏樓漬米

其六十五斛監池升司馬鄧邵黃龍三年限米

其一百一斛郡掾利焉黃龍三年限米)^①

此外,還有與“十一月旦簿”有關的6組^②類出米簡:

第一組: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吳平斛米一千三百斛其五百斛民還黃龍二年稅米九十二斛永新故尉陳崇所備黃龍二年稅餽米七百八斛黃龍三年稅米□

第二組: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吳平斛米四斛八斗爲稟斛米五斛被縣黃龍三年十月廿九日庚寅書給作圯船匠師朱哀朱□二人三年十月十一月直其一人月一斛五斗一人月一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哀德

第三組: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黃龍三年稅吳平斛米九斛六斗爲稟斛米十斛被督軍糧都尉黃龍三年十一月二日庚辰書給都尉三年十一月奉三年十一月三日付吏陳□□

第四組: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廿八斛八斗爲稟斛米卅斛被

第五組: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卅四斛五斗六升爲稟斛米卅六斛被督軍糧都尉移右節度府黃龍三年二月十五日己巳書給中戶曹尚書郎黃□奉起三年三月訖八月月六斛三年十一月一日付吏張廟

第六組:

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民還黃龍二年稅吳平斛米九斛六斗爲稟斛米□

^① 因無法確認“今餘”後是否有“其”簡,故先用()將相關數據括入,以示與確定數據間的區別。

走馬樓吳簡所見物直與折算比率*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黎石生

內容提要 通過對走馬樓吳簡中有關物直及折算比率的統計分析,本文認為:孫吳時期長沙地區存在着物物交換現象,稻米在其中充當着主要角色,具有類似貨幣的媒介功能。嘉禾五年錢、布准米比率多變,布米折算比率的浮動值超出《田家荊》整理者的統計結論。這既是當時物價不穩的真實反映,也與布、米的品種和質量有關。

關鍵詞 走馬樓吳簡 物直 折算比率

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和五卷竹簡中,^①有很多關於物直及折算比率的内容。本文擬作統計分析,敬請方家指正。

《田家荊》中常見錢、布准米記錄。現以嘉禾五年十一月一日、卅日、十二月一日、卅日之

* 本文獲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走馬樓吳簡與孫吳縣政研究”[13AZS009]資助。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叁][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008、2011。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本文所引之簡,均祇標簡號,不標頁碼,竹簡則在簡號前加標卷號。

記錄為例,列表如下:^①

表 1:《田家菑》錢米折算例表

簡號	田家身份	錢數(錢)	米數(斗)	斗直(錢)	日期
5.39	州吏	1100	10.1	108.9	十一月一日
5.739	縣吏	2160	18.1	119.3	十一月一日
5.832	男子	320	2.5	128	十一月一日
/	/	/	/	/	十一月卅日
5.279	男子	800	10.4	76.9	十二月一日
5.294	男子	640	5	128	十二月一日
5.863	男子	320	2.4	133.3	十二月一日
5.950	男子	720	6.5	110.8	十二月一日
5.959	男子	400	2.9	137.9	十二月一日
5.1087	…吏	1520	9.4	161.7	十二月一日
5.280	男子	880	11.44	96.9	十二月卅日
5.529	男子	240	2.09	114.8	十二月卅日
5.1216	?	1280	10	128	十二月卅日

表 2:《田家菑》布米折算例表

簡號	田家身份	布數(尺)	米數(斗)	斗直(尺)	尺直(斗)	日期
5.28	男子	22	13.7	1.61	0.62	十一月一日
5.32	男子	36	22.5	1.6		十一月一日
5.64	男子	6	3.6		0.6	十一月一日
5.79	男子	20	6.3		0.315	十一月一日
5.250	男子	16	10.2		0.6375	十一月一日
5.440	男子	52	32.2	1.61	0.62	十一月一日
5.494	男〈子〉	28	17.3	1.62	0.62	十一月一日
5.842	男子	34	21.3	1.60	0.63	十一月一日
5.213	男子	144	77.4		0.5375	十一月卅日
5.297	男子	104	43.2	2.41	0.42	十一月卅日

① 本文表中簡文所記為準確數目者,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簡文不全或數目有補字,則據釋文錄之。“〈…〉”係筆者自加之符號,表示前面之字已書寫至簡之末端。

續表

簡號	田家身份	布數(尺)	米數(斗)	斗直(尺)	尺直(斗)	日期
5.317	男子	72	242.2	0.30	3.36	十一月卅日
5.404	大女	14	19	0.74	1.36	十一月卅日
5.413	男子	20	7.5		0.375	十一月卅日
5.600	男子	9	5.6	1.61	0.62	十一月卅日
5.1090	男子	12	8	1.5		十一月卅日
5.282	男子	4	2.5	1.6		十二月一日
5.314	縣吏	36	22.4	1.61	0.62	十二月一日
5.572	大女	23	14.4	1.60	0.63	十二月一日
5.645	男子	33	21	1.57	0.64	十二月一日
5.921	男子	12	8	1.5		十二月一日
5.922	男子	14	8.4		0.6	十二月一日
5.925	男子	2	1.2		0.6	十二月一日
5.946	男子	16	9.6		0.6	十二月一日
5.959	男子	10	6		0.6	十二月一日
5.1033	男子	30	18		0.6	十二月一日
5.1180	?	12	7.3	1.64	0.61	十二月一日
5.294	男子	16	10	1.6		十二月卅日
5.312	男子	22	7.44	2.96	0.34	十二月卅日
5.313	男子	44	26	1.69	0.59	十二月卅日
5.416	縣吏	2	1.2		0.6	十二月卅日
5.529	男子	6	3.75	1.6		十二月卅日
5.641	?	8	4.9		0.6125	十二月卅日
5.791	州吏	80	50	1.6		十二月卅日

在五卷竹簡中,也有一些米價和布價記錄。列表如下:

表 3:米價統計表

簡號	米類	米數(斛)	錢數(錢)	斛直(錢)	年限
[壹]3733				1800	
[壹]4405		120	104.1375 匹×3600 錢/匹	3124.125	
[叁]15		3	3900	1300	嘉禾五年

續表

簡號	米類	米數(斛)	錢數(錢)	斛直(錢)	年限
[叁]16		7	9100	1300	嘉禾五年
[叁]7165		500	九十□萬九千□百八十	一千八百冊〈…〉	
[肆]4703				1800	
[肆]4714				1800	
[柒]104		2138.897	卅四萬 ^① 〈…〉	159~164	
[柒]2891		15.23	19800	1300.07	嘉禾五年
[柒]2930		5.3	9890	1866.04	嘉禾五年
[柒]3105		34.61	45000	1300.2	嘉禾五年

表 4: 布價統計表

簡號	布類	布數(匹)	錢數(錢)	匹直(錢)	年限
[壹]2617				3500	
[壹]3732				3600	
[壹]4370				三千六百□□〈…〉	
[壹]4405				3600	
[叁]3833	白布	二匹一丈	9000	4000	
[叁]6373				三千三百一十	
[叁]6447				三千六百	
[叁]7163				3300	
[肆]4695				3600/3500	
[柒]4225		四匹	1761265	440316.25	

關於《田家荊》中米、布、錢的換算比率，整理者已做過統計：嘉禾四年的米錢換算標準大致是“1斗米=160錢”（即斛直1600錢），“1尺布=80錢”（即匹直3200錢），“1斗米=2尺布”，“1尺布=0.5斗米”。嘉禾五年“布折米的變動幅度較小，而錢折米的變動幅度則較大”。布折米的比率“常見者為一·六(1.6)尺折米一斗及一·六六(1.66)尺折米一斗兩種，而比率高者達一·八四(1.84)尺折米一斗，少者僅一·四一(1.41)尺折米一斗”。錢折米的比率“在五十至一百五十錢折米一斗之間浮動”（即斛直500~1500錢）。^②

① 釋文為“卅萬”，圖版為“卅四萬”，故以圖版為準。

② 參見《嘉禾吏民田家荊》之《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荊解題》、《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荊解題》，72、165頁。

於表2所見，布折米的兩種常見比率確如整理者所言。表中比率不一，祇有1斗米=1.6尺布這一比率可準確換算為1尺布=0.625斗米。另一種常見比率1尺布=0.6斗米，但1斗米換算為多少尺布時，却是一個沒有準確數字的循環小數，估計祇取值到1.66或1.67尺。考慮到換算的準確性和計算之便，此比率結算時應是以1尺布=0.6斗米來換算的。表中布折米的最高比率約為2.96尺折米1斗，而最低者則約為0.3尺折米1斗，其浮動值超出整理者的統計結論。

於表3所見，記有米價年限的有5例，均為嘉禾五年。表中之常見米價有兩種，一為斛直1800錢，一為斛直1300錢。最高價為斛直3124錢，最低價為斛直159~164錢。嘉禾五年米價斛直1300錢，這與表1中的斗直128錢（即斛直1280錢）非常接近。簡[柒]104米價之低令人難以置信，如果原簡書寫無誤，則所記之米當為劣質雜米。簡[叁]7165以斛直1840錢計，錢數應為920000錢。若以斛直1841~1849錢計，則錢數應為920500~924500錢。對照圖版，數字釋文無誤。以此推之，“一千八百卅”後應無個位數字，實交數為919980（九十□萬九千□百八十）錢，較應交數少20錢。簡[柒]2891若以1300錢/斛計，則錢數為19799錢，與實交數僅1錢之差。簡[柒]2930釋文“九千八百九十”之“九千”，圖版為“六千”，換算後恰為斛直1300錢。簡[柒]3105若以斛直1300錢計，則錢數為44993錢，較實交數祇少7錢。

於表4所見，所記布價年限不詳，均高出《田家荊》嘉禾四年匹直3200錢的換算標準。若嘉禾五年之布價以表2中的兩種布米折算比率1斗米=1.6尺布、1尺布=0.6斗米和表3中的米價斛直1300錢來換算，所記布價則為匹直3250或3120錢，亦低於此表所記。布價之浮動基本上以“百錢”為單位。此外，簡[柒]4225的布價之高過於離譜。對照圖版，釋文補字“四匹”之“匹”，字形更似“百”字。因其後的長度單位祇能是“匹”，若以400匹計，則布價為匹直4403錢左右，較簡[叁]3833的白布之價略高。

至於嘉禾五年錢、布准米的比率波動。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時間不同而物價有變。嘉禾五年（236）春，吳國“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①通貨膨脹，經濟狀況呈惡化態勢。錢、布准米比率多變，正是當時物價不穩的真實反映。

其二，品種、質量不同而價格不一。先來看錢米折算：《田家荊》詳記定收田畝和旱田數目。以此論之，即便稻禾品種相同，種植季節相同，陽光充足、旱澇無憂之阡陌良田所產與采

^① 《三國志》卷四七《吳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297頁。

光不足,缺水少肥之嶺坳旱田所產,米質必有不同。^① 質量不同,價格自然不同。簡[柒]117“出[湘]關黃龍三年所敗米二斛還滲米四斗”、[柒]134“出[西]鄉黃龍三年所敗(圖版作“敗”)米二斛還滲米四斗”可為佐證。又魏文帝曹丕《與朝臣書》曰:“江表惟長沙名好米,何(時)[得]比新城粳稻也!上風炊之,五里聞香。”^②如此“好米”,其價格肯定要比一般的稻米高得多。於表1所見,同一天的錢米折算,其比率也各不相同。排除原簡書寫有誤之因素,這應是米的品種、質量不同的緣故。筆者推測,當時田家必繳之米項祇能以定收田畝當年所產上交,而錢項、布項准入米時則無此規定,故米的品種、質量優劣不一,折算比率亦無統一標準。於竹簡所見,亦不乏與米的品種、質量有關的內容,如新米、白米、中白米、新白米、雜米、裸小米、漬米等即屬此類。^③ 再來看布米折算:於表2所見,同一天的布米折算,其比率有相同者,亦有不同者。於表4所見,簡[肆]4695記有兩種不同的布價,亦應是布的品種、質量不同的緣故。此外,竹簡中也有涉及布的品種、質量的內容,如新布、白布等即屬此類。^④

在五卷竹簡中,除表3、表4所列的米價和布價記錄外,還有一些物米折算記錄和其他的物價記錄。列表如下:

表5:物米折算統計表

簡號	物名	物數	米數(斛)	折算	年限
[壹]4405	布	104.1375 匹	120	0.868 匹/斛	
[叁]3811	品布 ^⑤	1 匹	1	1 匹/斛	嘉禾四年
[貳]2895	大豆	3 斛	1.5	2 斛/斛	嘉禾二年
[貳]7474	麥	26.7 斛	13.35	2 斛/斛	
[柒]4491	鹽	426.1984 斛	2561.69	0.16637 斛/斛	

① 參見游修齡《中國稻作史》第二章《中国古代稻的生物學知識》,“古代稻的植物生理學知識”,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70-77頁。

② 《太平御覽》卷八三九《百穀部三·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七冊815頁。

③ 例如簡[叁]6388“[]口貸食三年新米二斛”、[柒]1518“其一斛白米”、[肆]4750“出倉吏黃諱潘慮所領吳[平]斛中白米四百卅九斛一斗”、[貳]336“入中鄉嘉禾二年[新]白米二斛二斗”、[肆]4320“[出]平鄉元年雜米六十斛”、[柒]3263“入[屯][田]掾利焉嘉禾三年[]裸小米[八]斛六斗”、[柒]126“出臨湘四斗湘關漬米卅三斛”。關於“漬米”之定性,參見熊曲《吳簡折成米、漬米、沒溺米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218頁。

④ 例如簡[壹]7521“入樂鄉所調嘉禾二年新布六匹”、[叁]3833“[]大男樊[]白布[二][四]一丈直錢九千”。

⑤ 關於“品布”之定性,一說係布的不同質量和不同品種;一說係按戶品向吏民無償徵調的布匹。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發掘庫布賬簿體系整理與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1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264頁;譚翠《走馬樓吳簡中的“四品布”》,《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0輯,長沙:岳麓書社,2014,298-302頁。筆者贊同“戶品”說。

表 6:物價統計表

簡號	物名	物數	錢數(錢)	物價	年限
[肆]1574	絹	13.44 匹		8000 錢/匹	
[肆]4652	銀	10 枚	5000	500 錢/枚	
[肆]4693	牛	1 頭	45000	45000 錢/頭	
[肆]4994	銀	五□□	七萬五千	?	
[肆]5600	銀	五□	一萬五千	?	
[壹]2584	?			匹直三千〈…〉	
[壹]2604	?			18000 錢/枚	
[壹]6689	?	14.44 斛	二萬六千…	1800~1870 錢/斛	
[貳]2159	□	四百五十斤…	45000	100 錢/斤	
[貳]8196	?	9.46 斛	價今八千□	?	
[肆]3241	?	48 斤	4000	83.3 錢/斤	
[肆]3561	?	32 斤	3375	105.5 錢/斤	
[肆]4945	?	15 斛	30000	2000 錢/斛	
[肆]4948	?	廿五斛	萬	400 錢/斛	
[肆]5602	□	1.4 匹	14000	10000 錢/匹	
[柒]102	?	400 斛	64000	160 錢/斛	
[柒]4230	□	23 斤	9900	300 錢/斤	

表 5 的物米折算共 5 例。簡[壹]4405(□□□□市得布一百四匹五尺五寸布匹直三千六百錢爲米百廿斛悉畢)集錢、米、布之間的相互折算於一簡,在吳簡中實屬少見。此簡之布米折算比率爲 0.868 匹/斛即 3.47 尺布折米 1 斗,比表 2 中的 2.96 尺折米 1 斗還高。簡[叁]3811 釋文有誤,“米一斛”圖版顯爲“米二斛”,如此則布米折算比率爲 2 尺布折米 1 斗,與整理者的統計結論相符。

大豆、麥、鹽的折米記錄均祇 1 例。折算比率顯示,當時大豆與麥的價格相當,都祇值米價之一半。而鹽則很昂貴,1 斛鹽可折米 6.01 斛。從上述諸例可知,吳國存在着物物交換現象。據《通典》記載,“魏文帝黃初二年(221),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①於簡中所見,與魏國“以穀帛爲市買”不同,當時長沙地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以稻米爲

① 《通典》卷八《食貨八·錢幣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179 頁。

市買”，稻米在物物交換中充當着主要角色，具有類似貨幣的媒介功能。除上述諸物外，簡中可“准米”的物類還有禾、粢、粟、稭、麥種等。^①

表6之物價統計共17例，物名、物價均可確知者祇有3例，其餘則兩項祇知其一，但有的可據其物價大致推測是何物類。

“鋸”，《後漢書·獨行傳·戴就傳》：戴就因事備受考掠，“五毒參至”。“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腋。”注引何承天《纂文》曰：“鋸，今之鋸也。”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三：“犁鏵，鏵，古文奇字作鋸。”又《南史·康絢傳》：“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侯旭東先生據此認為，“鋸”應是通行於南方地區的方言，指某種農具。^② 據《漢語大字典》，“鋸”有三義^③：其一，同“鏵”。耕田起土的農具。此即侯文所述。其二，刀名。《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兩鋸植吾宮牆，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徐天祐注：“刀名。鋸鋸山出金，作刀，可切玉。”其三，同“朽”。泥工塗牆壁的工具。《集韻·模韻》：“朽，泥鋸也，塗工之具，或作鋸。”比較上述三義，簡中之“鋸”顯非刀名。從簡中屢見的“鋸錢”“鋸賈錢”“官鋸錢”記錄^④和表中的“鋸”價來看，簡中之“鋸”亦非泥鋸，祇能是稻作農業的常用農具犁鏵。

牛價雖然僅有1例，但耕牛的重要性已可見一斑。以價論之，耕牛的價格甚至超過簡中一般的“生口”價錢。^⑤ “生口”即活口，通常貶稱地位卑賤、喪失人身自由的俘虜、奴婢等。簡中的“生口”實為一種可供買賣的特殊之物。因已有研究者撰文專論“生口”買賣，^⑥此不贅述。

以表3所列為參照，簡[壹]6689、簡[肆]4945之物價當屬正常米價。簡[柒]102之物價與簡[柒]104價位接近，如為米價，或為同類。

以表4所列為參照，簡[壹]2584所記或為布價。簡[肆]1574(□一萬二千絹十三匹一丈七尺六寸凡(?)直八千錢)“凡(?)直”之“凡”，圖版較模糊，其字形更似“匹”。如釋“凡”無誤，則絹價約為595錢/匹，大大低於布價，這是絕不可能的，因為絹價遠比布價高，故改釋為“匹”則其價合理。以絹價8000錢/匹為參照，簡[肆]5602所記之物絕非布類，也應是絹

① 例如簡[貳]1448“其十五斛郎吏五豐黃武六年禾准米”、[貳]167“黃武六年粢准米”、[叁]1926“入吏鄧佃番端備夷民嘉禾元年粢粟准入米三斛九斗□升”、[柒]3150“其十七斛一斗稭准米”、[柒]4483“其七斛五斗黃武七年麥種准米”。

② 參見侯旭東《三國吳簡中的“鋸錢”》，《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230-235頁。

③ 參見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縮印本）“鋸”條，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7，1750頁。

④ 參見侯旭東《三國吳簡中的“鋸錢”》，230-235頁。

⑤ 例如簡[柒]1633“鄱(?)男 子□□買生口大女鄭鐵直錢四萬”、[柒]1645“醴陵男子黃昭買生口大女□□直錢四萬”、[柒]1653“右□□所買 生 □□四人合直錢十六萬”。

⑥ 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

練一類。

簡中以“枚”計的物類有多種，除最為常見的各種獸皮外，還有舟船部件、弓、箭、鋸、櫟、鐵盧、蹄跂及荊等。^① 但似乎尚未見到可確知其價者。簡[壹]2604所記之物以“枚”計，且價格十分昂貴，有可能是某種名貴獸皮或舟船部件。

簡中以“斤”計的物類有銅、絲、桑綿、麻等。^② 簡[貳]2159、[肆]3241、[肆]3561、[柒]4230所記之物，價格最高者也祇300錢/斤，當非絲和桑綿。據簡[柒]4230(出錢九千九百故船曹掾付伍佰故□□出□廿三斤斤直三百錢)之文意，“出”後之“□”當係物名，“廿三斤”當為“卅三斤”。對照圖版，釋文無誤，故應是原簡書寫有誤。

綜上，孫吳時期長沙地區存在着物物交換現象，稻米在其中充當着主要角色，具有類似貨幣的媒介功能。嘉禾五年錢、布准米比率多變，這既是當時物價不穩的真實反映，也與布、米的品種和質量有關。筆者認為，對走馬樓吳簡所見物直及折算比率的統計分析，有助於進一步了解當時長沙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吏民生活情況，對相關研究或有裨益。

① 例如簡[壹]8327“入廣成鄉調鹿皮一鹿皮一合二枚”、[壹]1384“大櫓一枚長七丈”“大櫓一枚”“上剛一枚長六丈”“釘石一枚”“下剛一枚長六丈”“大綫一枚”、[肆]4207“其廿三枚絕口二百一十一枚□弓一枚第一八百八十九枚弓一枚□□□”、[貳]657“右三人應共出弩一張箭二百枚□石□百□□”、[肆]4652“其五千准入鋸十枚”、[壹]7271“櫟□一枚”、[柒]4622“鐵盧一枚”、[柒]2573“合領皮八枚蹄跂冊枚”、[貳]5349“右荊廿一枚”。

② 例如簡[柒]3164“言府三品調吏民出銅一萬四百斤事”、[叁]6826“絲二百七十三斤”、[叁]6748“右領桑綿四斤一兩四銖”、[肆]5575“右出松子十一斛七斗六升羊皮冊枚麻一千斤”。“麻”則亦可“丈”量，如簡[壹]6932“麻四丈三尺”即是。

釋長沙吳簡“君教”文書牘中的“掾某如曹”^{*}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徐 暢

內容提要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木牘中有以“君教”開頭,丞、掾、期會掾、錄事掾、主簿等共同審查、參議相關事務的公文書,反映了臨湘侯國期會的行政過程。本文對“君教”文書牘的刊布和研究情況進行梳理,並依據實物,討論此類文書牘的外在形制與書寫程式。在此基礎上,以人名為突破口,嘗試解釋文書中“掾某如曹”的含義:目前所見“君教”竹木牘在“如曹”位置署名的掾吏有烝循、潘棟、谷水三人,身份皆為縣吏,嘉禾年間在侯國諸曹掾史職上頻繁遷轉,提示我們牘文中的“掾”應為某曹掾,而非“廷掾”,“如曹”為到曹辦公之意。侯國以期會的方式對一定時期內的倉米、庫錢、庫布、庫皮簿、草刺等進行審核,參加者還應當包括與本次期會所校閱簿書密切相關的曹職負責人;曹吏列席會議,並隨時處理集議過程中關涉到本曹的事項,這應就是所謂“掾某如曹”的行政含義。

關鍵詞 竹木牘 君教 期會 諸曹掾史

近年來,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為數不多的竹木牘在《竹簡》[肆]、[柒],新出書法圖錄和一些專題論文中陸續得到披露,^①其中以許迪案四木牘為代表的臨湘侯國(縣)掾屬上呈諸曹/長吏/督郵的“叩頭死罪白”類文書牘較為引人注目,其形制、公文体式,與竹簡的編聯等

^{*} 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57批面上資助項目“三國孫吳臨湘侯國行政體制及運作機制研究”(項目號212400221)的階段性成果。

^① 關於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圖版與釋文發表情況,參看徐暢《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布及相關研究述評》一文之梳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5-74頁。

問題,都得到了相關學者的充分討論。^① 與這種典型的上行文書相對應,吳簡中還保存着由郡、縣地方長官發出的下行文書,稱為“教”。采集簡中有以“府君教”起始的文書殘簡,如“府君教 𠄎”(貳·3620);但最常見的是以“君教”開頭,以期會/錄事掾“校”,主簿/主記史“省”結束的審查期會類文書,書寫在木質或竹質材料上,我們稱之為“君教”文書牘。^②

其實,走馬樓吳簡的整理者早在 1999 年的《發掘報告》中就刊布了一枚“君教”文書木牘的圖版(J22-3-2625,竹木牘拍照號 74),^③而伊藤敏雄也於 2001 年公布了一枚他在長沙參觀時所見“君教”木牘的初步釋文(經核實應為拍照號 359);^④2007、2008 年陸續出版的《竹簡[貳]》、[叁]中都有“君教”文書殘簡,其中有一枚完整書寫在竹質材料(應為竹牘)上的“君教”文書:

君教 丞出給民種粳掾丞 𠄎如曹期會掾丞 錄事掾谷水校

主簿

省

嘉禾三年五月十三日白三州倉領雜米起嘉

禾元年七月一日訖九月卅日一時簿

(貳·257)^⑤

但這類文書真正引起學界注意,是《竹簡》[肆]、[柒]出版之後,又集中公布了五枚“君教”木牘,^⑥並從體式特徵出發將其定性為“小木牘”。據筆者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各種渠道刊布的“君教”文書木牘共 18 枚,而已刊《竹簡》諸冊書中可收集到“君教”文書殘簡(多數為竹牘縱向斷裂而成)約 20 枚。^⑦

① 對“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的研究如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生口売買と“估錢”徴收をめぐる一“白”文書木牘の一例として》,《歴史研究》第 50 號,2013 年 3 月,97-128 頁;《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小考—文書木牘と竹簡との編綴を中心に—》,《歴史研究》第 51 號,2014 年 3 月,29-48 頁;《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15,35-60 頁。關尾史郎《〈嘉禾六(二三七)年四月都市史唐玉白收送中外估具錢事〉試釈》,《東洋學報》第 95 卷 1 號,2013 年 6 月,33-57 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生口買賣——兼談魏晉封建論之奴客相混》,《史學集刊》2014 年第 4 期,73-81 頁;等。其中單就許迪案四木牘,又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如王彬《吳簡許迪割米案相關文書所見孫吳臨湘侯國的司法運作》,《文史》2014 年第 2 輯,73-91 頁;王素、宋少華《長沙吳簡〈錄事掾潘琬白為考實史許迪割用餘米事〉釋文補正》,《文史》2015 年第 1 輯,278-281 頁。

② 隨着竹木牘的刊布,分類工作提上日程,伊藤敏雄在依據形制、內容對木牘文書進行分類時,首先提出“君教”文書一類,見其著《長沙吳簡中の生口売買と“估錢”徴收をめぐる一“白”文書木牘の一例として》,97-128 頁。關尾史郎則稱為“教”文書,見其著《從出土史料看〈教〉——自長沙吳簡到吐魯番文書》,《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探索——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14 年 10 月 12-15 日。

③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黑白圖版六之五。

④ 伊藤敏雄:《長沙走馬樓簡牘調查見聞記》,長沙吳簡研究會《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1 集,東京,2001,108 頁。

⑤ 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圖,31 頁;錄文,722 頁。

⑥ 出版號分別為肆·4850①、柒·2124①、柒·3197①、柒·4236①、柒·4379①。

⑦ 詳情參拙文《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布及相關研究述評》,41-47 頁。

“教”是兩漢官府間往來中一種常見的下行文書形式，^①居延、敦煌漢簡及漢碑等資料中常見“府君教”，^②係郡太守曉諭下級僚屬、單位的公文形式，一開始，高村武幸、谷口建速等學者傾向於從漢代的“府君教”出發來解釋孫吳的“君教”文書牘，因而得出牘文中“君”為郡太守的結論。^③實際上，兩漢三國縣令長均可向僚屬出教，其例諸如居延簡屯戍行政文書中的“君教”，^④《三國志·黃蓋傳》中任石城守長的黃蓋所下之“教”。^⑤漢晉間州、郡、縣三級長吏分別習稱使君、府君(明府)、君(明廷)，吳簡中的“君教”為縣長吏所出無疑。

首先對“君教”級別給出明確判斷的是徐暢，她考察《竹簡〔柒〕》所收審核田曹史名惹揖所白簿書的君教木牘(柒·3197①)，指出其中的主簿、丞皆為縣級，“君教”上的濃墨勾勒，應為長吏(臨湘侯相)之批示。^⑥此後凌文超、王振華嘗試對這類木牘中的官吏署位進行全面解析。凌文超以《竹簡〔肆〕》刊布的私學期會木牘4850①為例，指出該木牘公文中的君指臨湘侯相，名郭君，丞琰全名丁琰，為臨湘侯丞；期會掾烝若、錄事掾陳曠皆為負責核查文書的縣吏，而兼主簿劉恒的本職為縣功曹史；從而確定君教文書展現的是臨湘侯國期會的行政過程。他還對“君教”後通常連寫，并有自署的“丞某如掾”進行了解釋：“如”為往、去之意，“掾”作動詞辦理、處理解。^⑦王振華認為如果“如”“掾”皆為動詞，按此類推與“丞如掾”聯稱的“掾如曹”之“曹”亦屬動詞，似解釋不通，他提出“如”為會同之意，“丞如掾”是丞會同掾一起處理相關事務，“掾如曹”即掾會同曹處理相關事務；君教簡是縣政務處理完畢後的記錄，

① 汪桂海列舉漢代基層官府文書的類型包括1、奏記，2、記(下行)、教，3、舉書，4、檄，5、傳，6、除書與遣書；參照其著《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47-87頁。佐藤達郎對於漢魏間“教”文書的性格、形式、發令過程等有系統討論，參其撰《漢六朝期の地方的教令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68卷4號，2010，575-600頁；《魏晉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地方長官の発令「教」について》，富谷至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儀禮と刑罰》，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S)“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儀禮と刑罰”研究組織，2011年3月，21-55頁；《關於漢魏時代的“教”》，曾憲義主編《法律文化研究》第6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58-365頁。

② 具有代表性的資料如《張景碑》中的“會廿四，府君教，太守丞印”，見高文《漢碑集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235頁；《邛都安鄉石表》：“言到日，見草，行丞事常如掾，主簿司馬追省，府君教諾。”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之一一九，京都：同朋舍，1994，230-232頁。

③ 觀點分別見高村武幸《秦漢地方行政制度と長沙走馬樓吳簡》，日本長沙吳簡研究会報告，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文教育學部棟8階演習室，2002年10月26日；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貸米」と「種糧」—孫吳政權初期における穀物貸與—》，《史觀》第162號，2010，43-60頁。

④ 如“君教曉崔尉史令月廿五日所來上官所有歸者願●君復=召之—第十叁甲卒破檄封請辟行罰言狀習叩頭死罪死罪(下略)”(E.P.T44:4B)，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24頁。

⑤ 《三國志》卷五五《吳書·黃蓋傳》記黃蓋任石城縣長，檢攝諸曹，下教曰：“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北京：中華書局，1982，1284頁)

⑥ 觀點詳拙文《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310頁。

⑦ 詳情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文史》2014年第2輯，50-61頁。

作為摘要呈侯相批示。^①

日本學者側重於對君教文書牘進行形制考察和集成、分類。關尾史郎依據長沙簡牘博物館的實地考察與測量，指出君教文書的載體有木牘、竹牘兩種，皆有上、下兩道刻綫，但無編痕；由於竹質脆弱，又在中間劃以刻綫，極易造成竹牘的縱向斷裂，由一枚完整的君教文書斷為若干殘簡，鑒於此，關尾氏對竹簡中“君教”殘簡進行了集成，共收集到 11 例。^②而角谷常子提出刻綫將牘面分為上、中、下三段，最上段中央書寫“君教”二字，中下段分別寫丞、掾、主簿的署名，最後左下角的雙行小字為“白”。等於認為刻綫的功能在於分欄書寫。^③

關尾氏最大的貢獻是逐一分析了已刊君教文書牘左下側小字書寫的“白”文，即（侯國）縣廷期會需要審查的內容，包括：由倉曹掾向縣廷提出的州中（三州）倉領雜米一時簿、雜米旦簿，由田戶曹掾、史向縣廷提出的（諸鄉）田頃畝收米斛數草、粢租已入未畢簿，由庫曹掾向縣廷提出的庫領品市布、雜錢一時簿等等；關尾史郎、沈剛都注意到這裏的雙行小字僅相當於上報簿書的表題簡，或者說是摘要。^④理論上，所白之“一時簿”等應作為狀，附於君教木牘之後，但由於未見編綴痕，不能確定其是否編聯在一起。^⑤關尾氏同意“君教”為縣級文書的級別判斷，將此類公文描述為“縣廷日常業務的記錄”；還將“教”的使用下拉，以吳簡“君教”對比分析五涼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教”“符”，指出二者行用對象的差別：“教”為長官行直屬僚屬文書，再進一步轉達給下級單位（吏、民個人）第二對象用“符”，簡言之，符是傳遞教的文書。^⑥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十卷《竹木牘》擬收入“君教”文書木牘 78 枚，竹牘的數量正在統計中。^⑦從目前的情況看，“君教”文書展示的是臨湘侯國期會的行政過程，此無異議，但涉及到期會文書的程式，期會過程中參與的官吏及其在文書中的署位，期會審查內容及其在牘左下角的表述，牘文中的日期與期會日期等等諸多問題，由於資料刊布有限，尚未得到完

① 王振華：《孫吳臨湘侯國主記史研究》，北京吳簡研討班討論稿。

② 參讀關尾史郎《從出土史料看〈教〉——自長沙吳簡到吐魯番文書》，《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探索——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③ 角谷常子：《木簡使用の変遷と意味》，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の木簡學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2014 年 4 月，21-24 頁。

④ 參讀沈剛《吳簡所見孫吳縣級不定期文書的處置問題——以〈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草刺類簡為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討論稿。

⑤ 上述關尾史郎觀點詳其著《魏晉簡牘のすがた——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小倉慈司編《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94 集，2015，211-236 頁。

⑥ 參見關尾史郎《從出土史料看〈教〉——自長沙吳簡到吐魯番文書》，《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探索——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⑦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十卷《竹木牘》，待刊。

滿的解釋。不過有一些具體問題,如牘文書緊接“君教”之下的“丞某如掾掾某如曹”的含義、指代,僅借助現有信息,完全可以有一個相對深入的思考。

筆者於2015年6月12至14日在長沙簡牘博物館調閱了13枚“君教”文書牘的原件並進行觀察、測量,^①結果顯示,這類木牘長23-24cm,寬3-4cm,厚0.35-0.6cm不等,據《發掘簡報》介紹,吳簡中與賦稅內容相關的木牘及官文書木牘,寬幅大約在6-9cm,^②相比之下“君教”木牘普遍較窄,故稱“小木牘”。^③ 牘正面上下兩道刻綫明晰,若干牘背面亦有刻綫,據測量,兩道刻綫間距在7.95-8.75cm不等,約相當於牘長的1/3,^④也就是說,理想狀態下,兩道刻綫將木牘從上到下分為三欄,相關內容分欄書寫。^⑤

上欄頂頭正中為“君教”二字,而覆蓋其上或下方往往有濃墨勾勒,或有一些批字如“已出”“已校”“已核”“重核已出”等(少數為朱筆)。中欄分為兩行書寫,右行通常寫丞某(名字)如掾/不在署之活動事由,掾某某(姓名,0-3人不等)如曹;左行寫主簿/主記史某某(姓名)省(姓與名間有較大空格)。下欄分二至三行書寫,最右行通常為期會掾某某(一些情況下為典田掾或都典掾某某)、錄事掾某某(姓名)校;左行通常緊接“省”字下,又分雙行小字,寫明年、月、日,所白事由等,還有少數情況僅單行寫明“某月某日干支白”。值得注意的是,各縣吏之姓為書手提前過錄好,而其名必為簽署(有一部分竹木牘上無署名)。現嘗試復原一個理想的“君教”文書牘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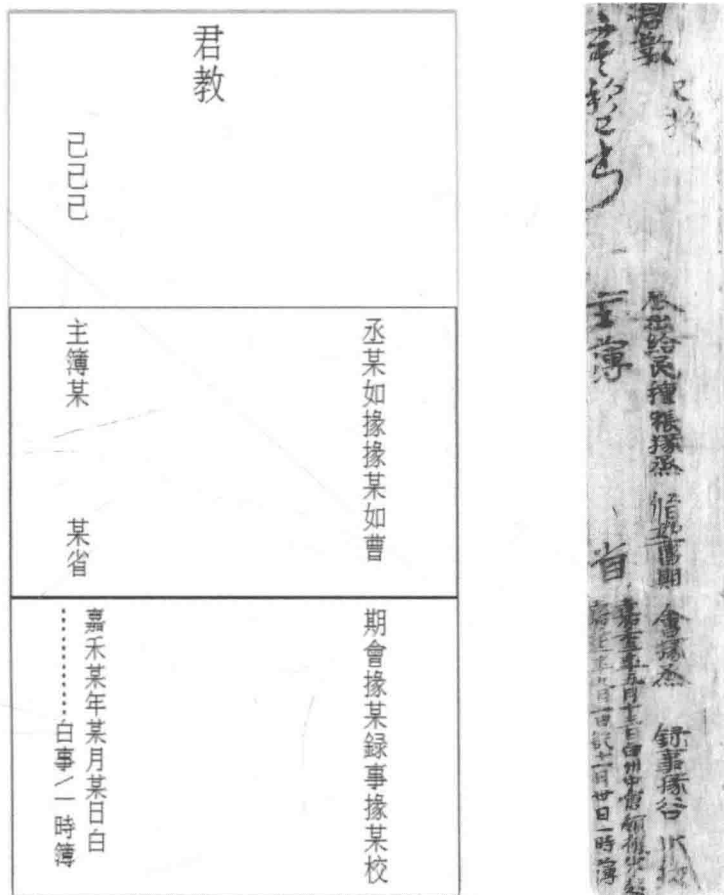
① 感謝故宮博物院王素先生,長沙簡牘博物館宋少華、蔣維先生的幫助!

②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 J22 發掘簡報》,《文物》1999 年第 5 期,16-20 頁。

③ “小木牘”的說法來自《竹簡[柒]》。

④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數據為個人測量所得,長沙簡牘博物館的精確數據將反映在《竹木牘》卷中,當以後者為準。

⑤ 王素先生 2015 年 7 月 12 日來函,表示不同意兩道刻綫將牘面三等分,便於分欄書寫的說法,提出正背刻綫是為了固定編繩。然而據木牘實物觀察,目前還沒有發現編綴痕迹。此備一說。



說明：左側為“君教”文書牘書寫樣式示意，右側為竹木牘 192 號君教文書圖版，以資對照。圖版取自駱黃海《長沙走馬樓吳簡草書形態初探》，《中國書法》2014 年第 10 期，114 頁。

其中中欄右行的“丞某如掾掾某如曹”祇是一種通行程式表述，並不是每枚君教文書牘中皆有。實際上，目前已刊此類文書反映丞大多數情況下不在署，而因一些原因離開侯國官衙，如“丞灰^①固還宮”（竹木牘 182、173 號），“丞他坐”（柒·4236^①、柒·4379^①、竹木牘 90 號），或被外派處理具體政務，如“丞出給民種糧”（貳·257、竹木牘 192、359、191、165 號等）；以此反觀此前有爭議的“丞如掾”，當從凌文超解，丞前往處理之意。“如”字作“往”“去”解，是極其常見的意項。

而王振華則提出，掾某“如曹”是掾會同相關曹吏一起處理事務，此處之“掾”在丞之下，在曹吏之上，地位較高，應非諸曹掾，他聯想到嘉禾元年臨湘侯國長吏上言的幾件文書簡：

嘉禾元年五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臨湘侯相□叩頭死罪敢言之（壹·4371 正）

^① 原字寫作“灰”，據凌文超意見，“灰”通“疚”，“固”通“痼”，“疚痼”即積久難治之症。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57 頁。

掾 石 彭

(壹·4371 背)

□禾元年五月丙寅朔十二日丁丑^①臨湘侯相□丞祁叩頭死罪敢言之

(壹·4392 正)

□掾 石 彭

(壹·4392 背)

□禾元年九月乙丑朔廿日甲戌臨湘侯相靖丞祁叩頭死罪敢言之

(壹·4396 正)

□ 掾 石 彭

(壹·4396 背)

掾石彭在侯國相、丞上言簡的背面署名,地位非同一般,略相當於《三國志·吳書·黃蓋傳》中“檢攝諸曹,事入諾出”的兩掾,^②或許就是君教文書牘中緊接丞之下署名之掾。^③

先說王振華對“如曹”的解釋,“如”字確可用作表示并列關係的連詞,如《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④但相比之下作動詞是更常見的用法。“曹”,《漢語大詞典》解釋為古代分科辦事的官署或部門,常見於兩漢文獻,如《漢書·薛宣傳》:“(薛宣為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⑤《曹全碑》“廊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⑥概指官方之機構舍宇;據相關學者研究,曹的本義是保存文書的宇舍,秦及西漢初,曹無固定辦公人員,郡國縣道常以史類屬吏直曹,至西漢中後期,郡之卒史被派出固定地署某曹,充任某曹長官,如尹灣漢簡所見漢成帝時東海郡卒史師饒先後署法曹、功曹,這構成了諸曹掾史的原型。^⑦走馬樓簡反映的三國孫吳臨湘侯國列曹名目繁多,職能專門化,事務繁劇,成為侯國/縣廷的重要組成部門。^⑧可見“曹”字絕無指代在曹辦公之人——曹吏的可能。“如曹”祇能理解為前去本曹舍辦公。

再說“如曹”之“掾”,王說有啓示意義。此處之掾與侯國相、丞、主簿,門下系統之期會掾、錄事掾一起期會,審查日常稅收、行政運轉中產生的帳簿,或就某一項具體行政事務提供意見,地位較高;所謂“如曹”,似提示其有統攝侯國下轄諸曹的身份,頗相當於嚴耕望列為綱

① “丁丑”,原未釋出,據簡壹·4371 正推知。

② 《三國志》卷五五《吳書·黃蓋傳》,1284 頁。

③ 以上王振華觀點詳所撰《孫吳臨湘侯國主記史研究》,北京吳簡討論班討論稿。

④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阮校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985 頁。

⑤ 《漢書》卷八三《薛宣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3390 頁。

⑥ 高文:《漢碑集釋》,489 頁。

⑦ 由令史直曹到卒史署曹的變化,以及列曹機構自秦至西漢、東漢的發展等問題,有不少學者論及,參讀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組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09-138 頁;蔡萬進《尹灣簡牘所反映的漢代卒史署曹制度》,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70-274 頁;郭洪伯《稗官與諸曹——秦漢基層機構的部門設置》,《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19-145 頁;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7 日。

⑧ 見拙文《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所列《列曹設置對照表》,347-349 頁。

紀的“署功曹及諸曹事”的五官掾（在縣為廷掾），^①或“以小府為府，與四曹計議，小府亦與四府籌用”，^②職統諸曹之功曹。^③關尾史郎也曾懷疑“君教”木牘中的如曹之掾就是廷掾。^④問題在於東漢後期到三國，縣之廷掾已演變為外部之吏，據《續漢書·百官志》縣道官“各署諸曹掾史”條本注：“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⑤縣下轄鄉分為數部，將廷掾按部外派，依時節分別辦理勸農、緝捕盜賊等具體事務。^⑥見於吳簡，作為廷掾之勸農掾由於時常駐鄉，^⑦又被稱為“鄉吏”“鄉勸農掾”，臨時接受侯國/縣廷諸曹的部署，處理鄉部內不定期事務，屬於身親庶務的基層工作者；這與碑刻揭示的在縣廷辦公，綱紀諸曹，權逾於丞的東漢廷掾，在工作性質上有很大差別。^⑧起碼就三國孫吳臨湘地方而言，被外派作為“部吏”“勸農掾”之廷掾是不大可能直接參與到縣廷重大事務決策及相關的文書運轉流程中來的，“如曹”之“掾”當另有所指。

二

幸運的是，已刊“君教”文書牘中有一些保留了“如曹”之掾本人的姓及署名，為我們以人名為綫索，判定該掾的性質，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有用信息。關尾史郎先生曾提示，此類文書中參與期會人員的微小調整，諸如有無“掾某如曹”，“如曹”之掾的人數，參與“校”簿書的掾吏組合期會掾、錄事掾或都典掾、典田掾，可能皆取決於期會所處理事務的性質，直觀體現在牘左下角“白”的小字內容。^⑨所以我們先依期會所檢校內容之不同，將記有“掾某如曹”的君教竹木牘分為以下四組：

① 《續漢書·百官志》“(諸郡)皆置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後漢書》志二八《百官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3621頁。

② [隋]蕭吉：《五行大義》之“論諸官”引翼奉語，中村璋八《五行大義校注》（增訂版），東京：汲古書院，1998，190-193頁。

③ 參照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二章《郡府組織》，119-124頁。

④ 關尾史郎在解析君教文書行政程式時說，“白”文書由縣錄事掾與期會掾點校，最後結果由掾（廷掾）承認，侯國丞認可，主簿總覽，侯相以“教”的形式發布。見其著《魏晉簡牘のすがた——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2015，211-236頁。

⑤ 《後漢書》志二八《百官五》，3621-3622頁。

⑥ 廷掾於春夏農忙時勸農，秋冬農事已畢，多掛以賊捕掾、兵馬掾、郵亭掾等名目，統稱“制度掾”。勸農掾與制度掾的關係可參讀拙文《〈續漢書·百官志〉所記“制度掾”小考》，待刊。

⑦ 如鄉勸農掾區光的身份，又表述為“廷掾區光年卅”（叁·4905）。

⑧ 嚴耕望藉助漢碑梳理了郡五官掾、縣廷掾的地位與職掌，以其職高權重，稱為“綱紀”，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108-123，217-237頁。但漢碑所見為東漢前中期事例，漢末三國的情況，目前祇能從長沙簡切入觀察。“廷掾”的性質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尚需再思考。

⑨ 關尾史郎：《魏晉簡牘のすがた——長沙吳簡を例として》，《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94集，211-236頁。

(1) 君教 ^{重校}
已核 丞 琰如掾掾丞循如曹 期會掾丞若校
主記史陳 嗣省 嘉禾三年正月十五日白嘉禾二年起
四月一日訖閏月卅日雜米旦簿草 (柒·2124①)

(2) 君教 丞出給民種粳掾丞 □^①如曹期會掾丞 錄事掾谷水校
主簿 省 嘉禾三年五月十三日白三州倉領雜米起
嘉禾元年七月一日訖九月卅日一時簿 (貳·257)

已核
君教 已校 丞出給民種粳掾丞 循如曹期會掾丞 錄事掾谷 水校
重核 已出 主簿 省 嘉禾三年五月十三日白州中倉領雜米起
嘉禾二年九月一日訖十一月卅日一時簿 (192)

已校
君教 已出 丞出給民種粳掾丞 循如 曹期會掾丞 錄事掾谷水校
已核 主簿 省 嘉禾三年五月十三日白州中倉領雜米起嘉
禾二年十二月一日訖卅日一時簿 (191)

(3) 君教 已核 已校 丞 如掾掾丞循如曹期會 掾丞 若錄事掾谷 水校
重□ 已出 主簿 省 嘉禾三年七月卅日白嘉禾元
年租稅雜限米已入未畢白事 (205)

(4) 君教 若 丞庾固還宮掾丞循潘棟如曹 都典掾丞 若錄事掾潘琬校
已 主簿尹 桓省 嘉禾四年五月廿八日乙巳白 (182)②

牘文中出現了兩個如曹的掾吏之名，丞循與潘棟。2011年，筆者曾初步統計過當時已刊簡牘中侯國掾吏的多重身份與遷轉情況，^③後又依據新刊資料有所增補，相關信息匯總至下表1。由表可知，二人身份皆為“縣吏”，潘(番)棟曾任(兼)兵曹史，而丞循曾在侯國金、虞、倉、田諸曹轉任。

上述君教文書牘的時間都比較明確：(1)組期會舉行時間在嘉禾三年正月，(2)組期會時間在嘉禾三年五月，(3)組期會時間在嘉禾三年七月，(4)組期會時間在嘉禾四年五月；若知這幾個時間點中丞循、潘棟的任職情況，就可確定其為“掾”的性質，“掾如曹”的含義可迎

① 此處署名不可辨識，據相關簡例，應為丞循。

② 191、205、182號木牘的圖版或錄文均已刊發，拙文《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布及相關研究述評》對其刊布情況進行了介紹，並給出了最新版釋文，可參。

③ 見拙文《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350-351頁。

刃而解。可惜的是竹簡內容殘斷，提供的二人任職信息較少在上述時間之內（詳下表），僅能依據現有材料做些推測：番（潘）棟作為兵曹掾多出現在《竹簡〔柒〕》的草刺文書中，其中有一條兵曹掾言府草刺“言府三品調吏民出銅一萬四百斤事 七月廿七日兵曹掾番棟白”（柒·3164），恰好可以找到對應的縣廷門下書佐的發文登記，“兵曹言部吏壬□□□戶品限吏民上中下品出銅斤數要簿事 嘉禾四年七月廿一日書佐呂承封”（柒·2579）。^① 發文時間明確記為嘉禾四年七月廿一日，兩條記錄反映的是侯國兵曹接受長沙郡府的命令，部署相關吏員統計轄下吏民按上、中、下三品出銅的數目，匯總列簿並再次上報的行政過程。番棟嘉禾四年七月在兵曹掾職上，當無疑問，這個時間與（4）組文書的期會日期極為接近，或可推測，參與嘉禾四年五月臨湘侯國期會的有兵曹掾潘棟。但這次期會所為何事不明，無從做進一步解釋。

我們祇能再從前三組掾丞循參與的期會切入。第（1）組嘉禾三年正月十五日期會的目的是校閱嘉禾二年四、五、閏三個月的雜米旦簿，^② 筆者在長沙簡牘博物館工作時見到於此緊密相關的另一枚君教木牘：

君教	丞送新兵到漚口掾丞循如曹	期會掾丞	若校
主簿劉	恒	省	

嘉禾三年二月三日白州中倉吏黃諱所列嘉
禾元年四月一日訖六月卅日米旦簿草 (100)^③

對照可知，嘉禾三年正月檢校的雜米旦簿，或亦應是州中（三州）倉的米旦簿，由州中倉吏黃諱（三州倉吏鄭黑）所列。^④ 關於州中、三州倉月旦簿的性質，已有不少學者進行過討論，近來又有鄧瑋光對中倉黃龍三年十月、十一月旦簿的復原工作，^⑤ 使我們對其製作、書寫程式開始有了較為明朗的認知。（月）旦簿的統計周期不僅有一月，亦有半月、三個月（季）、四個半月等各種情況，^⑥ 期會審核的是按季結算的旦簿。谷口建速對於復原這類旦簿頗有心得，他曾拼合了州中倉嘉禾元年的兩枚“月旦簿”：

① 《竹簡〔柒〕》中有格式如“草言（府）……事，某月某日某曹掾/史某某白”“某曹言某某事（？事對封），某年某月某日書佐（幹/掾/史）封”的兩類公文書簡，已經過數位學者討論，目前較為一致的意見：格式一文書是列曹起草、撰寫，提請縣長吏進一步處理文書的登記記錄；而格式二為由縣廷統一封緘的發文登記，參讀沈剛《吳簡所見孫吳縣級不定期文書的處置問題——以〈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草刺類簡為中心》。這兩枚有關按戶品出銅的文書簡恰分別對應前兩種格式。

② 據陳垣《魏蜀吳朔閏異同表》，嘉禾二年閏五月。《二十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62，45 頁。

③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十卷《竹木牘》，待刊。

④ 據伊藤敏雄統計，嘉禾三年任州中倉倉吏者為黃諱、潘慮，三州倉倉吏為鄭黑，參其著《長沙吳簡中の邸閣・倉吏とその關係》之表 1《邸閣・倉吏・庫吏擔當者一覽（三訂版）》，《歷史研究》第 49 號，2012 年 3 月，24 頁。

⑤ 參讀鄧瑋光《對中倉黃龍三年十月旦簿的復原嘗試》，北京吳簡研討班討論稿；《對中倉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的復原嘗試》，見本刊。

⑥ 這裏參考了王素先生對吳簡月旦簿的介紹，詳所撰《長沙吳簡中的“月旦簿”與“四時簿”》，《文物》2010 年第 2 期，63-68 頁。

右倉曹史烝堂白 州中倉吏黃諱潘慮列起嘉禾元年正月一日訖三月卅日旦簿

(壹·2039 + 1773)

□倉曹史烝堂白州中倉吏黃諱潘慮列起嘉禾元年四月一日訖六月卅日旦簿□承

三月餘雜領吳平斛米三萬

(壹·2243 + 2364)^①

其中第二枚的統計時段與竹木牘 100 號完全重合,也提示我們,州中(三州)倉的穀物簿由倉吏定期製作,然後上呈倉曹,由右倉曹將衆期倉米簿統一上報“白”給臨湘侯國(縣廷),在縣廷存檔。在期會的日子裏,長吏會同屬吏,將此前一定時期內的倉米簿進行審核、校閱,參與校閱的縣吏,除主簿、門下掾之外,最有可能的就是負責呈報倉米簿,主管各倉事務、物資出納,與三州、州中倉有密切業務往來的倉曹掾了。

當然參與期會的倉曹掾并非上報嘉禾元年、二年旦簿的倉曹掾、史,而名烝循,再翻找吏烝循的遷轉情況,果然有任職倉曹的經歷,據“元年十二月奉其年十二月廿七日付右倉曹掾烝循^②”(柒·4191)可知其曾為右倉曹掾,大約嘉禾元年?左右在任上,又據:

右倉曹列言入五年鄉雜米起正月九日訖十六日合六千二百一十三斛二斗八升與前刺通合四萬六千五百卅斛八斗二升

其□千斛六斗九升付州中倉吏張曼張欽□

其□千二百一十二斛五斗九升付吏孫義

嘉禾六年正月十九日從掾位烝循白(肆·1402)

可知直至嘉禾六年,烝循已轉任散吏從掾位,仍代表倉曹負責嘉禾五年穀物簿的統計工作。^③

再來看第(2)組文書,期會的目的是校閱州中(三州)倉領雜米一時簿,這種“一時簿”,王素先生已做過解析,約相當於西北漢簡中的“四時簿”,“一時”為“一季”之意。《國語·周語上》:“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韋昭注:“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④《淮南子·天文訓》:“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⑤此簿的特點是按季結算,與第(1)組中按季結算的旦簿大概沒有本質區別,皆是由倉吏列,按季條列,由倉曹掾上報侯國(縣廷)。從此組諸例看,參與倉米一時簿校閱、期會活動的“如曹”之掾,無一例外是倉曹掾烝循。

關於“一時簿”的結算周期,尚有一點需要說明。王素先生基本肯定它是按季結算,但又

① 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おける穀倉関係簿初探》,《民衆史研究》第72号,2006年11月,45-61頁。

② 原釋作“脩”,今統一改釋為“循”。

③ 嘉禾元年至六年間烝循仍有轉任他曹掾史的經歷,但所舉兩例可說明其主倉曹事時間很長。

④ 韋昭注,明潔輯評:《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頁。

⑤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新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117頁。

因一條簡文的記載有所疑慮，見“嘉禾二年十二月一日訖卅日一時簿”（壹·5742），以為其反映一時簿也存在按月結算的情況，長沙簡中帳簿性質較複雜，似不能簡單論定。^① 實際上，之所以存在以十二月一個月為一時簿的情況，祇是一種特例，這種特例發生在有閏月的嘉禾二年。從本組文書中的191、192號，再結合第（1）組文書（柒·2124①），我們可以整理出嘉禾二年一時簿的結算周期：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閏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這與本組第一件文書反映的嘉禾元年季簿周期中的七、八、九三月為一期情況不同，也就是說，一時簿原則上都是三月（一季）一結，但由於嘉禾二年閏五月，導致原本作為冬季的結算周期十、十一、十二月中，前兩月已與九月合併結算，單出十二月祇能作為補充結算，亦稱“一時簿”，其按季結算的性質並不因此改變。

第（3）組文書，期會的目的是校閱嘉禾六年租稅雜限米已入未畢簿，我們知道，州中倉在臨湘本地負責受納臨湘縣下諸鄉的租稅雜限米，^②應由州中倉負責相關帳簿的條列，反映租稅雜限米領受、已入、未畢的情況，這些簿書亦需要經倉曹上報給侯國，有竹簡內容可證：

右倉田曹史烝堂白 嘉禾二年領租稅雜限[吳][平]斛米合八萬一千 （壹·1641）

[] [] []有入五年餘逋租[稅]米三千三百一十三斛二斗八升 正月十八日倉曹掾

[] （肆·1441）

相關事務由倉（田）曹掾經手，在隨後為校核相關簿書進行的期會中，倉曹掾亦應參與，對應這組文書中的“掾烝循”如曹。

需要說明的是，有兩枚“君教”文書殘簡（或為竹牘斷裂後的一部分）中似出現了另一名如曹之掾，名“烝潘”，見：

君教 丞出給民種粳掾烝 [潘][如][曹] [期][會][掾][烝] [錄][事][掾][谷] [校]

[] [] [出][給] （貳·6871+6921）

君^③[教][已][校][已][校] 丞出給民種粳掾烝 [潘][如][曹][] [] （叁·2056）

審查圖版，竹簡中“君教”二大字下，右起一行“丞出給民種粳”之後，掾“烝”“潘”二字間，“潘”字之後皆有較大空格，應是先錄出兩位掾吏的姓，在姓後預留空間，供吏本人署名之用，

① 上述王素觀點統見所撰《長沙吳簡中的“月旦簿”與“四時簿”》，63-68頁。

② 關於吳簡所見州中、三州倉各自受納米、運出米的情況，戴衛紅有較全面的條理，詳其著《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時期的倉》，《史學月刊》2014年第11期，93-106頁。

③ 起首一字原錄作“倉”，據圖版改。

這兩處之丞、潘應即第四組文書中的掾丞循、潘棟。

今夏筆者在長沙簡牘博物館工作時，還曾見到由三位掾“如曹”連署的一枚君教木牘，茲移錄初步釋文如下：

君教 丞庚固還宮掾丞循潘棟谷水如曹 都典掾丞 若錄事掾潘 琬校
已已 主簿尹 桓省 嘉禾四年五月廿七日乙巳白(180)^①

這枚木牘反映的期會時間與第(4)組文書木牘相差一日，期會事由亦不明。谷水(永)，筆者亦曾據已刊簡牘梳理過其遷轉，並詳下表1。^② 由上述四組君教文書牘可共同推知，嘉禾三年五至七月，谷水在錄事掾任上，而在本枚木牘中署名的錄事掾為潘琬，說明至嘉禾四年五月谷水已卸任，轉為如曹之掾。特別注意到谷水(永)亦有任(兼)倉曹掾的經歷，見“草言府大男監口被病物故事 七月八日兼倉曹掾谷永白”(柒·582)，此簡又是《竹簡[柒]》中集中出現的草刺文書簡，此類草刺不記具體年份，但據上文與兵曹掾番棟有關的兩種草刺簡的對照，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批草刺簡的製作日期大致都在嘉禾四年前後。由此或可推測，谷水從縣錄事掾卸任後，嘉禾四年，轉任倉曹掾，本年五月，亦參與到縣廷校閱簿書的期會活動中來，與掾丞循、潘棟連署，處理相關文書。

至此，我們應當可以對吳簡“君教”文書牘中“掾某如曹”的含義做一總結。“曹”指臨湘侯國直屬組成部門——列曹的曹舍，諸曹掾史的辦公場所；“如曹”即到曹辦公之意；“掾”為臨湘侯國(縣廷)某曹之掾吏，以文書案牘工作為辦公方式。三國孫吳基層已有精密的倉、庫出入米、錢、物統計、造冊、彙報、審核制度，參與其中的除倉吏、庫吏外，往往還包括職掌與此相關的倉曹、金曹、田曹等郡縣曹；從已刊君教文書來看，侯國舉辦期會的目的之一，正是會合長吏、屬吏對此前一定時期內的倉米、庫錢、庫布、庫皮簿、草刺等進行審核，期會的參加者除侯相、丞、主簿、期會掾、錄事掾，還應當包括與本次期會所處理事務、校閱文書密切相關的曹職的負責人；曹吏列席集體會議，並隨時處理集議過程中關涉到本曹的事項，這應就是所謂“掾某如曹”的行政涵義。^③ 由此亦可知，三國孫吳郡、縣級政權中列曹地位較為重要，有赴期會，參與基層重大事務討論、決策的權力。

目前已經公布的“君教”文書牘數量有限，圍繞公文書的相關研究也纔剛剛起步，本文所做的工作非常初步。湊巧的是，筆者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庫房參觀益陽兔子山簡時，從

^① 藏長沙簡牘博物館，拍照號180，擬收入《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十卷《竹木牘》，待刊。

^② 限於篇幅，相關出現谷水(永)姓名的簡文不具引。

^③ 值得注意的是，孫聞博在利用里耶秦簡梳理縣廷機構列曹與諸官的關係時，就曾敏銳地指出列曹可通過期會等出席縣廷會議，參與討論，見其撰《秦縣的列曹與諸官——從〈洪範五行傳〉一則佚文說起》一文。

電腦中所存 J6 號井(時代在東漢晚期至孫吳)出土文書紅外照片中,也發現了書寫“君教”二字的公文本簡。^① 我們期待着更多“君教”文書資料的早日公布,為描繪漢晉間基層文書行政之圖景提供素材與推助。

表 1:掾潘(番)棟、谷水(永)、烝循(脩)的遷轉

姓名	身份	時間
潘(番)棟	如曹之掾 (兼)兵曹掾 縣吏,年六十四(廣成鄉?)	嘉禾四年五月 四年七月 六年
谷水(永)	桑鄉吏 桑鄉區丘 桑鄉區丘縣吏 桐丘縣吏(桑鄉) 錄事掾 如曹之掾 兼倉曹掾	嘉禾元年九月 元年十一月 二年七月 二年八月 三年五至七月 四年五月 ?
烝循(脩)	右倉曹掾 金曹掾、右金曹史 如曹之掾 杷丘縣吏(平鄉) 利丘縣吏(東鄉?) (倉曹)從掾位 田曹掾 (兼)虞曹史	嘉禾元年? 元年五月? 三年正至七月,四年五月 五年十一至十二月 五年十一月 六年正月 ? ?

^① 2015年6月17日王素先生與筆者曾到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銅官窯基地,承蒙張春龍先生見示兔子山簡的相關內容。

典田掾、勸農掾的職掌與鄉^{*}

——對長沙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的分析

[日]金澤大學歷史言語文化學系 安部聰一郎 著
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 劉 峰 譯

一 前言

長沙吳簡存量超過十萬枚,按內容可分為賦稅和戶籍身份兩大類。^①對於賦稅類中包含的“戶品出錢”簡,筆者曾經做過全面的整理,提出了以下觀點。^②

①“戶品出錢”簡分為都鄉型和模鄉型兩大類。《竹簡[壹]》~《竹簡[叁]》中整理出的有 327 枚,其中都鄉型有 256 枚,模鄉型有 70 枚,還有 1 枚例外(貳·8790)。其書式如下:^③

都鄉型

正面:都鄉[身分][姓][名][新/故]戶[上/中/下]品出錢[錢額]侯相 (確認符號)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鄉)典田掾[姓][名]白

* 日文稿刊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15,117-141 頁。中文稿有修訂。

①關尾史郎:《史料群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試論》,《木簡研究》第 27 號,2005。

②安部聰一郎:《走馬樓吳簡中所見“戶品出錢”簡の基礎的考察》,藤田勝久、松原弘宣編《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傳達》,東京:汲古書院,2011。

③書式中的()表示簡中記載情況不同的文字,[]指括弧內相關的任意內容,[]表示括弧內的選擇。

背面：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

模鄉型

正面：模鄉[身分][姓][名][新/故]戶[上/中/下]品出錢[錢額]臨湘侯相（確認符號）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鄉典田掾烝若白

背面：無記載

②具體錢額為故戶上品一万二千、中品八千、下品四千四百，新戶上品一万三千、中品九千、下品五千五百九十四。對比“戶品明細簡”中記載的內容，戶品的分布多為上、中等。另外，吏、卒所占的比例不到全體的5%。

③繳納錢者之中，已確認有名為楊樊者住在都鄉邑下，繳納過與市場相關的地僦錢。責任官吏“典田掾”不祇負責查定田產，同時還對商業活動等進行調查，掌握各戶的資產。

④都鄉型和模鄉型都是為了編綴成簿而製作的，從故戶上品開始即按順序進行編綴。

⑤從背面有無記載這點來看，都鄉型與模鄉型簿的編綴順序不同，同縣之中，可能因為鄉的具體情況不同而採取了不同的事務處理程序。

⑥繳納錢時每次都用“白”來表示，從這些特點來看，“戶品出錢”簡背後的制度繼承了後漢以鄉為單位進行的基於戶等的分階層賦稅徵收制度，或者說至少在形式上依然保留了臨時性制度的特徵。

長沙吳簡中，“戶品出錢”簡備受關注的原因是，其中出現的戶品為了解戶調制提供了線索。但以往的研究疏於對“戶品出錢”簡背後的制度及其形成過程進行探討，常常是隨意引用祇與戶品相關的內容。筆者前稿的目的是，依據對簡牘的多次實物考察的成果，以對書式和形態的全面整理為基礎，對上述問題提出質疑，並以此來構築依據長沙吳簡討論戶等制問題的基本視角。此外，“戶品出錢”簡經過多次移動，其功能發生了變化，特徵就是從文書向帳簿轉變。根據筆者管見，在長沙吳簡中祇有“戶品出錢”簡把背面利用起來了。在依據簡牘進行討論時，上述這些特點提供了諸多有利的信息，為了解臨湘侯國的行政實務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不過遺憾的是，前稿討論的《竹簡〔壹〕》～《竹簡〔叁〕》中刊載的簡是從廢棄的建築垃圾中采集的，出土時的分布圖等信息少，缺乏了解簡牘冊書狀況和相互之間關係的線索。但之後《竹簡〔肆〕》在2011年末、《竹簡〔柒〕》在2013年末刊行時，狀況有了很大變化。這兩卷收錄了J22內部成坨狀出土的簡牘，比《竹簡〔壹〕》～《竹簡〔叁〕》更多地標明了分布圖、示

意圖。對於未成坨狀,在周邊散亂的簡,也基於其出土區域、層位進行了整理。^①至此,“戶品出錢”簡及與此相關的竹簡史料數量又有增加,良好的出土狀況擴展了討論的空間,基於此考古發現的研究成果也開始出現。^②本稿將基於這些進展以及前稿發表後繼續進行的實物考察成果,首先對《竹簡〔肆〕》以後的新發現史料進行整理,充分利用實物考察成果、分布圖等信息,對前稿觀點作進一步討論,並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史料中出現的典田掾、勸農掾的職掌。

二 《竹簡〔肆〕》《竹簡〔柒〕》中的“戶品出錢”簡和相關史料

筆者先是採用和前稿一樣的方式,從《竹簡〔肆〕》《竹簡〔柒〕》中根據書式選出 105 枚“戶品出錢”簡(《竹簡〔肆〕》36 枚、《竹簡〔柒〕》69 枚),然後整理鄉名、人名、戶和品的種別及錢額等項目的記載狀況,與前稿中總結的都鄉、模鄉的書式進行比較。

首先,從正面明確記錄着鄉名的竹簡開始分組,其中模鄉 36 枚,中鄉 65 枚,鄉名不詳 8 枚。模鄉 36 枚全部收錄於《竹簡〔肆〕》,餘下的收錄於《竹簡〔柒〕》。其中沒有都鄉簡,而中鄉“戶品出錢”簡是首次出現。接下來,對於能確認鄉名的簡,將其中對分析書式有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簡例,按模鄉和中鄉分開,用來表示新戶、故戶及品等的順序。另外,2014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筆者在長沙簡牘博物館對〔簡 1〕〔簡 9〕〔簡 10〕〔簡 15〕進行了實物考察,下面的內容是此次考察的成果,並對《竹簡〔柒〕》中數枚“戶品出錢”簡的釋文做了修訂。

【模鄉】

〔簡 1〕

模	鄉
---	---

大男黃欽新戶上品出錢一萬三千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鄉典田掾烝若白(肆·1382)

〔簡 2〕模鄉大男張郡新戶中品

出	錢	九	千
---	---	---	---

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鄉典田掾烝若白(肆·1387)

〔簡 3〕模鄉大男潘秦秦통치시기 ‘楚地’의形勢와南郡의지역성新戶中品出錢九千錢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鄉典田掾烝若白(肆·1398)

〔簡 4〕模鄉大男鄧平新戶中品出錢九

千

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肆·1452)

① 參見長沙簡牘博物館等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附錄一《簡牘總平面分布圖、總立面示意圖、揭剝位置示意圖》的總說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755-757 頁,及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的現場揭取與室內揭剝——兼談吳簡的盆號和揭剝圖》,《吳簡研究》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1-8 頁。

② 參見安部聰一郎《三世紀中国の政治・社会と出土文字資料》,《歷史評論》第 769 號,2014。

[簡5] 模郷大男謝菴新戸下品出錢五千五百九十四錢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郷典田掾丞若白(肆・1393)

[簡6] 模郷大男區政新戸下品出錢五千五百九十四錢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郷典田掾丞若白(肆・1411)

[簡7] 模郷大男丞馬新戸下品出錢五千五百九十四錢臨湘侯相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郷典田掾丞若白(肆・1422)

【中郷】

[簡8] 中郷大男潘汎故戸中品出錢八千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郷典田掾蔡忠白(柒・4168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郷典田吏及帥(柒・4168 背)

[簡9] 中郷縣吏□衣故戸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①□典……(柒・2521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郷典田吏及帥(柒・2521 背)

[簡10] 中郷大女唐□故戸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郷^②典田掾蔡忠白(柒・2532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郷典田吏及帥(柒・2532 背)

[簡11] 中郷縣吏訖許故戸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柒・3843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郷典田吏及帥(柒・3843 背)

[簡12] 中郷大男區米佳故戸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郷典田掾蔡忠白(柒・4076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郷典田吏及帥(柒・4076 背)

[簡13] 中郷大男文誼故戸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郷典田掾蔡忠白(柒・4149 正)

① 《竹簡〔柒〕》釋文作“模”，但2014年8月通過實物考察，確認了其偏旁是“𠂔”，故可以改釋為“都”。在《竹簡〔柒〕》中郷“戸品出錢”簡中，同處簡文釋為“模郷典田掾蔡忠”的還有其他6枚(2520、2522、2528、2529、2532、2534)。其中除了2534外，筆者對其他5枚都進行了實物考察，確認2520與2532一樣，偏旁都是“𠂔”，特別是2532很清晰，這些也應改釋為“都郷”。其他3枚簡正面下部保存不好，即使用紅外線相機也很難確認文字。

② 通過實物考察，確認可以改釋為“都郷”。參見前注。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柒·4149 背)

[簡 14] 中鄉大男朱生故戶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
十二日都鄉典田掾蔡忠白(柒·4150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柒·4150 背)

[簡 15] 中鄉大男陳遊故戶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
日都鄉典田掾蔡忠白(柒·4159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柒·4159 背)

通覽這 15 枚簡,可以發現模鄉簡與前稿總結的模鄉型書式一致,中鄉簡與都鄉型書式一致。^① 祇是模鄉新戶下品簡上,在錢額的末尾會帶有“錢”字。^②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是中鄉,但都鄉典田掾為責任官吏,且日期為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這都和都鄉型書式一致。另外,根據實物考察發現,這次出現的典田掾中,都鄉為蔡忠、爰史兩名,模鄉為烝若一名,這與上次探討的結果相同。^③ 模鄉中例舉的諸簡,在《竹簡[肆]》《竹簡[柒]》中沒有刊載背面的相關釋文、圖版,而且也沒有注記,不過根據對[簡 1]的實物考察,可以確認實際上其背面並無文字記錄。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判斷剩餘鄉名不詳的八枚都屬於中鄉。

[簡 16] □ 侯相 嘉禾□(柒·1973 正)

□ 不得持還鄉典□(柒·1973 背)

[簡 17] □ □ □ 故戶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
鄉典田掾蔡忠白(柒·4152 正)

□ 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柒·4152 背)

在[簡 16][簡 17]之外,還有柒·1974、1976、1977、4142、4145、4705 背面都有文字記錄,形式與[簡 8]~[簡 15]的中鄉簡是相同的。它們的出土位置分別是,簡柒·1973—1977 以內的簡在Ⅱ區 b 坨(段)中的第 56 坨(以下關於出土位置,根據分布圖、示意圖上的標記,表示為

① 祇有簡柒·2524 雖然明確標明為中鄉,但背面並無記載,這點在 2014 年 8 月進行實物考察時也確認了。雖然明確無誤是屬於中鄉,筆者還是認為應該將其算作是一種例外。因為即使欠缺背面的記載,但作為文書、帳簿通用這一點,在思考“戶品出錢”簡背後的制度時也是應該留意的要點。另外,根據安部聰一郎《長沙吳簡における記載面裏側の状況一名簿簡・“戶品出錢”簡における一》(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2008 年度特刊》,2009)的實物考察成果,可以確認背面的記載並非個別為之,可能是整理起來後再一齊進行的常規性工作。

② 被認為是模鄉的新戶下品的 15 枚簡中,祇有 1 枚例外(肆·1383)。另外新戶中品 13 枚中,也祇有 1 枚同樣帶有“錢”的字樣(肆·1398)。

③ 原釋文“模鄉典田掾蔡忠”為“都鄉”的誤釋,這一點請參考前注。

Ⅱ区 b 坨⑤⑥)與同坨⑤⑦之間,簡柒·4142—4152 以內的簡在Ⅱ区 c 坨①⑥中,4705 則屬於Ⅱ区 c 坨②③與同坨②④之間。如前稿所述觀點,“戶品出錢”簡最終採取了編綴成簿籍的形式,所以同坨或同一坨之間出現的形式相同的竹簡,很有可能屬於同一冊書。實際上如下文所述,Ⅱ区 c 坨①⑥中柒·4142—4152 以內的相關簡,從分布圖、示意圖來看都是同一冊書,同坨中能確認鄉名的 45 枚簡中,全部是中鄉的簡,Ⅱ区 b 坨⑤⑥與同坨⑤⑦之間,能確認鄉名的 2 枚簡也一樣都是中鄉的。雖然祇有柒·4705 的周邊沒有同一形式的竹簡,但仍然可以大膽判斷鄉名不詳的 8 枚都是中鄉的竹簡。

如以上所述,《竹簡〔肆〕》《竹簡〔柒〕》中的“戶品出錢”簡,確認有模鄉 36 枚、中鄉 73 枚。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此次對書式進行以下修訂并重新登載。

都鄉型(都鄉、中鄉)

正面:【都/中】鄉[身分][姓][名]【新/故】戶【上/中/下】品出錢[錢額]侯相
(確認符號)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鄉)典田掾[姓][名]白

背面: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

模鄉型(模鄉)

正面:模鄉[身分][姓][名]【新/故】戶【上/中/下】品出錢[錢額](錢)臨湘侯相
(確認符號) 嘉禾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模鄉典田掾丞若白

背面:無記載

接下來,討論戶品和身份的分布、書式的簡上配置、簡的分布與編綴狀況及與其他簡的比較。

①戶品的分布 戶、品的種類和錢額與前稿所述相同,模鄉、中鄉均為故戶上品一万二千、中品八千、下品四千四百,新戶上品一万三千、中品九千、下品五千五百九十四。祇是這次無論在哪個鄉中,都沒有出現故戶上品。對於上次沒有確認的新戶上品,這次通過對[簡 1]的實物考察,確定了戶、品的差別與錢額。下面的【表 1】是對各個鄉的戶品的分布狀況的統計,并對前稿的表進行了改訂。

【表 1】戶品的分布(鄉別)(改訂)

	故戶				新戶				不明				合計
	上品	中品	下品	不明	上品	中品	下品	不明	上品	中品	下品	不明	
都鄉	22	43(6)	42(5)	14	1(1)	4(1)	6(1)	0	1	1	2	120	256(14)
模鄉	13(5)	15(3)	3(1)	2	1	13	15(2)	1	0	0	1	42	106(11)
中鄉	0	16	50	3	0	0	0	0	0	0	0	4	73
合計	35(5)	74(9)	95(6)	19	2(1)	17(1)	21(3)	1	1	1	3	166	435(25)

* 括號內是根據出錢數等推算出的戶、品之數,包含在左側數值內。

** 貳·8790 因兼具都鄉型和模鄉型特征,故作為例外處理,不包含在內。

前稿根據統計發現,“戶品出錢”簡中出現上品、中品的比率相比“戶品明細”簡中的比率相對較高,可以推定“戶品出錢”簡有可能并不是以所有的戶為對象的。對於這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前述《竹簡[柒]》中登載的Ⅱ區c 坨⑩中,可確定有關於下品的集計簡。

[簡 18] · 右一百六十 戶下品出錢四千四百合七十萬八千四百(柒·4077)

Ⅱ區c 坨⑩的出土狀況在《竹簡[柒]》下卷圖三十三(第940—941頁)中有說明。位置上,同坨中含48枚中鄉“戶品出錢”簡,除1枚之外,[簡18]位於最內側。^①另外,如前稿所述,同坨的“戶品出錢”簡全部是中鄉的簡。根據同一張圖,同坨中故戶中品的16枚簡(柒·4162~4174、4178、4181、4182)分布於同圖右下方稍微偏一點的位置。剩餘的32枚故戶下品簡中,除了1枚(柒·4183)以外,均分布在與中品的簡相比更接近冊書中心的位置。因此,可以認為同坨的簡按故戶中品、下品的順序編綴,在下品的最後附有此集計簡。因此可認為這枚簡是中鄉故戶下品的集計簡。據此可推測,目前能夠確認的中鄉故戶下品簡不到總數的三成。

不過將故戶下品161戶這個數字與鄉的總戶數進行比較的話,不得不說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依據【表1】中例舉的都鄉上中下品的比率(上品19.7%、中品39.3%、下品41.0%),從下品161戶中推算作為“戶品出錢”對象的中鄉總戶數為393戶。對於鄉的總戶數,根據以下吏民簿中的“集凡”簡,可能有200至400戶左右。

[簡 19] · 集凡樂鄉領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戶口食七百九十五人(壹·8482)

[簡 20] 凡廣成鄉領吏民 五十戶口食二千三百一十人(貳·2529)

[簡 21] ☒ 集凡中鄉領吏民三百卅九戶口食一千七十一人(肆·899)

將中鄉的戶數記為349戶的[簡21]的具體年份不明,不過其周邊發現的紀年簡大多都是嘉禾元年。假設到嘉禾六年,中鄉的戶數沒有太大的變化,總計350到400戶左右,那麼這個數字與之前推算的,作為“戶品出錢”對象的中鄉393戶之間沒有太大差距,基本上中鄉所有的戶都是“戶品出錢”的對象。根據[簡20]與其他有關廣成鄉史料,侯旭東認為廣成鄉的戶數有350戶。假如依據[簡19][簡21]中的戶口比率來推算的話,[簡20]中廣成鄉的戶

^① 如果將簡正面相對放置的形式出土的柒·4106、4107、4108、4109看作是冊書的中心的話,此簡位於中心上方的第九列。據此,能夠確認在其內側的,祇有上方第八列有故戶下品簡柒·4081。

數大致在 550~750 戶之間。^① 即使嘉禾六年的中鄉戶數大幅增加到這個水平,那麼 393 戶也占其五成到七成之間。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應將“戶品出錢”的對象限定為一部分的戶,應該將幾乎所有的戶都作為“戶品出錢”的對象來考慮更為妥當。

②身份的分布 與①相同,此次對前稿的表進行改訂後,製成【表 2】。

【表 2】鄉別、身分的分布 (改訂)

	州吏	郡吏	縣吏	軍吏	州卒	郡卒	大男	男子	大女	不明	合計
都鄉	2	2	2	1	2	1	15	86	0	145	256
模鄉	0	4	1	0	0	0	36	0	2	63	106
中鄉	0	0	3	0	0	0	60	0	2	8	73
合計	2	6	6	1	2	1	111	86	4	216	435

* 貳・8790 因兼具都鄉型和模鄉型特征,故作為例外處理,不包含在內。

模鄉、中鄉追加了新的史料,不過其中吏的人數與都鄉同樣為 5% 左右,且其戶品并不一定都相對較高,這點與前稿觀點一樣。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模鄉、中鄉中出現了“大女”;第二,與都鄉相同書式的中鄉沒有出現“男子”,而與模鄉一樣都記載為“大男”。筆者曾指出“大男”和“男子”在使用上的區別很可能是因為書寫者的不同,可惜因為中鄉簡正面的保存狀態大多很差,導致這點很難驗證,祇能等待史料的進一步公布再作討論。

③書式的簡上配置 這次新討論的《竹簡〔肆〕》《竹簡〔柒〕》中刊載的“戶品出錢”簡,其正面的鄉名也是從簡頭開始書寫,到“侯相”為一整體。年月日以下到“白”,緊湊地寫在簡下方三分之一的位置,背面是以簡頭空出數字再進行書寫的形式寫出。從這些特點來看,簡文書寫的位置和配置與前稿討論的內容是一致的。

另外,關於預留編綴部分的空格,此次繼續通過整理實物考察和圖版計測得出的結果,製成【表 4】、【表 5】。而【表 3】是為了進一步比較而再次刊載,其中並沒有追加新史料。

【表 3】都鄉型編綴部分空格的寬度

寬 (cm)	正面	背面	
	上部 (枚數)	上部 (枚數)	下部 (枚數)
0.0	13	2	1
0.1	0	0	0
0.2	0	0	1
0.3	2	1	1

①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 年第 1 期。

續表

寬 (cm)	正面	背面	
	上部 (枚數)	上部 (枚數)	下部 (枚數)
0.4	3	9	1
0.5	10	7	5
0.6	20	18	4
0.7	12	13	5
0.8	9	26	2
0.9	6	12	7
1.0	10	17	13
1.1	2	10	3
1.2	0	1	4
1.3	0	2	2
1.4	0	0	2
1.5	0	0	1
1.6	0	0	0
1.7	0	0	0
1.8	0	0	1
不明	43	4	14
平均 (cm)	0.7	0.77	0.89

* 粗體數字表示包含中位數的地方。

【表 4】模鄉型編綴部分空格的寬度 (改訂)

寬 (cm)	正面
	上部 (枚數)
0.0	22
0.1	0
0.2	0
0.3	1
0.4	3
0.5	4
0.6	4

續表

寬 (cm)	正面
	上部 (枚數)
0.7	5
0.8	2
0.9	0
1.0	0
1.1	0
1.2	1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不明	29
平均 (cm)	0.29

* 粗體數字表示包含中位數的地方。

【表 5】中鄉型編綴部分空格的寬度

寬 (cm)	正面	背面	
	上部 (枚數)	上部 (枚數)	下部 (枚數)
0.0	0	0	45
0.1	0	0	0
0.2	0	0	0
0.3	0	1	0
0.4	1	4	3
0.5	3	13	7
0.6	4	10	2
0.7	6	16	2
0.8	3	9	0
0.9	2	6	0

續表

寬(cm)	正面	背面	
	上部(枚數)	上部(枚數)	下部(枚數)
1.0	0	1	0
不明	54	13	14
平均(cm)	0.67	0.65	0.1

* 粗體數字表示包含中位數的地方。

對比這三個表,具有相同書式的都鄉、中鄉明顯更傾向於在正面、背面設有空格,其所占空間基本相等。祇是,如果看背面下部,對於常留有一厘米空餘的都鄉來說,中鄉沒留空格的簡超過六成,這是因為中鄉常將背面的文面從下部編綴的位置向上緊湊書寫所致,^①這是在都鄉中未曾觀察到的特徵。關於空格,這次發現的模鄉簡中,也出現了在正面上部設有空格的情況,這點與之前提到的“大男”與“男子”的區別一樣,有可能是因寫手不同而導致的,今後實物考察中仍需要對此繼續調查。

④在竹簡中的分布狀況 筆者已分析過《竹簡〔柒〕》刊載的中鄉簡的分布以及從其中發現的冊書狀況。這次新出模鄉簡全部在《竹簡〔肆〕》中刊載,祇是都是從坨的周圍散亂的部分中發現的,沒有示意圖。但如果將簡的編號與其他的示意圖進行對照的話,可以判斷其中33枚為I區b段,3枚為I區c段②。I區c段②的3枚均是欠缺上半部分,不能判斷戶的種別和品等,而I區b段的33枚中,新戶上品1枚([簡1])、新戶中品13枚、新戶下品15枚、不明7枚(含品等不明的新戶1枚)全部都屬於新戶,且偏中品、下品。《竹簡〔壹〕》~《竹簡〔叁〕》中刊載的模鄉簡均為故戶。且如前稿所述,基於實物考察,可以判定在模鄉簡的標題簡(貳·8256)之後,還繼續編綴有貳·8257之後的5枚故戶上品的簡。所以至少模鄉的“戶品出錢”簡,有可能是按故戶上品、中品、下品,然後新戶上品、中品、下品的順序編綴成簿的。且如[簡18]的例子中所見,各戶品都應是附有集計簡的。

⑤吏民田家荊與其他竹簡間的關聯 此次新出“戶品出錢”簡里出現的人物中,能判明姓名的有51人,如算上能判明名字一部分的則有71人,且此次沒有同名同姓的情況。而在吏民田家荊中出現同一姓名者有7人,在“戶品出錢”簡以外的竹簡中出現的有11人。但這其中幾乎沒有能依靠身份和居住地一致等信息來判斷是同一人的例子。唯一称得上例外的,是[簡13]與[簡22](嘉禾吏民田家荊4·320)及[簡23](貳·8918)中出現的文誼。另外,嘉禾吏民田家荊在全長約50厘米的大木簡上分了數段記載,這裏把改段以“換行”和“下

① 寫法緊湊最顯著例子是柒·4073、4142、4170,其末尾的“及帥”二字加起來的總面積祇有其前方“吏”字的一個字大小,很明顯是為留出編綴的位置勉強擠在一起的。在稍微靠前的“還”字附近緊湊書寫的例子還有柒·4161、4162。另外在背面上部的編綴部分,緊湊地寫下“牒”字的例子還有柒·4071。

移一字”的方式來表示。并列在同一段中的內容，則祇換行而不“下移一字”。|| 是模仿“同”字的符號。

[簡 22] || 郭渚丘男子文誼佃田八町凡五十八畝皆二年常限

其卅一畝早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

定收廿七畝爲米卅一斛四斗畝收布二尺

其米卅一斛四斗四年十二月十日付倉吏李金

凡爲布一匹三丈四寸六分四年十二月十日付庫吏潘有

其旱田□

其熟田□(4·320)

[簡 23] □稅米十二斛 || 嘉禾二年二月廿九日曼漉丘大男文誼關邸閣郭據付倉吏黃諱潘慮受 (貳·8918)

文誼所在的[簡 22]中的郭渚丘和[簡 23]中的曼漉丘，都是在其他繳納賦稅竹簡中作爲有關中鄉的丘出現的。^① 根據阿部幸信的研究，郭渚丘中每町的畝數比所有丘的中位數要大，每份田地的面積較大，有可能是位於平坦地塊水邊的丘，是較早被開發的土地。^② 文誼的佃耕田在郭渚丘的 32 枚荊中，擁有第二多的畝數。但每町的畝數，在五十畝以上的五塊田中是最小的，比郭渚丘的中位數要稍低。如果按照阿部的說法，每町畝數偏小的田地位於傾斜地面，與平坦地塊相比是較遲被開發的，那麼文誼的田就是郭渚丘中較後開發的，可能是位於不便利的位置。^③ [簡 23]登載的徵收稅米的斛數並不能算多。前稿指出，從居住在都鄉邑下的楊樊的事情來看，“戶品出錢”的對象包含從事商業活動者。楊樊與此次出現的文誼在戶的種別和品等上，都被定爲“故戶下品”，但應該認爲二者的情況有很大不同。

以上，對《竹簡〔肆〕》《竹簡〔柒〕》中新出的“戶品出錢”簡進行了整理。冊書形狀和書式簡上配置的差異及寫手的問題等內容，是對之前討論結果的補充和發展。但都鄉型中存在的都鄉簡和中鄉簡都與都鄉典田掾相關，且根據[簡 18]的內容，鄉中幾乎全部的戶都可能是“戶品出錢”的對象，這個觀點可以說是新的見解，特別是後者其實是對前稿的結論進行了修正。因此，如果考慮到這個制度的定位問題，今後還要繼續特別留意。

對於都鄉典田掾涉及中鄉的問題，即都鄉典田掾將中鄉、都鄉合併處理這一點應該如何考慮呢？在長沙吳簡中，可以看到將兩個鄉并稱的事例。

① 郭渚丘在貳·2720、7729 中屬中鄉，另外曼漉丘也在貳·5549 屬中鄉。

② 阿部幸信：《嘉禾吏民田家荊“丘”再考》，《東洋史研究》第 62 卷第 4 號，2004。

③ 另外筆者曾指出，在壹·1303 中出現的郡吏潘慎在嘉禾四年屬於五唐丘（嘉禾吏民田家荊 4·110），阿部幸信《嘉禾吏民田家荊“丘”再考》（《東洋史研究》第 62 卷第 4 號，2004）認爲五唐丘與郭渚丘一樣，每町的畝數都較大，也存在同名的里，因此是很早就開發過的丘。潘慎在其中擁有每町畝數相對小的田地，其狀況和文誼類似，祇不過潘慎是故戶上品。

[簡 24] 環樂二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莦如牒(4·2)

[簡 25] □集凡小武陵西二鄉新住限佃客卅四戶口食冊一人故戶中(貳·35)

[簡 26] 入桑樂二鄉嘉禾二年布九十七匹一丈一尺(貳·6226)

[簡 27] 小武陵西二鄉領□(叁·4173)

[簡 28] 桑樂二鄉謹列嘉禾四年租稅襍米已入未畢要簿(柒·2990)

[簡 29] 都中二鄉領柒租米……斛□斗(柒·2991)

[簡 24]是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莦的標題簡,[簡 28]是要簿的標題簡,其他各簡是要簿等的集計簡。如高村武幸所論,標題簡具有類似附信的功能,從簡的性質來看,這是在編綴冊書的時候將兩個鄉合并做成的,因此可以說兩個鄉在行政上是被一并處理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小武陵鄉與西鄉,桑鄉與樂鄉的組合各出現過兩次,^②且[簡 29]中出現了都鄉和中鄉的組合。這是因為在租米徵收、管理等一并執行的時候,這兩個鄉是特定組合,可以看出都鄉和中鄉也是這種類型中的一例。

但侯旭東曾探討過鄉的相對位置關係,根據他的分析,上述三個鄉的組合都是距離略遠的鄉,還不能認為是根據位置關係把兩個鄉組合在一起。^③ 原來侯旭東的研究祇是基於到《竹簡〔壹〕》為止的史料,或許這個問題還應該利用《竹簡〔貳〕》以後的資料進行再探討。且在各個鄉之間,也可能存在類似里與丘之間派生關係的某種相互關係。^④ 這與前稿所總結的各個鄉在行政手續上的差異一起,可以作為研究長沙吳簡中的鄉的實態的線索。

三 典田掾的職掌與勸農掾、屯田掾

典田掾參與“戶品出錢”簡的製作,是向侯相“白”的主體,以往該簡以外的相關史料很少,關於其職掌,或多是直接從名稱,或是以秦、前漢時期存在的田部之間的關聯為基礎,來

① 高村武幸:《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鄉》,《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2004。

② 另外,[簡 24]中“環樂二鄉”的部分與[簡 26]圖版相比較的話,殘存的字畫是類似的,筆者認為可以釋為“桑樂二鄉”。

③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與“鄉吏”》,《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70-396頁。

④ 關於里與丘之間的派生關係,參照關尾史郎《吏民田家莦の性格に関する一試論》,《嘉禾吏民田家莦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1集,2001。另外,如下節所述,確認區光在嘉禾四年八月擔任過廣成鄉和平鄉的勸農掾。蔡忠以都鄉典田掾身份掌管中鄉的“戶品出錢”簡,與此不同,區光的官職名是分開使用的。這到底是與兩個鄉的關係有關?還是與“戶品出錢”簡背後的制度有關?對此還需要等今後的史料進一步公布再作深入探討。

推断其職責是田產管理。^① 對此,前稿中指出“戶品出錢”簡的對象中確認包括從事商業活動者,因此其工作不祇是對田產進行管理,還有可能對家產進行調查。不過在《竹簡[肆]》《竹簡[柒]》中,特別是在“草言”“某曹言”開始的簡中,可以經常看到關於典田掾和其職掌的具體記述。相關的內容可以看以下的例子。

[簡 30] 草言府□私學烝弭還詣典田掾區光自首事

四月廿三日兼部曲田曹史孫□白(柒·1479)

[簡 31] 兵曹言部諸鄉典田掾蔡忠等重複隱核鍛師事

嘉禾六年三月一日書佐呂承封(柒·2585)

[簡 32] 草言府部諸鄉典田掾溫光等逐捕假僮子吳和不在縣界事

六月十六日兼戶曹別主史張惕白(柒·2900)

[簡 33] 戶曹言部典田掾蔡忠吳樂區光答私學廿人事

三月廿六日領書佐魯堂封(柒·4433)

[簡 34] 戶曹言理出小男利臣付典田掾蔡忠復民事

嘉禾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柒·4446)

[簡 35] 兵曹言部諸鄉典田掾蔡忠等詣求石厚金如等書

三月卅日領書佐番逢白(柒·4462)

[簡 36] 草白理出叛吏五□子士子孖等三人付典田掾五陵□□□□事

四月十八日兼中賊曹史象□白(柒·4471)

徐暢曾整理并分析了“草言”“某曹言”簡,^②基於李均明的觀點,^③認為其記錄的內容是由縣府起草後發到郡府的文書。J22 出土的文書是關於田戶曹的,內容上可能偏多田戶曹,但還是可以從中窺見典田掾職務的概況。從其內容上看,[簡 30]是私學自首,[簡 31]是對鍛師的調查確認,其他都是對私學、師佐和復民等個別的身份確認、活動監視等內容。典田掾在處理“戶品出錢”之外,同時也承擔確認身份的職責。另外,就任典田掾者,除了“戶品出錢”簡中出現的鄉典田掾蔡忠、監□、爰史,模鄉典田掾烝若之外,還能看見區光、溫光、吳樂、

① 參見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與“鄉吏”》,其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370-396頁;王素、汪力工《長沙吳簡“戶品出錢”簡新探》,《中國文物報》2007年4月20日;孫聞博《走馬樓吳簡所見“鄉”的再研究》,《江漢考古》2009年第2期。關於秦漢期的田部、田畾夫,請參見山田勝芳《漢代の田租・芻蕘税》,其著《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

② 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287-352頁。

③ 李均明:《走馬樓吳簡“草刺”考校》,《史學月刊》2008年第6期。

五陵及後面還要提到的郭宋。^①此外,已知的典田掾還有文騰(貳·436)、黃欣(貳·3167)、李嵩(貳·6746),共計12名。

關於身份確認與活動監視,在[簡31]中記為“隱核”。對於這個詞彙,凌文超根據《通典》卷一《食貨典》及卷十四《選舉典二》記載的“隱核”記事,認為這是權宜的措施,是根據簿書來確定調查對象。值得注意的是,凌文超將此理解為如實地表現出勸農掾是“因事而設”的性質。^②如高村武幸、侯旭東所詳細論述的,對於負責鄉的勸農掾,以往史料太少,在長沙吳簡中顯示原則上是代替鄉嗇夫作為鄉的主管官吏而設置的。^③對此凌文超認為,勸農掾的職務除了勸農外,如後引[簡38](J22—2546)中所述,還負責督查私學、軍吏、州吏等,並實施對陂田的檢查。但這是需要“隱核”而進行的權宜性措施,即因事而設的臨時職務,這正好說明了勸農掾的非常設官的性質。^④

之前例舉的典田掾的職務中,除了陂田事務外,與凌文超所提到的勸農掾職務是共通的,^⑤且就使用“隱核”一詞這點也是一致的。另外,根據下面的事例,正如以往研究者認為鄉吏的稱呼包含勸農掾在內,是負責鄉中事務的縣吏的泛稱那樣,^⑥能確認典田掾有時也被稱為鄉吏。

[簡37]兵曹言部鄉吏蔡忠等布告……復言事 𠄎(柒·4465)

[簡37]位於Ⅱ区b坨②中,該坨在《竹簡[柒]》中編為圖三十八。Ⅱ区b坨②包含從柒·4419到4471的53枚簡。其中50枚是“草言”“某曹言”簡及與此同形式的“草白”簡。從有紀年的7枚竹簡來看,嘉禾五年2枚、嘉禾六年5枚。月份上,分布在從嘉禾五年十一月到嘉禾六年十一月(包含1枚月份不明的)。因此不妨認為,Ⅱ区b坨②的主體是以嘉禾五年至嘉禾六年的“草言”等簡製成的冊書。因為同坨中也包含[簡33]~[簡36],所以即使[簡37]看不清紀年,也可以認為這裏出現的“部鄉吏蔡忠等”實質上與“部諸鄉典田掾蔡忠等”同義。都鄉典田掾蔡忠作為模鄉所屬的“縣吏”,在“戶品出錢”簡中出現(貳·8378),他在

① 典田掾五陵在壹·5589也有出現。

②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

③ 高村武幸:《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郷》,《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2004;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郷”與“郷吏”》,其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370-396頁。

④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

⑤ 另外,關尾史郎《穀物の貸与と還納をめぐる文書行政システム一斑——東アジア古文書學の起点としての長沙吳簡》(角谷常子編《東アジア木簡學のために》,東京:汲古書院,2014)指出勸農掾也參與食用穀物的借貸,現在還不能確認典田掾擔任同樣的職務。

⑥ 王子今:《走馬樓簡牘所見“吏”在城鄉聯繫中的特殊作用》,《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孫聞博:《走馬樓吳簡所見“郷”的再研究》,《江漢考古》2009年第2期;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

這個時期的身份無疑是縣吏，這個判斷與前稿觀點相同。可以認為典田掾與勸農掾相同，作為負責鄉務的縣吏被稱為鄉吏。

如上所述，典田掾與勸農掾在擔任職務、身份、鄉吏上的定位是共通的。更有深意的是，就任典田掾者多人有擔任勸農掾的經歷。如下述例子，蔡忠在嘉禾二年四月任平鄉勸農掾，區光在嘉禾四年八月任廣成鄉勸農掾。此外，在Ⅱ区 b 坨^①中包含的[簡 41]中與典田掾蔡忠、區光一起出現的郭宋，根據木牘[簡 42]中的記載，曾擔任都鄉勸農掾。另外，據[簡 43]記載，黃欣也曾擔任勸農掾。

[簡 38]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夥處人名年級為博輒隱核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荆踵聾歐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送及隨本主在宮十二人細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給縣吏隱核人名年紀相應無有遺脫若後為他官所覺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荊保據(J22—2546)

[簡 39] 𠙴斛 | | 嘉禾二年四月廿三日平鄉勸農掾蔡忠付彈浚丘大男鄧□守錄(肆·4346)

[簡 40]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叩頭死罪白前被制絞促二鄉染租米有入上道言(柒·2629)

[簡 41] 𠙴寫部諸鄉吏蔡忠區光郭宋文(肆·4500)

[簡 42] 都鄉勸農掾郭宋叩頭死罪白被曹敕條列鄉界方遠□居民占上戶籍

分別言案文書輒部歲伍五京陳□毛常等隱核所部今京關言州吏姚達誠裕大男趙式等三戶口食十三人□在部界謹列人名口食年紀右別為簿如牒謹

列言宋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

詣 戶 曹(肆·4523^①)^①

[簡 43] 𠙴 · 右諸鄉勸農掾□定詁黃欣(肆·1322)

另外，在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展示的“破荊保據”木牘中，記載區光擔任“平鄉勸農掾”。^②這枚木牘的紀年與[簡 38]相同，都是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可以確定區光在當時兼任廣成鄉、平鄉的勸農掾。另外，上節提到過在徵稅等事務上有特定的二鄉組合，可以認為這裏的

① 本木牘的釋文根據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42 頁)進行改正。

② 關於此木牘，特承伊藤敏雄的指教，借此深表謝意。

廣成鄉和平鄉也屬於這種組合。

且在相關的官職中,如果查找就任過典田掾、勸農掾的人,還會發現有兼任屯田掾和典田掾的。

[簡 44] 草言府西部屯田掾蔡忠區光等當署丘里不得使民舟入吳界事

十二月三日領列曹史李□白(榮·1436)

[簡 45] 草言府部屯田掾蔡忠□□□□叛士鄭馬等四人事

二月十五日兵曹掾□□白(榮·1457)

[簡 46] 草言□□屯田掾鄭欣隱核郡吏王衣不鄉界事

十一月十六日戶曹史□□白(榮·

2901)

[簡 44] [簡 45] 同屬Ⅱ区 b 坨^②, 但同坨中從榮·1422 到 1501 的 80 枚竹簡中, 77 枚是“草言”“某曹言”簡及與此屬於同一形式的“草白”簡。其中, 能確定紀年的 40 枚簡, 除了釋文中有疑點的 1 枚外, 其他分布於嘉禾五年二月到嘉禾六年十二月。可以認為蔡忠與區光在同時期兼任典田掾和屯田掾。在職務內容上, [簡 44] 是有關交通的, [簡 45] [簡 46] 是確認鄉內叛士和郡吏的情況, 但也使用了“隱核”一語。

之前, 已知的長沙吳簡中與屯田相關的官職, 有屯田司馬和郡屯田掾。推斷前者是與軍屯相關, 後者是參與民屯管理的郡一級官職。^① 而在縣一級, 與管理民屯相關的官職祇能從偶爾出現的“縣佃吏”來推測, 很少出現的屯田掾被看做是郡屯田掾的略稱, 其詳細內容現在還不太了解。但是蔡忠不僅僅是縣吏, 根據前述的“草言”簡的性質和孫聞博所指出的“部”即是鄉的意見,^② [簡 44] ~ [簡 46] 中出現的屯田掾是縣一級的, 很可能是隸屬於縣府的官職, 如徐暢、蔣福亞所推測的, 可能是隸屬於縣的司屯曹、屯田曹或田曹。^③

從以上內容可見, 雖然有必要考慮到長沙吳簡的內容偏重於與田戶曹相關聯的帳簿、文書, 但是可以說典田掾、勸農掾和屯田掾都是作為縣吏來負責其管理的鄉, 至少掌握吏、私學及叛士等的情况也是其職務的一部分, 且有人兼任或者歷任過這一官職。另外 [簡 44] [簡

① 高敏:《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所見孫吳的屯田制度——讀〈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札記之八》,《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143-150 頁;蔣福亞:《吳國前期屯田(上)》,其著《走馬樓吳簡經濟文書研究》,152-191 頁。高敏和蔣福亞雖然都認為郡屯田掾與民屯是有關係的,但是對其所屬官府、系統的理解上有不同看法。

② 孫聞博:《走馬樓吳簡所見“鄉”的再研究》,《江漢考古》2009 年第 2 期。

③ 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吳簡研究》第 3 輯,287-352 頁;蔣福亞:《吳國前期屯田(上)》,其著《走馬樓吳簡經濟文書研究》,152-191 頁。

45]都是嘉禾六年的內容,蔡忠、區光在同年一月下旬以後,有可能一起從典田掾的職務調動到屯田掾,但無疑可以確認的是他們都擔任過在職務身份中具有共通性質的典田掾、勸農掾、屯田掾。

那麼,應該怎樣理解典田掾、勸農掾和屯田掾之間的共通性呢?之前提到的凌文超認為勸農掾是“因事而設”的職務。^①以往分析勸農掾的職務和定位時,是與《漢書·百官公卿表》和《續漢書·百官志》中的“鄉有秩”等相對應,認為是按常設官設置。凌文超的意見是對這種看法的質疑,他重點依據《續漢書·百官志》和《晉書·職官志》中將勸農掾明記為非常設這一事實,意圖將其與此整合。如前稿中所提出的,“戶品出錢”簡中記載的錢的徵收是作為臨時制度存在的,其性質可以說是繼承了後漢以鄉為單位實施的、基於戶等的分階層賦稅徵收制度。從這個視角來看,典田掾與“因事而設”的勸農掾有共同的特點,這是有整合性的,也是很吸引人的解釋。不過暫且不論屯田掾有管理屯田的任務,且也有可能是屬於別的系統的,不得不說同時存在兩種“因事而設”的鄉吏確實不可理解。

現在,想要從長沙吳簡中尋求解答的話是非常困難的,還有待於今後史料的充實。不過,如果僅根據現在的史料狀況來推斷的話,還無法確認勸農掾的出現遲於在[簡38]等中登載的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這一時間。同樣,較“校米數書”中出現的嘉禾五年三月六日的典田掾烝若更往前的紀年中,^②也沒有發現其他典田掾。因此需要留意的是,在嘉禾四年、五年之交,從勸農掾向典田掾轉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 結論

以上內容是基於前稿的方法和成果,利用新的實物考察發現和《竹簡[肆]》《竹簡[柒]》中公布的諸多分布圖進行的討論。結論是:首先,新出現的中鄉的“戶品出錢”簡,可以歸到以往的都鄉型。其次,都鄉型中不論都鄉簡或中鄉簡,都與都鄉典田掾相關。通過比較竹簡中的標題簡、集計簡,發現在行政處理上存在特定的二鄉組合,都鄉、中鄉也可算是其中一例。但這應該不是因位置關係而定,而是有其他的理由。這點,與侯旭東所指出的鄉的相對位置關係一樣,^③今後需要進一步討論。另外,從對戶品、身份的分布的探討中發現,根據[簡18],鄉中幾乎所有的戶都是“戶品出錢”對象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需要對前稿的結論進行訂正,也是此次提出的新見解。此外,從竹簡的分布狀況可推斷“戶品出錢”簡是按故戶上

①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

② 參考宋少華主編《湖南長沙三國吳簡·第五冊》,中國簡牘書法系列,重慶出版社,2010,28頁。

③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與“鄉吏”》,其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370-396頁。

品、中品、下品,新户上品、中品、下品的順序排列,按各“品等”付上集計簡,編成冊書。從書式的簡上配置的差別,可以對不同寫手進行分類。

接下來,對於主管“户品出錢”簡的典田掾,依據新出的“草言”“某曹言”開始的簡的內容,典田掾、勸農掾和屯田掾都是作為縣吏來管理其負責的鄉,掌握吏和私學、叛士等的情况,“隱核”的工作至少是其職務的一部分。同時也發現有人兼任或歷任這一官職。根據凌文超所述,^①可以將典田掾和勸農掾都解釋為“因事而設”,這與同是作為臨時制度而設的“户品出錢”簡的情况是適合的,但是同時也不得不說,重複設置這樣的官職還是不可理解的。從現在的史料狀況來看,嘉禾四年與五年之交,存在將勸農掾向典田掾轉換的可能,但這還有待於今後史料的增加來進一步探討。此外,王子今、孫聞博提出的典田掾和田曹的關係也應該放在其中考慮。^② 今後還需要基於實物考察來進一步深入討論。

① 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隱核波田簿”復原整理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

② 王子今:《走馬樓簡牘所見“吏”在城鄉聯繫中的特殊作用》,《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孫聞博:《走馬樓吳簡所見“鄉”的再研究》,《江漢考古》2009年第2期。

評賈麗英《秦漢家庭法研究： 以出土簡牘為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系 王安宇

家庭法是國家制定的用於調節家庭成員內部之間及其與社會國家關係的法律規範，因而也是研究者觀察婚姻家庭形態與社會國家關係的重要路徑。中國古代法中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家庭法概念，但卻不乏相關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簡牘等出土文獻的面世，則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料。不過囿於觀察視角不同等因素，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散見於法制史、家庭史或者斷代史之中，尚未見到對秦漢家庭法系統、專門的研究。賈麗英教授十幾年來一直致力於秦漢法律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研究成果。2015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又推出賈教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秦漢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簡牘為中心》。本書以夫與妻、父與子、主與奴、秦漢律中的“同居”等四種法律關係為中心，綜合研究了秦漢家庭法中基於親屬身份或同居身份而產生的法定權利與義務，推動了秦漢法律史的研究進程。

夫婦關係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所謂“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後漢書·荀爽列傳》），所以夫與妻的法律關係是家庭法的核心。作者認為秦漢社會為帝制之始，夫妻關係既不像儒家綱常所強調的“夫為妻綱”“夫者，妻之天也”，也不像今世我們提倡的所謂“夫妻平等”。而是遵行着這樣一個原則：即視夫與妻為單獨個體時，“夫尊於妻”；視夫妻為一個利益整體時，則又遵循“夫妻齊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結合《日書》材料中的“弃妻”“妻弃”簡以及法律簡牘中的“去夫亡”“夫生而自嫁”等，認為“弃妻”是以男權的角度，帶有性別歧視性質

的辭彙,不過,它並不表示丈夫“拋棄”或“遺棄”妻子,它所代表的是經過官方認可的男女雙方婚姻關係的結束。這為我們認識秦漢社會的夫妻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路。

對於秦漢社會的妾,作者也加以關注。本書通過對文獻和簡牘材料的統計,認為妾的稱謂有16種之多,妾進入夫家的途徑,有聘娶為妾、買為妾、略為妾、贈獻為妾等多種形式,其中聘娶最為常見。這一時期儘管禮法上要求妻妾有序,但“正妻”的“女君”地位並未被強化,“偏妻”“小妻”等“妾”的卑賤地位也並不突出,“妾”事實上處於次妻地位。這有別於傳統觀點對秦漢時期妾的法律地位的認識,頗有新意。

家庭關係是複雜的,它常常受到倫理、法意、人情三個評價系統的影響。作者在討論秦漢父與子的法律關係時,選取父母角色、子女的孝親責任、出嫁女與本家的關係三個方面闡釋了法意與習俗、法意與親情之間的某種和諧。尤其是關於出嫁女與本家關係的研究,作者走出以往研究的局限,將“娘家人”納入到家庭法的考察範圍,向讀者展示了複雜而生動的出嫁女與其本家的互動情景,在有限史料的支撐下,將出嫁女與本家之間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日常實態及倫理特點呈現於讀者。這是學界首次對秦漢社會出嫁女與“娘家”關係的系統研究,彌補了秦漢斷代史婦女研究中的一個不足,使我們對這一時段婦女生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主奴關係、非親同居關係是重要的非親家庭關係。以往婚姻家庭史研究者很少將這類非親關係納入考察範圍。法制史則是將調整主奴關係、同居關係的法律內容作獨立探討,基本不與其他家庭法內容相聯繫。本書將這兩種關係作為家庭成員關係加以考察,符合秦漢時期家庭形態的實際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部分討論中作者利用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中有關“隸”的材料,認為“隸”不是“奴隸”的簡稱,也不是通過買賣或贈予而來,而是具有一定依附性但身份自由的人。從而進一步認為睡虎地秦簡釋文用“坐隸,隸不坐戶”的簡文來對應主奴連坐是錯誤的。這個觀點對我們重新認識睡虎地秦簡及秦漢簡牘中的“隸”具有積極的意義。

作者在對簡牘戶籍、法律文獻實證分析的基礎上,以秦漢主流家庭成員的關係為綱組織全書,可以說在家庭史、法制史的研究範式間找到了平衡。然而,由於家庭法一般具有鮮明的道德倫理特色,家庭成員間的“法律關係”常常是對道德倫理和社會習俗的承認,因此,作者以“關係”為綱論述家庭成員法律關係,不可避免地要論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等。作者所總結的一些有關家庭成員“法律關係”的結論,實際上也可以作為家庭成員社會關係、倫理道德關係的結論。但是,祇概括“成員間的關係”而不涉及其背後的“家國關係”,反而不易突出“法”本身的特點,容易使家庭法研究成為家庭倫理關係的注解。

國家以法律規範家庭關係,不但是對“良俗”的保障與承認,更是以強制力來干涉家庭關係,維護國家統治與發展的“公序”。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說,國對家的控制、約束與利用的法

律手段、行政手段、思想與文化手段，本質目的都是維護有利於統治者的社會秩序。家庭法的研究最終應以家國關係為落腳點，若作者能將秦漢家庭法所構建的家庭成員法律關係與國家統治、治理的特點與精神建立聯繫，應更能體現法律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立法初衷與本意。

“秦漢家庭法”是秦漢社會史與法制史的“交叉論題”。隨着科研工作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交叉論題，脫離原有研究領域的“家庭”而自立門戶。因此，如何敏銳地發現合適的交叉論題，及時以合適的視角、範式為新問題構築穩定的“家”，需要廣大研究者及時增磚添瓦。賈麗英教授的新書是以新的研究視角與範式專門、系統地研究秦漢家庭法的重要研究成果，為今後類似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案。

臺灣簡帛研究論著目錄(2007-2013 年)

臺灣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陳文豪

編輯體例

一、本目錄收集 2007-2013 年間在臺灣(含部分香港、澳門)出版之簡帛研究相關專書及論文目錄,作者不以國籍為限。

二、為使綱舉目張,呈現學術研究歷程,採分年方式編排。

三、目錄分專書及論文兩類,論文所收包括期刊、文集隨筆(專書論文)。

四、專書不分類,論文依通論、楚簡、秦簡、漢簡、走馬樓吳簡、帛書、其他等項略作分類,同時採互見分類。

五、專書依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者、頁數、出版時間為序,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次序排列。

六、論文依作者、篇名、期刊名(專書名)、卷期(出版者)、頁次、出版時間為序,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秩序排列;無法查明出版時間者,列於本年度之末。期刊卷期有總期數者,在期數後以“=”連接之。

2007 年

一、專書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于振波	走馬樓吳簡續探	臺北	文津出版社	258	2007.02
季旭昇主編 袁國華協編 陳想婷、張繼 凌、高佑仁、朱 賜麟合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四)》讀本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98	2007.03
鄒濬智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一)·緇衣》研究	臺北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86	2007.03
楊華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36	2007.04
楊朝明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24	2007.05
馮時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社	572	2007.07
李學勤等著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社	472	2007.08
陳昭容主編	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	臺北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566	2007.09
劉欣寧	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 漢初的繼承制度	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5	2007.11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林啓屏	出土文獻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相關課題	哲學與文化	34:3=394	3-14	2007.03
周少豪	先秦卜筮探論	長榮大學學報	11:1	65-105	2007.06
經本植	《簡帛文獻學通論》[張顯成著]評介	東海大學文院學報	48	503-513	2007.07
李建民	先秦兩漢病因觀及其變遷——以新出土文物為中心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453-480	2007.09
黃錫全	古文字與貨幣史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223-252	2007.09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小光	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圖式論略	哲學與文化	34:1=392	151-163	2007.01
鄒濬智	新材料促成新研究——論戰國楚地出土簡帛在《楚辭》研究上的可能應用	中國文化月刊	313	12-24	2007.01
謝君直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所蘊含的義命問題	東吳哲學學報	15	79-108	2007.02
季旭昇	《東大王泊旱》解題	哲學與文化	34:3=394	55-65	2007.03
林素英	從施政策略論《緇衣》對孔子理想君道思想之繼承——兼論簡本與今本《緇衣》的差异	哲學與文化	34:3=394	15-33	2007.03
邱德修	郭店簡“𠂔”與“忞”解詁——兼論其與“名”“字”之關係	哲學與文化	34:3=394	67-87	2007.03
郭梨華	儒家佚籍、《孟子》及《管子》四篇心性學之系譜	哲學與文化	34:3=394	35-53	2007.03
鄒濬智	《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校讀記	書目季刊	40:4	25-34	2007.03
	《老子》郭店竹簡歷史最久	道教月刊	16	14-15	2007.04
邱德修	上博楚簡(一)(二)字詞解詁序	中國語文	100:4=598	41-46	2007.04
袁國華	《郭店楚簡·五行》“遯”字考釋	文字論叢	3	225-232	2007.05
高佑仁	《曹沫之陣》簡“設身就世”釋讀	文字論叢	3	427-454	2007.05
李泰璋	郭店楚簡結字體勢分析	書畫藝術學刊	2	379-401	2007.06
林碧玲	上博楚簡《交交鳴鳶》考證	漢學研究	25:1=50	467-494	2007.06
柯佩君	讀《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札記	國文學報(高師大)	6	195-210	2007.06
范麗梅	楚簡文字零釋	臺大中文學報	26	67-88	2007.06
詹今慧	從戰國楚系金文、簡帛“冬韻”重探楚簡幾個從“𠂔”部件之字	雲漢學刊	14	241-257	2007.06
鄒濬智	戰國楚簡所見楚國人神、人鬼信仰系統初探	立德學報	4:2	103-113	2007.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榻健聰	上博楚簡釋字三則	中山人文學術論叢	8	255-264	2007.06
池田知久	《周易》研究的課題與方法	儒教文化研究	8	35-68	2007.08
沈 培	從戰國簡看古人占卜的“蔽志”——兼論“移崇”說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391-434	2007.09
季旭昇	《交交鳴鳥》新詮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481-509	2007.09
林素清	說慙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511-528	2007.09
陳 偉	楚人禱祠記錄中的人鬼系統以及相關問題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363-390	2007.09
劉彬徽	楚國曆法的建正問題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335-362	2007.09
劉樂賢	從出土文獻看《史記·日者列傳》	古文字與古代史	1	435-452	2007.09
何儒育	從“五行”到“四端”——孟子心性理論對《五行》心觀之繼承與發展蠡測	有鳳初鳴年刊	3	45-57	2007.10
范家榮	書評:朱心怡:《天之道與人之道——郭店楚簡儒道思想研究》	哲學與文化	34:10=401	141-144	2007.10
曾春海	朱熹人性論與楚簡儒家佚籍“性情說”之比較	哲學與文化	34:10=401	145-159	2007.10
鄒濬智	楚簡所見楚人山川崇拜試探	慈惠學術專刊	3	39-48	2007.10
曹建國 張玖青	出土《詩》學簡帛材料研究綜述	漢學研究通訊	26:4=104	12-23	2007.11
柯佩君	《禮記·緇衣》與簡本《緇衣》微引異同辨析	嘉南學報	33	279-289	2007.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周敏華	《睡》簡、《放》簡及《孔》簡之《日書》盜篇比較	文與哲	10	101-152	2007.06
林 儒	秦的學吏制度和影響	東方人文學誌	6:3	21-42	2007.09
林盈君	試論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爲巫”一詞的文化意涵	新北大史學	5	79-106	2007.10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劉增貴	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8:4	671-704	2007.12

4.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吳昌廉	漢居延縣“里”新考	白沙歷史地理學報	3	155-192	2007.04
李 力	張家山漢簡所見“隸臣妾”身份再研究——以《二年律令》和《奏讞書》為根據	興大歷史學報	18	21-45	2007.06
黃雅茹	書法風格中“典範”與“類型”的交互作用——以識字書《阜陽漢簡》〈蒼頡篇〉為例	書畫藝術學刊	2	355-378	2007.06
吳昌廉	漢張掖郡縣“里”新探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48	303-331	2007.07
李學通	居延漢簡：掀起你的蓋頭來	中國國家地理	64	40-49	2007.10
張曉芬	禽鳥奪巢故事中的倫理觀探究——試以《詩經》中的《鵲巢》、《鴟鵂》詩與《神鳥賦》作一比較	古今藝文	34:1	4-35	2007.11
李 力	評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	新史學	18:4	235-254	2007.12
邢義田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古今論衡	17	65-101	2007.12
陳中龍	兩漢刑罰發展的趨勢——“德主刑輔”思想的落實	止善	3	133-154	2007.12
曾子雲	從漢簡隸書的用筆看漢碑隸書	通識教育學報	12	257-268	2007.12
劉偉	竹簡《文子》的王道理論	鵝湖	33:6=390	2-10	2007.12
劉增貴	禁忌——秦漢信仰的一個側面	新史學	18:4	1-70	2007.12
羅仕杰	居延漢簡甲渠候官掾人名整理及任期復原	嶺東學報	22	133-146	2007.12

5.走馬樓吳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張文杰	走馬樓吳簡《吏民田家莚》中的“士”身份商榷	興大歷史學報	18	47-62	2007.06
張文杰	走馬樓吳簡中的“丘”	興大歷史學報	19	235-250	2007.11

6.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曾春海	《繫辭傳》與《黃老帛書》天道與治道之對照	哲學與文化	34:1=392	133-149	2007.01
李銳著 王啓發譯	評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	儒教文化研究	7	353-363	2007.02
高莉芬	神聖的秩序——《楚帛書·甲篇》中的創世神話及其宇宙觀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30	1-44	2007.03
李憲專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書法研究	書畫藝術學刊	2	245-273	2007.06
林文彬	帛書《二三子》篇探析	興大中文學報	21	141-154	2007.06
許朝陽	論乾坤兩卦之“用九”、“用六”	輔仁國文學報	24	47-61	2007.06
劉大鈞	帛《易》源流蠡測	哲學與文化	34:6=397	43-52	2007.06
張良維	馬王堆導引圖溯源千年養生史	道教月刊	19	28-29	2007.07
道教月刊 編輯部	《道德經》帛書白話文注釋出版	道教月刊	19	22-23	2007.07
池田知久	《周易》研究的課題與方法	儒教文化研究	8	35-68	2007.08
陳啓正	藥酒古方——十種古方/帛書藥酒方/泡酒秘訣	逍遙	17	81-112 +112_1	2007.11

7.其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井上了	《古本竹書紀年》中“春秋之筆法”與《春秋經》	先秦兩漢學術	7	183-194	2007.03
洪惠瑜	《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及其相關問題之探討	有鳳初鳴年刊	3	149-159	2007.10

三、文集隨筆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于振波	後記——懷念謝桂華先生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251-257	2007.02
趙生群	關於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係的幾點看法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51-158	2007.08
魏慈德	古文字資料對先秦古籍的補正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	臺灣學生書局	29-58	2007.11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楊 華	新蔡楚簡所見楚地祭禱禮儀二則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15	2007.04
楊 華	新蔡簡祭禱禮儀雜疏(四則)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7-25	2007.04
楊 華	楚簡中的諸“司”及其經學意義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7-47	2007.04
楊 華	楚禮廟制研究——兼論楚地的“淫祀”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9-76	2007.04
楊 華	楚地水神研究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77-99	2007.04
楊 華	出土日書與楚地的疾病占卜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01-116	2007.04
楊 華	“五祀”祭禱與楚漢文化的繼承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17-134	2007.04
楊 華	禋·賁·達——簡牘所見楚地助喪禮制研究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59-181	2007.04
楊 華	先秦血祭禮儀研究——中國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83-206	2007.04
楊 華	先秦釁禮研究——中國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二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7-224	2007.04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楊 華	“諒闇不言”與君權交替——關於“三年之喪”的一個新視角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25-257	2007.04
楊朝明	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11-125	2007.04
楊朝明	從《窮達以時》看孔子的“時遇”思想——兼談《論語》“學而時習之”章的理解問題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43-156	2007.04
楊朝明	從孔子弟子到孟、荀異途——由上博竹書《中弓》思考孔門學術分別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93-306	2007.04
楊朝明	上博藏竹書《從政》篇“五德”略議——兼說《從政》應該屬於《子思子》佚篇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07-315	2007.04
楊朝明	上博竹書《從政》篇與子思子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17-327	2007.04
楊朝明	上博竹書《魯邦大旱》小議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29-335	2007.04
馮 時	戰國竹書《忠信之道》釋論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35-444	2007.07
馮 時	論《詩》德與《詩》樂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45-454	2007.07
馮 時	論“平德”與“平門”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55-458	2007.07
馮 時	《詩經·小宛》教旨探義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59-466	2007.07
馮 時	戰國楚竹書《子羔·孔子詩論》研究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67-526	2007.07
馮 時	儒家道德思想淵源考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527-559	2007.07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丁原植	《恒先》與古典哲學的始源問題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59-187	2007.08
李學勤	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9	2007.08
季旭昇	從“求而不患”談《上博三·恒先》後半部的釋讀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05-112	2007.08
林素英	從郭店儒簡檢視文王之人君典型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9-71	2007.08
林義正	孔子的天人感應觀——以《魯邦大旱》為中心的考察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1-38	2007.08
林慶彰	《孔子詩論》與《詩序》之比較研究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91-406	2007.08
淺野裕一著 王琇雯譯	上博楚簡《相邦之道》的整體結構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73-484	2007.08
郭梨華	曾子與郭店儒簡的身體哲學探究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35-265	2007.08
馮時	西周金文所見“信”、“義”思想考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25-137	2007.08
楊儒賓	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55-390	2007.08
廖名春	楚竹書《曹沫之陳》與《慎子》佚文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39-149	2007.08
趙中偉	《周易》卦序詮釋意涵的轉化與發展——以今本《周易》、《帛書周易》及《戰國楚竹書周易》為例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73-104	2007.08
蔣秋華	孟津之會重探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07-424	2007.08
顧史考	郭店楚簡《成之》等篇雜志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5-233	2007.08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姜廣輝	上博藏簡整理與孔門詩教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	臺灣學生書局	191-226	2007.11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楊 華	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35-158	2007.04
池田知久	睡虎地秦簡《語書》與墨家思想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67-304	2007.08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楊 華	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35-158	2007.04
楊 華	《序寧禱券》集釋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83-303	2007.04

5. 走馬樓吳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于振波	戶人與家長——以走馬樓戶籍簡為中心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1-23	2007.02
于振波	吳簡所見戶的結構小議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25-38	2007.02
于振波	吳簡戶籍文書所見女子婚齡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39-48	2007.02
于振波	走馬樓戶籍簡性別與年齡結構補論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49-58	2007.02
于振波	略論走馬樓吳簡中的戶品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59-72	2007.02
于振波	走馬樓吳簡師佐籍蠡測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73-110	2007.02
于振波	略論走馬樓吳簡中的“戶下奴婢”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111-128	2007.02
于振波	“筭”與“事”——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算賦和徭役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129-151	2007.02
于振波	略說走馬樓吳簡中的“老”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153-158	2007.0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于振波	走馬樓吳簡論著目錄(2004-2006)	走馬樓吳簡續探	文津出版社	229-249	2007.02

6.帛書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曉波	“道生法”：《黃帝四經》的道法思想和哲學	道與法：法家思想和黃老哲學	臺大出版中心	139-195	2007.05
楊儒賓	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55-390	2007.08
趙中偉	《周易》卦序詮釋意涵的轉化與發展——以今本《周易》、《帛書周易》及《戰國楚竹書周易》為例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73-104	2007.08
鍾宗憲	“黃帝”形象與“黃帝學說”的窺測——兼以反省《黃帝四經》的若干問題	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25-471	2007.08
賴貴三	孔子的易教	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167-230	2007.11

7.其他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馮 時	侯馬、溫縣盟書年代考	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27-434	2007.07

2008 年

一、專書

作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蘇建洲	《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44	2008.01
高佑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464 (上下冊)	2008.03

續表

作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鄭玉珊	《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324	2008.03
李 銳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312	2008.04
楊朝明、 宋立林等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465	2008.05
林碧玲	上博楚簡《逸詩》研究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128	2008.08
郭梨華	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53	2008.08
謝君直	郭店楚簡儒家哲學研究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30	2008.08
林靜萍	帛書《黃帝書》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402 (上下冊)	2008.09
金俊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四)》疑難字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30	2008.09
淺野裕一著 佐藤將之監譯	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44	2008.09
陳思婷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四)·采風曲目、逸詩、內豐、 相邦之道》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439 (上下冊)	2008.09
鄒濬智	西漢以前家宅五祀及其相關信仰: 以楚地簡帛文獻資料為討論焦點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443 (上下冊)	2008.09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許慧淳	佐藤將之教授的中國先秦哲學研究	國文天地	23:9=273	4-9	2008.02
杜忠誥	《說文》篆文與出土簡牘帛書	國文天地	23:12=276	80-88	2008.05
鄒大海	出土簡牘與中國早期數學史	人文與社會學報	2:2	71-98	2008.06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姚志豪	郭店楚簡《老子》的文獻性質	研究與動態	17	41-55	2008.01
謝君直	郭店楚簡《緇衣》异文詮釋及其儒學意涵	東吳哲學學報	17	37-63	2008.02
謝君直	簡帛《五行》的人道思想	揭諦	14	185-215	2008.02
張 强	《孔子詩論》與《魯詩》三題	先秦兩漢學報	9 (《詩經專刊》)	103-117	2008.03
鄒濬智	秦漢以前行道信仰及其相關儀俗試探	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4	179-197	2008.03
鄒濬智	戰國楚簡所見楚人祭祖禮研究	興大人文學報	40	187-205	2008.03
鄒濬智	戰國楚簡所見司命神格試究——從楚系簡帛資料說起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學報	1:1	43-60	2008.03
黃君良	竹書《五行》篇中的三個問題	樹仁學報	4	102-121	2008.04
鄒濬智	從楚國經濟活動看戰國楚人重視行道神的可能原因	萬竅:中華通識教育學刊	7	1-19	2008.05
周鳳五	上博五《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補釋	臺大中文學報	28	47-67	2008.06
林素英	從《孔子詩論》到《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以《關雎》組詩為討論中心	文與哲	12	71-101	2008.06
許慇慧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	東方人文學誌	7:2	1-16	2008.06
鄒濬智	從戰國楚簡論中雷神	長榮大學學報	12:1	89-98	2008.06
鄒濬智	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所見東周楚人宇宙觀念試構	通識教育學報	13	83-115	2008.06
鄒濬智	戰國楚人信仰神譜試構——從《九歌》及出土簡帛文獻談起	樹德科技大學學報	10:2	35-48	2008.06
謝君直	從當代老學詮釋架構論郭店楚簡老子的天道思想	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	2:2	13-31	2008.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吳宗德	《中庸》思想淵源及其儒學發展的內在關係——兼論《中庸》在先秦儒學思想史中的地位	文學前瞻	8	1-22	2008.08
宋鵬飛	先秦至漢“慎獨”觀念的發展——兼論郭店楚簡《五行》“慎獨”的解釋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3	1-20	2008.09
黃人二	從上博藏簡第五冊《競建內之》看《尚書》“高宗彤日，越有雝雝”句之古義與新解——兼論戰國中晚期楚國之內政	書目季刊	42:2	47-62	2008.09
林盈君	學而時習之之“習”與身體	新北大·史學	6	1-20	2008.10
林素英	論“禮制”與“民性”的關係——以《孔子詩論》中〈葛覃〉組詩為討論中心	哲學與文化	35:10=413	5-24	2008.10
林文華	《天子建州》釋讀七則	經學研究集刊	5	227-245	2008.11
丁 亮	《老子》文本形成的形式規律——從認知圖式對簡本、帛本及傳世本進行的新觀察	臺大中文學報	29	1-48	2008.12
吳福相	郭店《老子》之“智”與“學”	簡牘學報	20	353-379	2008.12
李存智	郭店與上博楚簡諸篇陰聲韻部通假關係試探	臺大中文學報	29	71-124	2008.12
周鳳五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雕》重探	臺大中文學報	29	49-70	2008.12
季旭昇	近年出土戰國楚簡的學術價值——以《上博》一至四冊為範圍	簡牘學報	20	381-397	2008.12
馬 鼎	簡牘堂札記	簡牘學報	20	399-407	2008.12
蘇建洲	楚竹書文字考釋五則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2008:2=12	47-67	2008.12
謝榮恩	出土楚簡文字的字體考察——以《包山楚簡》為例	書畫藝術學刊	5	253-292	2008.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林文慶	關於秦、漢簡牘文獻所見盜罪的幾點探索	簡牘學報	20	87-106	2008.12
林益德	秦、漢初簡牘中之刑徒粟衣問題初探	簡牘學報	20	43-62	2008.12
馬 鼎	簡牘堂札記	簡牘學報	20	399-407	2008.12
傅榮珂	秦簡奴隸考辨	簡牘學報	20	1-24	2008.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林靜芬 游芷薇 劉怡君 戴欣怡	試論《尹灣漢簡·神烏賦》中的女性形象及地位	南港高工學報	26	189-214	2008.05
鄒大海	出土簡牘與中國早期數學史	人文與社會學報	2:2	71-98	2008.06
寧鎮疆	阜陽雙古堆一號木牘與《孔子家語》相關之章題考證	書目季刊	42:1	1-24	2008.06
福田一也	張家山漢簡《蓋廬》中的黃帝與陰陽流兵法	文與哲	12	173-191	2008.06
魏慈德	從出土漢簡來看《說文》所引漢律令	政大中文學報	9	139-165	2008.06
羅仕杰	居延漢簡甲渠塞部燧候長、候史人名整理及任期復原	止善	4	175-201	2008.06
何雙全	論西漢敦煌玉門關的變遷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	5	1-20	2008.11
何雙全	漢簡“刻齒”的再認識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	5	21-33	2008.11
郝冠儒	漢代西北邊防軍日迹制度論考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	5	157-170	2008.11
楊劍虹	從漢簡探索兩漢行政管理的若干問題	國際簡牘學會會刊	5	35-112	2008.11
吳昌廉	關於漢居延縣“里”之地理問題	簡牘學報	20	273-294	2008.12
沈明得	漢代長公主研究	簡牘學報	20	323-351	2008.12
周穎德	秦漢軍法初探——以獎懲為例	簡牘學報	20	141-173	2008.12
林 寧	元康五年詔書冊所見之“夏至”禮	簡牘學報	20	247-271	2008.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林文慶	關於秦、漢簡牘文獻所見盜罪的幾點探索	簡牘學報	20	87-106	2008.12
林益德	秦、漢初簡牘中之刑徒粟衣問題初探	簡牘學報	20	43-62	2008.12
洪淑媚	從《張家山漢簡》談漢初的復除	簡牘學報	20	295-321	2008.12
馬 鼎	簡牘堂札記	簡牘學報	20	399-407	2008.12
陳中龍	從《二年律令·津關令》看漢初詔書之制定與令集的編纂	簡牘學報	20	107-139	2008.12
陳登武	從張家山漢簡看漢代“保辜”制度——兼論“保辜”制度之歷史發展	簡牘學報	20	63-83	2008.12
蔡坤倫	前漢關中“關”之地理位置考	簡牘學報	20	189-246	2008.12
蔡宜靜	秦漢時期的人口控制——以《亡律》和《奏讞書》為例	簡牘學報	20	25-42	2008.12
鄭宗賢	東郡政區變遷考察——兼論漢初梁國北界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40	1-29	2008.12
羅仕杰	漢代居延縣南界問題研究	簡牘學報	20	175-187	2008.12
黎明釗	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7=48	15-34	2008

5.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郭茵娜	古今導引——馬王堆導引四十四式、五禽戲五式、國民健康操十二式	逍遙	19	81-112+ 112_1	2008.01
謝君直	簡帛《五行》的人道思想	揭諦	14	185-215	2008.02
陳清茂	“馬王堆黃老帛書四種”書名相關問題探討	興大人文學報	40	125-152	2008.03
羅嘉文	黃老帛書的陰陽五行思想及其相關問題	思辨集	11	183-202	2008.03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錫勇	《老子》第十章析解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	16	19-26	2008.04
張家勝	帛書《周易》卦序及其時代問題	世新中文研究集刊	4	107-130	2008.06
陸 耘 田 雨	馬王堆出土的房中著作對今人的 啓示	歷史月刊	246	106-115	2008.07
陳志聲	馬王堆帛書研究	中華書道	61	1-6	2008.08
陳惠玲	《馬王堆漢墓簡帛》古醫書“脈”字 考——兼論原始脈觀	先秦兩漢學術	10	61-79	2008.09
曾春海	《管子》、《黃帝四經》與《周易·繫 辭傳》天道與治道之比較	輔仁學誌:人文藝術 之部	37	65-98	2008.09
丁 亮	《老子》文本形成的形式規律—— 從認知圖式對簡本、帛本及傳世本 進行的新觀察	臺大中文學報	29	1-48	2008.12
王忠仁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文字特性分 析	書畫藝術學刊	5	527-550	2008.12

三、文集隨筆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 銳	由竹書《恒先》看漢晉學術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 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 有限公司	57-70	2008.03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 銳	《太一生水》補疏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 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 有限公司	39-43	2008.03
李 銳	氣是自生:《恒先》獨特的宇宙 論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 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 有限公司	45-56	2008.03
李 銳	由竹書《恒先》看漢晉學術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 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 有限公司	57-70	2008.03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 銳	仁義禮智聖五行的思想淵源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73-87	2008.03
李 銳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再解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01-111	2008.03
李 銳	上海簡“懷爾明德”探析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13-120	2008.03
李 銳	儒家詩樂思想初探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21-134	2008.03
李 銳	“四始”新證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35-143	2008.03
李 銳	論上博簡《子羔》諸章的分合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45-155	2008.03
李 銳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再考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59-183	2008.03
李 銳	郭店楚墓竹簡補釋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17-240	2008.03
李 銳	《詩論》簡釋文疏證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41-274	2008.03
李 銳	讀上博館藏楚簡(二)札記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75-280	2008.03
李 銳	讀上博館藏楚簡(三)札記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81-296	2008.03
林世賢	論儒家的憂思心理——以郭店楚簡《五行》為主要觀察對象	道南論衡:2007 年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15-140	2008.04
王 青	《容成氏》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95-264	2008.05
王 青	《曹沫之陳》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99-348	2008.05
王紅霞	《仲弓》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65-285	2008.05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 燕	《五行》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40	2008.05
崔冠華	《唐虞之道》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41-60	2008.05
崔海鷹	《成之聞之》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73-100	2008.05
張 磊	《內禮》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86-298	2008.05
郭海燕	《性自命出》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01-150	2008.05
楊朝明	《魯邦大旱》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52-163	2008.05
楊朝明	《從政》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64-194	2008.05
魏忠強	《忠信之道》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61-72	2008.05

3. 漢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邢義田	秦或西漢初和奸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	傳統中國法律的理念與實踐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01-159	2008

4. 帛書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 銳	仁義禮智聖五行的思想淵源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73-87	2008.03
李 銳	論帛書《二三子問》中的“精白”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85-192	2008.03
李 銳	評池田知久著《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	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05-213	2008.03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宋立林	《繆和》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 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 有限公司	350-434	2008.05
宋立林	《昭力》注釋論說	新出簡帛文獻注釋 論說	臺灣書房出版 有限公司	435-465	2008.05

2009 年

一、專書

作(編)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侯乃峰	《周易》文字彙校集釋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547	2009.03
王志平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72	2009.04
王 青	上海簡《曹沫之陳》疏證與研究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62	2009.07
江達智	春秋、戰國時代生育及婚喪禁忌之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74	2009.09
江達智	先秦兩漢的擇居文化與風水術之形成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74	2009.09
羅獨修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以孫武、孫臏、尉繚為例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46	2009.09
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第一輯)	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272	2009.10
汪桂海	秦漢簡牘探研	臺北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285	2009.12
邴尚白	葛陵楚簡研究	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439	2009.12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 偉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主辦《簡帛》集刊的一些體會	國文天地	24:12=288	27-28	2009.05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盧錦堂	中國古籍紙本裝幀演進考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49	48-60	2009.06
謝秀卉	虞官與巫者:傳世及出土文獻中所記載的“伯益”及其相關神話傳說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107-139	2009.10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 立	讀上博簡(六)札記十則	國文學報	135-150		2009.01
呂學遠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性情觀與《荀子》心性觀比較初探	問學集	16	60-81	2009.02
李 銳	郭店楚墓竹簡續釋	中國文字	新 34	75-89	2009.02
季旭昇	從經學及文字學談談上博楚簡的真偽	中國文字	新 34	13-26	2009.02
林清源	釋“葛”及其相關諸字	中國文字	新 34	27-49	2009.02
曹 峰	《尊德義》分章考釋	中國文字	新 34	51-73	2009.02
陳偉達	論《論語·子路》篇中孔子之為政思想	問學集	16	177-187	2009.02
單育辰	戰國卜筮簡“尚”的意義——兼說先秦典籍中的“尚”	中國文字	新 34	107-126	2009.02
楊明彬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的“情志說”	問學集	16	214-227	2009.02
蘇健洲	楚簡“刂”字及相關諸字考釋	中國文字	新 34	91-106	2009.02
林素英	《表記》政治思想探析——結合郭店儒簡之討論	漢學研究	27;1=56	1-30	2009.03
程元敏	《郭店·上博楚簡》〈緇衣〉引書考	先秦兩漢學術	11	119-152	2009.03
黃人二	古書旁行邪上考	故宮學術季刊	26	1-18	2009.03
彭慧賢	郭店楚簡“𠂔”之研究	明道通識論叢	6	65-85	2009.05
何澤恒	論上博楚竹書《周易》的易學符號與卦序——濮著《楚竹書〈周易〉研究》讀後	臺大中文學報	30	69-93	2009.06
李存智	郭店與上博楚簡諸篇陽聲韻部通假關係研究	臺大中文學報	30	95-156	2009.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周鳳五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新探	臺大中文學報	30	51-68	2009.06
郝樂為	從《五行篇》的角度探討《性自命出》的修行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6:1	203-210	2009.06
涂艷秋	戰國中期儒家“仁義禮智”內涵的轉變	興大中文學報	25	137-164	2009.06
詹今慧	《包山楚簡》法律文書“平等意識”試探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18	21-44	2009.06
鄭雯馨	試就郭店簡本《緇衣》引《詩》與《論語》探究其作者及相關問題	中國文學研究	28	35-69	2009.06
金俊秀	說柔——兼論郭店簡《六德》篇的“繆”字	玄奘人文學報	9	215-241	2009.07
劉光勝	清華簡《保訓》管窺	鵝湖	35:2=410	27-34	2009.08
黃人二	戰國郭店竹簡《語叢一》“夫生百物人為貴”句釋解——兼論郭店簡與郭店墓之年代	人文中國學報	15	327-339	2009.09
陳冠閔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中天人思想與孔子的關係	經學研究論叢	18	255-268	2010.09
鄭吉雄 楊秀芬 朱歧祥 劉承慧	先秦經典“行”字字義的原始與變遷——兼論“五行”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35	89-127	2009.09
黎廣基	《上博簡(二)·從政甲》“ 則 則遊(失)衆”釋讀平議	人文中國學報	15	341-361	2009.09
王志楣	郭店《老子》、《太一生水》、上博《恒先》的宇宙觀及與通行本《老子》的比較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179-202	2009.10
陳伯适	出土簡帛《周易》參校鄭玄與王弼异文——异文考釋與版本問題之探討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1-52	2009.10
曾銘賢	《凡物流形》“𠂔”字試釋兼論甲篇第二十一號簡釋文相關問題	有鳳初鳴年刊	5	293-304	2009.10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顧史考	上博簡《凡物流形》初探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評論	38	1-32	2009.10
江俊偉	《緇衣》各版本對照研究——以簡本第十四至十六章為中心	中正歷史學刊	12	1-40	2009.12
呂宜真	論《語叢一》中“六經”的簡序——以第36至44號簡為例	東方人文學誌	8:4	1-24	2009.12
季旭昇	從戰國楚簡中的“尤”字談到殷代一個消失的氏族	古文字與古代史	2	363-385	2009.12
林文華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三德》文字考釋	中山學報	30	69-86	2009.12
林清源	楚簡《禮記·緇衣》“苟有車”章考釋	古文字與古代史	2	387-412	2009.12
酈尚白	楚簡“楚先”、“三楚先”及《離騷》“三后”所指稱的對象	語文學報	15	103-123	2009.12
郭梨華	出土文獻中儒、道“天—人”關係論的異同	哲學與文化	36:12=427	63-88	2009.12
陳巧萱	《緇衣》簡本第十七、十八章,《禮記》第十九、二十四章對照研究	中正歷史學刊	12	41-71	2009.12
謝榮恩	《包山楚簡》書法的用筆與筆勢	書畫藝術學刊	7	267-299	2009.12
顏世鉉	楚簡“恒貞吉”解	古文字與古代史	2	413-428	2009.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周敏華	《封診式·經死》爰書試探	東吳中文學報	17	1-18	2009.05
林 儒	秦至西漢的學吏制度	初等教育學刊	33	79-100	2009.08
游逸飛	說“繫城旦舂”——秦漢刑期制度新論	新史學	20:3	1-52	2009.09
洪燕梅	《睡虎地秦簡·日書》“詰”篇所見巫術文化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53-71	2009.10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周敏華	《二年律令》中的“與……同法”試探	故宮學術季刊	26:3	19-42	2009.03
徐富昌	竹簡《文子》與傳世本《文子》異文研究	臺大中文學報	30	157-207	2009.06
游逸飛	說“繫城旦舂”——秦漢刑期制度新論	新史學	20:3	1-52	2009.09
徐大智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之探討	史匯	13	129-140	2009.10
劉怡君	漢初法制研究——以《奏讞書》亡匿案件為中心之考察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73-106	2009.10
周美華	《二年律令》中的“置後”與“戶後”繼承制度	東吳中文學報	18	33-60	2009.11
邢義田	香港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	古今論衡	20	19-60	2009.12
邢義田	漢代《蒼頡》、《急就》、八體和“史書”問題——再論漢官吏如何學習文字	古文字與古代史	2	429-468	2009.12
廖伯源	漢初郡長吏雜考	漢學研究	27:4	61-84	2009.12
蔡坤倫	漢代“關”職官體系初探	中正歷史學刊	12	73-111	2009.12
羅仕杰	試析史籍與漢簡中所見的“居延”	止善	7	17-27	2009.12

5. 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炫璋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撰抄年代補議	中國文字	新 34	159-172	2009.02
陳嘉凌	釋《楚帛書》: 慁(慍)、逞(升)、宐(妖)、蓄(滋)四字	中國文字	新 34	127-158	2009.02
李智平	聖人名實的轉移——從《老子》到《黃帝四經》的觀察	先秦兩漢學術	11	49-73	2009.03
張鴻愷	《黃帝四經》對《老子》思想之轉承	宗教哲學	48	33-46	2009.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忠信	試論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之混沌創世神話	臺大中文學報	2	257-279	2009.09
李長興	馬王堆漢墓帛書(四)通假字所反映的西漢初期聲母系統	有鳳初鳴年刊	5	97-115	2009.10
郭梨華	黃老道家之開展向度與特質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141-158	2009.10
陳伯适	出土簡帛《周易》參校鄭玄與王弼异文——异文考釋與版本問題之探討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1-52	2009.10
潘玉愛	論帛書《道原》道體詮釋的可能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1	159-178	2009.10
王忠仁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文字結體之造形特性	書畫藝術學刊	7	383-403	2009.12
郭梨華	出土文獻中儒、道“天—人”關係論的异同	哲學與文化	36;12=427	63-88	2009.12

三、文集隨筆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志平	文字、書寫與簡帛的關係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20	2009.04
王志平	簡帛文字研究與相關制度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1-32	2009.04
王志平	簡帛與古代漢語研究的關係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3-44	2009.04
王志平	簡帛文獻對於一般文字學研究的價值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45-75	2009.04
王志平	簡帛文獻與《說文》研究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77-90	2009.04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志平	簡帛文獻考釋及其方法論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91-102	2009.04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志平	“罷”字的讀音及相關問題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03-110	2009.04
王志平	“戴”字釋塵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11-125	2009.04
王志平	說“索纒纒”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47-152	2009.04
王志平	《窮達以時》箋釋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53-166	2009.04
王志平	《詩論》箋疏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67-185	2009.04
王志平	上博簡(二)札記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187-203	2009.04
王志平	簡帛筆記二則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5-215	2009.04
王志平	上博楚簡《周易》異文與漢晉經學研究	簡帛拾零——簡帛文獻語言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35-270	2009.04
郭靜云	由簡本與經本《緇衣》主題的異同論家經典的形成	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301-326	2009.05
虞萬里	簡本《緇衣》引《詩》考——兼論前賢以師承和異文區分四家詩之利弊	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353-380	2009.05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汪桂海	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16	2009.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志平	簡帛筆記二則	簡帛拾零—— 簡帛文獻語言 研究叢稿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5-215	2009.04
汪桂海	漢代官文書的收發與啓封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7-27	2009.12
汪桂海	國家圖書館藏居延漢簡考釋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8-33	2009.12
汪桂海	漢代的“史書”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34-46	2009.12
汪桂海	漢印制度雜考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47-66	2009.12
汪桂海	漢簡叢考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70-87	2009.12
汪桂海	有關漢代符制的幾個問題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88-97	2009.12
汪桂海	從出土簡牘看漢代的律令體系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8-136	2009.12
汪桂海	漢代的校計與計偕簿籍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37-147	2009.12
汪桂海	簡牘所見漢代邊塞徼巡制度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48-168	2009.12
汪桂海	敦煌簡牘所見漢朝與西域的關係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69-193	2009.12
汪桂海	漢簡所見匈奴對邊塞的寇掠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4-205	2009.12
汪桂海	從出土資料談漢代羌族史的兩個問題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6-220	2009.12
汪桂海	漢代高年受王杖的資格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21-224	2009.12
汪桂海	跋漢代“祖道”簡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25-233	2009.12
汪桂海	漢簡所見社與社祭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34-242	2009.12
汪桂海	漢代的臘節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43-257	2009.12
汪桂海	談碑刻、簡牘中的賻贈名籍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58-269	2009.12
汪桂海	漢代簡牘中的告地策資料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70-280	2009.12
汪桂海	劉崇、翟義反叛王莽的新資料	秦漢簡牘探研	文津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81-284	2009.12

2010 年

一、專書

作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李存智	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99	2010.02
高榮鴻	上博楚簡齊國史料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72	2010.03
郭靜云	親仁與天命——從《緇衣》看先秦儒學轉化成“經”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54	2010.05
佐藤將之	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	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42	2010.06
曹 峰	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	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303	2010.08
尹振環	帛書老子今譯	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63	2010.09
陳茂仁	楚帛書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 冊	2010.09
陳嘉凌	《楚帛書》文字析議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 冊	2010.09
鄭玉珊	出土與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經文考釋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3 冊	2010.09
王 輝 程學華	秦文字集證(修訂版)	臺北	藝文印書館	674	2010.11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黃沛榮	近代出土文物在《易》學研究上的意義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	20	53-80	2010.04
馬 鼎	上林園札記二則	中華簡牘學會通報	3	69-731	2010.12
廖 群	出土文獻與《兩漢全書》之“全”	澳門文獻信息學刊	3	122-125	2010.10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邱文才	《太一生水》“神明”考釋	中國文學研究	29	1+3-38	2010.01
謝君直	郭店儒簡《六德》“仁內義外”的實踐原則及其規範	揭諦	18	115-144	2010.01
林明照	評郭梨華著《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	東吳哲學學報	21	105-110	2010.0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謝君直	郭店儒簡《性自命出》的人道思想	東吳哲學學報	21	29-51	2010.02
佐藤將之	戰國早期的“非語言”統治思想以及其“誠”概念之結合	政治科學論叢	43	53-82	2010.03
林清源	“歇”、“散”考辨——釋“𣎵”及其相關諸字	漢學研究	28:1	1-34	2010.03
李隆獻	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	臺大中文學報	32	31-77	2010.06
沈寶春	郭店《語叢》四“一王母保三一娶媿”解	中國文字	新 35	43-45	2010.06
高佑仁	釋古文字的“爭”及其演變脈絡	中國文字	新 35	189-230	2010.06
高佑仁	《姑成家父》補釋七則	雲漢學刊	21	1-13	2010.06
蘇建洲	荊門左塚楚墓漆楬字詞考釋五則	中國文字	新 35	47-58	2010.06
蘇建洲	《語叢二》、《保訓》、《凡物流形》考釋四篇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20	87-100	2010.06
郭靜云	據出土的先秦《緇衣》版本再考證《都人士》逸詩的原文	東華人文學	17	1-20	2010.07
曾振宇	“氣是自生”：竹書《恒先》的思想史意義	哲學與文化	37:7=434	143-154	2010.07
顏世鉉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評介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20:3	215-224	2010.09
楊明瑞	試論楚簡《五行》中的“聖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	133-166	2010.08
郭梨華	郭店戰國楚簡中所反映的“道”論	哲學與文化	37:10=437	5-24	2010.10
巫雪如	《民之父母》、《孔子閒居》及《論語》若干异文的語義分析——兼論《孔子家語》的成書問題	漢學研究	28:4	319-349	2010.12
林文仁	郭店簡《太一生水》書法探析	中華弘道書學會會刊	8	25-33	2010.12
顏世鉉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評介	古今論衡	21	155-163	2010.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倪晉波	近出秦簡牘文獻之文學觀照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41	25-46	2010.03
莊坤成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的思想意涵析探	孔孟月刊	48:1	37-43	2010.08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周敏華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再探	東吳中文學報	19	55-81	2010.05
王萬雋	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漢末部分	早期中國史研究	2:1	43-86	2010.06
陳中龍	漢代蘭臺令“第卅二”與“第卅三”之形成——兼析歷史學中的時間因素	止善	8	47-70	2010.06
李芳瑜	結合張家山漢簡對司馬遷受刑再考證	新亞論叢	11	74-76	2010.08
黃怡君	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談漢初的尚書	史原	復刊 1=22	1-62	2010.09
黃怡君 游逸飛 李家丞 林盈君 李協展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譯注	史原	復刊 1=22	287-337	2010.09
陳昱成	銀雀山《尉繚子》中的雜家思想	新北大史學	8	31-37	2010.10
藤田勝久著 周洺儀譯	漢代西北的交通及懸泉置	白沙歷史學報	10	1-33	2010.10
陳彥良	漢代邊防吏卒疾病試析——以居延漢簡所見疑似壞血病及諸症狀為中心	東吳歷史學報	24	1-50	2010.12

5. 走馬樓吳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林益德	走馬樓吳簡中女性姓名問題初探	中華簡牘學會通報	3	75-101	2010.12

6. 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羅嘉文	《楚帛書》中的陰陽五行思想及其相關問題	內湖高工學報	21	116-131	2010.04
袁翊軒	《黃帝四經》中的“君臣民”關係	孔孟月刊	48:9/10= 573/574	18-26	2010.06
陳清茂	馬王堆帛書《繫辭》“象”作“馬”字現象探討	中山人文學報	29	177-201	2010.07
魏慈德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文的照片與底本用字問題	文與哲	17	1-46	2010.12

三、文集隨筆

1. 帛書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近藤浩之	重新考察馬王堆帛書：以《周易》為例	周易經傳文獻新詮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97-112	2010

2011 年

一、專書

作(編)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季旭昇等著、汪中文主編	經典與簡帛論叢	中和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50	20011.01
陳中龍	秦漢爰書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62	2011.03
柯佩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356	2011.09
郭伯儉	漢代草書的產生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38	2011.09
陳 立	楚系簡帛文字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上下冊	2011.09
黃武智	《黃老帛書》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88	2011.09
黃靜吟	秦簡隸變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60	2011.09
政治大學中文系主編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二輯)	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220	2011.09

續表

作(編)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廖伯娥	馬王堆帛書《易之義》校釋與思想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30	2011.09
王銘玉	老子大一生水出土啓示	花蓮	美崙磁學	260	2011.12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747	2011.12
蘇建洲	楚文字論集	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636	2011.12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劉 嬌	利用傳世古書與出土簡帛古書中的相同或類似內容校正出土簡帛古書舉例	中國文字	新 36	111-118	2011.01
丁瑞茂	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	古今論衡	22	125-138	2011.06
魯家亮 李 靜	數位時代的簡帛研究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21:2=82	93-105	2011.06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朱曉雪	左塚漆褐文字匯釋	中國文字	新 36	141-108	2011.01
江秋貞	《上博七·武王踐祚》零釋三則	中國文字	新 36	119-130	2011.01
李 銳	“恒”與“極”	中國文字	新 36	17-26	2011.01
李松儒	《鄭子家喪》甲乙本字迹研究	中國文字	新 36	67-80	2011.01
孫飛燕	《容成氏》字詞考釋二則	中國文字	新 36	47-54	2011.01
梁 靜	上博簡《孔子見季桓子》研究——兼論孔子仕魯背景與周游列國的原因	中國文字	新 36	33-46	2011.01
鄔可晶	文公之母鐘銘補釋	中國文字	新 36	55-65	2011.01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劉 嬌	利用傳世古書與出土簡帛古書中的相同或類似內容校正出土簡帛古書舉例	中國文字	新 36	111-116	2011.01
鄧少平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尊德義》補釋	中國文字	新 36	81-88	2011.01
邢義田	“太一生水”、“太一出行”與“太一坐”:讀郭店簡、馬王堆帛書和定邊、靖邊漢墓壁畫的聯想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30	1-34+351	2011.03
林文華	上博楚簡考釋五則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36	1-22	2011.03
林文華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文字札考	美和學報	30:1	1-16	2011.03
徐富昌	戰國楚簡異體字類型舉隅——以上博楚竹書為中心	臺大中文學報	34	55-92	2011.06
高榮鴻	《上博五·君子為禮》文字考釋及相關問題	興大中文學報	29	95-118	2011.06
鄭濬智	論《山海經·海經》“使四鳥”為“使駟(獸)”之誤	博雅教育學報	7	191-199	2011.06
劉文強	論“大旆”	文與哲	18	63-80	2011.06
沈寶春	論清華簡《程寤》篇太姒夢占五木的象徵意涵	東海中文學報	23	141-156	2011.07
柯佩君	論楚國卜筮竹簡中幾個問題	北商學報	20	137-157	2011.07
大西克也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有白玉三回而不爰”及“州徙”	先秦兩漢學術	16	61-73	2011.09
王 輝	讀楚系簡帛札記(五則)	中國語文研究	2011;1/2=31/32	143-147	2011.09
王志楣	《性自命出》與《孟子》“以情論性”之分析與比較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2	105-124	2011.09
柯佩君	論上博簡非楚系色彩之字形	興大人文學報	47	127-151	2011.09
高佑仁	《鄭子家喪》考釋八則——簡文中兩個史實的商榷	成大中文學報	34	159-161+163-190	2011.09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黃麗娟	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補釋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2	41-70	2011.09
陳錫勇	郭店楚簡《老子》指瑕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	23	1-8	2011.10
鄒濬智	戰國楚簡所見“舉禱”、“賽禱”、“罷禱”諸種禱法之各家說解再議——兼補證天星觀簡文所見“大禱”即楚人先祖神兼東方(春)神“太昊”	慈惠學報	7	82-90	2011.10
巫雪如	楚國簡帛中的“囟/思”、“使”問題新探	臺大文史哲學報	75	1-34	2011.11
宋華強	清華簡《皇門》“嚳”、“𠂔”二字考釋	中國文字	新 37	55-65	2011.12
李松儒	上博簡《吳命》中的一些字跡特徵	中國文字	新 37	129-133	2011.12
季旭昇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慙志”考	中國文字	新 37	1-12	2011.12
高佑仁	讀《上博六》札記五則	興大中文學報	30	1-21	2011.12
高佑仁	談戰國文字中“穆”與“秋”的構形差異	中國文字	新 37	95-128	2011.12
高榮鴻	《清華簡·程寤》4 號簡釋讀	中國文字	新 37	171-180	2011.12
張宇衡	談楚簡五則有關“安(焉)”字句的解釋——兼論“安”字	語文學報	17	202-227	2011.12
郭永秉	《孔子見季桓子》5 號簡釋讀補正	中國文字	新 37	67-70	2011.12
陳美蘭	說幽——兼談《蘭賦》“幽中”	中國文字	新 37	13-22	2011.12
蕭美齡	評謝君直《郭店楚簡儒家哲學研究》	漢學研究	29:4	317-323	2011.12
蘇建洲	《上博七·吳命》簡 9“吳害陳”段釋讀	中國文字	新 37	23-34	2011.12
顧 濤	評虞萬里《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	漢學研究	29:4	325-332	2011.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程少軒	放馬灘簡式圖補釋	中國文字	新 36	131-140	2011.01
蘇建洲	試論《放馬灘秦簡》的“莫食”時稱	中國文字	新 36	27-31	2011.01
張家維	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釋文及相關問題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	13	73-100	2011.06
洪燕梅	“睡虎地秦簡”兩性文化研究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2	173-192	2011.09
方 勇	說秦簡中的“額”	中國文字	新 37	71-78	2011.12
周穎德	秦漢軍法中的犯罪類型	簡牘學報	21	267-291	2011.12
林 寧	試析睡簡《日書》甲種擇日簡之分類與意義	簡牘學報	21	123-147	2011.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中龍 鍾益禾	試論漢代養老與尊老的法律規定	萬竅	13	17-39	2011.05
丁瑞茂	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	古今論衡	22	125-138	2011.06
王炳華	“土垠”為漢“居廬訾倉”故址說	古今論衡	22	97-124	2011.06
鄭宗賢	西漢七國之亂以前的楚國政區推定	早期中國史研究	3:1	1-69	2011.06
黎明釗 馬增榮	漢簡簿籍再探:以“卒傭作名籍”為例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53	33-56	2011.07
李冠廷 游逸飛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均輸律》譯注	史原	復刊 2=23	239-256	2011.09
游逸飛	漢代法制研究新取徑——以《二年律令》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禁賭為例	史原	復刊 2=23	179-204	2011.09
藤田勝久著 周洺儀譯	漢代交通與傳信的功能——以敦煌懸泉漢簡為中心	白沙歷史學報	12	127-159	2011.10
周美華	先秦至秦始皇統一後所見“五大夫”在軍功爵中的地位	東吳中文學報	22	1-26	2011.11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李昭毅	試釋《二年律令·秩律》所見衛尉五百將、衛尉士吏和衛官校長	早期中國史研究	3:2	33-55	2011.12
李慧敏	說削衣——以居延漢簡為例	新亞論叢	12	61-65	2011.12
沈明德	金關簡釋文二則	簡牘學報	21	293-303	2011.12
邢義田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2:4	601-678	2011.12
卓香蘭	漢代“罷癘”形相考	簡牘學報	21	77-122	2011.12
周穎德	秦漢軍法中的犯罪類型	簡牘學報	21	267-291	2011.12
林文慶	張簡《二年律令·賊律》釋讀及編聯研究述評	簡牘學報	21	149-169	2011.12
林益德	試論漢簡中之“收責”與漢代貨幣問題	簡牘學報	21	187-208	2011.12
洪淑渥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復律》律文商榷	簡牘學報	21	39-76	2011.12
陳中龍	試論漢“律”與“令”之運用	簡牘學報	21	1-37	2011.12
陳聰文	《二年律令·秩律》中的長信職官考	簡牘學報	21	325-352	2011.12
蔡坤倫	兩漢地理志所見“關”的政區分布	簡牘學報	21	209-266	2011.12
羅仕杰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問題研究	簡牘學報	21	171-185	2011.12

5.走馬樓吳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林益德	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所見的土地開發問題初探——以《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莧》為例	簡牘學報	21	305-324	2011.12

6.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蔡壁名	“守靜督”與“緣督以爲經”——一條體現《老》、《莊》之學的身體技術	臺大中文學報	34	1-54	2011.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魯瑞菁	馬王堆一號漢墓 T 形帛畫圖像研究二題	東華漢學	特刊	79-96	2011.07
陳伯适	從出土帛書《易傳》看孔門易學政治教化的理解視域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2	1-39	2011.09

7.其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倪德衛	Epilogue to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 《竹書紀年解謎》後記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53	1-32	2011.07
劉佩宜	木簡を通じてみた日本古代の女性労働について(日本古代女性労働問題小探——以日本木簡資料爲主)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	17	31-48	2011.09

三、文集隨筆

1.通論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林啓屏	出土文獻與孟子學研究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03-215	2011.12
風儀誠 (Venture Olivier)	再談中國古代簡牘帛書的形制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543-558	2011.12
徐富昌	從《老子》文本語料觀察異文之文獻校勘意義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75-498	2011.12
陳偉武	簡帛文獻中的醫藥禁忌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77-289	2011.12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瑜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 新收入字根四則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83-105	2011.01
李婭頤	《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讀 記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39-53	2011.01
谷中信一	楚地出土文獻所見“執 一”思想——以上博(七) 《凡物流形》為中心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55-72	2011.01
季旭昇	《禮記·緇衣》“苟有衣必 見其敝人”再議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12	2011.01
林惠勝	超越“禪讓”的迷思：孟、 荀的新突破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3-37	2011.01
洪德榮	鄂君啟節文字釋讀三則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53-178	2011.01
高佑仁	《鄭子家喪》《競公虐》諸 “病”字的構形考察(增訂 稿)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7-132	2011.01
許文獻	楚地出土文獻所見“是” 字賓語前置功能淺 析——以 SOV 句型為例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79-194	2011.01
羅凡晟	楚系簡帛文字電子字典 建構模式初探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209-239	2011.01
蘇建洲	《葛陵楚簡》考釋兩篇	經典與簡帛論叢	新文京開發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95-208	2011.01
伊若泊 (Robert Eno)	《上博·五》所見仲尼弟 子子貢的言語與早期儒 學史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 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523-542	2011.12
吳振武	范解楚簡“蒿(祭)”與李 解鞅簋“夔夔馨香”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 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95-109	2011.12
何有祖	上博六所見四篇楚王故 事叢考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 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681-689	2011.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宋華強	新蔡楚簡中的繇辭及相關簡文釋讀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99-522	2011.12
巫雪如	由先秦指代詞用法探討郭店、上博及今本《禮記》《緇衣》之相關問題——兼探三本《緇衣》之流傳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649-679	2011.12
李存智	郭店與上博楚簡諸篇陰聲韻部通假關係試探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597-648	2011.12
李家浩	說“青廟”——關於郭店竹簡《語叢一》88 號的解釋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9-64	2011.12
李偉泰	《競建內之》與《尚書》說之互證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71-94	2011.12
李隆獻	由《上博·四·內禮》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首章之異論先秦倫常次序的相關問題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17-248	2011.12
沈 培	試釋戰國時代从“之”从“首(或从頁)”之字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11-121	2011.12
來國龍	《東大王泊旱》的敘事結構與宗教背景——兼釋“殺祭”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43-473	2011.12
周鳳五	楚簡校讀二題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691-696	2011.12
林素清	《容成氏》簡十四“免乏植耨蒞藉而坐”試釋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589-596	2011.12
林啓屏	出土文獻與孟子學研究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03-215	2011.12
邱德修	《上博》(六)〈用曰〉簡東論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23-137	2011.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范麗梅	上博楚簡考釋四則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713-724	2011.12
胡雅麗	“秦”之名實考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59-276	2011.12
夏含夷	再論周卜辭白字與周代卜筮性質諸問題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7-47	2011.12
晏昌貴	讀上博藏竹書《用曰》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39-151	2011.12
徐富昌	從《老子》文本語料觀察異文之文獻校勘意義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75-498	2011.12
陳 偉	竹書《王子木蹠城父》初讀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65-70	2011.12
陳 劍	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羹”字異體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99-336	2011.12
陳麗桂	從郭店儒簡看孔、孟間禮、義之因承與轉變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83-201	2011.12
彭 浩	葛陵和包山楚簡的兩種簿書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385-396	2011.12
馮勝君	郭店《緇衣》“淥”字補釋——兼談戰國楚文字“淥”、“桀”、“集”之間的形體區別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337-347	2011.12
黃人二	上博藏簡第六冊《慎子曰恭儉》試釋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559-578	2011.12
黃儒宣	簡牘古書數人合抄一篇的情況試探——以上博楚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武威漢簡《儀禮》為例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725-739	2011.12
楊 華	《天子建州》禮疏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365-384	2011.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裘錫圭	是“恒先”還是“極先”?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16	2011.12
劉 釗	《上博五》釋字二則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91-298	2011.12
蔡哲茂	從戰國簡牘的“稷”字論殷卜辭的“兕”即是“稷”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697-712	2011.12
顏世鉉	《論語·鄉黨》“色斯舉矣”小議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579-588	2011.12
顧史考 (Scott Cook)	上博楚簡《用曰》章解(選本)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153-181	2011.12
蘇建洲	楚簡“𠄎”字及相關諸字考釋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9	2011.12
蘇建洲	楚竹書文字考釋五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1-56	2011.12
蘇建洲	釋《郭店·六德》簡 22 “以守社稷”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57-65	2011.12
蘇建洲	再論《上博三·周易》簡 25“融”字及相關的幾個字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67-77	2011.12
蘇建洲	荊門左塚楚墓漆楬字詞考釋五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79-91	2011.12
蘇建洲	上博竹書字詞考釋兩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3-104	2011.12
蘇建洲	《語叢二》、《保訓》、《凡物流形》考釋四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5-129	2011.12
蘇建洲	《上博楚竹書七》考釋六題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31-172	2011.12
蘇建洲	《孔子見季桓子》、《吳命》字詞考釋二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73-187	2011.12
蘇建洲	《天子建州》“臨城不言毀”章試解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11-228	2011.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蘇建洲	說《武王踐阼》簡 3 “矩”字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29-234	2011.12
蘇建洲	《弟子問》簡 1 “文乎其膺”試釋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35-239	2011.12
蘇建洲	《上博三·中弓》簡 20 “攷析”試論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41-250	2011.12
蘇建洲	《東大王泊旱》簡 18 “軒轅”試論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51-259	2011.12
蘇建洲	《葛陵楚簡》甲三 324 “函”字考釋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61-274	2011.12
蘇建洲	望山楚簡“述瘞”考釋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75-281	2011.12
蘇建洲	論《鄭子家喪》甲 1 “就”字的釋讀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82-295	2011.12
蘇建洲	《上博七·吳命》簡 9 “吳害陳”段釋讀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97-309	2011.12
蘇建洲	《平王問鄭壽》簡 7 “瞻”構形考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11-320	2011.12
蘇建洲	《楚居》簡 9 “墓”字及相關諸字考釋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21-341	2011.12
蘇建洲	《清華簡(壹)》考釋十一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43-396	2011.12
蘇建洲	利用《清華簡(壹)》字形考釋楚簡疑難字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97-437	2011.12
蘇建洲	《姑成家父》簡 9 “人”字考——兼論出土文獻“同詞異字”的現象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439-459	2011.12
蘇建洲	《郭店·語叢三》簡 15 “菡”字考兼論“菡”字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461-474	2011.12
蘇建洲	楚文字“大”、“文”二字訛混現象補議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475-481	2011.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蘇建洲	《上博三·中弓》簡 20 “數”字解兼論秦漢文字的“婁”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483-503	2011.12
蘇建洲	《上博八》考釋十四則	楚文字論集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505-570	2011.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王子今	試說里耶戶籍簡所見“小上造”“小女子”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05-420	2011.12
張春龍	里耶秦簡中疾已和丞主的用餐記錄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397-404	2011.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紀安諾 (Enno Giele)	居延、敦煌漢簡對復原漢代行政地理的價值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21-442	2011.12
陳偉武	簡帛文獻中的醫藥禁忌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77-289	2011.12
黃儒宣	簡牘古書數人合抄一篇的情況試探——以上博楚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武威漢簡《儀禮》為例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725-739	2011.12
劉樂賢	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49-258	2011.12

5. 帛書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近藤浩之	重新考察馬王堆帛書：以《周易》為例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349-364	2011.12
徐富昌	從《老子》文本語料觀察異文之文獻校勘意義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475-498	2011.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陳偉武	簡帛文獻中的醫藥禁忌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	臺灣大學中文系	277-289	2011.12

2012 年

一、專書

作(編)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陳 立	戰國文字構形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816 (3 冊)	2012.03
趙苑夙	上博楚簡《孔子詩論》文字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350	2012.03
鄭煒明 陳玉瑩	從清華簡《楚居》看中國上古外科醫學	香港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109	2012.08
酈尚白	楚國卜筮祭禱簡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92	2012.09
連蔚勤	秦漢篆文形體比較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353 (上下冊)	2012.09
湯淺邦弘	中國出土文獻研究:上博楚簡與銀雀山漢簡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70	2012.09
楊素安	先秦楚方言韻系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14	2012.09
鄒濬智	《山海經》疑難字句新詮——以楚文字為主要視角的一種考察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36	2012.09
賴怡璇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校訂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316	2012.09
陳睿宏、林宏明、 楊明璋等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三輯)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180	2012.12
黃人二	先秦新出文獻與兩漢今古文經學公案	沙鹿	高文出版社	280	2012.12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林啓屏	“內在超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 以堯舜形象為討論中心	哲學與文化	39:4=455	117-140	2012.04
范麗梅	簡帛文獻用字與閱讀習慣研究綜 述	哲學與文化	39:4=455	3-16	2012.04
葉國良	從傳統圖書與出土文獻看孔子至 西漢初期經學的傳播	哲學與文化	39:4=455	77-90	2012.04
陳信良	秦漢墨迹文字演變的考察研究	書畫藝術學刊	12	205-278	2012.06
李 銳	《古書通例》補論	人文中國學報	18	1-23	2012.10
吳弘鈞	簡帛書為官民書風辨——以戰國 時期為例	書畫藝術學刊	13	385-439	2012.12
陳紹慈	“古書研究”之“書”的定義及範圍 初探——以出土簡帛為主要觀察 對象	靜宜中文學報	2	73+75-112	2012.12

2. 楚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沈 培	關於古文字材料中所見古人祭祀 用戶的考察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1-53	2012.03
季旭昇	《清華簡(壹)·耆夜》研究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301-327	2012.03
林文華	《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四則	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類	38	259-273	2012.03
林清源	《上博(七)·鄭子家喪》文本問題 檢討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329-356	2012.03
陳 偉	《君人者何必安哉》新研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357-370	2012.03
黃武智	上博楚簡《武王踐阼》及傳世本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對讀	先秦兩漢學術	17	89-108	2012.03
黃澤鈞	清華簡《尹誥》研究四題	思辨集	15	165-190	2012.03
趙平安	“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連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371-378	2012.03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顏世鉉	上博楚竹書“苦成家父”名字解詁——兼釋三則“饑”和“醜”通假的文獻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379-398	2012.03
顧史考	郭店楚簡《尊德義》篇簡序新案	臺大中文學報	36	117-155	2012.03
林啓屏	“內在超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以堯舜形象為討論中心	哲學與文化	39;4=455	117-140	2012.04
曹 峰	郭店楚簡中的“天”、“命”、“性”	哲學與文化	39;4=455	17-34	2012.04
郭梨華	孔子哲學思想探源——以天、德、中三概念為主	哲學與文化	39;4=455	91-115	2012.04
陳麗桂	從《凡物流形》的鬼神觀談起——兼論《鬼神之明》	哲學與文化	39;4=455	43-76	2012.04
曾銘賢 鍾淦明	《郭店簡·老子(甲篇)》“𠂔”字析論	桃園農工學報	7	224-234	2012.04
黃麗娟	從方法到方向——初探《新出楚簡研讀》(評陳偉《新出楚簡研讀》)	哲學與文化	39;4=455	141-145	2012.04
謝君直	郭店儒簡《性自命出》與荀子心術觀之對比	哲學與文化	39;4=455	35-61	2012.04
謝向榮	《周易》“无妄”卦義考	經學研究集刊	12	165-194	2012.05
謝君直	《詩》《書》與成德之教——郭店楚簡《五行》與《緇衣》引《詩》《書》的儒學詮釋	經學研究集刊	12	195-216	2012.05
邱敏文	《上博八·有皇將起》簡1釋讀注譯	靜宜中文學報	1	185-208	2012.06
郭梨華	早期儒學的道德倫理哲學探析——以郭店儒簡為中心的討論	政大中文學報	12	17-49	2012.06
蘇建洲	《上博五·弟子問》研究	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3;2	185-241	2012.06
朱歧祥	由金文字形評估清華藏戰國竹簡	東海中文學報	24	51-65	2012.07
黃庭頤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至》探析	有鳳初鳴年刊	8	485-503	2012.07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民鎮	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詁 (上)——兼論中國早期史學的轉 捩與清華簡《繫年》	孔孟月刊	50:11/12= 599	11-21	2012.08
陳錫勇	《老子》論證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 學報	25	85-93	2012.10
黃靈庚	簡帛文獻與“楚辭”研究	經學研究論叢	19	267-309	2012.11
丁淳薇	論《窮達以時》與荀子《天論》之天 人關係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 論文	20	1-13	2012.12
王 輝	上博藏簡詞語釋讀四則	中國文字	新 38	197-203	2012.12
王瑜楨	從《清華三》談敫與敗的字形訛混	中國文字	新 38	189-195	2012.12
朱曉海	論清華簡所謂《繫年》的書籍性質	中正漢學研究	2012:2=20	13-44	2012.12
何昆益 呂佩珊	上博簡歌類通假字的音韻現象	慈惠通識學術專業 期刊	2	1-19	2012.12
李詠健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州 徒之樂”考	清華中文學報	8	135-154	2012.12
季旭昇	從戰國楚簡談“息”字	中國文字	新 38	1-22	2012.12
郭永秉	補說“麗”、“瑟”的會通——從《君 人者何必安哉》的“玩”字說起	中國文字	新 38	73-90	2012.12
陳睿宏	清華簡《程寤》文義初釋與占夢視 域下有關問題試析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 與方法	3	1-39	2012.12
程少軒	上博八《鵠鵠》與《有皇將起》編冊 小議	中國文字	新 38	113-120	2012.12
黃麗娟	清華簡《尹誥》疑難字詞考釋	國文學報	52	33-58	2012.12
黃麗娟	上博六〈平王問鄭壽〉校讀札 記——兼論繇字在戰國楚簡中的 用例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 與方法	3	75-100	2012.12
魏慈德	清華簡《楚居》中楚先祖相關問題 試論——附論楚簡中的“𧈧”符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 與方法	3	131-152	2012.12
蘇建洲	據清華簡《祭公》校讀《逸周書· 祭公解》札記	中國文字	新 38	61-71	2012.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張春龍	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453-464	2012.03
林 儒	論戰國秦漢文史的產生及其教育意義	市北教育學刊	41	99-121	2012.04
陳信良	秦漢墨迹文字演變的考察研究	書畫藝術學刊	12	205-277	2012.06
程少軒	放馬灘簡所見式占古佚書的初步研究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3:2	243-343	2012.06
莊坤成	從《雲夢秦簡》看秦的貨幣政策與市場流通	人文研究期刊	10	93-118	2012.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馬增榮	秦漢時期的僱傭活動與人口流動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54	1-28	2012.01
梁德華	《劉子》與《淮南子》、今本《文子》關係探究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54	125-160	2012.01
邢義田	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從居延牘 506·7(《吏》篇)說起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399-433	2012.03
劉欣寧	居延漢簡所見住居與里制——以“田舍”為線索	古文字與古代史	3	435-452	2012.03
戴春陽	漢晉間敦煌地區佛教文化背景管窺——從敦煌懸泉漢代“浮屠”簡談起	歷史博物館館刊	22:3=224	46-57	2012.03
林 儒	論戰國秦漢文史的產生及其教育意義	市北教育學刊	41	99-121	2012.04
周美華	《二年律令》中“五大夫”的地位釋析	東吳中文學報	23	23-46	2012.05
高震寰	尹灣漢簡《贈錢名籍》八號木牘正、反排序商榷	早期中國史研究	4:1	41-64	2012.06
張 銘	《奏讞書》中的秦漢逃亡犯罪案件	法制史研究	21	41-96	2012.06
陳信良	秦漢墨迹文字演變的考察研究	書畫藝術學刊	12	205-277	2012.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鄧佩玲	武威醫簡所見“行解”試論	東華漢學	15	1-30	2012.06
羅仕杰	從居延漢簡看士吏的建置、遷調與職責	嶺東學報	31	277-288	2012.06
高震寰 蔡佩玲 張 蒞 林益德 游逸飛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	史原	復刊 3=24	295-352	2012.09
冉令江	漢代簡牘書寫考察	中華書道	78	1-13	2012.11
洪燕梅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兩性文化研究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	3	152-168	2012.12
劉玉環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引書》釋文訂補	中國文字	新 38	121-130	2012.12

5. 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盧桂珍	《老子》十六章文本研究與意義詮釋	東華人文學報	20	1-32	2012.01
謝向榮	《周易》“无妄”卦義考	經學研究集刊	12	165-194	2012.05
李憲專	馬王堆帛書醫書卷書手的判別	書畫藝術學刊	12	123-161	2012.06
魯瑞菁	論馬王堆一號漢墓 T 形帛畫的安魂護靈功用	先秦兩漢學術	18	77-92	2012.09
李智平	“王道”與“霸道”：論《黃帝四經》與《春秋繁露》王霸觀之異同	輔仁國文學報	35	11-40	2012.10
陳錫勇	《老子》論證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	25	85-93	2012.10
邱豐饒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章考辨	止善	13	27-46	2012.12

6. 其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高明士	“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48	259-280	2012.12

三、文集隨筆

1. 漢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洪燕梅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法律文化研究	第八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47-164	2012.10

2013 年

一、專書

作(編)者	書 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魏慈德	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	臺北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300	2013.01
洪燕梅	出土秦簡牘文化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220	2013.03
詹今慧	周秦漢出土法律文獻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445 (上下冊)	2013.03
廖秀珍	簡帛與先秦兩漢儒家思想初探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52	2013.03
鄭禮勳	楚帛書文字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66	2013.03
謝夙霓	郭店楚簡《老子》訓詁疑難辨析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10	2013.03
陳廖安、楊如雪、黃麗娟合編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法研讀論文集(第一輯)	臺北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53	2013.06
王偉雄	秦倉制研究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92	2013.09
李宗焜主編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	中研院	670	2013.09
陳麗桂	近四十年簡帛文獻思想研究	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480	2013.09
福田哲之	戰國秦漢簡牘叢考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14	2013.09
王榆楨等合撰、季旭昇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	臺北	藝文印書館	397	2013.11
周鳳五主編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819 (上下冊)	2013.12

續表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蘇建洲 吳雯雯 賴怡璇	清華二《繫年》集解	臺北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969+65	2013.12

二、期刊論文

1. 通論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王文彬 呂靜 陳垠昶	古代中國簡牘加工工具的考察	史物論壇	16	5-32	2013.06
龍婉雯	中國書寫工具的演進——以竹簡、木簡與木牘為例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	18	15-23	2013.12

2. 楚簡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范麗梅	節節蹇蹇、永思喟如——郭店《性自命出》巫治德的身心氣書寫	清華學報	43:1	53-96	2013.03
彭美玲	《幽風》傳統《詩》說與周公形象	臺大中文學報	40	1-53	2013.03
楊儒賓	屈原為什麼抒情	臺大中文學報	40	101-144	2013.03
林文華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文字考釋五則	美和學報	32:1	13-25	2013.05
黃武智	論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上博楚簡《性情論》所屬學派及其思想之產生時間	慈惠通識學術專業期刊	3	29-46	2013.06
黃冠雲	說戰國竹簡《成之聞之》與《尚書》《君奭》的“惟冒丕單稱德”	漢學研究	31:2=73	227-250	2013.06
魏慈德	《清華簡·繫年》與《左傳》中的楚史異同	東華漢學	17	1-47	2013.06
楊穎詩	竹簡本《老子》“絕智棄卞”章與今本《十九章》義理內涵之異同辨析	世新中文研究集刊	9	159-182	2013.07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何昆益 呂佩珊	《上博》釋讀疑例辨析六則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189-212	2013.09
林志鵬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保訓》校釋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61-74	2013.09
邴尚白	清華簡《楚居》中的季連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121-155	2013.09
范麗梅	允中與允信——郭店《成之聞之》 引《書》的雙層詮釋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157-187	2013.09
高佑仁	釋楚文字的“沈”及相關諸字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213-250	2013.09
趙苑夙	《東大王泊旱》考釋四則	新竹教育大學人文 社會學報	6:2	1-28	2013.09
賴怡璇	論程朱的老子權詐說——從《郭店 楚簡·老子甲》簡1 論述	興大人文學報	51	115-131	2013.09
蘇建洲	讀《繫年》第十一章札記三則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33-42	2013.09
白海燕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札記	中國文字	新 39	217-226	2013.12
吳夏郎	《容成氏》“酥”字考——兼論 “𩇛”、“稽”二字關係	中國文字	新 39	161-170	2013.12
季旭昇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 桐頌》考釋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	84:4	651-693	2013.12
季旭昇	從《上博五·姑成家父》的“頤頤” 到閩南語的“𪗇𪗇”	中國文字	新 39	1-16	2013.12
高佑仁	“𠂔”字構形演變研究	中正漢學研究	2013:2=22	19-54	2013.12
張永超	天主教與儒家“孝悌”觀之比較——以瑪竇福音與郭店竹簡為例	哲學與文化	40:11=474	145-159	2013.12
曹方向	小議楚系簡牘所見的一種“易”字	中國文字	新 39	131-142	2013.12
郭永秉	釋清華簡中倒山形的“覆”字	中國文字	新 39	77-88	2013.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程少軒	小議上博九《卜書》的“三族”和“三末”	中國文字	新 39	107-116	2013.12
鄔可晶	《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	中國文字	新 39	89-96	2013.12
趙苑夙	《君人者何必安哉》釋疑——兼論簡文所呈現之中庸思想	成大中文學報	43	1-45	2013.12
趙苑夙	《昭王毀室》考釋四則	東海中文學報	26	1-26	2013.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游逸飛	評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新史學	24:2	177-186	2013.06
姜守誠	天水放馬灘秦墓(M14)出土的繫虎及博局板畫考述	新史學	24:2	1-33	2013.06
鄭顯文	從秦《法經》到漢蕭何作《九章律》和傍章律——秦漢律典體系演進新論	法制史研究	23	27-66	2013.06
楊如雪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詁》表憑藉的介詞“以”析論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法研讀論文集	1	43-60	2013.09
許道勝	岳麓秦簡《數》算題新解(三則)	中國文字	新 39	61-68	2013.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羅仕杰	《居延新簡》釋文互校的幾個問題	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	5:1	99-112	2013.02
張銘	《奏讞書》中的秦漢財產犯罪案件	法制史研究	23	193-233	2013.06
陳中龍	書介:《著令——漢令的形成與編纂》	止善	14	117-122	2013.06
鄭顯文	從秦《法經》到漢蕭何作《九章律》和傍章律——秦漢律典體系演進新論	法制史研究	23	27-66	2013.06

續表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黃瓊儀 劉曉芸 游逸飛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傳食律》 譯注	史原	復刊 4=25	263-300	2013.09
鄭濬智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鈎 沉	出土文獻文字與語 法研讀論文集	1	101-120	2013.09
陳乃瑜	國家制度與國家控制——以漢初 《二年律令》的繼承制度為中心	新北大史學	14	21-29	2013.10
葉楊曦	評 Jean Levi, traduit et annoté, 《Écrits de Maître Wen: Livre de la Pénétration du Mystèr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2)	漢學研究通訊	32:4=128	36-37	2013.11
鄭宗賢	漢初侯國與《二年律令·秩律》的 空間分布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40	1-30	2013.11
白軍鵬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 刊漢文簡牘》的初步整理與研究	中國文字	新 39	187-216	2013.12
陳錫勇	讀漢簡《老子》雜記	鵝湖學誌	51	163-184	2013.12
鄧佩玲	從北大醫簡“一洒一傳”談簡帛醫 藥文獻所見“洒”與“傳”	中醫藥雜誌	24:特刊 1	95-110	2013.12

5. 帛書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江柏萱	馬王堆帛書《周易》書法風格特色 分析	書畫藝術學刊	14	141-178	2013.07
陳亞軍	敬畏與責任:馬王堆帛本解易著作 生態環境思想一瞥	宗教哲學	65/66	109=136	2013.12
楊靜剛	論先秦時代可能有一篇專門講占 筮的解《易》之作	東華漢學	18	25-86	2013.12
鄧佩玲	從北大醫簡“一洒一傳”談簡帛醫 藥文獻所見“洒”與“傳”	中醫藥雜誌	24:特刊 1	95-110	2013.12

6.其他

作者	篇 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陳 立	《竹書紀年》所見“敗績”、“敗逋”考	書目季刊	46:4	31-42	2013.03

三、文集隨筆

1.通論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林素清	談戰國文字的特殊形構——承繼與創新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501-526	2013.10
陳 偉	試說簡牘文獻的年代梯次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493-500	2013.10
蒲慕州	漢代之信仰、想像與幸福之追求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299-232	2013.12
鄭吉雄	論《易經》非占筮紀錄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39-61	2013.12
劉笑敢	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方法的啓示(之一)——反思三種考據方法的推論前提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43-167	2013.12
楊秀芳	論“營魄抱一”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511-536	2013.12

2.楚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朱鳳瀚	清華簡《繫年》所記西周史事考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441-459	2013.10
李 峰	清華簡《耆夜》初讀及其相關問題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461-491	2013.10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林清源	九店 56 號楚墓第 1-3 號簡考釋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573-598	2013.10
陳 劍	“備子之責”與“唐取婦好”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169-187	2013.10
丁四新	郭店楚竹書《老子》甲編校考四則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715-733	2013.12
李偉泰	《競建內之》與《尚書》之互證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24	2013.12
李隆獻	先秦傳本/簡本敘述舉隅——以“三却之亡”為例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63-116	2013.12
周鳳五	上博三《仲弓》篇重探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469-489	2013.12
林素清	談出土典籍與傳世文獻對讀問題——以《上博七·武王踐阼》為例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491-509	2013.12
施謝捷	說上博簡《緇衣》中用為“望”(望)、“湯”的字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699-713	2013.12
曹 峰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結構與思想特徵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39-265	2013.12
淺野裕一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之整體結構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83-326	2013.12
陳斯鵬	從楚系簡帛看字詞關係變化中的代償現象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793-807	2013.12
黃人二	戰國簡《寶訓》通解——兼談其在中國經學史上“道統說”建立之重要性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17-142	2013.12
葉國良	戰國楚簡中的“曲禮”論述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5-38	2013.12

續表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羅 因	戰國秦漢《老子》養生思想的發展——從簡本《老子》到《老子指歸》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359-391	2013.12
蘇建洲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考釋四則	清華二《繫年》集解·附錄三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47-65	2013.12

3. 秦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Robin D.S. Yates	Reflect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Light of Newly Discovered Legal and Related Manuscripts (從新發現的法律及相關文書談中國帝制的基礎)	東亞考古學的再思——張光直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473-506	2013.10
王 輝	一粟居讀簡記(四)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419-439	2013.10
陳松長	岳麓秦簡《占夢書》的文字特徵試論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599-611	2013.10
邢義田	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篇之一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241-288	2013.12
劉增貴	漢代葬俗中的時日信仰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325-360	2013.12
白於藍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校讀記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735-750	2013.12

4. 漢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胡平生	阜陽雙古堆漢簡《說類雜事》研究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613-667	2013.10
下倉涉	東漢建初四年“序寧簡”考釋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361-390	2013.12
王子今	秦漢基層社會單元“里”的結構與功能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85-102	2013.12
杜正勝	“齊民”之不齊——一份兩千多年前司法文書揭示的社會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1-33	2013.12
邢義田	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篇之一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241-288	2013.12
洪燕梅	《孔家坡漢簡·日書》“盜日”篇研究——以文化學角度為核心的探討	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①	政治大學中文系	421-442	2013.12
徐富昌	竹簡《文子》與傳世本《文子》異文研究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537-594	2013.12
馬 怡	漢代的麻布及相關問題探討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171-240	2013.12
湯淺邦弘	銀雀山漢墓竹簡“論政論兵之類”考釋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679-697	2013.12
劉增貴	漢代葬俗中的時日信仰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325-360	2013.12
富谷至	庶民的識字能力與文字傳達的效用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289-298	2013.12

① 按《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較《第八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晚出版。

5.走馬樓吳簡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侯旭東	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廣成鄉)弦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103-147	2013.12

6.帛書

作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陳斯鵬	從楚系簡帛看字詞關係變化中的代償現象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793-807	2013.12
陳麗桂	黃老與老子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9-238	2013.12
蒲慕州	漢代之信仰、想像與幸福之追求	古代庶民社會·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研院	299-232	2013.12

附录:《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

《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適當調整,從《簡帛研究二〇一四》輯開始執行,敬請同仁垂注。

一、作者投稿,敬請惠寄打印稿或電子稿(WORD+PDF 文檔)。文稿務請達到齊(內容提要、關鍵詞、正文、注釋均完整無缺)、清(整齊清晰)、定(係作者定稿)。

二、文稿全文繁體橫排(如果需要保留格式,個別簡文可豎排)。標題下標出作者工作單位、姓名。如果是國外學者,請在工作單位前添加國別,並加“[]”,如[韓]。內容提要 300 字以內,關鍵詞 3—5 個。

三、文內分層或小節的標題數字順序依次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1),(2),(3),(4)……。文內一級標題漢字數碼後用頓號,後出標題題文,文內二級、四級標題後緊接標題,三級標題阿拉伯數字後加“.”。如:

一、名籍的格式

(一)物價波動狀況與換算失誤

1.臨潼銀鋌與安邑分司

(1)婺源縣的事例

四、為突出引文的重要而另立段落者,引文第 1 行起首空 4 格,從第 2 行起,每行之首均空 2 格。引文的首尾不加引號。引文的注釋號標在引文最後標點之後。

五、系統在默認狀態下不能處理錄入的文字,請造字或以圖片形式插入正文。

六、關於數字的用法:

(一)數字用法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 12 月公布的《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為基本依據,並考慮到本專業的特殊性。

(二)如下情形使用阿拉伯數字:

1.作者的一般性敘述。如:

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 40 個郡國中設立鐵官 49 處。

2.公曆世紀、年代、年、月、日。如:

1922 年 12 月初,顧頡剛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專任編輯。

3.公制的度量衡單位計數與計量,包括正負數、分數、小數、約數和百分比,各種物理量值。如: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唐武德元年銅權重 464.2 克。

清代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 90% 以上,構成全國人口的主體。

4.表示順序號、數據及計量單位均用阿拉伯數字。

(三)如下情形使用漢字:

1.古籍文獻中的數字。如:

《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

2.古籍文獻中的卷數。如:

《冊府元龜》卷三五《帝王部·封禪一》

3.中國朝代的年號及干支紀年使用漢字,其後加括號標出公元年代,但不寫出“公元”、“年”字。如:

乾道六年(1170),元狩四年(前 119)

4.數字作爲詞素構成定型的詞、詞組或慣用語。如:

相差十萬八千里,十之八九,四分五裂

5.帶有“幾”字的數字。如:

幾千年以來

七、文內標點符號用法

(一)標點符號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爲依據。

(二)連接號“—”爲短橫(一字綫),占兩個字符。

如:中國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屬溫帶季風氣候。

(三)引文或行文中的省略號,前、後均不加逗號或句號。

如:《左傳》隱公十一年《傳》:“與鄭人蘇忿生之田……盟……”

八、表格需注明表題,文中含一個以上的表需注明表序號,表中或表後應注明資料來源。

如:

表 1 明天啓元年(1621)北京五城鋪甲戶數統計表

五城	鋪數	甲數(名)	戶數(戶)
中城	53	2544	25440
東城	173	3608	36080
南城	135	4330	43300
西城	101	3764	37640
北城	63	873	8730
合計	525	15119	151190

資料來源:《明熹宗實錄》卷九。

九、注釋格式

(一) 注文采用頁下注,每頁連續編號。

(二) 注號采用阿拉伯圓圈數字,如:①、②、③。

(三) 正文中的注號,無論隨文還是提行引用,一律標注在引號、逗號、分號、句號的後面。

(四) 徵引古籍

1. 徵引古籍標注一般順序:撰寫時代/撰寫者/著作名/卷數/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社名中已標示其所在地者,可不必再標地名)/出版社/年份/頁碼。影印古籍、未經今人整理的古籍亦出冊頁。撰寫者時代以[]標出。如:

[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1冊,45頁。

2. 習見古籍如二十四史、十三經、十通、《太平御覽》等書,徵引時可不出撰寫者時代和撰寫者。如:

《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406頁。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唐紀一》貞觀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5777頁。

(五) 近人專著標注一般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年份/頁碼。

1. 多卷本著作標明卷名,多人撰寫的著作應標出具體責任人。如:

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上册,第1章《緒論》(林甘泉撰寫),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8頁。

2. 文集責任者與析出文獻責任者相同,省去文集責任者。如: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78頁。

3. 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相同,但字面關係不明,可在文集前加上“收入其著”。如:

齊思和:《毛詩穀名考》,收入其著《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24頁。

4. 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不同,應標出責任人。如:

顧頡剛:《九州島之戎與戎禹》,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選編《顧頡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01頁。

5. 期刊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同名异地刊物應有區別說明。如:

潘明娟:《從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關係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

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傳記文學》(臺北)第28卷第1期,1976。

6. 報紙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報紙名稱、出版年月日/版次。如:

楊伯達:《東北夷玉文化板塊的男覓早期巫教辨》,《中國文物報》2008年4月9日第7版。

7. 網絡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網站名稱/年月日。如:

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修訂稿),簡帛網,2008年4月5日。

(五) 外文文獻標注順序。西文專著: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著作名用斜體,出版地點後用英文冒號,其餘各項間用英文逗點隔開。西文期刊: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卷冊及出版時間。著作名用英文引號標出,期刊名用斜體。引文跨頁用“pp. X-X”。日文、韓文等專著和期刊標注方式基本相同。日文、韓文等中的漢字請遵照其本來寫法,如發展的“發”,日文寫作“発”;“變”寫作“変”,“學”和“國”仍用簡體等。如:

T'ung-tsu Ch'ü, *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121.

Brai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p.37-72.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挙前史》,京都:同朋舍,1971,179頁。

中村圭爾:《魏晉時代における“望”について》,《中国-社會と文化》2,1987,25頁。

方東仁:《韓國의國境線劃定研究》,首爾:一潮閣,1997,100頁。

金文植:《조선후기 지식인의 자아인식과 타자인식》,《大東文化研究》39,2001,19頁。

(六) 譯著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與責任方式/翻譯者/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責任者和翻譯者間用逗點間隔。

譯文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翻譯者/著作名/刊名/出版時間或卷冊。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以書代刊出版物標出出版單位和時間。如:

[英]柯林伍德(R.C.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55頁。

[德]科卡(Juegen Kocka)著,景德祥譯:《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居延漢簡補編〉的出版》,《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567頁。

十、各朝代的簡帛資料,參照所引底本內容、格式、符號、標記、編號照錄,或采用通行方法,如《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405頁)附錄的“吳簡徵引格式”。引用簡牘是否斷句、加標點,不做統一要求。

十一、其他

(一) 凡徵引文獻以“參見”、“詳見”、“并見”等引導,責任人直接與文獻連接。如:

參見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2 頁。

(二) 同一文獻再次引用時,注釋中祇標出責任者、著作名和頁碼。一律不採用“前揭”、“前引”、“同前注”、“同上注”等。

(三) 出版物的出版時間均採用公曆。

(四) 需要標出基金項目、資助等,在文章標題後加注,注釋符號為“*”號,在頁下脚注寫出說明性文字。

(五) 文稿附加文字如鳴謝等置於全文後,另段標出。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煥學書



ISBN 978-7-5495-7314-1



9 787549 573141 >

定價:10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简帛研究 2015 秋冬卷

作者=杨振红, 邬文玲主编

页数=323

SS号=13943932

DX号=

出版日期=2015.1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清华简《芮良夫毖》补释&黄杰

《系年》第七章与城濮之战史事补证&马楠

清华简（叁）断读献疑三则&杨鹏桦

谈清华简所见书手字迹和文字修改现象&贾连翔

试论清华简《楚居》中的“比佳”&罗小华

由《左传》“及”的用法谈上博简《平王问郑寿》的一处断句&袁金平 李伟伟

包山简155号所见楚地丧葬制度&杨华

读简帛本《老子》札记四则&李锐 山翠翠

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韩]琴载元

里耶秦简所见戍役种类辨析&沈刚

里耶秦简“出粮券”校读（五则）&赵岩

肩水金关第24、31探方所见典籍残简缀联与考释&何茂活

《肩水金关汉简（叁）》数术类简牍初探&程少轩

额济纳汉简“专部士吏典趣辄”册书考论&吴方浪

孔家坡《日书》研究二题&王强

走马楼吴简所见临湘县流动人口&于振波

对中仓黄龙三年十一月旦簿的复原尝试&邓玮光

走马楼吴简所见物直与折算比率&黎石生

释长沙吴简“君教”文书牒中的“掾某如曹”&徐畅

典田掾、劝农掾的职掌与乡——对长沙吴简中所见“户出钱”简的分析&[日]安部聪一郎著
刘峰译

评贾丽英《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王安宇

台湾简帛研究论著目录（2007—2013年）&陈文豪

封底